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编辑推荐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走上陌路：我和他终于陌路(1)
- 走上陌路：我和他终于陌路(2)
- 走上陌路：我和他终于陌路(3)
- 走上陌路：我和他终于陌路(4)
- 走上陌路：我和他终于陌路(5)
- 走上陌路：我和他终于陌路(6)
- 我命如此：一碗清水看到底(1)
- 我命如此：一碗清水看到底(2)
- 我命如此：一碗清水看到底(3)
- 我命如此：一碗清水看到底(4)
- 我命如此：一碗清水看到底(5)
- 我命如此：一碗清水看到底(6)
-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1)
-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2)
-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3)
-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4)
-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5)
-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6)
-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7)
-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8)
-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1)
-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2)
-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3)
-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4)
-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5)
-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6)
-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7)

-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8)
-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1)
-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2)
-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3)
-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4)
-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5)
-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6)
-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7)
-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8)
-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9)
- 温柔一刀：男人温柔太致命(1)
- 温柔一刀：男人温柔太致命(2)
- 温柔一刀：男人温柔太致命(3)
- 温柔一刀：男人温柔太致命(4)
- 温柔一刀：男人温柔太致命(5)
- 温柔一刀：男人温柔太致命(6)
- 温柔一刀：男人温柔太致命(7)
-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1)
-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2)
-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3)
-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4)
-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5)
-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6)
-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7)
-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8)
-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1)
-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2)
-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3)
-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4)
-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5)
-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6)
-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7)
-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8)
-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1)
-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2)
-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3)

-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4)
-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5)
-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6)
-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7)
-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8)
-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9)
-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10)
-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1)
-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2)
-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3)
-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4)
-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5)
-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6)
-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7)
-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8)
-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1)
-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2)
-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3)
-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4)
-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5)
-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6)
-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7)
-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8)
-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9)
-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1)
-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2)
-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3)
-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4)
-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5)
-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6)
-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7)
-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8)
-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1)
-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2)
-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3)
-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4)

-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5)
-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6)
-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7)
-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8)
-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9)
-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1)
-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2)
-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3)
-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4)
-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5)
-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6)
-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8)
-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9)
- 期末考试：阿瑟小麦欧洲游(1)
- 期末考试：阿瑟小麦欧洲游(2)
- 期末考试：阿瑟小麦欧洲游(3)

编辑推荐

她是一张白纸，他是斑斓蝴蝶。

她与他是兄弟，相爱从等待开始。

千帆过尽后，他们可否是彼此的主角?

最真实细腻的校园青春小说，讲述兄弟式爱情，突破传统，将第四种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半自传体小说，再现纠葛爱情中的点滴记忆，令人重回大学生活，有极大亲和力。铁杆粉丝从四十上下的家长至中学青葱学子不等。

内容简介

青春从来是一场空梦的过场，所有的时光，都会从指缝间流失，无声无息。可就是那些生涩的心悸、羞赧的心动、执著的想念、压抑的冲动、热烈冲动的告白、懵懂的失落、年少轻狂的放肆，成了青春的记号。有谁说过——我们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大部分都靠年轻时的回忆来打发。

他们都爱了，也都被爱了，可都爱得很疼。没有人教他们成长，而青春岁月中遍布的浓浓的失落和挫败，终将教会他们成长。在那些散乱的没法总结的成长中，她和他还是兄弟吗？从她和他分道扬镳的那一秒钟开始，他们还是兄弟吗？还是那场青春故事中的主角吗？

那一场祭奠青春的烟火，终于没能彻底燃烧，她和他可不可以，不用后悔这个词来回头看？

作者简介

十八：女，70后生人。平生四好：文字游弋、杯中之物、结交挚友、东游西荡。

“清血千红英雄胆，胭脂酒，翡翠兰，梧桐飞雨夜阑珊”，字不能停，酒不能断，朋友的刀子还要顶，晃晃荡荡三十后，其人生几乎就是黑色幽默。

走上陌路：我和他终于陌路(1)

第五卷：殇如夏花

走上陌路：我和他终于陌路

A

我跟丁小飞学会了坚持，当然，不能否认其中有4暮的作用，但我真的不想承认自己做事情跟这个浑蛋有什么关系。书画展的结果出来之后，那张A4纸大小的作品《月光下的少女》，我坚持那张画应该是一等奖。我的坚持不是盲目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人物能被画得那么惟妙惟肖。当然了，很多大卷的水墨画也不错，但个人感觉，就是没有那幅《月光下的少女》让人心动。我另外还坚持书画展活动结束后，应该把获奖的作品集结成册，算是一种活动的纪念，做活动就是要有始有终，有机会的话，还要把这些获奖作品送到北京市或者全国类似的大赛上参赛。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4暮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学生会老师皱着眉头，表情不怎么痛快：十八，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讲条件了？还有，你是书画方面的专家吗?

我摇头：老师，我没有讲条件，既然宣传部是这项活动的主办，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始有终，应该让所有的获奖者有一个可以作为纪念的画册，我们有相机啊，拍照的就好，你不是说让我们宣传部放开手脚去做……

学生会老师眼神凛冽地打断我：你就是在跟我讲条件。

我被学生会老师的眼神盯得有些不自在，开始不知所措，丁小飞刚要开口，4暮咳嗽了一声：丁小飞，你去把那些书画作品都拿来，我们重新排下顺序。

丁小飞有些不情愿地出去拿那些获奖作品，4暮看了下学生会老师，摸着下巴诡异地笑：讲条件也是好事儿啊，十八现在能跟你讲条件，代表着将来你也可以跟她讲条件……

学生会老师盯着4暮，4暮也盯着学生会老师，好一会儿，学生会老师咳嗽了一下，看着我：你和丁小飞具体拿出来一个计划性的方案吧，可不可行，得看学校能不能批下来。

学生会老师转身出了学生会办公室，我有些疑惑地看着4暮：你什么意思啊？

4暮摸着下巴嘿嘿：你真够笨的，你以为学生和老师是什么关系啊？尤其是学生会的老师和学生会干部之间的关系，你以为是什么关系？

我有些茫然：那也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啊？

4暮嗤笑：你啊，果然是笨，那是潜在的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老师也在押宝，说不定自己看准的某个学生将来就能用到大用处，你要跟别人讲条件，你就得有讲条件的资本。这年头，谁和谁的关系靠得住？你和小淫的关系不也照样靠不住吗？我跟学生会老师说你和他讲条件是好事儿啊，至少表示你还有一定讲条件的能力，你将来要是混得不错，学生会老师要是找你办点什么事儿，你不会拒绝吧？最少也要念及学校里你跟人家讲过条件吧？

我恼火地瞪着4暮：什么啊？这根本不是讲条件，这些本来就是学生会要做的事儿……

4暮冷冷地打断我：好了，你再说下去就不是笨了，是傻，跟搞行政工作的老师混在一起，你以为能相处成什么样的关系？

4暮停顿了一下：包括你和朱檀的关系，都一样……

我怒气冲冲地瞪着4暮：不准你侮辱我和朱檀的关系，你是个浑蛋！

4暮阴险地看着我：随便你怎么说，就算我是浑蛋，至少拎得清谁和谁应该是什么关系，你活该受伤，就是因为你不懂得分清和别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被4暮噎得不行，一时说不出话，4暮嗤笑：十八，你用不着这样看着我，不说别人，就说你和小淫，你俩从头至尾，你分清是什么

关系了吗？要是真的分清了，你至于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上公共写作课的时候，我还在想着4暮说出的那些肮脏的话，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和朱檀的关系，包括我和小淫之前的关系，还有阿瑟、小麦，4暮这个浑蛋怎么可以这样讲话？他以为每个人都跟他似的？小诺和许小坏在我身边嘀嘀咕咕的不知道在说着什么。

走上陌路：我和他终于陌路(2)

许小坏着急地拍拍我：十八，今天都要上课了，怎么还不见左手和方小刀啊？平时他们来得也挺早的啊，这都要上课了……

我心不在焉地在教室里看了一圈，没看见左手和方小刀，小诺突然指指后门：哎，来了，在那儿呢。

我看见教室的后门，左手和方小刀走了进来，左手低着头，方小刀四处张望着。许小坏开始朝方小刀招手，方小刀看见了我们，正要往我们这边走，左手突然一把拽住方小刀，然后，左手就和方小刀坐到靠着教室门边的座位上，左手看都没看我们这边。

许小坏急了，开始小声喊方小刀和左手，方小刀朝我们这边看了好几次，最后摇摇头。

许小坏恼火地嘟囔着：死胖子，就不会把左手拖过来啊？跑那儿坐着算什么？

小诺翻着眼睛：哟，这怎么了？以前坐得不是挺近乎的吗？你们谁得罪他们了？

课间休息的时候，许小坏就着急地拖着小诺跑到左手和方小刀坐着的位置，嘟嘟囔囔的不知道说着什么。我坐着没动，这些天发生的事儿让我感觉太过劳累，我想不明白太多事情，我头一次发现了自己的脑子不够用。

我听见许小坏喊我的声音，转头，看见许小坏朝我招手，示意我坐过去，左手冷淡地斜睨了我一眼，我有些不明白左手，觉得他实在有些怪怪的。我恼火地瞪了左手一眼，赌气不过去，我装作没有听见朝前面黑板看着，易名正侧着脸跟小丘说话，时不时地朝我的方向看着，眼神有些复杂。小丘半低着头，能看见她侧脸的表情，很开心。

数字呼机有一个坏处，就是你不知道到底谁呼的你，小淫呼了我三次，下课我回到宿舍回电话的时候，才知道是小淫呼的。电话里，

两个人都谨慎地不说一句话，我能听见小淫的呼吸声，最后还是我先开了口。

我说：有事儿吗?

小淫说：有事儿，我真的有事儿找你，十八，我们找个时间谈谈好不好？我现在什么事儿都做不了。

我沉默了一下：那电话里说吧。

小淫有些发抖的声音，但很强硬：不能电话里说，我必须当面跟你说，这次，我做了很大的决定，我跟你说真的。

我有些想笑，但一点儿都没笑出来：小淫，你哪次的决定不是很大的?

小淫的语气有些生气：十八，你就瞧不起我吧，无所谓了，反正你一直都瞧不起我！

许小坏气势汹汹地推开宿舍门，尖细着声音，叉着腰指着我：十八，你给我说清楚！你和左手之间到底有什么事儿？为什么你俩都变得这么怪？一定有问题，说啊?

小诺拉开许小坏：你别逗了，十八被一个小淫搞得都蒙了，她跟左手能有什么关系啊?

我转了下身，对着话筒说：我挂了，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

小淫非常恼火的声音：你到底还是跟那个流氓一起混了是不是?他哪点比我好了？就算我不干净，他比我更不干净，反正来来去去的，你就是针对我……

许小坏一把拽过我：好啊，你肯定是跟左手说话，把电话给我，真是可恶啊……

许小坏抢过电话：喂，喂？左手你这个……

然后，许小坏愣愣地放下了电话：是小淫?

我不舒服地看着许小坏：那你以为是谁啊，左手？你还真是敢想，那个冰块，你要是喜欢，就去追啊，别老疑神疑鬼的好不好？我跟他能有什么关系？真是受不了你。

许小坏开始辩解：什么啊，本来你俩就不正常，平时都坐在一起，这会儿左手坐得远远的，你也坐得远远的，就是不坐到一起……

我没好气地瞪着许小坏：哎，说不定人家是在躲着你好不好？每天都跟八爪鱼似的，没事儿就想用你那双能推动世界的双手推动左手，换了是我，也躲着你。

许小坏愣愣地用手指头指着自己：你是说左手，躲着我？

小米宿舍的女孩，最先从我这预定插图画信封，当然了，我想这跟小米的游说有很大关系，我知道画插图画信封没有几个钱，但是我很想坚持，也算是自己的一个特长吧。然后就开始有人说我才华横溢了，这个词给我感觉有些亵渎，才华横溢都是形容志向高远的能人志士的，不像我，没事儿就会为点吃的弯腰。我说多少年之后我怎么开始有驼背的倾向了，估计跟那时经常弯腰有很大关系。

我和小米一起上楼的时候，正好碰见江若雨抱着一些装着VCD的箱子也上楼，我好心伸手帮忙，小米也跟着帮忙，江若雨却冷冷地甩开我和小米。小米讪讪的有些不知所措，拐过楼梯的时候，江若雨不小心被什么绊了一下，盒子里的碟哗啦啦的都掉了出来。

我把手里的信封塞给小米：小米，你先回去，一会儿我去找你。

小米表情有些委屈，拿着信封走了，我蹲在地上开始帮着江若雨捡掉出来的VCD光碟，江若雨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推开我递过去的手，嚷着：你得意了？有新生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你，你得意了是不是？

我小心地把VCD光碟装到旁边的箱子里，江若雨突然坐到走廊的水泥地面，开始哭：你现在有新的跟班了，你现在还答理谁啊你？

走廊里开始有过往的学生疑惑地看着我和江若雨，我有些着急地推推江若雨：哎，你别哭啊。

江若雨哽咽着：我怎么着你了？你都不理我！

走上陌路：我和他终于陌路(3)

B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我隐隐约约发现左手好像有意无意地躲着我，有时候明明看见了，左手就会装着看不见我似的飞快地躲得远远的。而且上课的时候，左手和方小刀也不再往许小坏和小诺身边凑，这让我非常不理解。许小坏每堂课都要拽着小诺凑到左手和方小刀身边，许小坏每次叫我的时候，我也会装着没有看见，坚决不凑过去，最后搞成的局面，就是我被孤零零地扔在一边，独自一个人上课，许小坏、小诺和左手、方小刀凑在一起上课。而且，许小坏长了心眼，每次都会在快要上课的时候，才拖着小诺进来，这样，就能找到左手和方小刀坐着的地方。易名依旧每天和小丘一起上课。

为了避免尴尬，我会早几分钟进教室，坐到教室的最前排，孤零零的一个人，时不时地画点插图画，记记笔记，茫然地看着老师机械地在黑板上写着东西，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到了孤立的感觉。我会觉得孤单，也会感觉到委屈，想想自己认识的那些人，朋友不朋友、兄弟不兄弟的，相处到最后，竟然都陷入到两难的境地了，终归还是剩下我一个，变得越来越寂寞。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上午上完两节课，我一个人夹着教科书，无精打采地先出了教室，下楼的时候，撞见了给别的班级上课的朱檀，朱檀一手的粉笔灰，叫住我：十八。

我哦了一声，往朱檀的身边走了过去：朱老师。

朱檀皱着眉头看着我：你怎么了？怎么没精打采的?

我摇头：可能是因为快到冬天的原因吧，感觉有些困，不是说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吗?

朱檀拍拍手上的粉笔灰，笑：得了吧，你这么一说，一年四季哪还有不想睡的时候，晚上去我那儿吃饭吧，我买了海鲜，也不会做，咱俩想办法把那些东西干掉吧。你会做吧？不会做也没关系，反正做

熟了谁都会，就是虾和螃蟹，还有两条鱼，要不咱们一锅烩吧，放到一起煮……

朱檀这么说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这，这是什么做法啊……

朱檀突然朝我身后摆手：哎，左手，小刀，下课了？

我半低着头，左手和方小刀慢慢地走了过来，一起说：朱老师好。

朱檀笑：哟，好久都没见了，得了，晚上一起吃饭吧，家里买的海鲜太多了，统统把它们消灭，要是就指望我和十八吃，撑死都吃不完，左手小朋友，你负责买酒哦。

我几乎和左手同时说出口：朱老师，我晚上没时间。

朱檀看看我，又看看左手：十八，你晚上有什么事儿？左手，你呢？

我支支吾吾的有些说不出来，左手低着头也没有说话，朱檀恍然大悟：噢，你俩是不是闹矛盾了？

方小刀跟着插嘴：是啊是啊，老师，他俩真的有点儿小误会，都好几天互相不答理了……

左手转脸瞪了方小刀一眼，方小刀赶紧闭嘴，朱檀看看手表：好了好了，闹什么矛盾啊，我还有两节课，你们晚上都来我家，谁要是不来，谁请我去海鲜大酒楼吃饭，听见没？

左手答应了一声，转身和方小刀下楼了，我靠在楼梯上掰着手指头，有些不知所措。

小淫这两天疯狂地呼我，我的呼机电池该换了，发出不正常的声音。我没有回，因为我觉得不管我说什么，或者小淫说什么，我们之间永远没有可以解决的方法——不是小淫在不停地解释不停地说，就是我要不停地解释不停地说，可是两个人之间的好多东西，都已经被小淫生生切断了。我怎么都无法让自己忘记元风结婚那天晚上，小淫在小麦的隔壁叫嚣似的声音，还有小淫和那个女孩赤裸相见的场景，

小淫总是说他有话跟我说，事情已然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还能做什么？

晚上去到朱檀家，是方小刀给我开的门，左手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表情很冷淡。客厅放着一箱啤酒，我估计是左手买来的，朱檀正在给她老公打电话，朱檀对着电话说：你还回来吃饭吗？当然是我做饭啊！做海鲜呢，买了好多，你又不回来？哎，你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每次我一做饭，你就去孩子奶奶家吃，我做得不好吗？好啊，你不回来吃，我们把海鲜都吃了，哼，给你留螃蟹壳。

朱檀放下电话：朝我笑，哈哈，我们可以开始动手做了，好多海鲜呢，螃蟹、虾，还有皮皮虾，还有两条活鱼呢。

朱檀歪着脑袋停顿了一下，忽然就开始拍手：嗯，我想好了，我负责去楼下的餐厅买凉拌菜，海鲜你们俩负责做，就这么定了，我去买凉拌菜了。

走上陌路：我和他终于陌路(4)

说完，朱檀一溜烟似的腾腾地转身下楼了，扔下我和左手、方小刀呆呆地立在客厅。我们互相看了看，哪有这样的？不过想想也是，朱檀的厨艺实在不敢恭维，难怪她老公一听说她做饭，怎么都不回来吃，宁肯跑去小孩奶奶家混饭吃。我看左手没有要答理我的样子，我转身进了厨房，想着怎么把那些海鲜给弄熟了。

方小刀搬着啤酒进了厨房，看了我一眼：你，会做吗？

我鼓着气，小心地用手扒拉着还活着的螃蟹和虾：想办法呗，总不能生吃吧。

左手慢慢地进了厨房，语气冷淡：哎，你不会做就不要逞强。

我没有答理左手，开始用自来水冲洗活蹦乱跳的虾，螃蟹发出吱拉吱拉的声音，只有皮皮虾很安静，冰箱旁边的水盆里还来回地游着两条胖胖的鱼。我的头有些大，这些东西究竟要怎么吃啊？尤其是活鱼，难不成真的要放到锅里煮？鱼要怎么杀？

我摸着头呆呆地看着这些东西，要是小淫在就好了，小淫一定知道怎么做这些东西，小淫会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做好，知道哪样东西怎么做，都放什么调料。水盆里的鱼突然有一条跳了出来，在厨房的地面上蹦跶，吓了我一跳。我开始抓那条蹦出来的鱼，鱼很滑，左手也开始跟我一起抓，两个人好容易才把那条鱼抓住，搞得一身的水。

我求助似的看着左手：你会杀鱼吗？

左手皱着眉头：有什么难的？直接把脑袋剁了不就行了吗？你放手，我来。

方小刀点头：就是啊，直接拿刀剁了不就结了。

方小刀把扑腾的活鱼头尾按在案板上，鱼的身体不停地扑腾，左手抓起菜刀比画了几下，然后一咬牙，使劲一剁，鱼的脑袋和鱼的身体分了家，但身体还是不停地剧烈地蹦跶着，脑袋也跟着蹦。左手也有些慌了，愣愣地看着我：这样，还能活着？不是死了吗？

方小刀随手抓起一个锅，把不停蹦跶着的鱼身和鱼头统统装到锅里，用盖子一盖，我能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左手无措地拿着菜刀，讪讪地看着我：过一会儿，应该自己就会死了吧?

我忍着笑，低头收拾洗着螃蟹和虾，方小刀拍着脑袋：十八，我们把螃蟹、皮皮虾还有虾都一起煮了吧，反正都是海鲜，再说了，平时这些东西不都是在海里生活的吗？说不定还是亲戚呢?

说着方小刀把螃蟹放在锅的最底层，虾放在中间，皮皮虾放在最上面，然后还像模像样切了几段葱还有姜片什么的，因为螃蟹和虾都是活着的，所以螃蟹和虾在锅底也打了起来，哗啦哗啦响着。我把燃气打着，一锅螃蟹虾还有皮皮虾就这么做上了，那边的铁锅里，还能听见鱼时不时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方小刀转头奇怪地看着我：咦？十八，我发现你们女的怎么稍微有点才什么的，就顾头不顾腚了?

我恼火地瞪着方小刀：你说的都是什么啊?

方小刀瞪大眼睛：你自己看啊，朱檀有才吧，学校里公认的才女，十指不沾阳春水，她老公听说是她做饭，都不敢回来吃了，刚刚你看朱檀的表现，说是去买凉拌菜，其实就是不想做这些东西。女人天生的职业就是做饭，你们怎么把本职工作忘了？你也是，你说说你都会做什么？你看看人家苏东坡，除了写诗写词写文章的，还会写菜谱，东坡菜是一绝吧，女人啊，会点儿东西就忘了本，十八，没事儿，你也学学人家苏东坡啊，那才叫真的有才……

左手靠着厨房的墙，点了支烟，闷闷地看着我：十八。

我倔犟地把头转向别处，哼：你跟我还能有什么话说啊？你和方小刀早就不理我了。

左手语气淡淡的：我没有不理你。

我转头盯着左手：你还狡辩?

方小刀抄着手嘿嘿笑：十八，左手真没有不理你，他是怕跟你走得太近乎了，刹不住闸，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左手皱着眉头瞪方小刀：你有病啊你?

方小刀朝我吐了下舌头：得，我有病，我有病行了吧，哎，鱼好像不蹦了，我们做吧。

朱檀兴冲冲地拎着凉拌菜回来，进了厨房就开始夸赞我们的手艺，说是闻着煮的螃蟹味道跟饭店里的一样。方小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我很想笑，这也算是会做东西？等打开锅的时候，螃蟹和虾大战到一起，蟹钳和虾须子早就缠绕在一起了，难分难解的。

左手开始回想在餐厅吃过的什么清蒸鱼，那条临下油锅还在颤颤巍巍发抖的鱼给清蒸了，不过后来吃着的味道实在不怎么样，左手自己都不想吃，三个人喝着啤酒，吃着凉拌菜，还有乱七八糟煮着的海鲜，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场景。

朱檀疑惑地看着方小刀：□个活鱼要怎么杀啊?

方小刀非常利索地用手比画了一下：就这样啊，直接用刀把鱼脑袋剁下来就行了，记得下刀要快，要使劲，别让鱼太痛苦了，剁完了之后，找一个锅或者盆什么的，把鱼头和鱼身装到里，放一会儿，等鱼不动弹了，就可以做了，如果两个人配合的话，杀得会更快些……

朱檀朝方小刀竖起大拇指：哦，原来这样啊，我就说其实挺简单啊，我家人都不相信，嗯，这条鱼等他们回来我杀给他们吃，真是的，不就是杀条鱼吗？嗯，下刀要快要使劲……

朱檀嘟嘟囔囔的，还用手比画了两下，我一直很怀疑方小刀的杀鱼方法，但又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正想问方小刀，我的呼机响了，我叼着一只螃蟹腿跑去回呼，电话通了，是小淫。

小淫的声音很疲惫：十八，现在我想要找你，真的好难啊，自习室、宿舍楼你都不在，你去哪儿了？我已经跑了好几圈了。

走上陌路：我和他终于陌路(5)

C

我放低声音：我没去哪儿，在外面呢，你找我有事儿吗?

小淫粗重的呼吸：没有事儿我能这么找你吗？你什么时候回来?

左手转头看着我，朱檀开始咯咯笑：十八，是谁啊，让他过来，反正这么多东西，你和左手还有小刀的战斗力也不怎么样，人多了热闹……

小淫好像冷笑了一下：又是左手，十八，你就算想打击我，你找个好点儿的人行不行，你跟那种差劲的人在一起算什么啊？他比我强多少啊！

我小心地捂着话筒：有什么事儿你就在电话里说吧，不要乱说话，跟别人没有关系。

小淫缓和了一下语气：十八，我不能在电话里说，我要当面跟你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等你。

我尽量冷淡：你别等我了，我不一定什么时候回去，有什么话以后说吧，我挂了。

我硬着心肠放下电话，心里有些空荡荡的，这个家伙，为什么总招惹我呢？彼此忘了不好吗？为什么不拿出他当初做决定的那种勇气呢？没有彻底断绝的勇气，却有着纠缠的勇气，是吗?

朱檀咯咯咯地朝我笑：又是之前那个小朋友吗?

左手的手指头轻轻地敲着餐桌，我低着头，没有说话。

朱檀摇晃着手里的皮皮虾，笑：你俩不会是都来真的吧?

回学校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浓浓的凉意让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夜深酒冷，喝过的啤酒这时像是冰镇了一样在胃里反复翻滚着，方小刀喝多了，哆哆嗦嗦的而且啰啰唆唆不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左手低着头不说话。

方小刀胖胖的手指头愣是不停地变幻着兰花指的姿势，捏着嗓子唱：树上的鸟……

左手皱着眉头，冷冷地打断方小刀：你丫闭嘴，大半夜的，哪来的鸟？

方小刀翻着白眼，打着酒嗝：我，我自己，我自己养鸟行了吧，嗝……

我忍着笑，左手点了支烟，打火机在夜里闪现的光让我想到了温暖，左手看了我一眼：冷吗？

我摇头，左手踢着脚下的石头，我刚想说话，从旁边的餐厅里走出几个女生，方小刀看了那几个女生一会儿，突然直接就冲了过去：姑娘儿们，我来了，嗝……

那几个女生开始唧唧喳喳地叫着笑着往学校方向跑，还有女生喊：胖子，你欠揍啊。我吓了一跳，想冲上去拽方小刀，左手拦住我：别管他，那些都是我们班的女生。

方小刀追着几个女生跑远了，我看着左手，突然感觉有些尴尬，有点儿没话找话：我觉得方小刀说的那个杀鱼的方法啊，总觉得好像不是那样，以前……

左手吹了下手里的烟，冷淡地打断我：以前小淫教过你杀鱼，是不是？

我摇头：没有。

左手掰了下手指头，手指头在夜里发出清脆的声音：你和小淫，现在到底什么关系？

我感觉有些凉，吸了吸鼻子，没有说话。左手嗤笑：小淫拖拖拉拉的，你也变得这样，真不像你，至少不像我之前认识的你。

我茫然地看着左手：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要拿把刀劈了小淫吗？他总是晃晃悠悠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又能怎么办？我已经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想他了，也不去找他了，看见他，我也躲着走了，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左手嗤笑了一下，有点儿自言自语：小淫，也真够磨叽的，真烦。

告别了左手，我有些无聊，一个人慢慢腾腾地走向女生宿舍楼。看了看手表，大概还有十几分钟女生楼就熄灯锁门了，我突然有些羡慕朱檀，羡慕她那种简单的生活——朱檀总能咯咯地笑，虽然朱檀做不好饭菜，但是她老公和她之间的那种有些情趣的感觉，还是让我羡慕得不行，我想起朱檀对着他威胁似的说：好啊，你不回来，哼，我给你留螃蟹壳。我有些想笑。

一直走到女生楼门口，我都没看见小淫，因为小淫在女生宿舍楼旁边的墙边蹲着，所以我没有看见，我踏上女生楼门口台阶的时候，我听到了小淫低沉嘶哑的声音：十八。

走上陌路：我和他终于陌路(6)

我站住，看见小淫慢慢地站起来，不停地用手拍着腿，脸上有着难受的表情。我看见小淫脚下一堆的烟头，小淫慢慢朝我走过来，中间还踉跄了一下，一条腿软了一下，估计是麻了。我心里跟着有些难过，小淫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别过眼神：都说了让你别等我了，你跑来干什么啊？有什么事情电话里不能说的。

小淫愣愣地看着我，轻轻咳了两下，声音有些异样：十八，我等了你两个小时，抽了两盒烟，因为你还没有回来，我又跑去买了一盒烟。

我的声音变得没有底气：你干什么等我啊？我都说了你不要等我了。

小淫抿了下干涩的嘴唇，压低声音：如果等你管用的话，我不介意。

我低着头不说话，小淫好像又往我身边走了两步，我听得见小淫呼吸的声音，小淫说：十八，我真的有话跟你说。

我看了下手表：什么事儿，说吧，快要锁门了。

小淫看我的表情好像做了重大决定似的看着，可是现在，不管小淫做什么决定，都不及之前在综合楼楼顶跟我说的那番话，还有元风结婚那晚小淫做的决定还能让我更加震颤。现在，我的情也许没有死，心还是会为小淫悸动，可是，我的人，我整个的人，都已经沉底了，沉在心不能如止水的挣扎里，我已经沉底了。

小淫盯着我：十八，这些天我一点儿都不能集中精力做事儿，平时我心慌的时候，我都会看计算机的专业书，看着看着我就会把不开心的事儿给忘了，可是现在，我真的什么书都看不进去，我老是在想你，会想你在做什么，所以我整夜整夜睡不着，我……

我生硬地打断小淫：我知道，你说过的，你是正常的成年人，睡不着很正常啊，所以我鼓励你去找女朋友啊，阿瑟也这么说……

小淫皱着眉头盯着我：你就是这样想我的吗？我有这么不堪吗？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也冷冷地盯着小淫：我倒是没有把你想得怎么不堪，不过元风结婚的那天晚上，你让我见识了你的光明磊落，所以我啊，知道了一个事实，小淫，那天，你真男人。

小淫转过头：能不能不提那件事儿。

我冷冷地摇头：不能，那个场景我真是不舍得忘，从开始睡觉，你们一直叫到天亮，小淫，你想不到的，你每叫一声，我的脑袋，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细细长长的针，使劲扎进了我的脑袋。我怎么都忘不了，我也说真的，现在你是想让我把这些细细长长的针拔出来吗？你觉得我拔得出来吗？

我感觉我的声音又开始发抖，真是没出息，每次一生气，我就冷静不下来。

小淫的情绪也开始激动：我不是已经说我错了吗？我真的错了，十八，你别这么揪着我好不好？

我转身准备进女生楼：有的错可以回头，有的就不行，我没那么神圣，但我也不能捡别人反复用了好多遍的剩，你回去吧，以后没事儿你就别找我了，你早就说过的，我们已经散伙了，我们现在这么老是不清不楚的，都不好看。

小淫恼火地瞪着我：你是不是觉得我耽误你了？你不好找别的男生，是不是？

我没答理小淫，往女生楼里走，小淫突然提高了声音：十八，你给我站住！

我回头，不解地看着小淫：又怎么了？

小淫喘着粗气：好，好啊！十八，我知道你介意我，你恶心我是吧？那好，我找过多少个女朋友，你就去找多少个男朋友啊，等你觉

得够本了，我再来找你，这样行了吧?

我像是看陌生人似的看着小淫，小淫瞪着我，开始朝我嚷着：你去找啊，这次我什么都不管不问，你随便怎么样都好，这样你满意了吧?

身边开始有晚回来的女生诧异地看着我和小淫，我感觉自己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小淫这个话说出来，我甚至很想放声大哭，我愣了好久，看着小淫：小淫，你把我当什么了?

小淫的胸膛一起一伏的，咬着嘴唇看了我一会儿，朝我喊：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我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了!

我朝小淫冷笑：那你就要我这样做是吗? 我有这么不堪吗?

楼道阿姨拎着钥匙走出来：锁门了——锁门了。

小淫愤愤地看着我：那你说啊，你说怎么办啊?

楼道阿姨皱着眉头：吵吵什么，大半夜的，你们明天再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快点儿进来。

我冷冰冰地盯着小淫：小淫，我告诉你，我做不来那么下贱的事情，你找别人去。

小淫沙哑着声音：十八，我现在，我真的没有再找过别人的，我们到底要?么办才好?

我转身进了女生楼，楼道阿姨开始在里锁门，嘟嘟囔囔的：小小年纪的，要死要活的，真是受不了你们年轻人，大半夜的吵吵什么啊? 真是吃饱饭撑的没事儿干了，上去睡觉!

锁了门，阿姨随手关了走廊中的大灯，我看向大门外，小淫挠着头慢慢地蹲在地上，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真的感觉到了自己的委屈，小淫把他的宽容放到了男人的最底线，但是也把我的尊严放到了最底线，这真的不是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和小淫就这么慢慢地真的走到了绝路上，原来一味想着如何去解决问题，反而把所有的路都给葬送了。

我本来就没有路可走了，却又被逼上了绝路，小淫的底线把我和他都给葬送了。我用手捂着嘴，感觉自己的眼泪在顺着眼角慢慢地流淌着。女生楼外面，小淫狠狠地把手里的什么东西摔在地上，慢慢地站起身，朝男生楼走去。

楼道阿姨，开始调试着手里的手电筒，小声地说着：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那么多事儿啊，我们那会儿，爹妈给找个介绍人，见上那么两三次，看着人老实能过日子，就成，这不也是几十年地过着吗？我现在孩子都二十多岁了，日子还不是一样，哪来那么多弯弯绕？

我吸了吸鼻子，楼道阿姨拎着手电开始在走廊里溜达：熄灯睡觉，不准点蜡烛……

我命如此：一碗清水看到底(1)

A

我转身，慢慢腾腾地顺着楼梯往楼上走着，走过2楼的时候，我听见有人哧溜哧溜吃着泡面的声音，这个声音真的有些迷人，我很没出息地转头看了一下，有些想苦笑。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九段披着运动衣，旁若无人地倚在宿舍门大口大口地吃着泡面，身边偶尔经过的女生也跟着吸吸鼻子，九段就会很不客气地瞪人家一眼，九段转头的时候也看见了我。

九段没有什么表情地看着我：哎，你怎么了？被霜打了？

我慢慢腾腾地朝九段走过去，那种亲切的泡面味，让我感觉到了温暖。想想真是可笑，爱情，有时候真的不如泡面来得实际，也不如泡面带来的温暖感觉让人踏实。泡面的调料味总是让我有流口水的感觉，我没出息地咽了下口水，看着九段：哎，你挺幸福的啊，大半夜的吃泡面。

九段白了我一眼：这就幸福了？你的要求也太简单了点儿吧？

我倚着墙，有些惆怅地看着走廊昏黄的灯光：是啊，我就这么想的，吃华龙108包装的泡面，没有什么油水，调料包干净得像是被水冲刷过，那时我就想着要是天天能吃好劲道就是幸福了，因为好劲道的调料包好油啊！我现在就在想，我的幸福就是能天天吃康师傅和统一100的泡面，里面放上鸡蛋还有火腿肠，要是天天都能吃上江若雨卖的碗面，那就是幸福到天上了……

我转头看九段，九段正咬着泡面发呆地看着我，看我看她，慌忙把嘴里的面咽下去，呛了一下。九段皱着眉头咳嗽了两下：你真是有病，这是哪门子幸福啊？你那么喜欢碗面，你跟了江若雨，她天天给你碗面吃，多简单的事儿，咳，咳……

我笑着伸手要拍九段的后背，九段反感地打开我的手，冷冰冰的口气：你别碰我！

我的手尴尬地在空气中握了两下，缩回来，我讪讪地看着九段：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

我转身，九段的声音冷冷地在我身后响起：哎，你是不是觉着你没事儿跟小淫搅和在一起，不离不弃的，特伟大特专一还特享受？

我转头诧异地看着九段，九段接着冷笑：他那么个烂男人，你把他当宝贝是不是？我就是瞧不起你，跟着谁不好，跟着他纠缠不断，你就那么犯贱吗？

我咬着嘴唇盯着九段，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九段哼了一声，看着手里的碗面，啪地把剩余的泡面丢在走廊的地上。泡面的味道在脚下蔓延开来，九段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朝地上呸了一下，转身进屋，宿舍的门被摔得超级响。

在九段消失在宿舍门里的一瞬间，我的眼泪滑落下来，九段对面宿舍的门被拉开，江若雨披着衣服，睡眼惺忪地出来：怎么了？大半夜的，十八？你怎么在这儿？

我吸了一下鼻子，转身就走，江若雨拉住我：十八，你怎么了？

我甩开江若雨温热纤细的手臂，冷笑：没怎么，我犯贱而已。

周六给小旋补习，天下雨了，空气冷冷的，我真是不想去。出学校大门的时候，遇到了朱檀，朱檀也是嘟着嘴，手里还抱着好几本书，满脸的不乐意。我有些琢磨不明白，朱檀每天都是笑呵呵的。

我奇怪地看着朱檀：朱老师，你怎么了？

朱檀皱着眉头：不要叫我老师，我现在是学生。

我更加奇怪了，朱檀甩了甩雨伞上的雨水，无比的惆怅：我能不郁闷吗？考博真是枯燥，看的书让我一个脑袋都两个大了，像铁锅那么大，还得去图书馆查资料。

我忍住笑：朱老师，你是老师啊，怎么也惧怕考试？

朱檀扁着嘴：哎，谁说老师就不怕考试了？一样怕好不好？十八，下雨天的，你去哪儿？

我看着暂时还没有停的雨：哦，有个家教，这天气真是……

朱檀点头：真是角色转换，你这会儿是老师，我是学生了，对了……

朱檀的表情又开始变得生动起来：你跟方小刀说，活鱼根本不是那样杀的，我们家那位说了，要先用菜刀背敲活鱼的脑袋，把鱼打死了才能动刀。这个小胖子，太误导人，我太丢人了，一刀还没有砍掉鱼脑袋，结果那鱼在我们家厨房蹦了一个小时都没有死，我吓得叫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搞得瓷砖上到处都是血。幸亏小孩奶奶来得及时，抓起鱼拍了脑袋才解决了，老太太身手真是利索——哼，下次抓方小刀请吃烧烤！

我想象着一条活鱼脑袋没有被砍利索，在地面上挣扎的景象，朱檀在旁边不知所措地哇哇叫，想想都够残忍。也是，朱檀的手劲能有多大？估计朱檀小孩的奶奶肯定被朱檀这个媳妇杀鱼的方法镇住了，肯定以后再也不会让朱檀靠近厨房了。方小刀果然害人不浅，抓他请吃烧烤已经很便宜他了。

我命如此：一碗清水看到底(2)

到了小旋家，我敲门，好一会儿才听见许浩颜无精打采的声音，推门进去，许浩颜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手里不停地折叠着什么。因为外面下雨，房间里暗暗的，我看不清许浩颜的表情，也看不清许浩颜手里拿着什么。我站在门口，雨伞滴答着水滴，我没有看见小旋。

许浩颜转头看我：十八，门的左侧是客厅灯的开关，你直接按就可以了。

我把破旧的雨伞小心地放到门口，按亮了电灯，许浩颜习惯性地闭上了眼睛。我看清了，许浩颜手里正在折叠的，是一只彩色的纸鹤，淡淡的紫色。许浩颜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两个大大的透明的玻璃瓶子，一个大玻璃瓶子里装着彩色的纸鹤，另一个大玻璃瓶子里装着透明塑料管叠的小星星。许浩颜也不看我，接着叠着手里的纸鹤，我知道许浩颜的手工好，但没想到许浩颜竟然能喜好叠这些东西到这种程度。我看着自己粗糙的手指，再看许浩颜纤细柔若无骨的手，我咽了下口水，我非常怀疑那些小星星在我的手指头更像是碎碎的玻璃碴。

许浩颜忙着手里的纸鹤：十八，今天小旋不上家教了，她跑去做小时工了，每个小时五块钱，要做三个小时。

我茫然地看着许浩颜：小旋去做小时工？那今天就不家教了吧？

许浩颜点头：嗯，但还是照样给你算家教的钱，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本来是在肯德基店打工，临时有事儿，小旋顶她干三个小时，能赚十五块，小丫头挺高兴的，说是完事儿了请你吃饭。你别跟我姨和姨夫说，难得她想着靠自己赚点儿钱。

我的眼珠子差点儿掉出来，小旋三个小时赚十五块，刚刚够支付给我家教的一个小时的一半，这孩子是不是疯了？而且还说拿十五块

请我吃饭？许浩颜是她表哥，竟然跟我说家教钱照算？我这钱，是不是赚得有点儿不务正业了？

我迷惑地提出疑问：哎，小旋初中都还没毕业，去肯德基打工，那算是童工好不好？

许浩颜把纸鹤举向空中：十八，好看吗？那个你别管了，肯德基也不知道，都说了小旋是顶替我同事了，而且小孩子需要社会实践，不让她吃点儿苦怎么去国外啊？国外的生活真的是天堂吗？

我有些不知所措：可是，这样的家教钱，我赚得实在有些……

许浩颜打断我：十八，你不用不好意思，至少小旋跟着你有了想要自立的意识，以前给她钱都是乱花的，在家里给二十块让她洗个碗都办不到，现在她会兴奋地想要赚一个小时五块的钱，我姨和姨夫应该谢谢你的。

我迟疑地看着许浩颜：那，我先回去了。

许浩颜把手里的纸鹤递给我，笑：坐一会儿吧，下雨天，留客天，天不留，我留。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说法？我也挺闷的。

我小心地接过许浩颜递过来的彩色纸鹤，小小巧巧的，非常精致，许浩颜叹了口气：我妈总说我是没事儿找抽的那种，想想也是，有工作，能吃饱饭，还有点儿零花钱，给小旋那丫头买果冻吃，给自己买这些花花绿绿的纸张叠纸鹤还有星星，所以，就养成这么个情感洁癖的毛病，我这不有病吗？

我转着手里的纸鹤，不知道该跟许浩颜说什么好，许浩颜歪倒在沙发上，用手抚摸着皮夹的里侧，有些自言自语：我到底要选择什么时候来认识你？才能真的做到心无旁骛？那时，你喜欢的人，一定会是我吗？

窗户外面，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冷雨，噼里啪啦打在玻璃上，映衬着室内温暖的灯光。我看着手里的纸鹤发呆，我在想，我到底要在什么时候认识小淫，才能做到心无旁骛，就像许浩颜说的那样，那时，小淫喜欢的，就一定会是我吗？

许浩颜突然坐起来，认真地看向我：十八，你跟我一起叠纸鹤叠星星吧，这样也算心里有所寄托，不管是想念谁，就算放不下什么也没关系，当有心事的时候，就叠几颗星星，什么时候这些瓶子里的星星和纸鹤都存满了，心事也就没有了。

我愣愣地看着许浩颜：这样，管用吗?

许浩颜点头：我试过的，很管用，我已经叠了超过一千个星星了，这个瓶子沉甸甸的。

下午学生会开会的时候，我心不在焉地转着许浩颜送我的纸鹤，学生会老师在前面讲的什么，我都没听进去。4暮坐在我对面，中间不停地咳嗽了好几下，我皱着眉头看4暮，4暮用舌尖舔了下他自己的嘴唇，朝我用口形说着什么，我不知道4暮在说什么。

然后，我就听见万森说：左手和索多多，还有苏亚的节目都安排好了，只有小淫一个，他拒绝参加和师大的文艺会演。

学生会老师沉着脸：他为什么不来？什么理由?

万森看了看我：他说挺没意思的，没什么兴趣……

学生会老师哼了一声：什么叫没兴趣？这是给学校长脸的事儿，这学生怎么这么没有集体荣誉感？他不是今年的卡拉OK比赛冠军吗?必须去，工科学校本来就没有什么文艺细胞，身为学生怎么这么不积极？真不像话。

我这才想起来，和师大的辩论大赛结束后，晚上有一场文艺会演，两个学校都要出节目，听苏亚说，师大女生多，好多都是唱歌跳舞的节目，安排得满满的，我们学校男生多，能够参演的文艺节目显得单薄了。

万森看着我，对学生会老师说：老师，可以让十八找小淫，十八……

4暮咳嗽了一下，打断万森：这个事情，确实需要十八去找小淫，文艺会演本身就是宣传部的任务，十八和丁小飞会把这事儿安排好

的，大家放心好了，我们虽然是工科学校，但是文艺会演也要热热闹闹的，不会比师大差到哪儿。

学生会老师点头：这样才对啊，学校的荣誉就是所有学生的荣誉，大家应该踊跃参加才对。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多了，也能提高自己的社会能力啊。十八，你们宣传部负责这次辩论大赛和文艺会演的安排和计划，一定要干得漂亮点儿，也让别的学校看看我们学生会的动手能力。

我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没有说话。

我命如此：一碗清水看到底(3)

B

走出学生会办公室的时候，我还在郁闷，难道真的要去找小淫吗？刚说了绝情的话才没多久，我要怎么去找小淫？求着他参加和师大联合举办的文艺会演？

丁小飞碰碰我：十八，是不是很为难？我去试试吧，我想把事情跟小淫讲清楚了，他那人不赖，不会真的把事儿做得这么绝吧？

我摇摇头，小淫上来较劲的脾气我又不是没有领教过，丁小飞跟小淫连认识都不认识，怎么可能说得动小淫？我听见4暮在身后叫我的名字，我回头看见4暮阴险的表情。

4暮幸灾乐祸地笑：哎，十八，小淫的工作你能不能做？不行我去找他，最多跟他动手打我而已，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难为人，别给脸不要脸……

我冷笑：随便你，你早就没脸了。

4暮挑着嘴角笑：好啊，我就看你这次怎么收场？

走廊里没有什么人，丁小飞不屑地转身先朝前走了，丁小飞一直不喜欢4暮。我恶狠狠地瞪了4暮一眼，也转身朝丁小飞的方向走。还没走两步，我感觉自己突然被拽住了，转头看见4暮笑得邪气的表情，4暮一把抱住我，我连反应都没来得及反应过来，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都能感觉到4暮嘴里呼出的气息，我真是发疯了，手脚并用，死命挣脱着4暮，慌乱中隔着衬衫，我狠狠地咬了4暮手臂一下，我听见4暮发出沉闷的声音，然后松开了我，皱着眉头揉着手臂，瞪着我：你属狼的是吗？

我还不解恨，在走廊里四处看着，丁小飞快速朝我走过来：十八，怎么了？

我随手抓起走廊窗台边的拖把，疯了似的朝4暮冲过去，4暮的脸色也变了：哎，哎，我开玩笑呢，你干什么？打坏我了，你要赔医药

费的，很贵……

我挥舞着拖把没头没脑地砸向4暮，一会儿4暮的衬衫手上就全是脏水的痕迹，4暮好像也火了，死死地拽着拖把的头，瞪着我：你疯了，我就是抱了你一下，又不是亲你，我帮过你不少忙吧，抱你一下怎么了？你怎么那么难搞啊你？

我正想拽过拖把接着揍4暮，学生会老师从隔壁房间推门出来，皱着眉头看着我和4暮：干什么？又怎么了？

我委屈地看着学生会老师：老师，4暮他，他不要脸……

4暮死死地拽着拖把头不放手，学生会老师瞪了4暮一眼：我怎么跟你说的，你不长记性啊？让你别招惹十八，你当耳边风是不是？

洗手间里转出来收拾卫生的校务人员，诧异地看着我和4暮，一口外地的口音：哎，俺的拖把呢？刚拖完厕所，还没有洗呢？你俩拿俺的拖把干什么啊……

4暮一脸恶心的表情，咦了一声，啪地扔了手里抓着的拖把头，校务人员从我手里拿走拖把，满脸的不乐意：你俩耽误俺拖地了，女厕所可比男厕所脏多了，俺洗了拖把还得拖男厕所……

4暮看看手上身上乌黑的脏东西，恶狠狠地瞪着我：真是恶心，你啊，你等着瞧吧！

我也冷笑：拖把可比你干净多了。

学生会老师咳嗽了一下：行了行了，像什么话？4暮，你以后别招惹十八！

我没有主动去找小淫，我分别找了阿瑟和元风，我希望他们能婉转地跟小淫说下参加文艺会演的事儿，我觉得我直接去找小淫实在太为难了，也太尴尬了，前两天才刚刚说完狠话，这会儿要怎么开口找他啊？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许浩颜送给我的彩色纸鹤就放在我床头的书上面，我挠着头发腾地坐起来，动作大了一点儿，砰地撞

上了二铺的床板。我龇牙咧嘴地揉着脑袋，许小坏打开小手电筒朝我晃了晃，狐疑地看着我：十八，你大半夜的不睡觉，想干什么啊你?

我呆呆地坐到床上，看着许小坏：我想买大大的玻璃瓶子，买好多彩色的纸条和带荧光粉的彩色透明塑料管，我想每天都叠星星和纸鹤……

我命如此：一碗清水看到底(4)

我听到咚的一声，转头，黑暗中，看见小诺揉着脑袋坐了起来，龇牙咧嘴地看着我：靠，老大，你没病吧你？想吓死谁啊？

许小坏也愣了好一会儿：十八，你没事儿吧？

我坐在黑暗中：小坏，我真的挺难受的，每次闲下来就会很难受，我就想着我不好受的时候叠叠星星啊纸鹤啊，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真是寂寞。许浩颜说得对，不一定非要想念着谁，不一定非要真的放得下谁，只是心里有事儿的时候，有个东西可以依托着……

黑暗中，小诺、许小坏，还有我都在沉默着，各自想着心事儿，小诺咳嗽了一下：可是十八，你会叠吗？

我叹息：许浩颜说了，他会教我。

许小坏高亢着声音：好啊好啊，我也叠，我要给左手叠好多好多星星，他要是还不感动，我就把星星和玻璃瓶子统统砸到他脸上，让他满脸都是星星，哼！

小诺的声音有些异样：十八，我也学着要叠……

小丘端着洗脸盆推门进来，疑惑着声音：叠什么啊？

许小坏笑：小丘，你要不要给易名叠幸运星啊？叠多了，自己也会心想事成的。

小丘激动的声音：好啊好啊，我也要叠。

阿瑟恼火地给我带过话来，说劝不动小淫参加文艺会演，并且说小淫非常反感他像个八卦的妇女一样在中间传来传去的行为。后来元风也找到我，说是小淫非常不乐意他插手中间乱七八糟的事儿，阿瑟和元风都起不到任何作用，我开始失望了，想着怎么跟学生会老师交代，想着自己如何被学生会老师数落自己如何没有能力。

小米喜欢吃麦当劳的薯条，但是没什么时间去，就去超市买了好多生的薯条，缠着我带着她们宿舍的小姑娘去阿瑟的房子做炸薯条。

我心里一动，想着是不是可以借着这个机会亲口问下小淫，要是真的不行，我就真的顶着锅盖或者脸盆什么的去学生会老师那儿领骂吧。小米埋怨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小家伙也不知道哪来的灵感，说是她敢打包票，小淫肯定会为了我的面子去参加学生会文艺会演的，我苦笑，我从来都不知道自己会有那么大的面子。

我没有给阿瑟打电话，到了阿瑟租的房子的时候，他们都不在，这让我很失望。只有小乖一个，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对着太阳的方向晒着肚皮。我先是给阿瑟打了电话，阿瑟说是和小淫他们在操场上踢球，过一会儿再带着小麦回来，我没有单独跟阿瑟提小淫，感觉有些说不出口。小米在厨房里好容易才找到半捅色拉油，小米同学拿着薯条的包装大声读着：在油温70摄氏度的时候将薯条放入，中火炸至……

因为谁都没有做过炸薯条，所以把半桶油统统倒入锅中，开始点火，小米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油锅：十八，70摄氏度是什么温度，要不要用温度计测量一下？

我有些心不在焉：应该是油烧热了吧？稍微有些冒烟的那种。

其实我不知道，油冒烟的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100摄氏度都不止。

小乖闻着油的味道跑到厨房喵喵叫着，我瞪了小乖一眼，真是馋猫，小米蹲下来开始逗小乖。我看见油锅里已经开始慢慢翻滚了，开始慢慢有烟往外冒着，我抓起薯条倒进油锅，发出油炸的清脆的声音，然后油锅就开始噼里啪啦爆开了，把我和小米吓得不行。其实是因为油温太高了。我拿起旁边的锅盖盖住油锅，小米非常佩服地朝我竖起大拇指。

小米往后退了两步：十八，说明上说要炸四五分钟呢？是不是一会儿就好了？

我认真地看看手表，开始掐时间：应该没有问题，小时候家里炸元宵的时候，都是用锅盖盖住的，不然元宵老是往外蹦，这个也差不

多吧?

小米点头：是啊是啊，我也喜欢吃炸元宵，最喜欢吃豆沙馅的，我奶奶做得好，咱们学校伙食太差了，要是不打打牙祭，真是受不了了，食堂做菜真的很省油……

我和小米就看见有烟从锅里慢慢地渗出来，油烟似乎还挺大的，我狐疑地猛地把锅盖拿开，嗬！薯条都变成焦炭的颜色了，锅盖一掀开，油烟腾地一下散开，厨房变得雾蒙蒙的。小米咳嗽着跑了出去，小乖竟然也跟着小米喵喵叫着跑出了厨房。我憋着气，开始用锅铲子从油锅往外面捞着炸得面目全非的薯条，飞溅的油滴打在我的手上，我疼得差点儿把锅盖扔了。薯条超级的不听话，总是从锅铲子上滑落下来，我都慌神了，我竟然不知道要先把火给关了，然后我听见阿瑟惊讶的声音：哇靠，谁把房子点着了吗?

然后，厨房的门被飞快地拉开，阿瑟和小淫先后捏着鼻子进来了，小淫皱着眉头，迅速把煤气罐的阀门给关了。阿瑟狐疑地看着我：十八，哥们儿对你不错吧，你不会真的想把这儿给点着了吧?

我手忙脚乱地不停地用锅铲子继续从油锅里往外捞已经没有什么价值的薯条，小淫从橱柜里拿出一个网状的笊篱，看了我一眼，推开我手里的锅铲子，把油锅里的薯条全都给捞了出来，我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阿瑟小心地用筷子扒拉着捞出来的薯条：十八，你这是炸给谁吃的啊？麦当劳和肯德基的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小淫淡淡地看了我一眼：你们先出去，我来做吧。

我跟着阿瑟走出厨房，阿瑟想起什么似的看着我：你跟着我出来干什么？不是想让小淫去参加文艺会演吗？你跟他说啊?

我开始局促不安：阿瑟啊，小淫肯定不会去的，要不我直接跟学生会老师说算了……

阿瑟往后推了我一下：你没问怎么知道小淫就一定不会去？去问他啊，笨！

我命如此：一碗清水看到底(5)

C

我被阿瑟推得踉跄地往厨房里退了两步，转身，看见小淫神情专注地正在炸其他的薯条，我用手扇了扇眼前的油烟，一时不知道跟小淫说什么好。

小淫看了我一眼：你出去吧，这里油烟大。

我犹豫了一下：小淫，文艺会演的事儿，你能不能……

小淫头也不抬地打断我：我没有时间，毕业设计挺忙的，老佐和阿瑟的设计都要我帮忙，挺累的。

我嗯了一声：我也知道你忙，我们是工科学校，能准备的演出节目本来就挺少的，卡拉OK的时候你不是一等奖吗？学校是觉得你去会很出彩，很有面子……

小淫僵硬地摇头：我为什么要参加卡拉OK大赛，你是知道的，现在都要毕业了，面子对我没有什么作用，过段时间我还得联系工作！

我抿着嘴唇，知道再也没有说的必要了，我转身往客厅走，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小淫突然叫了我一下：十八。

我不解地看向小淫，小淫直直地盯着我：十八，如果我答应你去文艺会演，我可以跟你讲条件吗？

我茫然地看着小淫，小淫缓和了语气：我可以用这件事儿跟你讲条件吗？

油锅里的薯条爆出清脆的一声响，小淫呆呆地看着我，我也傻呆呆地站在原地，厨房里好安静，好一会儿小淫才低低地叹了口气：算了，我知道我自己已经没有了可以跟你讲条件的资格。

大家围坐在客厅餐桌吃着小淫做的炸薯条，我看着自己炸的那盘薯条基本上就是酱油的颜色，糊糊的，小麦故意把几盘薯条摆放在一起，不停地强调小淫做的才是正宗的。

小麦伸手拍拍小淫的肩膀，朝小米笑：哎，你们没事儿可以多多的买东西啊，他啊，做东西可好吃了，我们厨房的冰箱也大啊，可以装好多的东西……

小淫半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阿瑟用胳膊肘撞了一下小淫：哎，去师大的文艺会演你去吧，师大女多男少，那女孩的质量肯定比咱们学校好得多啊！咱们工科学校，六个男生宿舍楼，一个女生宿舍楼，我的天哪，只要是个女的，不管长啥样，就敢对男的甩脸色，这是什么世道啊？咱们学校的男的太丢脸了，就那样，还围着女的不停地绕啊绕啊，这不就是男多女少吗？真是不像话……

小淫的喉结动了一下，冷冰冰的语气：想去你去啊，别烦我！

阿瑟不屑地哼：有什么了不起的？十八，明天你就把我报到学生会，我去就我去！真是的，一个大男人，做个事儿磨叽就不说了，还小肚鸡肠的，你学学我啊，苏亚现在把我们家能骂的人都差不多来回骂了两遍还带个拐弯的，我说什么了吗？

小淫不吭声，阿瑟接着嘟囔着：你啊，较什么劲啊？大家兄弟一场的，都要毕业了，就不能给自己留点儿好的……

小淫脸色有些不好看，扔了手里的薯条，腾地站起来，转身回房间了，阿瑟嗤笑：真是不成熟！

阿瑟吊儿郎当地转向我：十八，你打算怎么跟学生会老师交差？要不我和小麦去文艺会演算了，我俩也不赖啊，我这么帅，我们俩上去唱《两只老虎吧》……

小麦叼着薯条，双手摊平，开始唱：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

小米扑哧笑出声音：小麦，你有十八岁吗？

我、许小坏、小诺还有小丘都分别花钱买了大大的玻璃瓶子，透明的有漂亮花纹的那种，那种玻璃瓶子还真是挺贵的，带荧光粉的塑料管也挺贵的，竟然要六分钱一个！也就是说一千个星星就要六十

块！八角菱形的透明玻璃瓶子也不便宜，要三十多块，我们四个人一起买的，杀了好半天的价钱，我付钱的时候咬牙切齿的。

人家小诺为了许浩颜叠星星，许小坏为了左手叠星星，小丘为了易名叠星星，我都不知道为谁叠星星，就这么稀里糊涂花了将近一百块，好在软磨硬磨的，多饶了二十几个星星的塑料管。

许小坏朝我嘿嘿笑：心疼了吧？浪漫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从礼品店回学校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闲得实在无聊的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瘸了一条腿，满脸阴郁之气。深秋的太阳照在算命先生粗糙的脸上，面前摆着一张八卦测字的招牌，我们路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正在用手指头蘸着唾沫翻着一本相书，看得那叫一个入神。小诺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踩了人家的招牌，算命先生不干了，扔了手里的相书开始跟我们吵架，小诺和许小坏都不是省油的灯，跟人家算命先生这通吵架啊，搞得周围摆地摊的人都凑过来看热闹了。

算命先生哼：你们踩了我的招牌！

我命如此：一碗清水看到底(6)

小诺说：什么叫踩了你的招牌？那是你没事儿把招牌放到路上，不踩都对不起你。

许小坏说：算命的招牌是摆出来的吗？是算出来。

算命先生争辩：我没有招牌？你看看我这腿，看看，知道怎么瘸了的吗？这就是给人算命，泄漏了天机，是老天怪罪的……

小诺叉着腰：我呸！你那是老天给你的惩罚，你活该，没事儿不在家哄孩子，东家长西家短，你不没事儿找抽吗？

许小坏附和着小诺：就是，你会算命？你会算命还拿着本书唬人？

算命先生脸色铁青：我这叫活到老学到老……

我和小丘抄着手站在路边，一句话都递不上去，那会儿我就知道我这辈子都做不了泼妇，因为我就是张不开口骂人。小丘急得来回劝，没有人听她的，我连着打了几个瞌睡，因为我知道一个台面上的道理，首先是：好男不和女斗。其次是口舌之争没有几个男的能吵过女的。

我正头大的时候，小诺突然一把抓住我，硬是把我直不愣登地拖到算命先生面前：哎，你不是神算吗？好啊，给她随便算算，要是算对了，我就给你的招牌赔损失费，敢不敢？

周围看热闹的人也开始跟着起哄：算啊，有本事就算啊？怕什么？

算命先生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看了我几眼，开始跟小诺较劲：好啊，小丫头，我不拿两把刷子你真是不知道世上到处都是高人，你，把手伸出来！

算命先生要拽我的手，许小坏一把打开，哼：不准摸手，摸手给钱！

算命先生龇着黄牙开始笑：不摸就不摸，照样算……

算命先生打量了我一会儿，点头：你们家啊，是先开花后结果，果比花大。

小诺瞪着眼睛：什么，什么意思啊?

算命先生晃了下脑袋，得意地笑：就是她家是先有女后有的子，她还有个弟弟，我没说错吧?

我愣愣地看着算命先生，小丘碰碰我：十八，真没说错……

算命先生慢慢收起笑容：她的命啊，是一碗清水看到底。

小诺狐疑地摸着脑袋：什么意思啊你?

算命先生晃了两下脑袋：只能说这么多，天机不可泄漏，再说了，就算我都说了她也不会给我钱的。

许小坏惊讶地看着我：哟，她不给你钱，你都能算出来?

周围看热闹的人开始疑惑地互相议论：是不是真的啊，说得跟真有那么回事儿似的……

算命先生开始热闹地嚷嚷着招揽生意，周围的人立马警觉起来，有人悄悄地指着我议论：别上当，这帮人心眼不好，这几个丫头肯定是托，就是托，跑不了。

小丘着急地开始跟人解释：我们不是托，我们还是学生……

看热闹的人开始散开：现在的大学生啊，难怪素质不高，都跑来当托了。

小诺开始和许小坏朝算命先生腻歪过去，尤其是许小坏，笑得那个甜，许小坏朝算命先生伸出手：你帮我看看感情好不好?

小诺也伸出手，嘿嘿笑：我也要看感情。

算命先生眯着眼睛看着许小坏和小诺：这回让摸手了，不用我付钱吧?

嘿，这倒好，三个人凑到一块嘀嘀咕咕的开始算起来，算命先生好像也忘了小诺踩了他的招牌的事儿，小丘也伸过脑袋看过去，不时地跟着点头。我朝自己摊开手心，有些发呆地看着手掌的纹路，忽然

变得很伤感，年轻的时候总会有豪言壮语，比如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可是谁又说得起这句话呢？反正我说不起。

回学校的路上，小诺和许小坏还互相夸着算命先生，因为算命先生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小诺说算命先生真够意思，临了，算命先生还给小诺和许小坏留了名片，说是以后可以多多给他介绍生意。

我闭着眼睛睡着，断断续续地听见小诺不停地啧啧着：啧啧，这叫什么？这就叫江湖，不打不相识，这哥们儿够意思，真够意思，改天哪，我真的请他来学校吃食堂，够意思，真够意思。

小丘真诚的声音：哎，人家说得还真是有谱，真应该让他给十八算算和小淫的缘分。

许小坏开始纠正小丘：别，你还是给十八留条命吧，就算说十八和小淫还有缘分，现在他俩这样，怎么可能还能走到一起啊？要真算出十八和小淫无缘无分，那十八不得撞墙啊？那前后不都白折腾了？就这么迷糊吧，说不定心里还有个念想，哎，他算左手真是算得准……

回到学校，在男生宿舍楼附近遇到左手和方小刀，方小刀瞪大了眼睛死?地盯着我手里抱着的一堆带荧光粉的塑料管，许小坏兴奋地朝左手跑过去：左手，我要给你叠星星，我要把幸运送给你……

左手往旁边躲了一下，冷淡地看着许小坏：你别瞎折腾，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许小坏突然朝左手妩媚地笑：我决定了，我要给你叠一千个以上的星星，感动死你。

方小刀凑到我身边：十八，你不会也和许小坏她们一样，搞什么星星吧？哎，你的手指头也不比我细多少啊？星星叠出来在你手上，那绝对比苍蝇还小。

左手转头看我，眼神有些复杂：十八。

我疑惑地看向左手：嗯？

左手抿抿嘴唇：今天我去学生会看文艺会演的计划单子，我看见小淫了。

我有些茫然，小淫去那儿干什么？

左手咳嗽了一下：小淫，是去报名，参加和师大的文艺会演。

我的心咚地跳了一下，感觉莫名地快了起来，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我把手里的玻璃瓶子和带有荧光粉的塑料管塞给小诺，开始朝学校外面跑去。

方小刀好像在跟左手说：真是的，你跟她说那些干什么啊？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1)

A

我跑去阿瑟租的房子那儿，谁都没有在，我呼小淫的手机，小淫没有回呼，我打小淫宿舍电话，他们宿舍的人说小淫可能去综合楼的自习室了，我又一刻不停地跑去综合楼。跑去小淫之前去上自习的四楼，等我去到自习室的时候，看到小淫的座位上安静地放着两本厚厚的计算机书，还有一支圆珠笔，我走出自习室，茫然看着综合楼的上上下下，我感觉自己的心里好难受。

我气喘吁吁地顺着楼梯往下走，走到三楼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小淫已经下了综合楼的楼梯，双手抄着牛仔裤的裤兜，正低着头往综合楼外面走着，我着急地趴在栏杆上，朝小淫的方向喊：小淫！

小淫抬了一下头，茫然地回头，看见我，站住。

我喘着粗气：小淫，我谢谢你。

小淫抿了下嘴唇，朝我摇头：十八，你不用谢我。

小淫停顿了一下，仰着脸朝我的方向慢慢地走了两步：十八，我喜欢你的，所以我愿意去，阿瑟说得对，我们就要毕业了，就算我想再多为你做几件事儿，都不见得会有什么机会了。

综合楼上上下下，开始有学生停住脚步看着我们，我一句话都说不来地看着小淫，小淫也看着我。我有些不知所措，咬咬牙，从三楼跑下去，跑到小淫身边，小淫咬着嘴唇看着我不说话。

我避开小淫的眼神：真的，谢谢你。

小淫低了一下头，声音有些沙哑：十八，以后，我是说以后，如果你还需要我做什么，你告诉我，我去做，我不想毕业之前恨得太多，我就是想为你做点事儿，我什么要求都没有，真的……

小淫迟疑地看了我一下，声音低低的：十八，你能不能别不理我？我每次看见你冷冰冰地看我的眼神，我的心里，真的是……

小淫低下头，我也低着头，我感觉自己的眼睛，还有心都有些湿。

明明很近很近的两个人的距离，明明伸手就可以触摸到的感觉，明明抬头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的眼神还有表情，为什么？偏偏就是觉得隔得那么遥远，好像怎么努力都迈不过去？

其实想要学习叠星星和纸鹤都非常的简单，但小诺死活缠着我要我找许浩颜来教大家叠，我知道小诺的那点儿心思，这丫头也不知道怎么就喜欢上了许浩颜，有一搭没一搭的吧，好像让人还感觉不出来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么回事儿。后来许浩颜在教我们叠星星的时候，小诺就流着口水直直地看着许浩颜，看了好久，许浩颜甚至中间都皱了好几次眉头，但是好脾气地忍着，始终没有发什么脾气。许小坏中间不停地朝小诺使眼色，小诺才时不时用手擦嘴角那么一下，这丫头还真是有点儿恶心了。

等我们学会了叠星星和纸鹤之后，许小坏和小诺还有小丘还正式地举行了一个开瓶仪式，就是在叠第一个纸鹤和第一个星星的时候，真心真意地许下一个愿望，说是那样，将来愿望就真的会实现。

小丘说：我希望我的爱情可以有结果……

小诺说：老天哪，你给我点儿巫术吧，只要那姓许的小子能看上我，下辈子我给你当牛做马，不不，下辈子下下辈子我都给你当牛做马，我发誓这学期一定不让我自己挂科……

许小坏说：只要左手能跟我谈恋爱，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三心二意了，我这次真的就一心一意地跟着左手……

不过女生向来都具有拆台的本事，事后的版本超级的隐秘。

小诺和许小坏趁着小丘不在的时候跟我说：十八，就易名那样的，怎么可能给小丘结果？切，我打包票，他俩肯定毕业就分手。

许小坏趁着小诺不在的时候跟我说：许浩颜多儒雅啊？怎么可能看上小诺？小诺还当牛做马？我才不信，十八，你见过小诺那么瘦那么体型不标准的牛马吗？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2)

小诺私下又跟我说：我才不信左手会喜欢许小坏呢！这叫什么，这就叫报应，谁让她之前诋毁咱俩胸小了，还有啊，以前她多风光啊？净是男生追她了，哼，左手就应该给她点儿颜色看看。

呵呵，我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愿望没有办法实现，可能都是当我们许下愿望的时候，被我们身边拆走了好多属于祝愿的运气。我没有举行开瓶仪式，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要去叠星星，而且我也非常怀疑自己的动手能力，以及是不是能坚持叠那么多的星星。

我一直都记着许浩颜说过的那些话，不一定非要想念谁，不一定真的要放下谁，只是，给自己的心情一个盛放的地方，不然心承载得太多，真的会下沉，沉得太深了，人就消磨得没有了，人要是没有了，活着是不是真的会失去所有的意义呢?

我叠第一个星星的时候，偷偷写了一张纸条：你身边流逝的每一分钟，都是我不停地思念你的日子。等我笨拙地把第一个星星叠好的时候，我不安地又把那张纸条拿出来，犹豫了好长时间，我撕了那张纸条，重新又写了一张：身边流逝的每一分钟，都是我不停地思念的日子。没有了主语，我忽然也变得开始感觉安全了，就像很多年很多年以来偷偷思念过的小意，那是一个失去了主语称谓的念想，可是就是那个念想，承载了我最年少青涩的情愫，惆怅得让人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等我把大家辗转找到的一份餐厅兼职的工作告诉小裴的时候，小裴非常的不以为然，说那活太丢人，他爸妈生他养他供他上大学是为了光宗耀祖，而不是为了去餐厅里端盘子转圈丢人的，他也丢不起那个人。而且，在我诧异的时候小裴啪啪地从口袋里掏出之前我替他们吃霸王餐付账的130块，得意洋洋地塞给我。那时小裴的眼睛都要长到头顶了，那种超乎寻常的自豪的表情很男人。

小裴无比傲慢地仰着头：十八，你以后不要再瞧不起我们，不就是你给垫付了点儿钱吗？钱啊，钱就是纸而已，能有什么啊？多大个事儿，你还记着这点儿钱这么久？连请吃顿饭都不够塞牙缝，还给你了，我怎么吃饭怎么活着，那是我的事儿，用不着你同情，也不用你帮着找那么没档次的工作给我做，哼！

我呆呆地看着手里的130块，小裴的傲慢还真是有底气，我不知道小裴哪来的钱，这年头，钱有时候真的就等价于：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我狐疑地看着小裴，心里总是有些忐忑不安的，我不知道小裴在忙着什么工作，我甚至担心他会不会真的跑去卖血，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宁肯再多给他130块都行。

小裴临走的时候，拍着他自己的胸脯，很不屑地看着我：我告诉你十八，不是只有你有活着的本事，我照样有，我就活给你看看！

阿瑟他们停课之后，我真的很少能碰见小淫了。阿瑟和小麦开始神神神道道地折腾我，就是没事儿就让我带着他俩去学校的录像厅，用阿瑟的话说就是，他和小麦跟在我的身后，走进录像厅，录像厅的卖票的纪检部干事吭都不吭一声，也不叫他们买票，说是那种感觉超级的爽，很有被人罩着的感觉。平K直接就说阿瑟属于犯贱的那种类型。

那时学校的生活还算丰富，有录像厅有舞厅有活动中心，有英语角，至少在我看来挺丰富的，我是学生会的成员，所以我可以不花钱出入在录像厅还有舞厅，这个是最让我暗自得意的。元风没有说错，学生会小社会，按照道理大家都要买票，但是学生会的成员谁没有几个过硬的朋友，有时候带着这些朋友来录像厅逛逛，也没有人真的管他们要票，学生会老师也知道这个事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尽管如此，每次我的心里还是非常的鄙视我自己，但阿瑟和小麦倒是怡然自得，小麦甚至说要抽时间带小乖一起过来看看。

左手和方小刀也经常混录像厅，左手那人冷冰冰的，赶上有什么好的录像片，也叫上我去看。我看的片子不多，左手看的片子多，所

以学校播放的好多片子，左手提前都看过了，就会跟我说好不好，然后我再去看。

赶上我自己无聊的时候，我也一个人偷偷溜到录像厅，找个没什么人的角落，一看就是连着两三个录像，看进去了，就会跟着电影中的人心思动着，没看进去了，也习惯躲在没有什么人注意的角落中，茫然地看着屏幕上的男女主角嘴形不停地动着，还能听见黑暗中其他学生偶尔嗑瓜子吃零食的声音。实在看不下去我就趴着睡觉，就是不大愿意在人少的地方待着，觉得空旷。每次等电影散场之后，录像厅的大灯啪地打开，明晃晃的灯光刷地一下就打破了之前的黑暗，那时我感觉自己是最落寞的。我总会觉得自己心里有些空荡荡的，那会儿我真的在想，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不是真的是因为太寂寞了，所以有不少人才一毕业就结婚？要是真的可以十七八岁就谈谈恋爱交交朋友，谁会嫌弃长夜苦短呢？谁会觉得长夜漫漫呢？

我很少去歌舞厅，因为我不会?歌也不会跳舞，而且，每当舞厅的灯光忽闪的时候，我就会真的觉得有些头晕目眩。但左手去唱歌的时候会愿意叫上我，有时候还必须要去，因为学生会成员定期都要参与配合活动中心的管理和巡查，所以我最愿意巡查录像厅了，每次工作总结的时候，我都会写上我自己有多么的敬业，一个月中好多时间都是在巡查录像厅，以及检查录像厅的秩序，万森每次看我的工作总结都嘿嘿笑，问我都巡查了一些什么。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3)

B

这一年的秋天冷得特别早，校园里的树木好像是突然之间就全部掉光了叶子似的。之前的秋天，好像树叶一直能扛到十二月份，等我感觉深秋的时候，学校里，是个树木花草的，都是光秃秃的。就是学校后面的树林里杨树比较特色，因为树干上到处都是类似眼睛的图案，在这个深秋的季节里显得格外的醒目。

我已经有好多天都没有看见小淫了，我不得不承认的是，我想念一个人的程度，真的没有消减过，玻璃瓶子里的星星已经有将近一百多个了，我没有规律地叠着带有荧光粉塑料管的星星，高兴的时候叠，不高兴的时候也叠。最初叠的时候，我的手指头太用劲了，指甲都劈了，而且手指头疼得厉害，后来不知道是慢慢熟练了，还是因为疼习惯了，手指头已经没有了感觉——每天熄灯之后，放在我枕头边上的玻璃瓶子里的星星都散发着微微弱弱的光。

这一年的秋天，还是多少年不遇的狮子座流星雨爆发的特定时机，时间好像是凌晨一点左右，因为大部分学生都很想看流星雨，所以学校破天荒同意了所有的宿舍楼都不锁门，大家可以在半夜时分自由出入，到学校开阔的操场上去看流星雨。我记得说最佳的看流星雨的方向是东和东南什么的。

小诺和许小坏还有小丘开始跟我计划晚上去看传说中的流星雨，后来易名给小丘打了电话，人家小丘就从我们的队伍中退了出去，单独找易名看流星雨了。

小诺说：我们总得带上相机吧，这么难得的历史时刻，不留下纪念真的很可惜。

许小坏说：我们这样，每个人都把毛巾被披上，后半夜太冷了，大半夜的，照个鬼啊，又不是专业相机，顾好自己就不错了。

小诺点头：那就这么办了，要是操场上人多，一旦走散了，我们就互相找头顶毛巾被的，也好找，还有要记得许愿哦，以前都是单个流星，肯定完不成大家的愿望，这次是流星雨，总有一颗流星能实现咱们的愿望。哎，流星就是太大了，不然我们也可以拿饭盒接点儿，和那些塑料星星放在一起，做个纪念。

阿瑟给我打电话说他们也全部去操场上看流星雨，说到时候让我找他去，我没怎么吭声，我不想见到小淫，我也有些怕见到小淫，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到了半夜，我和小诺还有许小坏真的每人拎着自己的毛巾被出了女生楼。嗬，往操场上走去的学生黑压压的，就是平时早上跑操的人也没有这么多过。大家都在一边走一边打着哆嗦，还一边议论着一会儿就要到来的流星雨。等到了操场，操场上人都要满了，都在抻着脖子不时张望着天空，有的男生冷得不行了，时不时干号两嗓子，有不少男生都在吸烟，所以人群中看着都是一明一灭的火光点。

不知道许小坏是怎么找到左手和方小刀的，竟然拖着左手和方小刀过来了，方小刀哆嗦着：哇靠，真他奶奶的冷，十八，你们也来凑热闹？

许小坏小声跟左手商量：哎，一会儿流星雨了，我们接吻好不好？

左手冷冰冰的声音：你别没事儿找抽好不好？

许小坏妩媚的声音：哎，你配合一下吧？你就当我啃猪蹄好了……

左手转脸看着方小刀：想啃那玩意儿你早说啊，小刀的嘴唇厚，够你啃半年的了。

我和小诺都没忍住，扑哧一笑，许小坏狠狠地推了左手一下，小诺打了个冷战，第一个把毛巾被披到身上。我看着周围人也没什么反应，也学着小诺那样，把毛巾被披在身上。方小刀笑：哇噢，清真寺

的道姑来了，姐们儿，给俺叨念两句佛经吧，我最近郁闷得厉害，我这心里啊，火烧火燎的……

人群黑压压的，我没找到阿瑟和小麦，也找不到他们，不知道谁喊了一句：看，流星雨来了！

然后我们就都抬头看着天空，果然有几颗流星拖着细长的尾巴在墨蓝色的天空中滑开一丝火焰般的光亮，周围的人也一阵欢呼，我呆呆地看着天空，不时看见有细小的流星开始交替滑落。我的心激动得怦怦怦的，为这种突如其来的景观感觉到震颤。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流星接替着穿插着滑下，小诺兴奋地推推我：十八、十八，快许愿啊！

我这才如梦方醒，但是已经有些看花眼了，不知道我是激动的，还是被冻的，我的手和自语的声音都哆哩哆嗦的，周围学生议论的声音一片接着一片。我深呼吸一口，看一眼流星，刚在心里默念了一句：流星啊，保佑我……然后流星就消失了，我一连找了好几个流星，都是还没许完愿望流星就消失了，我心里这个急啊。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4)

正当我着急的时候，突然天空一颗大大的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开始滑行着，周围的学生都开始惊叹这颗流星的巨大，我一着急，也忘了操场上有很多人，我用手卷成喇叭，对着那颗大大的流星大喊：流星啊，钱啊，让我发大财！

我急切的声音在后半夜的安静里显得超级的突兀，左手不相信似的看着我，许小坏和小诺捂着胸口，嘴巴张得大大的，周围本来还细细碎碎的议论声一瞬间都停了下来。我感觉周围的人都开始看着我，我把毛巾被从脑袋上往下拉，我听见远处开始有男生放肆的口哨声和笑声：哎，刚才谁喊的那么一嗓子啊？

我躲到方小刀的背后，方小刀揶揄我：十八，你也太市侩了点儿吧？我们都不好意思跟你站到一块了……

我用毛巾被把自己挡得严严实实的，看见有几个人笑着穿过拥挤的人群，我先听见小麦的声音，小麦说：十八呢？人呢？我刚才明明听见就是十八喊的。

阿瑟也跟着过来，笑：靠，本来还找不到这家伙在哪儿呢？这一嗓子我终于知道十八在哪儿了。十八，你给我出来！

我低着头从方小刀身后绕了出来，小麦开始嘿嘿笑：十八，你的愿望流星听见了，所以派我和阿瑟过来答复你，流星说让你放心，他记着你这个事儿了，不过你也是，吓到人家流星，耽误了人家落地的时间，你刚没看见吗？那流星一连来了好几个急刹车呢……

我看见小淫披散着头发，明显的胡子碴，咬着嘴唇忍着笑，站在阿瑟的身后，看我看他，小淫低下头用手摸了摸自己的鼻尖。我狠狠地瞪了小淫一眼：笑什么笑？

小淫抿着嘴唇：没啊，十八，你真可爱。

我的人生中，看见流星就喊钱的经历由此拉开，我差不多也成了女生楼最市侩的代表，好长一段时间都被人看成笑料，我真想天天捂

着毛巾被走路。

因为新生的到来，学校浴室的压力加大，洗澡票再次涨价，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次涨了一元，这下，全学校的人都不干了。天热的时候涨价，大家都可以通过打热水在水房勾兑着冷水凑合着洗，深秋的大冷天，谁也不可能那么锻炼自己的耐力。然后大家开始抵制澡票涨价。这个最先是从女生楼开始的，秘书长也参与其中，是这次活动的积极分子，大家买来长长的红色的布，女生楼的每个女生都要在上面签名，表示对此次澡票涨价的抗议。

签到我们宿舍的那天，恰好是我去给小宝家教，然后就漏了我的名字，可能是秘书长实在觉得多我不多，少我不少吧，竟然后来也没有来找我，直接把签了名字的长长的红布上交给学校了，那个阵势，还真是像电影中的联名上书一样壮观。每次小诺说她在上面签了一个大大的像灯泡一样的字体的时候，我都羡慕得厉害，觉得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实在是一种学生时代的遗憾，在我的想象中，这次的签名抗议肯定会让学校澡票的价钱降下去。

我拎着饭盆去食堂打饭的时候，还在遗憾没有签名的事儿，我恨恨地想着，肯定是秘书长不把我当女生了，真是的，她怎么可以这样想？我愣神的时候，被拥挤在一起打饭的学生推了一下，我被拥挤出了打饭的队伍，我非常恼火地正想再挤进去，小淫端着饭盒，咬着馒头低着头朝我的方向走了过来，中间还咬了一口馒头。

我的心里像是被什么揪住了一样，小淫变得好憔悴，头发长长的，胡子碴浓浓的，衬衫和外面的衣服颜色、款式都不搭调，牛仔裤皱皱巴巴的，不知道有多久没有洗了。拥挤的人群中有人好像撞了小淫一下，小淫饭盒里的菜汤往外洒了一点儿，小淫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地接着走。我感觉自己的眼睛涩涩的，小淫之前不是这样的，那个干干净净的让人感觉温暖的小淫怎么会变成眼前的样子？是不是阿瑟小麦他们的毕业设计真的太让人劳累了？是不是最近的压力太大了？是不是小淫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

拥挤的人群在我身后撞了我一下，我手上的饭盒咣当掉到地上，发出很大的声音，小淫眼神漠然地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愣住。

我赶紧低下头装着没有看见小淫，捡自己的饭盆，我感觉自己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等我慢慢腾腾地捡起自己的饭盆站起来，小淫已经站在距离我一两米的地方，嘴里还有没完全咽下去的馒头，有些拘谨地看着我。

我装作刚才没有看见小淫，朝小淫点点头：来食堂打饭?

小淫点点头，艰难地把口里的馒头咽下去，看着我：嗯。

小淫停顿了一下，看看我空空的饭盆，眼神躲闪着：十八，你还没有买吗?

我摇头：本来想买，人太多，算了，回宿舍泡面吧，省事儿。

小淫的声音有些异样：你怎么老吃泡面？对身体没什么好处。

我嗯了一声，小淫?了看自己的饭盒：我买的是一份，分你一半吧，别吃泡面了，以后早点儿来食堂，食堂的饭菜是差点儿，但比泡面好……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5)

我强硬地转头：不用了，你自己吃吧。

小淫抿了抿嘴唇，点点头，声音低低地叹息：嗯，我明白，我知道你嫌我……

我再也不看小淫，转身跑出食堂，拐过食堂，我的眼泪刷地就流了下来，我低着头，生怕被来往的其他学生看到。

下午上公共写作课的时候，我趴在桌子上痛痛快快地哭了好一会儿，我用手绢捂住自己的嘴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就好像一个困倦的学生在课堂上睡觉一样。老师在上面讲课，许小坏和小诺在互相交流叠了多少个星星，还有纸鹤。方小刀在请教许小坏怎么样叠星星，左手一直都没有吭声，我感觉眼泪止都止不住，我的教科书还有笔记本统统都湿了。

课间的时候，我听见许小坏和小诺好像出去了，我以为左手和方小刀也出去了，就把头转向窗户那边，看着窗户外面灰蒙蒙的天空发呆。但左手一直没有动，安静地坐在座位上，我想我红肿的眼睛一定被左手看见了。

左手在手里转着一根蓝色的塑料管，转脸看我：十八，你怎么了?

我感觉挺丢人的，用手挡住脸，来回揉着眼睛，摇头：没什么，太困了。

左手淡淡的语气：你什么时候把我们当过朋友啊?

我低下头不说话，左手轻轻地嗤笑：你怎么了，上课的时候你自己一直在偷偷哭，要是真的把我们大家当朋友，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转头呆呆地看着左手，左手也看着我，好一会儿，我才沙哑着声音说：左手，我今天在食堂看见小淫了，你都不知道，小淫的样子，他……

左手别过眼神，把手里的蓝色塑料管转得紧紧的：你想他了?

我吸溜了下鼻子，心不在焉地看着被老师写得密密麻麻的黑板，叹息：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小淫以前不是这样的……

左手冷冷地打断我：你就知道小淫以前不是这样的？你什么时候……

左手停住话头，哼了一声：你怎么知道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你要是那么放不下他，你们和好啊？折腾来折腾去的，你们自己不嫌烦我都烦了……

我感觉自己的眼角热热的，我腾地站起身，看都不看左手，稀里哗啦收拾了自己的课本，转身就往教室外面走，在门口撞上易名，易名诧异地看着我：十八，你怎么了？你怎么哭……

我绕开易名，低着头跑出教室，我转身下楼梯的时候，听见了清脆的上课铃声。

校园里的风很大，光秃秃的树木让我感觉到了萧瑟，还有寒冷。我感觉到了孤孤单单，像是被风吹得很远的树叶一样没有归属感。我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温暖的地方可以去，好像转眼之间自己被所有的朋友抛弃了。

左手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才知道左手刚才跟着我追了出来，左手喘息着拦住我：你又跑去哪儿，我说错了吗？你看看你自己，要是想小淫了你就去找他啊，要是还喜欢他就去告诉他啊？就知道自己哭……

我无比委屈地看着左手，声音都跟着发颤：是你说的我不把你当朋友，我跟你说了，你又这样说我，哪有你这样的朋友，往狠了地说我，你心眼不好……

左手愣愣地看了我一会儿，突然扑哧一笑，我哽咽着瞪着左手：你还笑，你凭什么笑啊你？

左手忍住笑，点头：好，我心眼不好行了吧？我心眼不好……

我低着头不理左手，左手轻轻地推了我的肩膀一下：行了，这么点小事儿，你看你，我请你喝酒总行了吧？干吗计较得这么厉害？

我怨恨地瞪了左手一眼，没有说话。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6)

去学生会办公室交演讲大赛计划和名单的时候，学生会老师把桌子拍得啪啪地响，周围站立着学生会秘书长、苏亚还有其他人。

学生会老师怒气冲冲地看着学生会秘书长：全体女生楼签名的事儿谁提出来的？你们几个吗？

学生会秘书长态度很坚定：是我，我就是觉得澡票涨价不合理啊，一直都是这样的，再说了还有那么多贫困生，他们能接受吗？

学生会老师啪地又拍了一下桌子，瞪着学生会秘书长：贫困生？贫困生的澡票由学校来统一安排，你这是干什么？聚众闹事是不是？

学生会秘书长嘟囔着：这就是不合理，学生的消费能有多高啊？动不动就涨价，谁受得了？

学生会老师点头：好，你说不合理，那我就跟你讲合理的——学校这次澡票涨价，是根据北京市对各大院校下发的文件，没有任何学校自己的行为在里面，每张澡票涨价一元，你们心疼了？那你们洗澡的时候哗哗流水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替学校替国家心疼一下，你们这些人有几个人在洗澡的时候注意节水了，水房里常年的流水不关水龙头，你们也都算是学生会成员了，谁管过了？

学生会秘书长和苏亚都低下了头，学生会老师铁青着脸：整个女生楼都在浪费水的时候你们怎么就没有想到联名上书倡导节水？亏你还是党员，你的带头作用都到那了？平时几百块买衣服买化妆品都不心疼，让你号召大家考四六级的时候，报个补习班十块钱买个磁带，增加点儿学校四六级的通过率，你倒是第一个带着头反对，还真够自私的你，学校是你家开的？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是？这会儿就学会联名上书了？

学生会老师瞪了一眼苏亚：你也是，跟着起哄驾秧子是不是？全学校的贫困生还没有说话，你们这些平时花钱跟流水的人倒是受不了一块钱的涨价了？你们啊，白在学生会待了两年多了，都不如十八明

事理，整个女生楼，就十八一个人没有跟着签名，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们好了！说浅了吧，你们浮皮蹭痒的，说深了吧，你们也都是要脸的人，把这个全体签名拿回去，还有，每个人都给我写检查，深刻检查！

我脸一红，低着头心虚地往后退了两步，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前我还埋怨学生会秘书长没有算上我的名头，现在想想，竟然是一件好事儿，至少没有挨骂。法不责众，这个事儿不可能让其他的女生负责，那么学生会秘书长和苏亚是脱不开干系的。我心有余悸地抬头看了一眼学生会老师，感觉苏亚恨恨地瞪了我一眼，我赶紧把眼神别开，苏亚朝我嘟念着：哼，首鼠两端，就知道讨好别人。

4暮在我身后轻轻地碰碰我，小声说：哎，你机会来了。

我恼火地甩了下肩膀，扭头恼火地瞪着4暮，压低声音：你有病啊你?

4暮嗤笑了一下：真是不懂道理，我在恭喜你好不好？苏亚和秘书长这次的事情做得非常糟糕，你进学生会主席团有希望了。

我不屑地看着4暮：你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那么投机钻营，恶心。

4暮鄙视地朝我摇头：你啊，真是不适合社会的生存法则，你没事啊，抽空去看看政治历史什么的，像你这种臭脾气的人，哪个不是被早早杀掉了？别人早晚踩着你一辈子，踩死你。

我冷冷地看了4暮一眼：你少惹我就行了。

4暮哼了一声：我偏惹你，怎么着吧?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7)

C

散会后，学生会老师离开办公室，苏亚第一个不干了，开始发火。

苏亚不服气地坐到桌子上，气哼哼的：地球上那么多水，用得着节省吗？水不都是自然循环的吗？还有啊，地球上三分之二都是水……

丁小飞看不过去了，打断苏亚：大部分都是海水，淡水资源没有多少，我们本来就应该节约……

苏亚瞪着丁小飞：你算老几？海水怎么了？全世界那么多科学家是干什么的？不会把三分之二的海水完全分解成淡水啊，那样会缺水吗？对了，就应该把所有的淡水都用光了，这样才能逼着那些科学家去研究如何分解海水，我说错了吗？

苏亚果然是养不熟的，我开始想明白阿瑟为什么会厌倦了苏亚，丁小飞气得说不出话，我开始打圆场：好了，都别吵了……

苏亚又开始转向我：你少说话，得了便宜卖乖是不是？为什么全女生楼就你没有签啊？你那是没胆，孬种……

4暮忽然站起来，对着门口喊：老师！

苏亚腾地从桌子上站起来，不小心摔了一下，周围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苏亚狐疑地看着门口，没有人进来，4暮装模作样地真的朝门口走：老师，老师！

苏亚心虚地拽住4暮：你干什么啊？

4暮眯着眼睛朝苏亚笑：哦，我想把你刚才说的话告诉老师啊，你不是挺有胆的吗？

苏亚恼火地瞪着4暮：你打小报告，你不是男人。

4暮点头，吊儿郎当地笑：对啊，我经常打小报告，我就是靠打小报告爬上来的。

学生会秘书长拉开4暮和苏亚：好了好了，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4暮打了个响指朝学生会办公室外面走：有完啊，苏亚，你要是不想让我打小报告的话，晚自习的时候去自习室找我啊，千万千万别忘了，我嘴很快的。

丁小飞嗤笑：死性不改。

周末，是周润发饰演的《赌神》系列的录像，那时，整个学校都流行着周润发系列的电影，再就是周星星的无厘头搞笑系列的电影——《英雄本色》系列里的小马哥、《赌神》系列中的赌神高进，简直让所有的女生都跟着发狂。周润发在那个年代简直是帅到了极点，所以那几部片子被学校的学生翻来覆去地要求重新播放。

阿瑟和小麦跟我在录像厅蹭完电影之后，拖着我去咖啡厅喝咖啡，小淫从来没有过来混免费电影看，阿瑟和小麦的解释是小淫最近太忙了，要忙自己的毕业设计，还要忙着帮阿瑟做毕业设计，还要指导佐佐木的。

在学校的咖啡厅里，阿瑟伸着懒腰：哎，下次放映《英雄本色》的时候，你记得叫我，真是过瘾。

我不解地看着阿瑟：你有病啊你?《英雄本色》这个片子你都看了多少次了?周润发是你家亲戚?

阿瑟笑着摇头：不懂了吧，男人就应该看点儿男人的东西，我看的不是周润发。

我哼了一下：鬼才信，知道你帅。

阿瑟叹了口气：十八，我真的不是看周润发，我看的是《英雄本色》中的那种江湖的感觉，还有兄弟之情。

我盯着阿瑟，阿瑟有点儿感慨地喝了口咖啡：这年头，还有谁能真正为谁两肋插刀啊?给钱还差不多，那还要看给多少钱才能决定插刀插多少。朋友和兄弟在多么遥远的年代以前，可能是一个意思，现在都分开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是我，真的到了为哥们儿卸条胳膊卸条腿的当口上，说不定我跑得更快，给钱我都不干。

我有点儿疑惑，阿瑟眯着眼睛开始笑：十八，当初你替易名挡住那一酒瓶子，可是真的让我和小淫嫉妒得都要发疯了，你说你图易名什么了？

我苦笑：能图什么？暗恋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了。

阿瑟摇着头，也笑：是不值钱，那是因为不知道能用多少钱算清楚，你啊，真是傻瓜，亏你还那么喜欢钱。

我感觉心里一热，阿瑟把眼前的咖啡杯子撞得叮当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翻来覆去地看《英雄本色》吗？我就是羡慕里的兄弟情，这年头亲兄弟都明算账了，不过还好，我爹就生了我一个，我连个明算账的兄弟都没有。

阿瑟的眼神有些落寞，不知道是独生子女的寂寞，还是男人到了这个年龄，都在悄悄地寂寞着。阿瑟无聊地摸出手机：十八，这个寒假，估计又得你和小淫一起孤男寡女了。

他同意了：他说他愿意这样(8)

我瞪了阿瑟一眼：我在自己宿舍就好，干吗去你那儿?

小麦来回吐着他的舌头，证明那玩意儿有很强的弹性：那你不用电脑了?

我摇头，笑：许小坏和学校计算机室的老师毛可混得挺熟的，还是研究生的计算机室，听说那个计算机配置都是超级的优化，我想去那儿开开眼。

阿瑟开始翻白眼：反正这个寒假我和小麦都不在这儿，看来计算机只有小淫一个人用了，那小子真是孤独啊，现在混得跟星期五似的，你现在要是看见小淫，准以为他跟野人也差不多了。

我奇怪地看着阿瑟：你们回家住?

小麦神经兮兮地笑：我们去欧洲游。

我睁大了眼睛，阿瑟点头：嗯，我爸妈报了一个旅游团，家里就等着我们寒假，准备去欧洲游玩下，也在那儿过春节。我爸的一个战友在那儿，据说混得不错，估计一时半会回不来，回来也差不多开学了。

到底是有钱人，豪华的欧洲旅游，小麦颇具风度地拍拍我：放心吧，我和阿瑟会给你带礼物回来的，你和小淫帮着我照顾好小乖就行，走的时候我会把小乖的吃的统统买来放在冰箱里，你和小淫只要记得喂它就行。

阿瑟看着手机，有些自言自语：哎，这扔着小淫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做毕业设计，还真是不落忍，算了，叫那小子一起过来喝喝咖啡吧，这编程还真是个体力活……

我咬着咖啡杯子的沿发呆，我听见阿瑟对着手机说：哎，小淫吗? 我，嗯，出来喝杯咖啡吧，你都快成野人了，能在哪儿啊，学校的咖啡厅啊，嗯，小麦，还有十八，来吧，你别没事儿就知道遛小乖，我也遛遛你。

阿瑟放下电话，眼神兴奋地看着我和小麦：哎，你俩觉得《英雄本色》里，哪段精彩啊？

小麦来了兴致：我就喜欢小马哥那件大衣，里不知道装了多少件武器，随手一摸就是一把枪，要不就是一个手雷，还有小马哥从墙头跳下去的时候，手里那个重型武器随便一划拉，哇噻，一个人能抵上……

阿瑟皱着眉头，拍了小麦脑袋一下：你给我闭嘴！就知道杀杀杀的，你多大了？

小麦不服气地摸着脑袋：哎，是你让我说的好不好？

我忍着笑，也有些感慨，《英雄本色》从本质上说是男人戏，跟女人跟情感没多大关系，可是就那样一部惨烈的男人戏，却是让我们在年少轻狂的岁月中，一遍又一遍地感慨，一遍又一遍地去重复着看。演员再帅也不可能帅到天上，我知道，重复去看的人，已经忘了自己到底是去看周润发的帅呆，还是去看小马哥诠释的兄弟情。

阿瑟的喉结动了一下：十八，我记不清电影里的具体台词，最让我感触的地方不是那些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报仇雪恨，而是在狄龙要死去的时候，周润发拽着张国荣吼的那些话。

阿瑟顿了一下，盯着我：周润发对张国荣说，他欠了你多少，这一次都算能还清了吧？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有些发愣的时候，小淫推开咖啡厅的门，带着深秋的寒意，低着头走了进来。

阿瑟支起身体，笑：哟，我说小淫，你刮胡子了？嘿，我还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像野人呢？你都多少天没有刮胡子了？

我半低着头，能看见小淫穿着一件深色的运动衣，一条颜色有些发白的牛仔裤，运动衣里，是一件浅色的衬衫。小淫的脸干干净净的，阿瑟说着小淫的时候，小淫抿着嘴唇用手摸了摸下巴，飞快地看了我一眼，等小淫坐下的时候，我能闻到很清雅的香水味。

小麦像是小狗似的朝着小淫身边吸溜着鼻子：小淫，你不是说你不用香水了吗?

小淫有些不自在地推开凑过去的小麦，看向阿瑟：你们聊什么呢？我在外面都看你们聊得挺热闹的。

阿瑟龇着牙：这不刚看了《英雄本色》吗?

小淫点了下头，看我：嗯，是好片子。

我也点了一下头，阿瑟有些自言自语：兄弟这个词真好，砸断骨头连着筋……

小淫的发丝自然蓬松，微微侧着干净的脸看着我，好久了，我都没有看见小淫这种温暖的眼神和表情了。虽然我知道这种眼神可能从现在到以后，都将不怎么属于我，但那种亲切心悸的感觉，却徜徉萦绕在我苦涩的心头。像是我叠的那些带着荧光粉的塑料管星星，安安静静地躺在透明的玻璃瓶子里，在熄灯后的宿舍里，在我的枕头边上发出淡淡的光芒，我就会依赖性地睡得很好，虽然，黑暗中我根本无法看清那些星星的颜色。

我愣神的时候，看见阿瑟暴怒地拍了一下桌子，我顺着阿瑟的视线，竟然看见4暮和苏亚推开咖啡厅的门走了进来，苏亚可能也没有想到能碰上阿瑟，也有些不知所措。4暮站在苏亚的身后，那副表情随时准备往外跑。

阿瑟怒气冲冲地腾地站起来，指着苏亚：靠，你跟谁混不行啊，跟这么个人渣，真是丢我的人，我早说你俩有一腿，你还不承认，你俩都给我过来！

苏亚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被阿瑟抢白得说不出话，4暮一见阿瑟朝他走过去，拉开咖啡厅的门就往外跑，那个速度快得就跟百米冲刺似的。阿瑟也不知道哪来的火气，竟然一把推开傻愣在门口的苏亚，奔着4暮就追了过去：我呸！今天我要是不是给松松皮子，你是我大爷……

小淫和小麦都站了起来，小麦兴奋地跟着阿瑟的方向跑过去，我也有些着急，不知道阿瑟会做出什么事儿。我们跟出咖啡厅的时候，就看见阿瑟手里拎着一块板砖，冲着一个方向就飞快地追了过去。

小淫疑惑地看着我：阿瑟没喝酒吧?

我摇头：没啊，就喝了一杯咖啡。

小淫皱着眉头：喝一杯咖啡就兴奋成这样?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1)

A

我和小淫追出去的时候，只听见阿瑟在夜里大骂4暮的声音，挺大的，不知道阿瑟跑到什么地方了，也没看见小麦。学校不大，但突然之间要追个人还真是挺难的。

我谁都追不上，气喘吁吁地站住，过了一会儿，小淫朝我跑了过来，也气喘得厉害，站在我面前喘息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十八，阿瑟，阿瑟绕过男生宿舍了……

我有点儿着急地看着小淫：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小淫摇头：不会的，阿瑟知道轻重，谁看4暮都不顺眼，想揍他的人多了去了。

慢慢地，我意识到周围就剩下了我和小淫两个人，小淫也缓缓地站直身体，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我。夜晚凉凉的风在我俩之间吹过，小淫首先打破沉默的气氛，看着我：最近忙吗?

我点头：嗯。

小淫也嗯了一声，叹息：都忙了，我，前两天和老佐算过了，我们在学校剩下的时间，最多也就半年，去了寒假，连半年都不到了。

我接着点头：嗯。

小淫突然奇怪地笑了一下：十八，我们是不是变得陌生了?

我低着头不说话，小淫自顾自地说着：我昨天竟然又做梦，十八，你会觉得奇怪吗? 我梦见了你，梦见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那个情景，我竟然从梦里笑醒了，你说我怎么就能把你摔了出去呢? 真傻……

我使劲握了握自己放在牛仔裤口袋里的拳头，没有说话，小淫摸出烟，我看见打火机的光亮。小淫长长地吐了一口烟：我就是不甘心，明年我就大学毕业了，我的人生才刚刚要开始，可是我的爱情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没了? 我还这么年轻，难道我以后的生活都要这么过

着吗？都要忘了我之前……阿瑟和元风让我算了，佐佐木和平K让我算了，就连小麦都说……

小淫停顿了一下，有些激动地转身看着我：十八，你甘心吗？你甘心我们到了这个份上吗？你告诉我。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这个世界上，不是没有选择，只是不管怎么选择，如果都没有路，那么选择也好，甘心也好，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还没有到绝对够理智的程度，只是那时我能选择的就是让自己吃饱而已，我多选择任何一点儿多余的东西，我就有可能失去某些坚持让自己站立的力气。那个年纪的我，大凡还有一点儿能让我靠着踏实的资本，我都不会有那么多的卑微，至少我也会跟小淫说我不甘心。

我低下头：小淫，我没觉得不甘心。

小淫狠狠吸了几口烟，声音有些异样：你就会糊弄我！不管谁说什么，反正我就是不甘心，我也没有办法甘心，我知道元风结婚那天晚上我不该那么做……

我难受地晃晃脑袋，感觉像是被谁抽了一个耳光一样的难受，我用力揉着发胀的太阳穴，小淫小心地看向我：十八，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头疼吗？

小淫的手伸向我的额头，我皱着眉头打开小淫的手，在夜里发出清脆的声音，我冷淡地看着小淫：别碰我！

小淫的喉结动了一下，手僵在空气中。

阿瑟带着小麦，骂骂咧咧地从男生宿舍楼后面转了过来。

我看向阿瑟：你没事儿吧你？

阿瑟嗤笑：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的是4暮那浑蛋，揍他轻了，算那小子跑得快！挨了揍还跑得那么快，天生就不是人的料，呸！

小麦嘿嘿笑：十八，你刚才没看见，阿瑟可厉害的，4暮挨了揍，吭都不敢吭声。

我怀疑地看着阿瑟：你是不是还喜欢苏亚啊？干吗发那么大脾气？

阿瑟哼了一声：我就是看4暮不顺眼，就算我跟苏亚分了，也轮不到他来捧我的臭脚，下次见到他我还揍他，哼！哎，十八，我跟你说，好久没打架了，活动活动筋骨就是舒服，真舒服。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2)

阿瑟摇着胳膊，得意地转着脑袋，小淫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看着地面。阿瑟狐疑地看着小淫：你怎么了？今天又是刮胡子又是换干净衣服的，现在怎么这副不死不活的表情？

小淫转脸悲伤地看着阿瑟：阿瑟，我到底要怎么办？是不是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早就看透我了？

我看着脚下，空旷的校园，环绕着广播站低声播放的音乐，那首许茹芸和熊天平的《你的眼睛》：……断了春去秋来苦苦追寻，宁愿和你飘忽不定，不让你的眼睛，再看见人世的伤心，投入风里雨里相依为命……

那个晚上真是惆怅，我回到宿舍之后，翻来覆去的怎么都没法睡着。我披着被子坐在床上，在黑暗中叠了五六个小星星，在扣上装星星的玻璃瓶子的盖子的时候，我也开始叹息：小淫，你说你的人生才刚刚要开始，可是你的爱情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没了？可是你知道吗？如果说毕业是人生的开始，那么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我的爱情也莫名其妙地没有了，我又该怎么办呢？

为什么就没有人提前告诉我，年轻时候的爱情，其实都是用来祭奠青春的，我们都不得不把青春凌迟吗？细细碎碎的，残忍之后，我们就都长大了，剩余了理智还有克制。那其实是等于把一张崭新的白纸撕碎了，然后再用胶水慢慢地粘合，粘合之后，留下的，不过是一把破碎的完整，还有再也无法抚平的褶皱，而这种褶皱，终归都将被我们从最青涩的年轻开始，一直带到最年老之后的消逝——当我们在灵魂离开身体的一瞬间再回头看之前遥远的青春，我们最后都会说些什么呢？会遗憾吗？

校务处给贫困生发生活补助的老师找到我的时候，我才知道我们班级的贫困生创下了学校的记录，就是我们班的男的贫困生和女的贫

困生，竟然凑合得差不多了，开始了恋爱，我们班级的男女贫困生比例差不多，可能男的贫困生稍微多一两个。

校务处的老师是个老教师，五十多岁，非常和蔼，有时候知道学校的贫困生困难，自己还从家里把做好的泡菜咸菜什么的塞给贫困生吃，还有一些衣服什么的，都没少给贫困生，所以在学校里的口碑非常好。

校务处老师朝我笑：十八，你是班长，学校之前对谈恋爱都是严格限制的，现在的孩子都大了，成熟得也早，所以学校没像以前那么三令五申，但是我觉得吧，毕竟指望学校发生活补贴，虽然生活补贴不多，但现在排在后面等着领的学生也不少，还是少生是非最好，要是让学校知道还有闲心谈恋爱，是不是不大好？人在屋檐下，总得学会低头吧，但别一辈子低头就好。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校务处老师：老师，这个事儿我真的不知道，可是现在学校也有不少学生在谈恋爱，不好说吧，学校也没禁止。

校务处老师点头：是，学校现在也没不通情理地禁止这些，毕竟孩子们都是大人了，这要是没有什么家庭负担的学生要是谈了，谁也不会说什么，拿着学校的生活补贴，太明目张胆成双成对终归影响不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贫困生更应该懂得这个道理，现在学校的大部分学生都是统招的公费生，一年千八百的学费，还要拿出不少钱贴贫困生，学校应该这样做，道理上没错，但我还是觉得你们班级的贫困生应该注意点儿，别的专业也有，但没有你们专业这么多，你回头找找他们去，把道理说清楚，都是读大学的好孩子，不会不懂这个道理的。

人家校务处老师想得那么周到，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只好点头答应一定找我们班级的贫困生，看看能不能商量下，我也挺纳闷的，不是说“饱暖思淫欲”吗？那会儿好像他们没吃得那么饱吧？我都没怎么吃饱，他们难道吃得比我多吗？

被左手和方小刀拖去喝啤酒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有五块钱，我真是有点儿怕左手和方小刀了，我知道我这个人抠门小气，但我不爱占便宜，那样我真的会有压力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免费的，如果可以平等交换的话，那样反而会心安理得，所以注定我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出息。

方小刀眯着眼睛朝我温柔地笑：十八，喝了这个酒就等于左手交了定金，左手学期末的毕业论文你得帮着搞定。

方小刀的笑让我的神经都跟着哆嗦，我朝旁边避让了一下距离，没好气地瞪着方小刀：哎，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啊你？跟个……

方小刀开始哈哈大笑：哎，十八，你是不是想说我跟个娘儿们似的？

我嗤笑：哎，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可没这么说。

左手在桌子底下踢了方小刀一脚：你正经，男人不男人的。

我也瞪着左手：你还说方小刀？至少人家胖子能混得每科都及格啊，你倒好，每个学期都补考，别人怎么都能抄个及格啊？

左手喝了一大口啤?，表情冷冰冰地看着我，哼：知道你是好学生，你直接说我是废物好了，我天生就不是读书的料好不好？真是，不帮忙拉倒。

我的口气软了下来：哎，我是那个意思吗？啤酒都喝了，我还能吐出来吗？下次你请我喝啤酒之前先说清楚好不好？这叫坑蒙拐骗！我也是有自尊心的。

方小刀嘿嘿地笑：左手是闷头驴，就算是掐死他，他也不会开口求你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还说我像娘儿们？我要是不在中间说点儿小话，行吗……

左手皱着眉头看向方小刀，方小刀腾地站起身，看着左手笑：得，我不废话，我去拿吃的，你是爷行了吧。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3)

B

我盯着左手看了好一会儿，左手不自在地用手摸着脸：哎，看什么啊？

我笑：我是想看看你到底哪里好了，许小坏迷恋你迷恋得那叫一个厉害，叠星星叠得手指头都不会拿筷子了，其实人家也挺好的，之前还亲过你，你就从了吧？我看你俩挺配的……

左手皱着眉头打断我：你少跟我说这些，哎，我跟她可没有一点儿关系，别往我身上扯，真是的。

我不服气地跟左手辩解：这种事儿向来都是越描越黑，我最明白了，我高中的时候就看武侠片了，《天涯明月刀》知道吧，那里有个傅红雪，还有明月心，傅红雪就跟你这个德行似的，冷冰冰的，喜欢人家明月心，开始不是照样死活不承认？

我喝了一大口啤酒，开始享受回忆武侠电视剧的快感：不过我喜欢雁南天，白衣胜雪，推开客栈的窗户，吟诗的那个感觉，“天上有明月，明月本无心。我心向明月，明月不照人!”苗侨伟我也喜欢，我觉得《绝代双骄》中江玉郎的感觉更好。

左手的表情有些发呆，我用手在左手面前划拉一下，左手回过神：干什么？

我笑：还别说，你这种性格的其实也挺招人，我没觉得你像傅红雪。

左手不满地盯着我：我怎么可能像傅红雪？

我点头，接着笑：你更像《陆小凤》里的那个西门吹雪，傅红雪至少后来还会笑了……

方小刀放下手里端着的吃的，朝我竖起大拇指：十八，高，咱们左爷就是像西门吹雪，冷酷，但是心里那团热辣辣的火盆啊，一旦燃

烧起来，我敢打包票，呼啦啦的绝对能烧上七天七夜，而且，左手和西门吹雪一样专情啊，他喜欢上……

左手啪地照着方小刀脑袋就是一下：你丫肚子里才装着火盆呢。

我扑哧一笑：哎，小刀，这个名称谁给起的，左爷？

方小刀讪讪地笑：这不是比喻吗？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了啊，就是打比方。

左手有些别扭地看着我：哎，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明月有心没心的啊？

我朝左手和方小刀举起啤酒杯，嘿嘿笑：喝酒啊，小刀，左手叫什么来着？对，左爷，我给你扫扫盲，那诗是："天上有明月，明月本无心。我心向明月，明月不照人！"记住了吧？

方小刀打了一个大大的酒嗝，惹得周围的人都朝我们这边看过来，左手呆呆地看着手里的酒杯，嘴唇动了几下，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去男生宿舍找小裴的时候，小裴正在和几个贫困生聚在一起低着头说着什么，看见我进来，几个人慌忙把手里的东西用桌布盖住，有些神经兮兮地看着我。

小裴的表情非常冷淡：大班长，你来干什么？我们这可是贫民窟。

我看了看周围立着的其他一些贫困生，我诚恳地对小裴说：小裴，我找你有些事情，你看看能不能单独谈一下？

小裴怀疑地看了看，然后对其他的贫困生说：你们先出去一会儿，完事儿我再跟你说这个周末的活。

等其他的人都走了，我才试探性地问小裴：前两天，校务处的老师找我了，说起你们，就是你们谈恋爱的事儿……

小裴不耐烦地打断我：又怎么了，我们谈朋友碍着学校什么事儿了？谁规定的到了法定年龄不准谈朋友？

小裴的气焰让我感觉没有办法沟通，我还是婉转地说：校务处的老师也没别的意思，只要是想提醒一下大家，毕竟大家都在拿学校的

生活补贴，没说不让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

小裴啪地拍了一下桌子：×，我们是穷，穷怎么了？谁规定穷学生就不能处朋友了？学校给的那点儿补助还好意思说？都不够塞牙缝的，人家北大清华的生活补助都够在咱们这吃上一两个月的了……

我也有些忍不住了，盯着小裴：那你为什么不考上清华北大？然后拿高额的生活补助？

小裴张了张嘴，开始辩解：我不是没发挥好吗，要是高考发挥正常了，这个破学校请我来都不来，哼，你以为我稀罕！我们谈个恋爱怎么了？给学校丢脸了吗？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4)

我忍着火气：没说怎么了，只是让你们稍微注意下，既然寄人篱下了，稍微卑微一下又能怎么样？太明目张胆了有什么好处？

小裴鄙视地看着我：哦，我总算知道你是怎么混的了，你就知道到处讨好别人，巴结学校老师，巴结有钱人家的孩子，所以才能这么混着是不是？你就会在别人面前装可怜，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气得有些说不出话，小裴得理不饶人似的吼着：我们这些处着的都是穷光蛋，我们已经这么穷了，谁能瞧得上我们啊？男的穷，不穷的女的看不上，女的穷，不穷的男的也看不上，那我们这些穷光蛋穷穷联合有什么不对？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连这个都不懂吗？有钱人家的孩子处朋友，那叫谈恋爱，我们处朋友是什么？是搭伙吃饭，你懂不懂？就是搭个伙吃饭而已，学校用得着那么大惊小怪的吗？

我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小裴，我真没想到，小裴会说出这样的话，小裴喋喋不休：我就不想找漂亮的女孩谈恋爱吗？我们找不到，还不准我们这个搭伙的？

我想我再多说都是废话，我看着小裴点头：好，随便你们怎么想，话，我带到了，怎么做，是你们自己的事儿。

小裴傲慢地看着我：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等我拿到这个月的工钱，我就把上次烧烤店你替我付账的钱还给你，哼！

小米越来越过分，自从知道了可以在阿瑟那儿做吃的，她们一个宿舍的女生都成了馋猫，变着法地买东西要去阿瑟那儿做着吃，而且自从我上次炸薯条失败之后，小米宿舍的人开始拒绝由我来亲自动手，她们还抽空买了个菜谱之类的东西，说是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以再去阿瑟那儿的时候，我就能听见厨房里传来“啊、天哪、哇噻”之类的尖叫声，我从声音上判断，小米她们的厨艺绝对不会比我高到什么地方。对此阿瑟和小麦非常之欢迎，说是时不时有人送上门做

好吃的可以打打牙祭，就算给可爱的小姑娘儿们充当试验的小白鼠了。

小淫变得越来越沉默，小米有时候会求着小淫帮着做好吃的，小淫总也提不起兴趣，通常都是把他自己关在房间，既使东西做好了，让小淫出来吃，他也不吃，总是以各种借口来推脱。有时候我被阿瑟逼得不行，就主动去叫小淫出来吃，小淫就会很落寞地看着我说：十八，你别老是在我面这么晃，这样我真的会控制不住的，我会发狠地想你，你让我安静地待着吧，这样对我们谁都好。小淫这么说，我的心里翻翻腾腾的，好久都没有办法平静。

这次，阿瑟和小麦把平K也给拽了过来，因为小米说她们要做炸鸡翅，而且买了不少速冻鸡翅，据说小米亲自请教过她在麦当劳做小时工的朋友，那个朋友亲自教她做了炸鸡翅，非常详细，所以小米这次是亲自掌厨。

平K抱着小乖嘿嘿笑：这家伙，长这么大了都?

阿瑟翻着时尚杂志：不光是小麦喂猫，小淫都把这猫宠上天了，哎，十八，你说咱们学校的女生真是没几个看得上眼，工科学校的弊病，强烈要求学校多多展开和文科院校的联谊活动。

我用手摸着小乖的脑袋，小米和她的同宿舍的人，端着炸好的鸡翅兴冲冲地走了出来，小米嚷嚷着：来了，来了，吃鸡翅了，不吃就被抢没了哦……

阿瑟和小麦在第一时间扑向炸鸡翅，小乖也要抢，可能平K抓住它，让它感觉不舒服了，小乖竟然挠了平K的手背一下。平K的手背留下了三条清晰的抓痕，平K恼火了，直接就打了小乖一下，小乖恼火地发出了呜呜的叫声。平K站起身，进了厨房，然后又笑着出来，还关上了厨房的门，我估计平K是把小乖关在厨房了。

小米学的炸鸡翅的手艺还真是有那么点儿感觉，至少吃着不油腻，阿瑟一边吃一边点头：嗯，好吃，不错啊，小姑娘，那以后没事儿可要多来这儿，把东西做好吃了，我们不会亏待你的，呵呵！

小米看看我，看看阿瑟：要不要叫小淫出来吃啊?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5)

阿瑟摇头：不用了，那小子最近闹心，别答理他更好，想吃他自己会出来的，上杆子不是买卖，这话明白吗?

说着阿瑟还看了我一眼，小米征询似的看着我，我笑：吃吧，你做的还真不赖。

炸鸡翅很受欢迎，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小淫的房间门始终是关着的，就像没有人在里面一样，阿瑟吐着骨头，笑：哎，这些骨头留着，我今天要让小乖吃我的口水。

我想起小裴跟我说的他们贫困生之间谈恋爱，其实就是搭伙，我有些别扭地跟阿瑟说起这个事儿。

阿瑟吊儿郎当地笑：这也不算奇怪啊，寂寞难耐，大家都一样，我敢打赌，那个叫小裴的王八蛋只要有了点儿钱，肯定第一个就变得目中无人，可悲，心态太不好。

小米点头：十八，我们班级也有个女生，仇富心理特强，说的话可不好听了。

平K摇头：搭伙？这个词可是比泡妞更侮辱人格，难道说单纯地追求异性带来的感觉，就真的不看对方的长相，不在乎对方给自己的感觉吗？十八，你们班的学生怎么都那么个色？是不是从小就压抑惯了，现在突然很想爆发?

小米压低声音跟我说：十八，我有个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在北外读书，她说那儿更猖狂，有些贫困女生，为了吃那么一顿肯德基，就真的跟男的过夜，我不信，我小时候就在乡下长大的，那儿的孩子真的很淳朴的，怎么可能做出来这样的事儿……

阿瑟嗤笑：淳朴倒是真的，不过淳朴不等于都能把持住自己，城市生活是个大染缸，诱惑太多了，好多乡村孩子不是永远都是正派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城市的生活，但是一旦经历，变的那个速度啊，真是不敢想。十八，你还别不信，我们专业当初有一陕西来

的孩子，报到的时候戴着白色的毛巾，笑的时候阳光灿烂的，我装着五百块钱的钱包被人家捡到了，马上就还我了，我请他吃饭死活不干，好像吃了饭就跟我侮辱了他的人格似的。现在快要毕业了，你再看，穿的是我们班级最花哨的一个，耳洞打得比左手多多了，上学期还挂了三门功课，四级考了没六次也有五次了，比我还不正心学习，跟最初入校的时候，变得就像两个人。

阿瑟坏笑着看我，压低声音：十八，我先不说别人，就说小淫，小淫刚来学校的时候，多正经的一孩子？淳朴得身上都能直接流淌出来纯洁了，那笑太干净了，真的跟天使似的，嘿，你都不知道，来学校没两个月，这家伙速度比我还快，人家把校花给搞到手了，谁能想到他能放开……

平K没好气地推了阿瑟一下：你说什么呢？人家十八不爱听这个。

阿瑟推开平K：我说什么了？我是实话实说而已，都说在学校里我的声名狼藉，4暮也是臭名昭著，但人家小淫就好，我还真是佩服小淫的本事，处过那么多的女孩，哪个也没有发狠地说那小子不好，我还琢磨着是不是他特别会笑啊？要不就是小淫有特殊的本事，不然为啥跟了我的女生都说我道德败坏……

平K不怀好意地笑：嘿嘿，小淫太温柔了呗，你看特爷们儿的男生哪个不招骂的？

我低着头，咬着手里的鸡骨头不吭声，小米把炸鸡翅的盘子推给我：十八，这还有。

我索然无味地扔了手里的鸡骨头，摇头：饱了，吃不下了。

小淫的房门开了，小淫趿拉着拖鞋穿着牛仔裤走了出来，头发乱得真跟星期五似的，也不看我们这些吃着鸡翅的人。小米小心地看着小淫：要吃炸鸡翅吗？我们自己做的。

小淫都没答理小米，茫然地看了房间一会儿，转向小麦：小乖呢？

小麦咬着鸡翅骨头嘿嘿笑：哦，刚才，小乖差点儿挠破了平K的手，这会儿惩罚它，关在厨房呢……

小淫看了一眼平K，朝厨房走去，平K扁扁嘴：阿瑟，小淫最近什么毛病啊?

阿瑟咧着嘴笑：没事儿，更年期提前了……

小淫转头看平K：哎，小乖没在厨房啊，你把小乖放哪儿啦?

平K一愣，啪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站了起来：哟，兄弟，坏了，刚才我在气头上，就想着怎么惩罚下那个小东西，我把小乖放进冰箱冷冻室了，我把这事儿忘了……

小淫的脸色马上就变了，转身又进了厨房，我们这些人也吃惊了，小麦上去就给了平K一拳：哎，小乖是金猫，你给我赔啊，小乖……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6)

C

然后呼啦啦一堆人都先后跟着进了厨房。

小淫已经拉开了冰箱冷冻室的门，小乖哆里哆嗦在里面嘶哑地叫着，浑身颤抖，叫得那叫一个凄惨。小乖的脑袋和眼睛上都挂上了冷冻室的霜花，看见小淫，叫得就更不行了，那意思绝对是对平K暴行的一种控诉。我也开始在心里埋怨平K，把小乖关在厨房也就行了，干吗把它关进冰箱的冷冻室啊，这要不是小淫突然跑出来找小乖，说不定小乖真的会冻死也说不定。

小淫脸色铁青地把小乖抱进怀里，小乖依然冻得浑身发抖，叫得很凄惨，小淫突然解开衬衫的纽扣，想都没想直接把浑身带着霜花的小乖贴身搂住。小米惊呼：哎，那样很凉的。我听得见小乖委屈的呜咽的叫声，让人心里真是不忍心。

平K突然指着小乖哆里哆嗦的样子大笑，小麦推了平K一下：哎，你真够可以的，那是金猫，金猫，要是冻死了怎么办?

平K嬉笑着：哎，至于吗，不就是一只猫吗?

小淫转身往厨房外面走，路过平K身边的时候，狠狠地推了平K一下，平K没防备，撞到厨房的墙上，平K也变了脸色，盯着小淫：你什么意思?

小淫也直直地盯着平K，语气愤怒：你还是人吗你？你这样会冻死它的，它招你惹你了?

平K皱着眉头：我又不是故意的，它挠了我，你怎么不问问我怎么了？它不就是一只猫吗？你冲我吼什么？你干什么推我?

小淫好像也是失去理智了：现在小乖没事儿，要是真的有事儿，我跟你没完，让开！

平K挡住小淫：小淫，行啊你？大家兄弟一场，这要毕业了，临了临了，你就为了一只破猫跟我吵？我就算把这只猫掐死了能怎么着

吧?

小淫死死地看着平K：你敢！

平K冷笑：我有什么不敢的……

阿瑟拽开平K：好了好了，都神经病是不是？别吵了，平K你也没理，你干什么把小乖关在冷冻室？

平K不服气：不就是一只猫吗？你们个个大惊小怪的，神经的是你们！

小淫抱着小乖气冲冲地进了自己的房间，狠狠地摔了门，阿瑟拽着平K坐到客厅，平K恼火地甩开阿瑟：这都什么事儿啊？至于吗？小淫就是欠抽，哼。

小米悄悄地从洗手间里拿出一条干毛巾，塞给我，小声说：十八，你拿给小淫，帮着小乖擦擦吧。

我站着没动，阿瑟扭头看了我一眼：快去啊，就当是帮下忙吧。

推开小淫的房门，小淫铁青着脸坐在床上，衬衫的前襟开着，我能看见小乖偶尔露出来的脑袋。我走到小淫身边，看见小乖身上的霜花都化了，浑身湿漉漉地贴着小淫的身体，小淫的胸部和衬衫前襟也都有些湿，我想肯定会很凉。小乖眨着眼睛，万般委屈地叫着，声音那叫一个嘶哑，任谁听了都会觉得不忍心。

我把毛巾递给小淫：擦擦吧，不然会着凉的。

小淫坐着没动，我有些尴尬，没话找话：别生气了，平K是做得不对，他也不是故意的，就是想逗逗小乖，玩笑过火了……

小淫猛地转头盯着我：有这么开玩笑的吗？这是我出去找小乖了，要是我没有出去找，你们都不知道小乖在冰箱的冷冻室里，平K再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怎么办?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7)

小淫凶狠的模样让我心里也开始没底，我讪讪地笑了一下：阿瑟已经说平K了，你发这么大的火，也太……

小淫盯着我，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小乖喵喵叫着，身上的水珠开始往小淫的衬衫上滴着，我想都没想拿着毛巾就去擦拭着小乖身上的水珠，小乖也主动往毛巾上蹭着。我看见小淫的胸部湿湿的，估计是小乖蹭上去的，我不自觉地用毛巾擦了两下。等小乖呜咽地叫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动作有多么的出格，我收回手，把毛巾递给小淫。

小淫慢慢地站了起来，声音有些异样：十八，我不是无缘无故发脾气，小乖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低着头，小淫接过毛巾开始擦拭小乖的身体，有些自言自语：你们都不理我的时候，小乖陪着我，我知道我有做错很多事情，我也知道大家都觉得我做得太过分，就算是那样，也用不着谁都不理睬我啊？被人当空气一样存在的日子不好过，我也很想找人跟我说话，是，都嫌我啰唆，说来说去的，都是说你，可我要是不说的话，心里真的憋得好难受——谁都不跟我说话，我只好跟小乖说，小乖知道我对它好，所以它不离开我……

小淫把小乖递给我：十八，我没把小乖当成猫。

我抱着小乖，小乖却转向小淫撒娇似的叫着，好像很想小淫抱着它，我把小乖递给小淫，小淫看了我一眼：你先抱着它，我换件衬衫，这件都湿了。

我抱着小乖转过身：那我先出去。

小淫有些发颤的声音：十八，你不用出去，我就是换件衬衫。

我抱着小乖，站着没动，心里有些复杂，不知道那一瞬间自己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我能听见身后有轻微的窸窸窣窣的声音，空旷的房

间里，小乖委屈献媚般的叫声让人的思维发黏，粘着我的思维，抻得长长的，就好像有很多很多个蜘蛛网慢慢地缠住了。

我愣神的时候，小乖突然挣脱了我的双手，叫着朝我身后跑去，我转身想抱回小乖，小淫牛仔裤以上修长的身体呈现在我的眼前——宽阔的后背，健康的肤色，还有蓬松的发丝，我想起阿瑟说，小淫当初刚来学校的时候，淳朴的感觉，就像身体上能直接流淌出纯洁，笑得像个天使，如果我选择那时认识小淫，小淫喜欢上的，就一定会是我吗?

小淫展开一件衬衫，披到身上，健康的身体被浅色的衬衫盖住，小乖已经跑到小淫的前面了，仰着头看着小淫喵喵地叫着。小淫迅速转身，看向我，我别开眼神：哦，刚才是它自己，跑过去的，我，我没抓住……

小淫弯腰抱起小乖，慢慢走向我，我看得见小淫的胸膛一起一伏的，我的呼吸也跟着一起一伏的，小乖在小淫的手里，一点儿都不想动，温顺地舔着自己还有些湿的毛。

我没头没脑地说出一句话：没事儿就好，这样离谱的事儿以后不会发生了。

小淫盯着我：十八，我最怕不是你会跟我生气，会冲着我嚷，我最怕的是你不理我，你对我生气冲我嚷，至少说明你心里还介意我还惦记我，但你要是不理我了，我就会觉得我在你心里的那点儿惦记真的就没有了……

我避开小淫的眼神，心里变得乱乱的。

一连好几天，小淫修长的身体都在我的脑海里晃呀晃的，晃得我非常的难受，每次都是刚开始想的时候，心里压抑不住地兴奋，还有某些心悸的冲动。但每次一想到元风结婚那个晚上，小淫在隔壁的放浪形骸，想着小淫的后背不知道被多少个女孩摸过，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生气到手都会跟着发抖，甚至砸东西。

上公共写作课的时候，我就趴在桌子上生气，生气到极点了，我把之前上课时抄写的笔记用圆珠笔统统都给画乱了，画得不解恨，我又开始用手撕扯。好好的一个笔记本被我撕扯得不成样子，周围的人开始看我，我喘着粗气，恼火地把笔记本丢到一边，我捂着脸谁都不想答理。

我心如结：持续蔓延的陌生(8)

我听见方小刀的声音：哎，十八，你怎么了？这么大的火气?

我刚想冲方小刀发火，看见左手冷淡地看向我的眼神，我忍住了，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推了小诺一下：哎，笔记借我用一下，我得重新抄写。

小诺头都不抬地叠着星星：哎，忙着呢，这些天我和小坏都没记笔记，你找小丘借，她一天都没落下。

我朝小丘的方向看去，小丘和易名都趴在课桌上，头挨得挺近的，不知道在说着什么。许小坏开始拽着我：十八，十八，我的手总是没有劲，叠星星都松松垮垮的，我看了你叠的那些星星，个个都很紧凑，到底要怎么用力气啊，教教我……

左手和方小刀的眼睛刷地都盯上我，像是看外星人似的。

左手不屑地看着我：你也能叠星星?

本来我心情就不爽，左手的那种眼神激怒了我，我对着左手的肩膀就是一拳，左手的动作比我还快，一把抓住我打过去的拳头，瞪着我，放低声音：你干什么?

方小刀嘿嘿笑：十八，你太小瞧左手的反应了。

许小坏朝我嘟着嘴：十八，不准你欺负左手。

我瞪了许小坏一眼，许小坏刷地转向左手：左手，不准你欺负十八。

嘿，这丫头，整个就是一墙头草，两边来来回回倒着。我想抽回拳头，感觉被左手的手握得死死的，左手愣了一下，盯着我：你得保证，不准再打我。

我非常不情愿地嗯了一声，左手才慢慢放开我的手，我感觉手背有些潮，我从许小坏的手里抽出一根蓝色的荧光粉塑料管，朝左手哼了一声：小瞧我，好啊，我这就叠给你们看看，我叠的星星，可是超级一流的。

我开始给许小坏演示着怎么才能把星星叠得紧凑一些，紧凑了的星星好看。左手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的手，我的手主要是比一般的女生有劲，所以我叠的幸运星真的很好看，一点儿都不松懈。等我叠好了，方小刀的嘴里差不多能放进去一个鸡蛋，左手小心地从我手里拿过那颗蓝色的幸运星，翻来覆去地看着，许小坏和小诺开始重新按照我教的方法叠星星。

左手对着窗外，一直那么看着我叠的那颗蓝色的星星发呆，我碰碰左手，笑：哎，佩服我了吧？我啊，其实好多东西就是不干，不然，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差劲？

左手嗤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我看见左手的专业书封面被翻开了，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天上有明月，明月本无心。我心向明月，明月不照人！

左手的字实在不怎么样，这家伙平时就懒得翻书，肯定不会浪费一丁点儿的时间在练习写字上，我扑哧一笑，左手转头瞪着我：笑什么？

我伸手要拿左手的专业书，左手好像意识到什么似的，飞快地合上专业书的封面，我笑：哎，这别人要是写这个吧，我还不觉得酸，你要是写上这个，我就非常怀疑这是不是你的书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酸了？

左手冷冷地看着我：多管闲事。

我回头看看许小坏，又看看左手，放低声音：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左手眼神直直地看向我，声音不大：不用你操心。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1)

A

这个星期简直就是我的噩梦，人倒了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这话果然是真理。

我一直都觉得丁小飞的口才和思维都超于常人，所以在和师大的辩论赛名单上我直接就推荐了丁小飞，而且我觉得丁小飞适合一辩和三辩的位置。这个推荐首先就遭到学生会老师的反对，学生会老师的意见是即使丁小飞够格，也需要参加一下演讲大赛，来证明自己够格。那时我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足球上管这个错误叫越位；东北人管这个错误叫越过锅台上炕。

而且，学生会老师非常怀疑我和丁小飞在搞拉帮结派的小团伙，所以我才不遗余力这么举荐丁小飞。对此，丁小飞一句话都不能说，因为我事先真的没有跟他商量，这会儿丁小飞要是说什么，都等于越抹越黑了，关键的问题也在于我，我发现我据理力争的功力实在微弱得可怜。

4暮、秘书长还有苏亚都在一边幸灾乐祸地看热闹，从那时，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这样的人，真的不适合混在人际关系复杂的环境中，我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我就适合一个人耍单，玩我自己的最好。

乱七八糟的事儿集中在一起，我实在是太过疲惫了，在上英语听力课的时候，戴着耳麦竟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平时我还真的不睡觉，这天我睡得那叫一个瓷实，听力老师点名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都没有听见，还是后座的夭夭踹了我好几下，我才睡眼惺忪地戴着耳麦站了起来。听力老师表情明显的不高兴，用英语问了我几句话，我茫然地看着听力老师好一会儿，才说了句：I’m sorry。

听力老师皱着眉头，非常不高兴地又说了几句英语，我一着急，什么都没有听懂，以为还是之前问的问题，又非常恭敬地重复了句：

I’m sorry。

然后，我听见有人小声笑，听力老师严厉地盯着我：我批评你，你也跟我说对不起？你上课都干什么了？你怎么当班长的？

我一声不吭地低着头，听见小裴在后面嚷着：就是啊，这样的班长实在不称职，撤了！

听力课结束后，我这个郁闷，小诺和许小坏安慰，许小坏同情地看着我：十八，你真是倒霉，咱们专业多少人不正经听课啊，偏偏都抓不到，抓你怎么一抓一个准啊？我和小诺在后排，把卡带都换了，我俩听了一堂的欧美音乐，都没你这么倒霉。

我们上听力课，每个人一个封闭的小空间，一个大大的耳麦，还有一个放磁带、控制语速、音量类似于录音机的平面控制台。那时大家都不怎么喜欢上听力，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最先学习英语学的是语法，在上大学之前，听力和口语是基本都没接触过，一些发达的城市偶尔有学生在高中接触过口语和听力的训练。所以多数学生都反感上听力课，其实也是不习惯上，好多学生都装模作样地戴着耳麦认真地听着，其实操作台里的磁带早就换成了流行歌曲什么的，我不知道听力老师是不是知道这个事实。

小裴幸灾乐祸地绕过我：熊了吧？看你这个期末英语听力的平时分数怎么办！

小诺哼：一个大男人说这样的话真是不要脸，要知道这样，那天你在烧烤店吃霸王餐，十八就不该去帮你，你死那儿算了！

小裴冷笑：我用她帮我？她那是自己犯贱，没事儿跑去干什么？我才不领情。

许小坏火了，推了小裴一下：你还是人吗？

我觉得自己的心里憋憋的，像是有个沉沉的东西死死地堵在那儿，我朝许小坏和小诺摆摆手：算了，算了，我们走。

小裴接着嚷：我这就去找辅导主任，换掉你，你不配做班长！

小诺朝小裴做了一个非常鄙视的手势，哼：小裴，本来我想说×你大爷，算了吧，就你这种遗传基因的，你大爷也好不到哪儿去，恶心。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2)

神鬼怕恶人，这话真的不假，小诺叉腰站着犯浑的时候，小裴竟然没话说了，我发现我输就输在不会像小诺那样叉腰放开了地骂人。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会结不了小宝的家教费。

我一直以为在我所有的家教历程中，小宝的家教费应该是最好结的。因为小宝的家教一直都是以教学和玩两个方面一起来的，所以最开始我一直不好意思要家教费，后来越是往后就越是没有人提结家教费的事，我是个超级没有安全感的人，不管什么钱，只要没有拿到手，我就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一旦要是痛快地拿到了钱，主动花钱请别人吃馒头我绝对不会吝啬。在去给小宝家教前，我先是给杜太太打了电话，婉转地说了关于家教费用的事儿，杜太太在电话说得挺好的，也没有什么异常的情绪波动，说是来了再说吧，那会儿我的心里美得都没法形容了，净想着会有钱进账，嘿嘿。

等下午我到了小宝家，我自己都怀疑进错了地方，保姆给我开的门，从开门的时候就示意我要小声，客厅里乱乱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杜太太披头散发地坐在沙发上，拎着酒瓶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好像是那种传说中的人头马或者XO什么的，反正是咖啡色的液体。

保姆小心翼翼地把我让到小宝房间，小宝坐在角落里，眼神呆滞，死死地咬着手指头，一声不吭，保姆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了小宝的这种状态，说起话来有些毫无顾忌。

保姆小心地把房门关上：我跟你说，两口子打起来了，凶着呢。

我示意保姆小声点儿，因为小宝还在房间里，保姆不当回事地看了角落里的小宝：没事儿，他就是个傻子，听不懂什么的，他们家男人在外面有女人了，所以杜太太跟杜先生闹起来了。

我愣愣地看着保姆：你怎么知道的?

保姆跟明白人似的：我怎么不知道？我可是在很多有钱人家做过保姆的，杜先生的衬衫上全是香水味，还有那些口红，我又不是瞎

子，杜太太就更不是瞎子了。

我有点儿傻呆呆：那怎么办啊？杜太太今天还说好给我结家教费的……

保姆摇头：那你别指望了，够戗能给你结，杜先生已经一个多月没往家里留钱了。

保姆压低了声音：我跟你说，我早就留着后手了，我啊，每天都偷偷地在买菜的钱里扣，不多个心眼行吗？现在就算他们家不给我结工资，我偷偷扣下的私房钱也不差多少了……

我的心彻底凉了，保姆指指小宝：你看那个傻孩子，每天什么事儿都不懂，要是放我们乡下，早就不管了。哎，你也别说，城里人毛病就是多，得的那叫什么来着？对对，就是抑郁症什么来着，不对，叫什么闭症……

我有点儿听不下去，保姆接着絮叨：要我说啊，这孩子肯定是前面的那个保姆给害的，杜太太根本不把我们这些人当人看，我算是好脾气的，我之前做过的一家，就是这样，女主人对保姆太凶，保姆就把气撒在他们家孩子身上，最后搞得那个孩子跟个小神经病似的，听说那事儿都闹上法院了……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3)

小宝依旧躲在角落里，咬着自己的手指头，好像我和保姆根本不存在一样。我朝小宝走过去，小宝戒备地往角落里缩着，好像根本不认识我一样。保姆在门口叹气说：都这样了，教什么他能听懂啊?

我怀着极度复杂的心情，守着小宝，我和小宝之间保持着三四米的距离，我从英文一直念到格林童话，反正是小宝的教材。我就对着小宝念着，小宝一声不吭地缩在角落里，我不看小宝的时候，小宝就会偷偷地看向我，我要是看向小宝的时候，小宝就会快速地转开头不看我。

上完了课，杜太太还坐在客厅里喝着洋酒，松散的睡衣里露出白皙丰腴的皮肤，保姆推搡着我，示意我一定要跟杜太太讲家教费的事儿，保姆的意思是这样教小宝越是教下去就越是没有谱了，早要到钱早心安。我犹豫着，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往杜太太身边走了几步，很委婉地说了下小宝的家教费。

杜太太直勾勾地看了我一会儿，晃着喝酒喝得颤巍巍的手：没钱。

我当时就僵在客厅，不知道说什么好，杜太太打着酒嗝：你们啊，都看我落魄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们，姑奶奶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就是出去找个男人卖身，也能，嗝，想过什么日子就过什么日子，还想管我要钱? 没门。

我尴尬地强调了一下是小宝的家教费，杜太太换了个姿势，不耐烦地朝我挥着手：那是他的孽种，我管不着，你看房间里什么东西值钱，拿走充数吧，跟我没关系。

我知道再说下去也没什么必要了，保姆小声地跟我说：要不你拿点儿东西吧，到时候找杜先生，总不能亏了老本……

小宝的房门开了，小宝怯生生地看着我：老师，你还来不来了?

杜太太看见小宝，突然之间变得异常的愤怒，手里的酒瓶咣当就扔了过去，砸在小宝房门旁边的墙上，碎裂开来，玻璃瓶子的碎片，还有咖啡色的液体，一瞬间，溅得到处都是，小宝双手捂着耳朵蹲了下去。

杜太太歇斯底里地嚷着：你这个废物，你就是废物！你要是正常点儿，你那个爹会去找别的女人生孩子吗？你这个废物拖累了我啊……

我没忍住，竟然说了句：小宝只是个孩子……

杜太太一甩手，沙发上的靠垫奔着我就砸了过来，我气得说不出话，杜太太嚣张地指着我的鼻子：我们家的事儿，用不着你插嘴，滚！

我还想说什么，被保姆拖了出去，保姆在走廊里责备我：你傻啊？都知道钱还没有结，怎么能管这样的事儿呢？对你有什么好处？好好的事儿被你搞砸了。

从小宝家出来走到自行车停放地，我气呼呼地付了两毛钱停车费，跨上自行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气门芯被人拔了一个彻底，后车胎瘪得跟面条似的。

我火大地朝看车子的人嚷：哎，凭什么你收了我两毛钱，还没有看住我的车子？

看车子的女人也不示弱：你才给我两毛钱好不好？我只管看住你的车子不丢，我可没法管你的车子气门芯丢不丢。

我被人家说得灰溜溜地推着自行车走开了，走了一会儿，我再也忍不住了，看看身边没什么人，我把破旧的自行车扔在地上，死命地踹着自行车，人善被人欺，这都什么事儿啊，连个破自行车都欺负我？我感觉自己的脚踹疼了，低头一看，靠，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的运动鞋前面被我踢破了，脚指头隐隐约约露了出来。我长长地喘了不知道多少口气，才抓起自行车，往学校的方向走去。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4)

B

我把车子从修车摊拖回学校的时候，初冬的天已经模糊了，我想起一天的委屈，非常想抱着学校里掉光了树叶的光秃秃的树大哭一场，为什么我的人生就这么背啊？为什么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就是轮不到我的身上，我真的不求做王子的什么灰姑娘，哪怕只是让我做个王子或者灰姑娘身边端茶倒水的也好，要不给灰姑娘当烧火的丫鬟也好啊，每天三顿饭，顿顿有馒头咸菜，再偷摸地攒点儿私房钱就好，我发现我连小宝家的保姆的精神头都没有，人家都知道从买菜的钱里扣一些口粮。

我是越想越气，气得不行，我气呼呼地绕到学校的超市，想买两听啤酒解解气。

我一进超市的门，就看见4暮手里拿着乒乓球拍子正在跟售货员谈论这个是不是很结实，我没好气地看了4暮一眼，转身进了超市里。等我拿了两听燕京啤酒出来的时候，4暮手里拿着乒乓球拍，站在收银台旁边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付了钱，用肩膀撞开4暮，不客气地哼：让开，好狗不挡道。

4暮嬉皮笑脸地跟着出了超市：哟，干吗这么大的火气，谁又招惹你了？是小淫？

我站住，恶狠狠地瞪着4暮：你怎么那么犯贱啊？阿瑟揍得你不爽是不是？

4暮嗤笑：挨揍算什么啊？上帝都说了，要是对方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给他打好了……

我打断4暮：那你干吗要跑？把左右脸都给阿瑟，让他痛痛快快揍你一顿啊？

4暮讪讪地笑：上帝倒是那么说过，但上帝没有说要是把左右脸都让对方打的时候，打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还是要自己控制一下火候，

该跑的时候就得跑……

我差点儿被气乐了，哭笑不得地看着4暮：我就没见过你这种人。

4暮嘿嘿笑：这不就让你看见了吗?

我没答理4暮，转身就走，4暮跟在我身后：你今天怎么落单了，黑着脸，火气那么大?

我凶狠地盯着4暮：哎，你能不能别没事儿就折腾我?

4暮转着手里的乒乓球拍：我这不好奇吗?

我冷笑：用不着你来好奇，别让我说出不好听的。

4暮眼神有些闪烁：哎，还别说，有些时候我还真是羡慕阿瑟，你们这帮人整天往一起凑，称兄道弟的，到底真的还是假的啊？我还真是不相信你们关系就能那么好?

我冷冷地看着4暮：你是不是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心里龌龊、阴暗?

4暮用很好笑的表情看着我：哎，我还真是不相信你的心灵就能那么纯洁？真跟天使似的？人都是擅长伪装而已，我就觉得你啊，表面上那么强硬地拒绝小淫，心里得不住多么想那么回事儿呢，越是装成像你这样好像多干净的女生，一旦放荡起来，比表面看着随便的女生更厉害，你敢说你就真的没有想过和小淫好?

我握着啤酒罐的手有些发抖，我恶狠狠地瞪了4暮一眼：你是我见过的最恶心的人，不，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人，呸！你让所有的人都会恶心你。

我转身拎着两罐啤酒朝综合楼的自习室走去，华灯初上，夜晚的感觉真的挺柔和，只是在这种柔和里，有谁知道还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摊上一件又一件的倒霉事儿?

我心不在焉地在自习室里看着书，看不进去的原因首先是小宝的家教费，其次是我的开始后悔，后悔我自己怎么踢自行车的时候能用那么大的劲呢？把本来就不怎么结实的运动鞋都给踢破了，还得重新买一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心里这个犯堵，本来晚饭就没吃，这

会儿就更难受了。我扔了手里的圆珠笔，拿起装着啤酒的袋子，悄悄地出了自习室，看了下综合楼的顶层，我估计那儿应该没什么人，正好去喝喝酒，困了还可以靠着墙壁睡一会儿。

因为我一直抬头看着综合楼顶层的方向，绕着走廊走的时候没有注意，和别人撞到了一起，我下意识地低头说：对不起，我……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5)

等我低头的时候，看见和我撞到一起的女孩，就是之前，元风结婚那天晚上，小淫和她一起在我的隔壁共度春宵，叫得大家整夜整夜都没法入睡的那个女孩。她身边还有两个女生，女孩也认出了我，愣了，好一会儿没有反应过来。我别开眼神，绕过她们，往综合楼顶层的方向走去，拐上楼梯的时候我摇头，看来今天我真的是够倒霉的。

我开了一听啤酒，还没等喝，竟然先打了一个大大的嗝，我估计是之前被气的，我容易吗我？我喝了一大口有些苦涩的啤酒，想着英语听力老师会不会由此记恨我，要是平时成绩的分数太低了，可能真的会影响这个学期的综合排序，真是够郁闷的——许小坏和小诺每次都不听课，听力课就等于欧美流行歌曲课，一次都没被抓到，我倒好，就睡了那么一次觉就被逮到了？

我仰着头喝第二口酒的时候，看到有人从墙壁另一侧探出脑袋看我，是刚才的那个女孩，我也愣住了，放下手里的啤酒罐。女孩慢慢朝我走了几步，立在原地，没有说话。

我没好气地看着她：你是新生吧？

女孩嗯了一声，我嗤笑：难怪？

女孩不解地看着我：难怪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理智，嘴里的话脱口而出：还难怪什么？难怪你那么随随便便就跟男生上……

我打住话，放淡语气：我好像不认识你吧，你跟着我干什么？

女孩低着头，好一会儿没有说话，等我捏着啤酒罐站起来的时候，女孩才抬起头看着我，声音不大：小淫是我老乡，我们还是同一个高中毕业出来的……

我心不在焉地顺着栏杆往楼下看着，我一点儿都不想听身边这个女孩说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做什么事情，心里都清楚，我接受不了的事情，未必别人就接受不了。

女孩接着说：小淫那会儿跟我说过，要是他毕业了，都还没有女朋友，等我毕业了，他说他会考虑跟我结婚，我们家乡那儿，好多都是同乡的男生女生成了的……

我嗤笑：那我恭喜你了，先洞房后拜堂。

其实我最希望女孩说的一句话是：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做样子。

我也知道我是在空想，如果是在做样子，小淫何必那么难过地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他真的做错了呢？男人冲动的时候真的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我喝了啤酒罐里的最后一口啤酒，把啤酒罐捏扁了，转身往楼下走去，女孩一把抓住我。

我冷淡地回头：你干什么？

女孩眼神复杂地看着我：我知道小淫现在不喜欢我，都是因为你，所以我请你自重一下，不要再去纠缠小淫。

我忽然很想笑，我纠缠小淫？现在的女孩真要超出我的想象了，我淡漠地看着女孩：你应该找他问，不是找我问，我和他早就没有关系了。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6)

女孩突然变得生气起来：我怎么找他问啊？他根本都不理我，还不都是因为你吗？既然你们分手了，你就该离得远远的啊，他对你已经没有爱情了，是同情啊，他要是喜欢你，还会跟我那样吗？你要是再纠缠小淫，别怪我不客气！

我甩开女孩的手，冷笑：哎，这话你应该找他问……

女孩不乐意地打断我：用不着你操心，小淫现在忙着毕业设计，我不想打扰他，我肯定会找他问，我只是来提醒你，以后不要纠缠小淫就好，我告诉你，我已经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小淫，他会负责的，哼，他要是敢不负责，我就到学校去告他……

我很想打断女孩说：那你知不知道，在你之前，也有不少女孩都把第一次给了小淫？

但是这话我没有说出来，我都不相信自己说出来的话，我竟然笑嘻嘻地对女孩说：对啊，你就应该这样做，我跟你说，男生有时候就是不负责的多，所以一定死死地看牢他，不行就威胁他，一哭二闹三上吊，让他知道你的厉害，然后男生肯定会变得乖乖的，不然啊，早晚有人跟你抢他。

女孩不相信的似的看着我，我笑着摆摆手，转身下楼，下了三层楼梯的时候，我开始感觉自己极度的不舒服，胃里翻腾得像被人强行塞了一只猫一样，我冲到洗手间，对着马桶哇哇的大吐了一番，苦涩的啤酒伴着发酵的味道，让我一遍又一遍地对着马桶干呕着。

回到宿舍，我用之前在学校医务室拿到的医用胶布把运动鞋破口的位置粘住了，我琢磨着抽时间得去买双新的运动鞋，小诺看了之后说是帅呆了，竟然仿照我的样子把她自己的运动鞋也用医用胶布给粘住了。靠，什么年头，要饭还带仿冒的？

晚上叠星星的时候，许小坏歪着脑袋看我笑：十八，你有没有想过，你叠了这么多星星，到底是给谁叠的？

我没有反应地接着叠：给我自己叠的。

许小坏咯咯笑：我才不信，你说句实话不行啊?

小诺把脑袋凑过来：哎，你俩要化妆品不？雅芳这个月有促销。

许小坏扁扁嘴：我才不用雅芳，那是给中年妇女用的，我用的是资生堂。

我推开小诺：神经，我用得着吗?

小诺摸摸鼻子：还有小丘，你们对付着用点儿吧，夭夭这个月都还没完成任务，雅芳的小套装，45块，30毫升的水30毫升的乳液，还有一个15毫升的晚霜，挺好用的，才45块。

我把星星装进玻璃瓶子：夭夭也开始打短工了?

小诺装模作样的叹气：都说这女人的命不值钱，这话还真是对，夭夭不是看上文学社一个写自由诗的小子吗，听说那个小子还挺有才的，经常在什么杂志上发表诗啊散文什么的，夭夭这个痴情啊，非要把那小子发表过的杂志都买一套作为收藏，所以从来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夭夭，现在也开始放下架子，开始做兼职打零工了，赚钱买杂志……

许小坏来了兴趣：十八，上次不是让你帮着调查下吗？那个写诗的小子到底什么来头啊？夭夭现在可神秘了……

我推开许小坏：你俩啊，要是把一半的精神用到学习上，至于补考吗?

小诺不屑地看着我：切，得了吧，你的青春啊都是考卷的颜色……

小丘抱着收音机开始痴痴地笑，我们都回头看着小丘，小丘羞涩地看着我们：我上个星期给电视台写信，点了一首歌，周华健的《风雨无阻》，真的给播了……

小诺开始抢小丘手里的收录机：说，你给谁点的，是不是易名?

小丘抿着嘴笑着不说话，我听见带着嘈杂声的收音机中传出的声音：……说是要把这首《风雨无阻》送给她最心爱的人，易名，就让

我们一起来听周华健的《风雨无阻》，也祝愿他们爱情甜蜜……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7)

C

早晨，我再也忍受不了小诺老是买馒头咸菜对付我和许小坏的早餐了，小诺每次从食堂买回来的干巴巴的馒头都让我感慨人生的皱巴巴，所以我决定去买韭菜馅饼吃。我走到学校大门的时候，方小刀和左手已经一边往回走一边吃着热气腾腾的馅饼了。馅饼的味道勾搭着我的食欲，我加快了脚步，方小刀朝我嘿嘿笑：十八，快点儿，去晚了就剩下锅贴了。

我心满意足地买了馅饼回去，左手和方小刀还在学校大门口等着我，左手已经吃完了，双手抄着牛仔裤的口袋，有些无聊地看着我和方小刀。

我推了一下方小刀：你俩早晨怎么那么能起床啊，这么天冷的，谁不想在被窝里趴着啊?

方小刀干笑着：十八，你也那么大的人了，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夜漫漫，别告诉我你睡得什么都不想，左手真是被你害苦了都，整夜整夜地不睡觉……

左手突然恼怒地踢了方小刀一脚，我奇怪地看着左手：我怎么害苦你了?

方小刀有些结巴朝我解释：那不是你叠了个星星吗？非要说那玩意儿是夜光的，害得我和左手大半夜不睡觉，专等熄灯了之后看着那个星星到底是发光还是不发光的。左手啊，就，就拿着那玩意对着窗户看啊看啊的，差不多看了一晚上了，也没觉得是不是真的发光……

左手飞快地看了我一眼：是啊，根本就不发光，还夜光的呢？你也学会骗人了。

我不相信似的看着左手：我没有骗你的，真的会发光啊，那星星呢?

左手迟疑了一下，慢慢腾腾地从牛仔裤口袋里摸出那颗星星，初冬的早晨，天蒙蒙亮着，我从左手那里拿过那颗蓝色的星星，放在手心里，用手围拢了一个密闭的黑色的空间。我睁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往手心里看着，然后抬头看着左手：哎，你看啊，现在都有亮光，晚上就更有了，真是，我什么时候骗人了？

左手半信半疑地低下头，眼睛贴着我手心捧起的黑色小空间，我甚至都能感觉到左手的眼睫毛了，方小刀开始嚷嚷：哪有啊？根本就看不见！

我不服气地也低着头，靠近左手低下的头，也朝我的手心里看去，星星在我的手心里发出黯淡微弱的光，我闻到左手身上一股淡淡的香皂的味道，我刚想抬头，方小刀突然一把搭住我的肩头，同时也在我的头部上方往下低着头，嚷嚷着：我看看，我看看，真的会发光吗？

我有些不适应这种氛围，费了很大的劲，才推开方小刀，我不自然地瞪着方小刀，左手愣愣地看着，非常生硬地从我的手里拿走那颗星星，我甩甩手：真是的，这个是我叠的好不好？

左手身上的香皂味道，让我想到了小淫身上混合了香水的淡淡的烟草味，我低着头咬了一口韭菜馅饼，想起了之前天天早晨跑去给阿瑟、小麦和小淫送早餐的日子，我有些冲动地往卖馅饼的摊子跑去，我听见方小刀喊我的声音。

我犹犹豫豫地买了八个馅饼，看了下手表，这个时间，是阿瑟起床的时间。

我气喘吁吁地跑到阿瑟那儿，站在门外，我深呼吸了好几下，我掏出钥匙准备开门，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决定敲门。我轻轻地敲了好几遍的门，才听见阿瑟喊了一句：来了。

门开了，阿瑟捂着嘴巴打了个哈欠，愣了一下：十八？你，不是有钥匙吗？

我笑笑：今天早晨起早了，买了馅饼给你们做早餐。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8)

阿瑟把我让进去：好啊，我正琢磨一会儿吃什么呢？正好，昨晚喝了一夜的酒，唱歌一直到半夜，还真是饿了！

我把馅饼递给阿瑟：你们毕业生真是幸福，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

阿瑟摇头：什么啊？这不是上次平K和小淫闹起来了吗？我想着让他们和好一下，为只猫搞成这样子，挺不值得的，平K做得确实不对，不应该把小乖扔在冰箱冷冻室，小淫也不该发那么大火。

阿瑟停顿了一下：十八，昨晚本来想叫你，你也知道，小淫一见你有时候就会失控，所以就没叫上你。

我有些不自然地低着头，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听见阿瑟按打火机的声音，阿瑟点了一支烟，沉默了一会儿，也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似的看着我：十八。

我看向阿瑟：嗯？什么事儿？

阿瑟好像要说什么，张了张嘴，犹豫的时候，还被烟呛了一下，咳嗽了几下，皱着眉头掐灭烟：我小时候瞎玩，我爷爷不像小麦他爷爷那么好，脾气特别的糟糕，那会儿我爸就是个穷当兵的，每年吃军队的穿军队的，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把省下来没有穿的袜子衬衫还有一些东西偷偷寄回家给我爷爷还有叔叔他们穿。

我有些奇怪，不知道阿瑟为什么要突然跟我说这些，阿瑟怪异地笑了一下，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跟我说这些，开始不自然地笑：哎，我这个表达方式真的很糟糕，我本来是想说你和小淫的事儿，搞得跟我忆苦思甜似的，真是欠抽。

我没笑出来，阿瑟拍了下脑袋：这么说吧，我爷爷的脾气可不好了，老爷子从我记事的时候，一直都是石膏像的表情，超级的严厉。我小时候淘啊，没少挨他揍，我爸我叔他们都没少挨揍过。后来我奶奶有次病得厉害了，十八，你永远想不到，我爷爷竟然哭了？我们所

有的人都想不到那个场景，他就是我们整个家的顶梁柱啊，他都哭了，你说其他人都得成啥样？

阿瑟递给我一支烟，自己也重新点了支烟：后来我奶奶病好了，我爷爷这才松了口气，后来我爸就跟我说“男愁哭，女愁唱”，真要是遇到了什么无法过去的事儿，男的也照样会哭，不是只有女的才会哭得那么伤心。

我隐隐约约猜到阿瑟可能要跟我说什么，我有些茫然地指指馅饼：还不吃，都要凉了。

阿瑟吐了一口烟，笑：十八，你别转移话题，其实你还喜欢小淫，我们也都不是傻子，只是你不让你自己去想，小淫也还喜欢你啊，不然他干吗三番五次折腾，一个大男人，动不动就抹眼泪？还要不要脸了？搞得那叫一个伤心……

我绞着手指头：阿瑟，我……

阿瑟盯着我：十八，其实你还小，好多的事情想得真的很简单，小淫还算坦白了，要是你遇到一个对你隐瞒了所有过去的男生，你就真的能相信他吗？至少小淫还肯对你说吧？

我伤感地摇头：阿瑟，有些事情能过得去，有些就真的过不去，元风结婚那天晚上……小淫那么做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我们之间再也过不去了。

阿瑟古怪地笑了一下：没那么严重吧？不然你罚小淫跪洗衣板算了，我叔叔就经常被我婶这么罚，嘿嘿，小淫那会儿脑子短路了，他觉得那么做了，也就能和你彻底断了啊，他也不想想他那点儿毅力？

我盯着阿瑟，嗤笑：没那么严重是吧？那我可不可以也随便找个男的，也打着忘了他的旗号，然后跟他说我还是忘不了他，这样行不行？

阿瑟避开我的眼神：十八，你别较劲，男生跟女生不一样的，不信你去问问，哪个男的是和初恋最后在一起的，好多都是练手了。也

不是这个意思了，主要是因为那时都太年轻了，根本不懂要怎么去相处，所以……

小淫房间的门开了，小淫只穿了一条三角内裤，赤裸全身趿拉着拖鞋，睡眼惺忪地半闭着眼睛打着哈欠，看都不看阿瑟和我的方向，直接就进了洗手间，洗手间的门还没关利索，然后我们就听到小河流水似的声音，我尴尬地皱着眉头，有些不知所措。

长夜漫漫：男愁哭和女愁唱(9)

阿瑟挑着嘴角朝我笑：哎，看见没？睡迷瞪了，现在我们都这样，小淫！你把洗手间的门关上！

小淫不耐烦的带着睡梦的声音：你有病啊你？你那玩意儿我又不是没有看见过，你声音比我还大呢？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阿瑟，阿瑟忍住笑：我靠，这小子算是睡毛了……

然后，洗手间传来冲马桶的声音，然后小淫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出了洗手间的门，然后小淫看向我和阿瑟的表情愣住了，不相信似的揉揉眼睛，我别开眼神，小淫突然毛着腰双手抱在胸前，手忙脚乱地朝他自己的房间跑去，不小心还撞到了房门，发出砰的一声。阿瑟开始哈哈大笑。

我尴尬地站起身：阿瑟，我先回去了……

阿瑟开始哈哈大笑：哎，够香艳的吧，小淫，你把人家十八吓到了。

我匆忙走到房门口的时候，我听见小淫急急的声音：十八，十八……

我转头，看见小淫还在手忙脚乱地整理着身上的衣服，头发乱乱的，我强做镇静地指指桌子上馅饼：我，我没什么事儿，买了馅饼给你们当早餐……

小淫摸着脑袋，站到我身边，不停地挠着头发：刚才，我，我没注意你过来，我……

阿瑟肆无忌惮地开始笑：哎，小淫，我至少还没像你这样大庭广众地展览吧，不过你身材还真不是盖，你看十八都脸红了吧？哎，你俩慢慢研究，我找小麦吃馅饼去，哈哈……

我恼火地瞪了一眼阿瑟，伸手开门，小声说：我回学校了。

小淫一把抓住我的手臂，语气乱乱的：待一会儿吧。

我看向小淫抓住我手臂的手，小淫慌忙松开我的手臂，低低的声音：待一小会儿就好，我，我们好些天都没看见你了，知道你现在忙……

我硬起心肠，摇头：不了，上午还有两堂社会学的课程，我……

小淫小声打断我：我知道你有课啊，可是现在才7点还不到啊？一会儿我也去学校的图书馆查点儿资料，跟你一起走好不好，就当是你等我了，我速度很快的。

我伤感地看着小淫：小淫……

小淫一刻不停地开始整理衬衫上的扣子：真的，很快的，我洗个脸刷个牙就好，最近图书馆的资料书真的挺不错，我们毕业设计要查的不少都在里面。

我摇摇头：小淫，上课时间是8点，图书馆最早开门的时间是8：30。

小淫扣着衬衫扣子的手停了下来，我看见小淫的喉结动了一下，好一会儿，小淫慢慢低下头：十八，现在就算我想找点儿能和你待在一起的时间，是不是都不可以？

我低着头不说话，小淫的情绪有些激动：为什么我就不可以送你回学校呢？就算我在学校图书馆外面再等半个小时又能怎么样呢？

我打断小淫：小淫，你别去那儿等了。

小淫敏感地看着我：十八，你是说让我别去学校图书馆外面等了，还是让我别再等了？

温柔一刀：男人温柔太致命(1)

A

上社会学的时候，夭夭破天荒这么久之后第一次跟我和小诺、许小坏坐在一起，我一开始看见夭夭坐过来的时候，想到了“倦鸟归林”这个成语，觉着看来大家交情还真是不错，不然这丫头怎么会坐过来呢？夭夭也是非常而且超级热情地跟我说话，关心地问我最近身体怎么样了？睡眠都好不好？正常吃饭吗？我一直纳闷夭夭怎么跟医务室的校医似的，怎么开始关心起我的身体健康状况了。

夭夭最后摇摇头，压低声音：十八，你皮肤的颜色不好看，睡眠肯定不足，这样对身体不好，女人在25岁以后就开始衰老了……

社会学老师在黑板上写着提纲，我小声打断夭夭：你闭嘴，我才22岁好不好，还差些日子才能22周岁呢。

夭夭拽拽许小坏，开始征求意见：你们看看，你们帮着看看，十八哪像22岁的？明显是比这个年龄老啊，小坏，你说对不对？

许小坏对着小镜子涂抹着唇彩，含糊地说：差不多了……

社会学老师突然拍了一下桌子：那个同学，对着小镜子抹嘴唇的同学，这是上课，你懂不懂得尊重老师啊？

许小坏一哆嗦，手里的小镜子啪地摔到地上，发出碎裂的声音，许小坏慌忙把唇彩装到口袋里，低着头不吭声。

社会学老师慢慢朝许小坏和我的方向走了过来：你说你们这些女生，大好的时光不好好地听讲，就知道打扮，内涵和气质是打扮出来的吗？那是经过了文化涵养的沉淀！沉淀懂不懂？你们课后干什么，我不管，但是在我的课上，就得给我最起码的尊重，我是你们的授课老师，我付出了辛苦，就必须获得学生的尊重。

许小坏识趣地站起来，朝社会学老师鞠了一下躬：老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冬天，我，我的嘴唇容易干裂出血，所以，所以我涂了点儿润唇膏……

社会学老师提高了声音：真的是这样吗?

许小坏身体轻微地抖了一下：是，是的。

社会学老师突然转身，重新走向讲台，厉声说：你们班级的上课状态真的让我接受不了，虽然说社会学是选修课程，学分不高，但你们至少也知道社会学是怎么回事儿吧？现在开始点名，还有，你们要把之前的笔记全部交上来，我要统一检查。

一通点名过后，我们班缺席了五个人，我这才知道小裴宿舍以小裴为首的五个人没有来上课，我看见社会学老师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社会学老师皱着眉头：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为什么还有五个人旷课？班长呢？事先有请假吗？有没有?

我被动地站起来，摇摇头，社会学老师摔了手里的粉笔：好啊，班长下课后把旷课的五个人的名单报上来，还有笔记都要交上来，下面继续上课！

我战战兢兢地坐下，开始疑惑，不知道小裴他们去哪儿了，社会学老师据说是学校里最严厉的老师之一，虽然平时态度和蔼，而且还能拉一手漂亮的小提琴，但是据说脾气非常的不好，要是想挂哪个学生，一点儿商量都没有。这要是把小裴的社会学专业挂科了怎么办?我有些着急。

夭夭碰碰我：十八，你真的比22岁显着大，我不骗你……

我瞪了夭夭一眼：都什么时候，你还跟我说这个?

夭夭突然从课桌下面掏出一个类似宣传册的东西，递给我：十八，这个可以对你的皮肤帮助很大，真的，好多人都用过了，国际知名品牌，雅芳，听说过没有，绝对的大品牌。

我怀疑地看着夭夭：哎，你找我推销的吧?

夭夭点头：是啊，我现在是雅芳化妆品在咱们学校的销售专员，可以让你享受到优惠和折扣，你也该买点儿化妆品了，你的脸又不是猪皮，老用香皂会毁了你那张脸的……

温柔一刀：男人温柔太致命(2)

小诺扑哧一笑，对着我的耳朵小声说：十八，撒大网捞小鱼，咱们学校的女生本来就比男生少，差不多一半都是雅芳化妆品在咱们学校的销售专员了，你别信那丫头的。

夭夭开始不遗余力地翻着雅芳化妆品的宣传手册：十八，我骗谁也不能骗你啊，你都拿多少奖学金了？多少应该买点儿化妆品犒劳一下你自己啊？干吗要活得那么清苦呢？女人年轻的日子总共才几天哪？就算你能活到一百岁，从三十几岁基本就没什么人模样了，所以才要打扮啊……

我推开夭夭：哎，你也不看看对象再推销，我这样的还买化妆品？别逗了，我恨不得半夜从学校食堂后窗跳出去，打劫食堂的馒头呢，你应该找许小坏推销，她好这个。

许小坏不屑地哼：我才不用雅芳，最差也要用玫琳凯和资生堂，雅芳是给四十几岁的家庭妇女用的。

我没好气地推开夭夭：你看看你给我推销的玩意儿，我有那么老吗？

社会学下课后，小诺和许小坏约好了去逛街，我抱着课本有些百无聊赖地从教学楼出来，易名和小丘在我前面不远处走着，易名不知道跟小丘说了什么，小丘抱着书本不停地笑着，中间还弯腰停了一会儿。我不想走得太快，故意放慢了脚步，想等小丘和易名走远了，转头的时候，看见学校有些斑驳陆离的图书馆，想起早上小淫说要去图书馆查资料，我有些神不守舍地看着图书馆的大楼发呆。

然后，我竟然真的转身往图书馆走去，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去那儿要干什么。图书馆的阅读室有好几个，里面安安静静的，我在走廊里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还有图书室里翻书翻报纸的声音。我从一楼的图书室开始看，隔着图书室有些磨砂的玻璃门偷偷摸摸地往里看着，我真的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一直到三楼的图书室，我竟然真的看

见小淫坐在里面，低着头不停地翻着一本厚厚的书，不时迅速地往手边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从图书室外面的磨砂门看得有些模模糊糊的。

我正要直起身体的时候，我竟然看到小淫坐着的对面就是之前元风结婚那个晚上和小淫在阿瑟房子里一度春宵的女孩，女孩心不在焉地翻着书，不时抬头看小淫的方向，小淫一直没有抬头。图书馆的书桌是那种非常大的，好多人坐成一排，可以公用的大桌子，非常简单，桌面下那些人腿都能被看得很清楚。我看见那个女孩开始不停地用脚去踢小淫的鞋子和小腿，小淫会时不时地把腿往回收一下，抬头，皱着眉头看女孩一眼，女孩就会偷偷地笑着，有时候还会歪着脑袋用使坏的表情看小淫一眼，我慢慢直起身体，摸摸有些不舒服的脖子。

我转身的时候，被人拍了一下，回头看见佐佐木笑眯眯的表情，我脸一红，估计自己刚才的动作被佐佐木看见了，我感觉自己开始慌乱。

佐佐木小声笑：十八，你干什么呢？找小淫吗？

我慌忙摇头：不，不是，是，是找我们宣传部的丁小飞，他说来这儿查资料，演讲大赛的时候，我刚才看过，丁小飞不在这儿，我，我先回去了……

佐佐木笑得让我很心虚，我想佐佐木一定会觉得我在撒谎，佐佐木看了下手表：这样啊，没事儿，小淫在里面查资料呢，要不你跟我一起自习吧，这安静。

我摇头：不了，不太方便，我还有别的事儿，改天吧。

佐佐木一愣：有什么不方便啊？十八你想哪儿去了？

我错过佐佐木身边的时候努力挤出一个微笑：没事儿，让小淫跟那孩子好好处，那个女孩挺好的，听说还跟小淫是一个高中出来的，又是老乡……

佐佐木开始往图书室里看：十八，你在说什么啊？十八，十八……

我匆忙下楼，下到二楼的时候，我想到佐佐木有可能会告诉小淫我来过，我多了个心眼，转身进了女生厕所，果然没一会儿，我就听见匆忙的下楼声，因为厕所跟楼梯口的位置很近，图书馆本身就很安静，所以听得见走廊里的说话声。

……

小淫急切的声音：人呢？

佐佐木：我看着她跑下楼去的，你怎么又跟那个女孩扯到一起去了，估计刚才十八都看见了……

小淫不乐意的声音：我哪有啊，我怎么知道她会来图书室啊，是我先来的，她后来才来的，她老是跟着我，我也没有办法啊，我真的没跟她怎么样啊，我跟她说过我和她不会有戏的……

佐佐木：你当初就不应该招惹人家，你明显就是利用她，她可是背后找过我，说你承诺过毕业以后要是回老家的话，就和她凑合着，那小姑娘心眼可比一般人多……

小淫不耐烦的声音：知道了知道了，你怎么这么啰唆啊？

……

我慢慢走出厕所，小淫和佐佐木的声音还有脚步声消失在走廊里，我靠着楼梯的转角站着，有些头疼。其实我一直不怎么明白，以我石头一样非常差劲的性格，我怎么都想不到我会喜欢上小淫这样性格的人，简单和直接对小淫来说，真的像是传说，温柔的男人是致命的，一方面是对自己喜欢的人温柔，另一方面，其实对喜欢自己的人，也同样是温柔的。我觉得我真的就是温水中加热的那只可怜的青蛙，等到水烧开了的时候，我再也无法置身事外，我看看手表，下楼，去了一楼的阅读室，开始安心上自习。

温柔一刀：男人温柔太致命(3)

B

下午，我还在犹豫要不要真的把小裴他们缺席的名单告诉社会学老师，虽然我真的恨小裴，但是一想到真的告诉了社会学老师，小裴他们真的给挂科了，我又开始有些可怜小裴他们——其实他们也不容易，谁不想出人头地啊？还没等我作出决定的时候，学校教务处的电话就来了，而且还是我们专业的辅导主任打来的，说是让我马上去趟学校教务处，还没等我问是什么事儿，辅导主任就挂了电话。我心里忐忑不安的，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甚至怀疑是我自己出了事儿，被人密告到教务处了？下楼梯的时候，我紧张得差点儿滑倒了。

等我到了综合楼外面的时候，我竟然看见了警车？我这个心怦怦跳，不知道一会儿去了教务处，是什么样的事情找到我。因为辅导主任基本都是甩手掌柜，一两个月要是过问下我们班级的事儿就已经烧了两根手指头粗的高香了。

我脑子嗡嗡地敲开了教务处的门，进去后才发现里站着一溜人，是小裴和其他几个贫困生，教务处长铁青着脸，辅导主任的脸色也黑得跟过了几层炸麻花的锅底油似的，教务处里还站着几个穿着类似于警服的工作人员，个个脸上都是超级严肃，我心里稍稍放松了下，估计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儿。

穿警服的工作人员看着教务处长还有辅导主任：你们看看，怎么办吧？咱们这个区啊，天天都在抓贴小广告的，要说别的什么人贴了我们还不怎么奇怪，这事儿，这些学生可都是你们学校的精英吧，从小学到大学，这思想教育好像就没有断过吧，这上了大学，怎么越学越浑了呢？四六不分了？你们可都是大学生，国家还都指望着你们将来给好好出点子呢，你们倒好，没事儿也学那些没素质的人，到处贴刻章办证的小广告？

我这才听明白，这些人其实是区城管队的，小裴他们低着头，一声不吭的，我忽然想起之前去小裴宿舍的时候，他好像把一堆什么东西用桌布盖住了，小裴跟我说找到工作了，难道是带着人偷摸地沿街贴小广告?

辅导主任责备地看了我一眼，转向城管人员：同志，这是我们的失职，我们一定好好教育，这些孩子也是脑子一热，就是为了赚点儿生活费……

城管负责人严肃地看着辅导主任：这位老师，学生有学生的难处，我们也知道，可是这些哪个精神头不正常了？他们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吗？我们接到群众举报，到了现场，他们怎么都知道跑呢？他们贴完了就完事儿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得费多少事儿才能清理干净啊？就那么决定吧，每人罚款200元，你们学校也看着处理一下，这要是不严惩，要是以后你们学校所有的学生都在这个区贴小广告了，我们管得过来吗?

教务处长开始圆场：不会的，绝对不会，我们马上就会加强这方面的思想教育，同志，至于这罚款，你们看看，是不是，他们都是贫困生，也没什么钱才一时脑子热，就……

城管负责人摇头：不行，罚款是一定要交的，我们这是照章办事儿，穷？穷更应该发愤图强啊？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呢?

辅导主任看着我：十八，你身上带钱没有?

我摇头，五个人就是罚一千块，我怎么那么有钱啊？而且我非常不满辅导主任这么问我，你们老师身上的钱应该比我更多，再说了，我再也不会像之前那么傻了，去给东郭先生的狼垫钱。

城管负责人看着辅导主任：要不，你们学校给垫付了吧。

辅导主任坚决地摇头：这个事儿是个人问题，学校不能包庇。

僵持了好一会儿，城管人员有些火了，站起身：好啊，既然都没钱是不是？咱们也折中下，谁也不为难谁，这么着吧，我们也不罚款了，这些学生每天下课之后统统去给我们这个区的一些重要街道清理

小广告，他们贴的，他们自己去清理，清理两个月之后，这事儿算完，也算是社会义务劳动了，这样行了吧？你们放心，除了不发工钱，我们管水管饭。

小裴他们，可怜兮兮地看着教务处长和辅导主任，辅导主任咳嗽了一下，转向小裴他们：要是你们没有办法交出罚款，也只能按照这个方法办了。

温柔一刀：男人温柔太致命(4)

辅导主任一声不吭，城管人员让小裴他们还有教务处长签了字，然后走人。

辅导主任皱着眉头看着我：十八，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啊，你是班长，你怎么不看着他们啊，搞出这样的事儿，学校的脸都让你们给丢光了……

教务处长火大地打断辅导主任：你别净往她这个班长身上推，要是设个班长管用，还要辅导主任干什么？她还只是个学生，早就把自己贫困生的名额给让了出来，每天跑来跑去的，赚点儿吃饭钱容易吗？能有什么精力看着这么多人？

我鼻子一酸，低下头，泪水绕着我的眼眶开始打着转，我贴了医用胶布的运动鞋，越来越模糊在我的视线里，我听见辅导主任缓和了语气说：十八，你先回去吧，这个事儿记得监督一下。

我哦了一下，转身飞快地出了教务处，眼泪刷地流淌了出来，我怕被别人看见，低着头往前走着，在楼梯拐角的地方，撞上了别人。

我抬头，看见左手和方小刀惊讶的脸，我飞快地用手胡乱地抹了几下眼睛，觉得挺丢人的，方小刀小心地看着我：十八，你怎么了，你怎么哭……

我打断方小刀：没怎么。

左手冷淡地看着我：没怎么你大白天哭什么？谁欺负你了？

方小刀拍着左手的肩膀：就是，你说谁欺负你了，咱们左爷在这呢？你怕什么？

我忍不住扑哧笑了一下，摇头：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左手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我：什么事儿你就说啊？最讨厌这种不爽快的性子了。

我接着摇头：左手，真的没事儿，就是……

左手盯着我：就是什么啊？

我苦笑，指指我破了的运动鞋：就是鞋子破了，想去买，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疼钱，所以，就疼哭了。

左手不相信地看着我：真的?

我点头：嗯。

方小刀做出一个非常震惊的样子，把手按在胸口上：噢，“卖糕的。”

小米算是跟鸡翅较上劲了，之前做了炸鸡翅，又要做可乐鸡翅，我怎么都想不通可乐跟鸡翅混在一起做会是什么味道，小米拍拍我的胸部说：十八，你就放心吧，这些都是我们经过详细探讨过的，绝对超级的好吃……

我不乐意地拿开小米的手：哎，你干吗不拍着你的胸部说?

小米嘿嘿笑：拍你的胸部我心里踏实。

小麦对小米提倡做可乐鸡翅的事儿大加赞赏，说是不管什么，放了可乐就绝对是人间极品，然后两个家伙，在厨房鼓捣着。

我用阿瑟房间的电话，给杜先生打了电话，非常委婉地说起小宝家教费的事儿，杜先生的口气非常的冷淡，说是家里的事儿他已经不管了，让我管杜太太要，不要没事儿找他。我非常失望地挂了电话，原来越是有钱人的事儿才越是难解决，我头大地仰倒在沙发上。

阿瑟叼着烟，眯着眼睛看着我：哎，他家到底欠你多少家教费用啊?

我摇摇头：才几百块而已，可是我怎么都想不到开着S600奔驰的人，会拖欠我的家教费……

小麦突然从厨房冲了出来，还抓起餐桌上放着的墨镜，双手抱胸，撇开一只脚站着，不停地颠着脚尖，哼着：十八，说！哪个王八蛋欠了你的钱，哥们儿这就去剁了他，说吧，你是要手还是要脚……

我这才看见小麦前面的裤腰带上，别着一把不锈钢大菜刀，还有一把长长的水果刀，随着小麦脚尖的抖动，那两把刀也跟着一颤一颤

的，我忍不住大笑起来，阿瑟邪邪地笑了一下，走到小麦身边，开始摇头。小米听见我们笑，也跑出厨房，看了小麦一眼，开始大笑。

阿瑟说：小麦，你这样根本不行，一看就是外行。

小麦不屑地看着阿瑟：怎么不行了?

阿瑟从小麦前面的腰带上拔出两把刀，重新插到小麦的后腰上：这孩子，看《古惑仔》都看傻了，你得这样，别在后面，你看谁把这么凶的东西别在前面啊，你还要不要你家老二了？你爷爷还指望你这一脉单传的孙子传宗接代呢?

我和小米笑得更厉害了，小麦涨红了脸：你瞎说！

阿瑟拍了小麦脑袋一下：什么瞎说啊？你啊，没事儿去看看电影电视剧什么的，《古惑仔》里也没谁把刀枪别在前裤腰带上的啊？电影里的警察，哪个不是把枪别在后腰啊，要是别在前面，枪走火了怎么办？别在后面没关系啊，屁股脂肪厚，就是走火了也没事儿，我告诉你，那样做都是怕误伤了男人的关键部位，你知道个屁！

小米差点儿笑喷了，阿瑟瞪着小?：哎，我先给你提个醒，你以后要是有丈夫了，记得别让他把菜刀什么的别在前面了，小心……

小米抓起沙发上的靠垫就砸向阿瑟，然后，我闻到了焦煳的味，小米和小麦开始冲向厨房，阿瑟扔了靠垫嘿嘿笑着。房门外传来稀里哗啦开门的声音，门被推开，小淫一半的身子出现在房间里，小淫的头朝后面转着，我听见小淫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没有可能的，你不要老跟着我了……

女孩的声音：可是你当初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你说你会认真的。

小淫恼火的声音：当初是我喝多了行了吧?

女孩尖刻的声音：可是，我是第一次跟你……

小淫不高兴的声音：当时大家都是自愿的啊？也是你主动的，我没有……

我有些听不下去，站起身，往厨房走去，阿瑟一把拽住我，我推开阿瑟，转身进了厨房，这时的小淫，我觉得，他跟4暮真的没有什么

区别。

温柔一刀：男人温柔太致命(5)

C

厨房里弥漫着煳了的可乐味道，小米和小麦在厨房里吵嘴。

小米说：都怨你，让你多放点儿可乐，你非要留着点儿喝，看看煳了吧?

小麦说：干吗怨我啊？你自己不在锅旁边待着，是你的问题。

小米哼：你啊，就会装大尾巴狼，就长着拿两把破刀别在裤腰带上的精神。

小麦很爷们儿的语气：小米，你就是个女的，说不好我真的会揍你的。

小米不屑地说：得了吧，谁揍谁还不一定呢！

我忍着笑，站在小米和小麦的身后，听他俩斗嘴。

小米把盛出来的鸡翅给我看：十八，你看啊，都煳了。

我笑笑，拿起一块，吃了一口，感觉果然给平时的可乐感觉不一样，我点头：嗯嗯，不错，常吃点儿煳的好啊？小时候消化不良的时候，都是吃煮饭的时候烧煳的锅巴，特别管用。

小麦不相信似的看着我：真的假的?

我点头：真的啊，不信你回家问问你爷爷，老人都知道这个啊?

我听见阿瑟的声音：你嚷嚷什么？十八还在这儿呢？就不能收敛点儿，真是没法说你。

小麦和小米也开始将信将疑地各拿了一个鸡翅，开始跟我一起吃着，一会儿，小米开始点头：嗯，还真的不错，煳了有煳的风格。

然后我们三个蹲在地上，开始左一个鸡翅右一个鸡翅地吃着，小乖喵喵叫着进了厨房，开始围着我们三个转悠。我把吃完的骨头丢在地上，小乖舔了一下，接着朝我叫着。小麦撕了一条鸡肉，递给小乖，小乖非常满意地吃了，小麦朝我笑：十八，我们家小乖被惯坏了，给骨头不吃的。

我瞪了小麦一眼：它不吃骨头难道要我吃骨头啊？

阿瑟突然出现在厨房门口，啪地拍了一下厨房的门：好啊，你们这些没良心的家伙，竟然偷偷开始吃鸡翅了，我的呢？统统给我拿来。

阿瑟抢了装着鸡翅的盘子，往客厅跑去，小麦小米跟着追了出去，就连小乖都跟着一窝蜂地跑了出去。我正好咬着手里的鸡翅嚼着，吐了骨头，正准备跟着出去，小淫手扶着厨房的门框，站在厨房门口，有些局促地看着我。我立马就感觉吃下去的鸡翅像是鱼骨头一样生生卡在嗓子眼儿里，我努力咽了几下口水，慢慢腾腾地用水洗了手，有些心不在焉地看着厨房地上的鸡翅骨头，洗了手又清扫了一下地面，把骨头倒进垃圾桶。

小淫往厨房里走了两步，用手抠着油漆有些脱落的门框，看着我：十八。

我也看着小淫：你不吃鸡翅吗？挺好吃的，是小米和小麦做的。

小淫哦了一声，没有说话也没有动地方，我听见小米喊：十八，你再不过来就全是鸡翅骨头了。

我答应了一声，往外走，小淫不让地方，我好脾气地看着小淫：怎么了？有话要说？

小淫点头：嗯，但我不知道要怎么说好。

我也点头：那，你可以等到想好再说啊？

小淫看着我：十八，刚才，其实我，你没生气吧？

我奇怪地看小淫笑：生气？为什么要生气？我又不是青蛙，整天把自己的肚皮气得鼓鼓的，那样容易消化不良的，好了，出去吃鸡翅吧。

温柔一刀：男人温柔太致命(6)

小淫还是不让地方，我有些诧异，小淫盯着我，压低声音：我就是想跟你单独待一会儿，最近都没怎么见你，我呼你你也不回，找你你也不在，你好像就当我不存在似的……

我开始笑：我哪敢当你不在啊，你是无处不在。

小淫咬了下嘴唇，飞快地看了一眼：那你，想我了吗?

我别开眼神，朝客厅的方向喊了一句：哎，哪个给我送个鸡翅?我出不去了。

阿瑟坏坏地笑：没事儿，十八，你的那份我会照顾好的。

小淫有些失望地低着头，慢慢放下了横放在门框上的手臂，我出了厨房，往客厅方向走去，小淫在我的背后说：可是十八，我没有一天不想你的。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莫名快了一下，我转身，小淫伤感地看着我。

吃鸡翅的时候，小淫一直心不在焉，看着手里的鸡翅发呆，小乖一点儿都不客气，趁着小淫不注意，一口就咬住小淫手里的鸡翅，死命地拽着，小淫宠爱地开始把鸡翅上的肉撕给小乖吃，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小乖，小声说：慢点儿吃，老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小心噎着。

小米不自觉地摸摸手臂，朝我小声笑：十八，小淫说得好肉麻，好像小乖是他情人。

阿瑟眯着眼睛，抖着手里的骨头：哎，小淫，人都不够吃了，你就别喂猫了好不好，给小乖丢块骨头，让它一边玩去。

我看着手里的鸡翅发呆，觉得小淫对小乖说话的语气有些蛊惑。小乖真的被惯坏了，可能觉得直接咬小淫的鸡翅没有被拒绝，那就等于可以直接咬其他人的鸡翅了，竟然趁着我不注意，飞快地咬住我手里的鸡翅。我火了，啪地就给了小乖一巴掌，小乖惨叫了一声，跳出老远，非常恼火地呜咽着，眼睛还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鸡翅。

小淫凛冽的眼神看向我：十八，你干什么?

我也冷冷地看着小淫：人有人的道，猫有猫的道，不懂规矩没有原则的东西就是要教训，我只是让这只猫明白，不是别人可以接受它的无理取闹和得寸进尺，就等于所有人都能接受它的无赖行为。

小淫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晃着手里被小乖咬过的鸡翅：没什么意思，就是替小麦教训教训他的猫而已。

说着我把鸡翅丢到垃圾桶，阿瑟咳嗽了一下：是该教训，啃个骨头就该满足了，真是得寸进尺！

小淫死死地盯着我，声音有些异样：你是在说猫吗？你不是在说猫，你明明是……

我刚要说话，小淫腾地站起来，激动地看着我：十八，你明明就是在说我是不是？我怎么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做错了，我一直在跟你认错，是！是我自己犯贱，我就是喜欢你，没有自尊地喜欢你，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啊？我都说我错了，我不该先跟你提出分手，不该和别人……还不行吗？

我没想到小淫会联想到这么多，还当着小米和小麦的面说得这么惨烈，我整个就是一个十足的恶人，小米眼睛眨巴眨巴的，好像都要被小淫感动得流出眼泪的感觉。小麦龇着牙，有些不知所措的表情。阿瑟一个劲朝着小麦使眼色，示意小麦带着小米离开，小麦的眼睛一刻不停地盯着装着鸡翅的盘子，阿瑟把盘子推给小麦：你拿走吧，受不了你。

小麦端着盘子，拖着小米，朝厨房走去，阿瑟拽拽小淫：坐下说，坐下啊，你想吓死谁？

小淫情绪激动地看着我，我感觉自己想说什么都够苍白的，我还是努力镇定自己：你没事儿发什么脾气？我是说你吗？别再坚持了……

温柔一刀：男人温柔太致命(7)

小淫直接打断我：你根本都不坚持和我一起，你怎么就知道真的不合适?

我盯着小淫：合适会闹到这个程度吗?

小淫冷冷地看着我：你只会说不合适不合适的，你根本没有放时间在我身上，你就知道不停地去干这个家教，那个兼职的，你什么时候真正在意过我了？你整天忙着那些破事儿有什么意义啊？我养你好了……

小淫最后一句话刺激到我了，我冷漠地看向小淫：大凡要是真的合适，你会和别的女孩在我的隔壁快乐成那个样子吗？你想向我宣告什么，你很行是吧?

小淫的脸色极其的难看，阿瑟开始打圆场：说远了，你俩都说远了，都消消气，小淫，你怎么能那么说十八?

小乖不识趣地凑到我的手边，竟然开始舔我的手指头，我恼火地啪地打了小乖的脑袋一下。小淫的喉结动了一下，我恶毒地看着阿瑟：好啊，这个寒假把小乖交给我带，你们放心去欧洲旅行好了，看我不掐死这只破猫！

小淫一把拽过小乖，冷冷地盯着我：你敢！

我怒气冲冲地哼着：有什么不敢的，大不了一命抵一命，我掐死小乖，你再掐死我算了，反正活着也没什么意思，赚的钱也拿不到手，被人掐死总比活活饿死要好。

阿瑟双手合十坐回椅子，头疼地看着我和小淫：算我求求你俩了，别这么僵持了，分了就分了吧，小淫，你没事儿好好考虑，是要回家跟你家前院的姑娘结婚，还是跟现在这个结婚。十八啊，我求求你了，你没事儿找个男的谈恋爱吧，就谈场恋爱吧，让小淫死了心好不好？你这么老是这么单着，小淫能不想入非非吗?

小淫恼怒地瞪着阿瑟，阿瑟也瞪着小淫：哎，你可千万别这么看着我，要我是一女的，你口口声声地说喜欢我喜欢得都要飞天了，没事儿拉个女的在我隔壁上演呜哇乱叫的三级片，我也受不了，十八这算好的了，要是换了我，怎么着都得让你做不成男人，真是够笨的，就那么饥渴吗？不会自己解决啊？

回到宿舍，我还是怒气未消，许小坏不解地看着我：你怎么了？

我抓起装着星星的瓶子，真想对着墙壁砸过去，小诺腾地坐起来：十八，你疯了，你叠了三百多个星星了，别啊……

我恼火地大喊：感情真是不值钱的东西！

许小坏盯着我：你又受什么刺激了？感情怎么不值钱了？

我瞪着许小坏：要是感情值钱的话，为什么当初充当货币等价物的贝壳换成了现在的黄金，而没有换成爱情？

小诺翻下白眼：那是因为最早定下这个规定的也许是个出家人啊……

我暴躁地打断小诺：哎，你俩要帮我忙。

许小坏往我身边凑了一下：说吧，肯定帮。

我难堪地说出来：我这次真的决定了，我想找个人，谈恋爱！成不成都无所谓，就是形式上的也好，我不能老是这么一个人孤单着，搞得小淫会以为我对他旧情未了。

小诺皱着眉头，挠挠脑袋：这个，好像有不少难度吧？

我强硬地瞪着小诺：这我不管，你们必须帮忙，我非要找人谈恋爱不可。

许小坏给我倒了杯水：行，我俩帮你想，你先喝口水消消气，我和小诺合计合计啊，你也是的，一阵风一阵雨的。

小诺和许小坏两个人坐到一起低声说着什么，我这才放心地喝了口水，好一会儿，许小坏才抬起头，看着我：十八，我和小诺想了一会儿，目前倒是感觉有个合适的，人也不错，你俩的性格倒也般配，估计一说就成，应该没多大问题。

我恢复了点儿情绪，好奇地看着小诺。
小诺扁着嘴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方，小，刀……
我嘴里的水像喷泉一样射向了小诺。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1)

A

我以为丁小飞会生气我直接推荐他参加辩论大赛的事儿，但丁小飞报名参加了学校的演讲大赛，丁小飞跟我说：十八，你放心吧，你推荐我参加和师大辩论大赛的事儿我没有生气，一切都按照程序来好了，我又不怕这个。

丁小飞果然没有让所有人失望，在学校的演讲大赛中不仅仅是出类拔萃，他的口才让所有的人都为之赞叹，其实丁小飞原先就是因为高考中政治考试有些没有发挥好，所以才落到我们学校，说实话，真的是有些屈才了。

坐在评委席上的教务处老师都用赞许的眼神看着丁小飞，教务处长直接就跟学生会老师说：这个孩子不错呀，辩论大赛的时候完全可以让他去啊？应该好好准备，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啊。

学生会老师是是是地点头答应着，我心里暗暗出气，早让你答应了，你不答应，非要难为丁小飞，我们俩是宣传部的，就算结党营私能结到哪儿去？就是看不惯我们，就喜欢4暮那种拍马屁的是不是？

4暮在我身后嘿嘿笑：哎，十八，你现在是不是特解气？

我没答理4暮，4暮接着笑：其实我也知道学生会老师这样要求是多余，我早就看好丁小飞了你是知道的。

我恼火地甩给4暮一句话：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当面对他说啊？害我一个人挨批。

4暮阴险地笑：我故意不说，就是想让教务处长这么说他，学生会老师怎么了？那也不能目中无人，十八，有句歇后语你知道吧？

我厌恶地看了4暮一眼，觉得他心理不仅是阴暗，而且还阴险，4暮皮笑肉不笑地看着学生会老师：那句歇后语就是“脱裤子放屁，费两道手续”。

我忍不住笑出声，学生会老师皱着眉头看向我的方向，我赶紧低下头，4暮低声自言自语：想跟我斗，哼，门都没有，我有的是心思跟任何人周旋……

我不解地看着4暮：你和学生会老师不是哥们儿吗？

4暮开始冷笑：哥们儿？兄弟？朋友？哼，都是用来当枪使的，都是用来出卖的，你啊，没事儿跟我学学，就你那点儿心眼，早就被小淫吃得稳稳的，你以为小淫是什么？是纯情少男？真够笨的，男人找女人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你以为是什么？隔着衣服过家家吗？

我也冷笑地看着4暮：学什么？学着怎么被你出卖？

4暮盯着我：有本事的话，你也可以学着怎么出卖我啊？

我往前欠欠身，不再答理4暮，其他的演讲选手登上讲台，4暮往我的身后又凑了一下，压低声音：十八，我还真是觉得挺奇怪的。

我装着没听见，看着选手自报家门，4暮压低声音：我一直在奇怪，你说你要是脱光了衣服，跟别的女生比较，到底哪里会不一样呢？

我猛地回头，4暮轻佻地倒向身后的长椅子的挎背，洋洋得意地看着我，学生会老师的眼神扫向我这边，我听见自己的手指头被我捏得咔咔的响。

上公共写作课的时候，我还在想着许小坏和小诺为什么会觉得我和方小刀般配呢？我俩哪儿写着般配了？方小刀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口水顺着嘴角流淌下来，我也有些不自觉地跟着舔了舔自己的嘴角，好像我也流口水了似的。可能是我看方小刀的时间和次数够久了，左手开始盯着我看。

小诺趴在我的旁边小声说：十八，你仔细看看方小刀，是不是会觉得越看越帅啊？尤其是小刀流口水的感觉，真是像居家的男人。

许小坏也跟着点头：对对，十八，小刀真的很好的，属于无害男人。

我不解看着许小坏：什么意思？

许小坏坏笑：这种男人至少不会让你要死要活啊，什么时候不想谈了，你可以直接走人，他连个屁都不敢有。

小诺担心地看着方小刀：坏啊，要是小刀看不上十八怎么办?

我和许小坏几乎同时喊出声：他敢！见。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2)

左手疑惑地看着我们，许小坏朝左手媚笑了一下，左手淡淡地转过头去。

课间休息，左手起身去了教室外面，小诺和许小坏开始撺掇我过去，主动跟方小刀示好。方小刀还在呼呼大睡，睡得跟什么一样，胖胖的手让我想起了肥厚的脂肪，还有黄油。我坐到方小刀旁边，看看外面，左手还没有进来，我开始推方小刀，方小刀哼叽了两声，没有反应。

小诺开始指挥：十八，揪他耳朵，这招最灵了，揪一下，然后拐个弯，神仙都得醒。

我试探性地按照小诺说的，去揪了方小刀的耳朵，我看见易名疑惑地看着我们的方向，方小刀哎呀了一声，闭着眼睛抬起脑袋，还晃了两下，哈欠连天地说：哎，谁啊，缺德。

我接着推了推方小刀，方小刀转头看了我一会儿：哦，十八啊，干什么？

我犹豫了老半天，感觉说不出口，许小坏和小诺死命推着我：说啊，说啊，快说。

方小刀睡眼惺忪地瞪着我：说啊，什么事儿？不说，我睡了……

我一着急，说了句：我说胖子啊，咱俩谈恋爱吧，他们都说咱俩挺合适……

方小刀像是被针扎了屁股一样，腾地站了起来，像是看妖怪似的看着我：什么？你你你说什么？你哪只眼睛看见咱俩合适了……

方小刀叫的声音太大了，周围开始有不少人看向我们这边，方小刀转身就往教室外面跑去，小诺推着我：快呀，趁热打铁，记着啊，那小子要是敢说不行，你就揍他，打到他说合适了为止，还反了他了？

我跟着方小刀出了教室，方小刀苦着脸开始哀求我：十八啊，不，我叫你大姐行了吧，我求求你了，你千万别看上我好不好?

我恼火地看着方小刀：哎，又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装着谈谈恋爱怎么了？你干吗这个样子?

方小刀表情更加的难看：不行啊，左手会杀了我的……

我不解地看着方小刀：跟左手有什么关系啊?

方小刀愣了一下：啊，那是因为左手会说我不务正业的，你知道我最怕他了，哎，把话说清楚了，你要随便找个人，你可以找左手啊？至少他还酷酷的……

我打断方小刀：左手是许小坏的，你怎么那么笨啊?

我看见左手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随手甩着手上的水，方小刀一副像是回到旧社会的表情：也不知道是谁笨，反正这事儿你千万别打我的主意……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3)

左手走了过来，看看方小刀看看我：怎么了？

方小刀憋红了脸，一声不吭，好像真的是刚才我非礼了他，左手盯着我：怎么回事儿？

我没好气地看着方小刀：我想跟方小刀谈个恋爱，他不肯。

左手眼睛睁得大大的：你没病吧？

我恼怒地瞪着左手：哎，又不是真的谈，就是做做样子啊，怎么了？你们啊，平时装得都很仗义的，关键时候就卡壳，算了，我找别人去，我还真不相信，这么大个学校，连个想跟我谈个恋爱的男生都没有。

左手一把拽住我：你又哪根筋错位了？

我不满地看着左手：哎，我总不能不谈恋爱吧，让人看着多可怜啊？好像我真的只有小淫能将就似的，真是邪门了，怎么桃花运从来就落不到我脑袋上？

左手怔怔地看着我，没有说话。

因为小裴他们贴小广告的事儿，教务处长迁怒辅导主任，辅导主任迁怒于我，于是我班长的职务就又卸职了，换成了班级里另外一个学生。辅导主任只是给了我一个理由，就是：工作态度不认真，对于班级的事务不上心。

我也乐得清闲，把手里的事儿全权交给了新任班长，在心里祝他好运。丁小飞他们根据演讲大赛的结果，组成了辩论队，开始正式训练。师大是文科学校，辩论水平可想而知。我们是工科学校，就算输，也不能让差距拉得太大了。

朱檀年底要参加在职博士考试，忙得跟个陀螺似的，时不时给我电话，让我帮着她在学校图书馆借考博的参考书。我借书的时候翻过那些厚厚的像是板砖一样的书，有些羡慕朱檀，至少她还能放下时间去考虑读书。

进入冬季，学生越来越不愿意去学校操场跑步了，都愿意窝在暖和的被窝里享受上课前的温暖。因为学校大部分班级没有体育课，所以学校一直有规定，要大家早上起床去操场跑步打卡，算作体育课的成绩，但是学生都非常的懒惰，谁都不想去打卡，天冷了，就更没有什么人去跑步了。因为我在学生会，所以一些跟我关系不错的人开始央求我，拿着一堆的卡，去找文体部的人打卡，我也不好拒绝。每次拿着一堆的体育卡跑去找万森和谢童打卡，万森都不怎么乐意，说我的关系户太多了，我也挺同情万森的，每天早上早早去操场上等着给跑步的学生打卡，但是去的人那个少啊，冻得万森跟泰山顶上一颗葱似的，吃饭的时候手都一直哆嗦，一个鸡蛋夹了半个小时都没吃到嘴里。

后来学校看大家都不愿意去跑步打卡，只好再实行怀柔政策，只要每个学生按照早晨正常的时间去食堂就餐，那么就等于打卡了，这下够周到了吧，而且还能为不吃饭的学生身体健康考虑。还别说，刚开始几天，学校食堂的人真是熙熙攘攘，跟集贸市场似的，也开始有很多的学生夸赞学校的政策非常的人性化，知道疼学生。好景不长，也就一两个星期，食堂也开始变得门可罗雀了，打饭的大师傅没事儿也开始拎着苍蝇拍，在食堂里抓捕夏天遗留下来的苍蝇。

学校觉得学生有些太过分了，跑步不跑，连早饭都不吃了，这还了得？后来学校考虑到法不责众，又马上是学期末了，决定举行一次全校性的篮球比赛，男生组跟男生组比赛，女生组跟女生组比赛，要是大家还反对，那好，统统早晨都去操场上跑步打卡去。这下没有哪个班级的学生反对了，于是都开始热热闹闹地准备着篮球比赛。

我们班女生少得可怜，只有七个人，除了上场的固定人数之外，剩下的就全都是替补了，包括端茶送水包括啦啦队。更可笑的是，我们班的女生除了偶尔站着不动扔扔篮球之外，其余的统统不会。男生倒是能集齐像模像样的篮球队，但是技术水平也不高，所以当许小坏

提出要左手当我们班级女生临时的篮球教练时，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a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4)

B

自从我跟方小刀说了那个要一起谈谈恋爱的玩笑话，方小刀见到我就跑，跑的那个速度啊，就跟脚底下踩了风火轮一样，那架势好像我真的是大灰狼，他是一尘不染的小白兔。我给朱檀送考博的参考资料，看见左手背着吉他和方小刀往学校外面走，我还悄无声息地想靠近他们，无意中方小刀回了下头，看见了我，方小刀的瞳孔开始无限放大，大叫了一下，撒腿就跑，就像是离弦的箭，以飞快的速度往不知名的方向号叫着跑去。我皱着眉头瞪着方小刀跑的方向，感觉自尊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左手好像笑了一下，我恼火地嘟囔着：至于吗？又不是当真的，我就那么差？

左手好一会儿才转头看着我：十八，你为什么非要跟方小刀谈呢？

我想都不想：好相处啊，而且大家都不会当真，我不会真的去碰胖子，他也不会碰我。

左手淡淡的语气：你都知道大家都不会当真，小淫就能当真吗？别找他了，只能让别人看着更加笑话。

左手停顿了一下，往肩膀上送了送吉他，低沉着声音：就算要找个人糊弄过去，至少也要找个能让小淫误会的，这都不懂吗？

我愣愣地看左手：也不是真的想怎么样，我看别人谈得也挺简单啊，找着真是费劲……

左手避开我的眼神：要找呢，总会找到，有时候其实挺凑巧的，只是你不想而已。

我伤感地叹气：其实也不是为了什么，有时候感觉挺苍白的，只是想认认真真地谈次恋爱，然后认认真真地去结婚，没有那么多这样那样的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呢？阿瑟跟我说，男人的初恋都是用来练

手的，只有女生才会死乞白赖揪着所谓的初恋不放手，是不是执著的时候真的跟爱情就没有关系了？男生都不喜欢纠缠的女生，所以我才不会去做最后那个死不死活不活纠缠的那个，我宁愿去做最心狠的那个，至少，至少还能给自己留点儿脸面……

我有点儿说不下去，低着头，看着手里从图书馆帮着朱檀借来的考博的参考书，越是到学历的最高端，就连参考书都是新的。

左手叫我的名字：十八。

我心不在焉地转头看着左手：嗯？

左手盯着我：你去找个人恋爱吧。

我苦笑：你觉得我能找得到吗？

左手低下头，有些含糊：怎么找不到？你就不能多看看你身边的人吗？

我点头：行，明天我就去配一副度数大点儿的眼镜。

朱檀真的被考博折磨得差不多疯了，房间里全是参考书，还有贴得到处的小纸条，厨房、书房、客房、阳台，就连厕所的墙壁上都贴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专业术语，看来朱檀应付考试的能力和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一样，我一直以为才女对考试是应付自如的。

朱檀戴着大大的眼镜，指指冰箱：十八，你自己看看有没有能喝的，我不管你了。

我拉开冰箱门的时候，看见冰箱门上贴着朱檀老公的纸条，上面写着什么菜吃多长时间、家里的米、面、色拉油还有水果都放在什么地方等诸如此类，我用手使劲按了按有些松动的纸条胶面，心里涌现出一丝感动——男人对女人的关心，能深入骨髓的，偏偏就是这些叽叽歪歪的小事情，而非热情如火的碰撞。

我转头看着朱檀：朱老师，我们应该管你老公叫什么啊？

朱檀用书盖住脸，缩在沙发上：老师就是师父，应该叫他师公，这称呼真土。

我呵呵笑：师父，师公对你真好。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5)

朱檀阴阳怪气地笑：你师公要是敢对我不好，我立马就找个男人私奔了，哼。

从朱檀家出来，已经是下午三点了，还没走出教师小区的大门口，我就听见旁边的楼门口好像传来争吵的声音，声音还挺熟悉的，我转头看，竟然是英语听力老师，正在和一辆白色小面包车的司机吵架。那个司机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听力老师本来长得就瘦瘦小小的，被司机一吼，显得更渺小了。

我隐约地听见听力老师说：刚开始搬家的时候明明说好了你帮我搬到楼上的，现在给了钱，你为什么出尔反尔?

司机大大的嗓门：怎么了？你住的是六楼，就是搬家公司，六楼也是要加钱的，我是白痴吗?

听力老师气不过的声音：在搬家的时候我就说了是六楼好不好，你明明就是耍赖……

火车司机竟然开始从面包车上开始往下扔东西：我没听见，我听你说的是三楼，骗人的是你，卸下来了，你快点儿把车钥匙给我……

我快步走过去，听力老师的表情非常的委屈，我走到听力老师身边：老师，怎么回事儿?

听力老师转脸看我，我看得见她的眼泪都在打转，听力老师的年龄最多就能比我大两岁，有些气不过地看着我：这个司机不讲理，明明讲好了，帮我搬家，我把钱都给他了，他现在又说是六楼，之前我都说好了的，现在他，他不认账……

司机看了我一眼：哎，六楼啊，我不搬！

我瞪着司机：那你把之前收的钱给退了！

司机瞪着我：你算老几啊？你说退就退？我还没有让她加钱呢?我是看她一个人可怜才帮着搬这么多东西的……

我看小区里有IC电话亭，我拿出IC卡，开始安慰听力老师：老师，你别怕，我们专业好多学生今天下午都没课，我还认识不少毕业班的人，他们就更没有课，我这就让他们过来帮你搬家，你等着。

我拨通了阿瑟的手机，好一会儿，手机才接通，我大声对着话筒嚷：阿瑟，你多带些人过来教师宿舍楼这边，我们专业的听力老师要搬家啊，还有啊，有个司机不讲理，你们那些踢球的哥们儿都在吧，统统带过来，咱们学校的老师受了欺负，当学生的脸面好看吗？

我看见货车司机的脸色有些不大好看，电话那边竟然传来小淫的声音：十八吗？阿瑟不在，下午出去的时候没有带手机，发生什么事儿了？

我一愣，本来想装回横的，阿瑟这个喜欢挑刺儿的主儿竟然还不在？但我还是不想让货车司机看到我没有拉到人，我对着话筒接着嚷：那你来教师宿舍楼这边啊，不是说了吗？我们专业的一个老师搬家，还被一个不讲理的司机欺负了，你多带些人过来啊？

小淫可能也被我说得愣头愣脑的：十八，房间里就我和小乖啊？

我也火了：那你就先过来，然后让其他人都跟着过来！快点儿。

我啪地挂了电话，货车司机的脸色有些游移不定，在货车旁边走了一会儿，朝听力老师挥挥手：哎，真是的，算了算了，最讨厌跟你们这些娘儿们打交道，钱退给你，我收二十块车费，剩下的80块都退给你，赶紧卸车，我还赶着拉活呢。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6)

货车司机可能不知道一会儿能来多少学生，三下五除二，非常利索地把白色面包车上的东西都卸了下来，一溜烟开车走了，听力老师疑惑地看着我：一会儿来多少人啊?

我惭愧地看着听力老师：就今天不凑巧，有些人不在，可能就过来一个，不过也够用。

听力老师睁大了眼睛看着我：就一个？那你说得好像好大的阵势似的?

我笑笑：那也得装装样子啊，我们东北有句老话说，“倒驴不倒呛”。

听力老师扑哧一下，笑出声，眼角还有点儿泪水：什么意思啊?

我开始解释：那个驴你知道吧，脾气是最拧巴的，要不怎么都说谁谁是驴脾气啊？说的意思就是，三五个大汉，就算把一头拧巴的驴给摁倒了，那个驴叫的啊，比没被摁倒之前叫的还壮烈，就是气势不倒，人活着不就是一口气吗?

听力老师捂着嘴开始笑，听力老师其实是个挺可爱的女孩，但不知道为什么她平时笑得很少，给我上课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表情，小诺经常说英语老师的表情等同于英语听力本身。听力老师和毛可都是今年新分配的老师，毛可是本科留校，听力老师是研究生硕士，有句话说得好：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据说毛可的叔叔是IBM大中华地区的类似CEO的角色，所以从学校到学生，都非常给毛可面子，毛可居住的教师楼是最新的，楼层也好，搬家的时候，学校专门出车，来帮忙的学生多得毛可都不记得都是哪些专业的学生，而且搬家之后，还有好多学生帮着打理新房的暖房（北方人的习惯，新房一定要暖，不然没有人气）。

听力老师虽然学历高，听说她自己也对分配到我们这样一个不大的学校表示过不满意，脾气也硬，不会好好跟领导相处。好多学生都

知道，听力老师申请教师职工宿舍的时候，等了好久才下来，楼层里的情况我现在看不到，但是楼体和楼层都不怎么好。今天是我碰见她搬家了，按理说听力老师教过的专业也不少，我不明白为什么没几个学生过来帮忙搬搬家。

小淫呼哧呼哧跑过来的时候，我和听力老师已经把东西分类放好，方便往楼上搬，小淫喘着粗气跑到我面前：十八，就，就剩下我一个人在……

听力老师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和小淫：今天麻烦你们俩了。

小淫摇头：没事儿，老师，你别上去了，在下面看着东西吧。

估计小淫也看出来听力老师，不足一米的身高，瘦瘦小小的样子，没有办法搬什么东西，还不够耽误时间的。于是反复爬六楼的搬运工工作就归了我和小淫，小淫搬最重的，我搬差不多的，前后大概折腾了两个小时，才算把一大堆东西，搬到楼上。我和小淫都累得大汗淋漓，听力老师分到的教师宿舍真的不怎么样，应该不超过五十平米的一个房间，房间里暗暗的——我有些意外，因为我看到床头的上方，挂着听力老师大大的结婚照——她结婚了？

我愣神的时候，小淫伸出手，帮我擦着额头细密的汗水，听力老师端着水果本来都走出厨房了，看见我们，又笑着退了回去。我有些尴尬，避开小淫伸过来的手，小淫还没有从刚才搬家的劳累中缓过来，呼吸有些喘息，怔怔地看着我。

我皱着眉头瞪着小淫：看什么看啊？

小淫攥着手绢，咬着嘴唇小声笑：好几天你都不答理我，现在可以跟你待一会儿，当然要好好看看你啊。

我低着头绕开小淫：真是肉麻，今天不是没找到阿瑟吗？

小淫在我身后吃吃地笑：那我也高兴。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7)

C

听力老师为了表示对我们的感谢，一定要留我们吃晚饭，说冰箱里的菜还有红酒什么的都是现成的，也不费事儿，随便做做就好了，小淫竟然来了兴趣，非要动手做，听力老师被小淫的热情都吓到了。只好放手让小淫在厨房里折腾晚餐，我帮着她开始整理搬上来的那些随便堆放的东西。

在帮着搬一堆信件和书的时候，从里掉出来一张纸，我放下书和信件，捡起掉在地上的纸，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竟然是一张“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的博士通知书？日期也是今年9月份的。

我惊喜地跑到听力老师身边：老师，你太厉害了，你都是北外的博士了？

听力老师一怔，接过我手里的通知书，看了一眼，随手一撕，丢到旁边的垃圾桶中。我愣住了，听力老师跟没事人似的接着收拾东西：哦，那个，我不想去读了，读书其实也够累的了，现在工作多清闲啊，也没什么压力，现在老师的待遇其实也不错。

我看向被听力老师丢到垃圾桶里的那张通知书，心里隐隐约约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惆怅，真的只是听力老师说的那样吗？读书其实很累的，当个闲散的老师其实也不错？

晚饭的时候，听力老师着实为小淫的厨艺惊艳了一番，夸得小淫都不敢抬头了。听力老师看着我笑：十八，你好口福。

我装着听不懂：老师，你说什么啊？

听力老师笑：你们不是在谈朋友吗？

我摇头：没有啊，普通朋友。

小淫有些失望地看着我，听力老师开始倒红酒，看着我笑：别骗我了，我才不信。

其实，听力老师真的是寂寞了太久，她的脾气耿直，不晓得如何跟领导周旋，学校里的老师也多数都是见风使舵的类型，即便有刚正不阿的，因为年龄的差距，也不可能跟听力老师聊得多近。所以这个晚上，听力老师极有可能是从分配到我们学校以来，第一次说了这么多的话，喝了那么多的红酒，兴奋得有些异常，等一瓶红酒喝完的时候，听力老师酒兴正酣，竟然晃晃悠悠地又跑去拿了一瓶红酒。

我担心地看着听力老师，小淫呆呆地看着我，在我耳边小声说：十八，你脸好红哦。

我迟钝地摸了摸自己的脸，瞪了小淫一眼：不用你管，红也不是给你看的。

小淫往我身边搬了下凳子：十八，我们好久没有一起喝酒了，我早就想了，真是怀念。

听力老师重新倒了红酒，喝了一大口，看着我：十八，知道我为什么不去读北外的博士吗?

我茫然地摇头，听力老师苦笑：我和我男朋友结婚后，大家都想继续读博士的，我们，我们就都考啊，我们说好了，谁考上了谁去读，考不上的就供考上的那个读，读博士。

小淫的手轻轻地在桌子底下握向我的手，我感觉到了暖暖的，犹豫了一会儿，我挣脱小淫的手。听力老师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杯子里的红酒，脸色绯红，朝我不正常地笑：结果呢? 我们都考上了，他考上了北大的博士，我考上了北外的博士，老天真是会开玩笑，明明知道只能一个人去读，为什么非要两个都要考上呢?

我安静地听着听力老师讲着，听力老师的眼睛里亮晶晶的，那是一种叫做委屈的亮光，惯于寄人篱下的我，太熟悉一个人眼睛中能盛放下的东西。听力老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直接喝了一大杯的红酒，声音有些哽咽：我们两个，总要有一个做出牺牲的，不管是为了爱情的名义，还是为了婚姻和家庭的名义，总要有一个站出来，牺牲自己的梦想的。

不用说，站出来牺牲的，就是听力老师。听力老师又喝了一大杯红酒，呵呵笑：北大和北外比起来，哪个价值更大些？男人和女人比起来，哪个更有潜力呢？所以我的北外梦想，就，就被我丢进了垃圾桶，呵呵……

听力老师忽然直接抓起红酒瓶子，开始大口大口地喝起来，我吓了一跳，站起来去抓听力老师手里的红酒瓶子。听力老师把瓶子抓得紧紧的，委屈地看着我：十八，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做选择？为什么一定是我去选择？

听力老师忽然转向小淫：哎，小子，你给我听清楚了，你要是真的喜欢十八，就不要让她去选择，选择本来就是男人的事儿，为什么非要让我们女人深明大义地做出牺牲，然后让全社会都跟着歌功颂德呢？你啊，要是真的爱一个人，一定不要让她去选择，你要自己去选择，听，听明白……

选择之权：别让女人去选择(8)

听力老师往椅子背上一靠，头深深地仰向了后面，我赶紧抓住她手里的红酒瓶子，然后和小淫两个晃晃悠悠地把听力老师抬到了床上，中间我还不小心撞到了床头，疼得龇牙咧嘴的。小淫帮着收拾了下厨房，还有客厅，我把听力老师撕成两半丢在垃圾桶里的“北外博士”通知书给捡了起来，拿出透明胶带，小心地把通知书顺着撕裂的地方，给粘好了，找了一本厚厚的书，把那个粘好的通知书放到厚厚的书里。转头看向听力老师，她皱着眉头，不知道是不是在做梦。

我终于明白，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真的无法微笑的原因。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感觉晕晕乎乎的，估计也是喝得有些多了，而且来回搬家的劳累也影响了身体排斥酒精的能力，我真的有些困，很想睡觉。小淫不停地开合着手里的打火机，我偶尔转脸，能看见小淫若有所思的表情，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

路过阿瑟租的房子的时候，小淫拽住我，夜里，我看不真切小淫的表情，小淫说：十八，上去坐坐吧。

我眩晕地晃着脑袋：不了，学校要锁门了。

小淫拽着我手臂的手没有放开，我疑惑地看向小淫，小淫低低的声音：那么，这次让我来做选择，怎么样？你们的听力老师说得没错，选择本来就是男人的事儿……

我甩了两下，没有甩开小淫的手臂，我怎么突然感觉小淫越来越靠近我，是我真的喝多了？还是幻觉？我使劲晃了晃脑袋，还往后退了两步，靠在了小区外面冰冷的墙上。我看见了小淫清晰的脸，还有黑暗里闪动的眼神。

小淫温暖的手握住我的手，低声说：十八，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喝太多酒了吧？

我听得见小淫急促的呼吸，还能闻到小淫唇齿之间红酒的味道，我使劲推小淫，小淫更大力地靠向我，我开始恼火了，我嚷着：小

淫，你让开，我讨厌你这样。

小淫握着我的手，低声说：我知道，我知道。

我别开眼神，冷冰冰地哼：那你让开啊。

小淫接着低声说：知道了，你别气啊。

初冬，萧瑟的黑夜里，我听见小淫越来越慌乱的气息，好一会儿，小淫低低的嘶哑的声音说：十八，我想亲你……

小淫的声音让我的耳朵跟着嗡嗡的，我厌恶地摇头：不行！我反感，你亲过别人的嘴唇，脏死了，让我恶心……

我的另一只手推开小淫靠近的脸，小淫温热的嘴唇贴到我的掌心，热热的，带着一阵又一阵的热气，我想抽回手，小淫握着我的手，没让我再动，小淫的嘴唇就那么紧紧地贴靠在我的手掌心里。

我冷淡地低下头：你放手，别让我恨你。

小淫叹息，含糊地说：十八，如果你一定要这样不理不睬我，我宁愿你恨我，至少你恨我的时候就会想着我，嗯？

我也叹息：小淫，你知道我无法接受的是什么……

小淫温柔地打断我：我知道，我知道的。

小淫抱住我，把头埋在我的肩膀处，低低的声音：十八，你也让我做一次选择好不好？我们都爱得这么辛苦，你真的就那么忍心吗？

小淫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十八，我不强求你，只想你别那么决绝地跟我划清界限，你就让我还能出现在你的身边，我真的不想毕业之前忘了你到底是什么模样，那样我会走得很悲惨……

老旧的公交车，带着吱嘎吱嘎的轰隆声，从我和小淫的身边驶过，我闭了闭眼睛，公交车的车灯让我无法睁眼。

回到宿舍，我都处在一种心不在焉地状态中，不时翻看着被小淫温热的嘴唇紧紧贴靠的手掌心，我觉得自己的心跳时不时就失去正常的规律一下，像一只几百年没有修过的坏了的钟表，哗啦哗啦地发出不规则的机械声。

小诺一屁股坐到我身边，打开我擎着的手：哎，你看你这只手都大半天了，你手怎么了？是抽筋了，还是抓大粪了……

我厌恶地随手就给了小诺脑袋一巴掌：你手才抓那玩意儿。

小诺摸着脑袋：哎，那你傻愣着一个劲地看手心干什么……

宿舍门被推开了，夭夭朝我露出甜蜜地笑容：十八，我来了，你就买一个雅芳小套好不好，才四十五块啊，我可以送你化妆棉，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夭夭的声音让我打了无数个哆嗦，我板着脸：不行，化妆品又不能当饭吃。

夭夭扁着嘴：可是它能让你变漂亮啊?

我哼：瞎说，要是你这玩意儿能让人变漂亮，许小坏干吗不用?

坐在床上修指甲的许小坏嘿嘿朝我?：十八，因为我已经很漂亮了。

夭夭坐到我身边，开始摇着我的胳膊，有些发嗲：十八，嗯，求求你了，我是雅芳的校园专员，如果完不成任务，会被主管说的，你就那么忍心看着我被说?

我对着上铺的木板长叹：夭夭啊，你找我推销化妆品，等于让秃子买梳子，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夭夭自顾自磨叽着：秃子买梳子也无所谓啊，经常梳梳说不定就长头发了啊……

我奇怪地看着小诺和许小坏啊：哎，夭夭疯了是不是？干吗非要让我买啊，你俩呢？拿出点儿闲钱帮帮忙啊？不知道我抠门啊?

小诺嗤笑：切？我才不用那玩意儿，我宁肯多买两条内裤！

夭夭关切地看着我：十八，我卖你是因为我想把好处便宜了你啊，还有啊，你已经到了需要用化妆品的年龄了。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1)

A

左手对我们班级女生的篮球水平非常的失望，整个早晨，左手的脸部表情都是臭臭的，初冬的早晨天气还挺冷的，大家奔跑中呼出的都是白白的热气。

小诺拿起篮球还没走两步，左手皱着眉头就朝小诺嚷：哎，哎，说你哪，你那是抱球跑，抱球跑是犯规的，三步上篮跟你们说了多少次了，你们女生的协调能力不是挺好的吗?

小诺很二百五似的看着左手：为什么非要是三步上篮呢？我步子小，四步行不行，十八步子大，两步不就行了吗？哪来这么多规定啊?

左手有些恼火：你这不是废话吗？那干脆足球场上每人发个足球，各玩各的多好？干吗非要二十多个人抢那么一个破足球……

小诺不停地点头：对啊，我们女生宿舍早就对这个问题作出讨论了，每人一个足球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我们班的女生在旁边开始笑，左手气得不行，愣了好一会儿也没有说出话。一直在栏杆边上站着的易名走了过来，拍拍左手笑：教女生就是这样了，你还是做好心里准备吧。

然后易名开始招呼小丘：小丘你过来，我教你。

小丘的脸羞赧地笑了笑，在别的女生面前，易名这么对她，我想小丘已经觉得是最快乐的事儿了。许小坏温柔地靠近左手，声音变得软软的：嗯，有男朋友开小灶真好，左手，我也要你教我……

许小坏的语气让我不自觉地抖了抖身体，左手冷漠地瞪了许小坏一眼：一边待着去，就你们班这个水平，别说篮球比赛了，就是花钱请别人看都没人看，赶紧给我练，每人二十次三步上篮，谁抱球跑了，给我单独练去！

我因为之前跟左手、易名他们经常早上打打篮球，所以基本的动作没什么问题，所以左手让我练习投篮，说是至少也要进那么一个球啊，总不能两个班级的女生整场整场地在球场上来回拉练跑着玩吧。

我练习投篮的时候，眼角处看见易名手把手地教着小丘如何带球跑，如何控制三步上篮的速度和动作，小丘一直低着头笑，易名也在呵呵笑，看着挺温馨的。

我一连投了五个球，都没有进，左手看了我一眼，从我手上拿过篮球，对准篮筐轻轻一投，球竟然没挂篮就进了，左手淡淡地看着我：十八，投篮的时候，身体要轻，一般的女生都会觉得把篮球举过头顶很沉，不知道怎么扔出去，所以脚下要有一个弹跳力支撑着，只有身体的协调性组合好了，篮球才能听你的使唤，不然怎么都像抱了一块石头在头顶上。

我按照左手说的方式试了几次，虽然没有投中，但好几次篮球都歪歪斜斜地绕着篮筐了，说明还是有进步的。左手有些心不在焉地看着小诺她们来来回回地带球跑三步上篮，好像无意识地说了一句：你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一愣，篮球差点儿掉在自己脑袋上：什么什么时候啊?

左手眼神依旧看向小诺她们：没什么，我昨晚回来得挺晚的，酒吧那边有些事儿，不过还好，我赶的是末班车。

我脸一红，想着是不是自己和小淫在一起时被左手看到。

我不敢吭声一次又一次地练习着投篮，篮板被我用篮球撞得怦怦地响，像我的心跳。我听见有打火机开合的声音，然后，是左手咳嗽的声音，转头，看见左手把烟含倒了，用打火机点燃了有过滤嘴的那头。我想笑，但没笑出来，因为我看见左手呛得眼泪都出来了，我扔了篮球，朝左手走过去捡起左手丢在地上的打火机：你没事儿吧?

左手皱着眉头，抹了下眼睛：没事儿。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2)

左手看我看他，立马拉下脸：哎，你没事儿看着我干什么啊？练球啊！

我只好跑去捡起滚远的篮球，远处，易名转头看着我和左手的方向，还朝我挥了挥手。

上英语听力课的时候，听力老师还先拉着问我那天喝酒之后她有没有失态，我对天发誓说那天她真的没有失态，喝多了就直接睡了，然后我们收拾完了就走了，听力老师这才放下心来。

篮球比赛抓阄分派班级的时候，阿瑟不怀好意地眯着眼睛问我：十八，你是不是给小淫吃春药了？这小子这几天心情怎么那么好啊？

我推了阿瑟一下，嗤笑：你也真敢想，我还有钱买春药当零食给他吃？

阿瑟不依不饶：那为什么那小子这几天心情那么好啊？得瑟得跟真的谈了恋爱似的。

我瞪了阿瑟一眼：我怎么知道？说不定他就是跟别人谈恋爱啊了？招蜂惹蝶的事儿他还少干了？

阿瑟扑哧一笑：哇噻，够酸的，至少是一千年以上的醋缸子被打破了，十八，你也别太难为小淫了，小淫想在毕业之前好好地陪着你……

左手走了过来，看着阿瑟：哎，我们班和你们班是第一场？

阿瑟笑嘻嘻地凑到左手身边：是啊，你怕了？

左手冷笑：有什么好怕的？

阿瑟开始对着左手，从左手的左面肩膀伸一下头，又从左手的右面肩膀伸一下头，不正形地笑：我就这样防啊，那样防啊，这样防啊，那样防啊……

左手突然对着阿瑟的肚子给了一拳，冷笑：你怎么跟只大苍蝇似的，那我就这样揍你！

阿瑟皱着眉头捂着肚子揉了揉：臭小子，真下黑手啊，你等着，比赛的时候我专门防着你的夹肢窝，踹你的下三盘……

左手看着我：你们班对哪个？

我苦笑：基础学院的建筑系，九段她们班，听说她们都挺酷的，以前打篮球的时候好像还群体揍过裁判……

阿瑟嘿嘿笑：何止揍裁判啊，那个专业的女生生猛着呢——军训的时候一个姑娘老是不会踢正步，教官也没客气，反复训练那个姑娘，还是不行。教官后来靠近了那个姑娘，说是要她踢出一个九十度的正步保持不动，那姑娘砰地一脚就踢向教官的下半身了，据说用的力度，跟东方不败自宫也不差多少。教官当时就跪在地上了，那姑娘还冷笑着说："别那么客气，我没让你给我跪，"真狠……

左手来了兴趣：那个教官最后怎么样了？

阿瑟坏笑着比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肿了呗，肿得那么高，跟囊肿似的，不过听说还能用……

我皱着眉头看着阿瑟：哎，你就不能说点儿好的？

阿瑟吊儿郎当哼哈着：不过你们不用害怕啊，都是女生她们最多就是踢踢球而已，十八，要不你们弃权算了，那个专业的姑娘都跟灭绝师太似的，太凶。

临近12月，我也开始经常去自习室，准备进入学期末的复习。自听力老师喝多了那个晚上之后，小淫开始经常去自习室找我，有时候我不在，他就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看书，有时候偷偷地在我的专业课本中放上一块巧克力什么的，有的时候是在我的抽屉里放上一个苹果，要是我一晚上都不去，他还会写个纸条说他去过了，搞得我非常茫然。我看书的时候小淫就偷偷转脸看着我，这让我没有办法集中精力看书，我也会变得很恼火，我也偷偷换过自习室，但是小淫总能找到，我问小淫怎么找到的，小淫说他很闲，一个自习室一个自习室地找呗。其实我不想小淫这样，我们之间的问题太多，我真的有想过，

等他毕业了，一切真的就风轻云淡了，所有跟他有关的烦恼，也就统统被带走了，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这天我复习大学英语的时候，小淫带了两个橘子过来，在旁边费力地剥着，因为他不留长指甲。我转头看着小淫，他最近真的是精神好了很多，时不时地笑着，身上的牛仔裤和衬衫也干干净净的，只是小淫和我的距离，只有我自己知道有多远。

小淫也转头看着我笑：十八，你看什么?

我盯着小淫：小淫，你说你没事儿在阿瑟那儿待着睡觉多好？要不就找几个姑娘，满校园转转啊，就像之前那样，用你的大衣随便抱着个女孩调调情，那会儿我真的觉得你帅呆了，我多闷啊，你每天看着我都不会闷吗?

小淫的眼神黯淡了一下，低着头看着手里的橘子，小声嘟囔着：我就知道你嫌我。

我睁大了眼睛看着小淫：那你可以找不嫌你的啊，你家里的那个青梅竹马，我看着就挺好的，要身材有身材，要模样有模样；还有新生中你的那个老乡，你们不仅家在一个地方，还是?中校友啊，她们都很乐意跟你的。

小淫突然转头盯着我：那你为什么不乐意跟着我?

我摇头：因为我想找个省心的。

我有些惆怅地叹息：要是知道最后真的跟你发生这么多事儿，那年的寒假我怎么都不会去阿瑟那儿用计算机，跟你接触得太多了，什么问题都出来了，当时要是没那么多机会接触就好了……

小淫把橘子递给我，我摇摇头：你自己吃吧，左手总是让我看看身边的人，说会有适合我的，我怎么就没发现呢?

小淫怔怔地看着我：他这么跟你说?

我直直地盯着小淫，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小淫避开我的眼神：你干吗这么看着我?

我冷淡地摇头：没有，我就是在想，为什么你就可以那么轻易地开始一段新的恋情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呢？你看你过得多爽啊，左一个姑娘右一个姑娘的，不管哪个姑娘对你都无怨无悔，都把青春献给了你，你家真的有祖传秘方吗？小淫，你教教我啊？

小淫生气地看着我，有些说不出话，我也跟着生气，我把书一摔，发出很大的声音，自习室里其他的人抬头看向我这边，我压低声音，凶巴巴地对着小淫的耳朵：哼，我偏不把青春献给你！我，我出家，我去当尼姑，我独身！

我站起身，气呼呼地走出了自习室，在走廊里喘着粗气。小淫跟了出来，也是气呼呼的表情，小淫火大地看着我，我瞪了小淫一眼：干什么看着我？

小淫恼火地往我身边凑了一下：就看，怎么了？我把青春献给你行了吧？

我生硬地摇头：不用！我怕我用84消毒液洗都洗不干净！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3)

B

说实话，我真的没有清高到免费给小宝当家教的份上，我主动去，是因为我抱着一丝侥幸的心里，上次杜太太是喝酒喝多了，可能说不给我结清家教的钱是气话，所以我希望正常状态下的杜太太能给我结账，杜先生说他不管家里的事儿。

我按了好长时间的门铃，门才开，小宝可怜兮兮地站在门口看着我，手里还抱着一个装着花生酱的玻璃罐子，嘴角上到处都是面包渣，我疑惑地看看客厅，没有人，也没看见保姆。

我换了鞋子，不解地问小宝：你妈妈呢?

小宝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我妈妈都已经三天没有回来了，老师，我好饿啊，冰箱里都是生的东西，我不会吃，就还有这个花生酱和面包了。

我心里一酸：保姆阿姨呢?

小宝抠着手指头：被我妈妈打走了，说是偷了家里的东西。

我犹豫了一下，蹲下来看着小宝：小宝，你爸爸呢?

小宝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地抱着花生酱的罐子，我不忍心再问，看来我的家教费真的没有什么希望了。我失望地走向冰箱，想看着能不能帮小宝做点儿吃的，客厅桌子上的面包硬硬的，不知道放了多少天。

小宝跟在我的身后：老师，我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含糊地说着：小宝，你不要瞎说。

小宝可怜兮兮地重复着：是我妈说的，我妈说我有病，所以没人要我了，我妈说如果我再犯病，就把我卖到乡下送给看苹果树的老头，老师，我真的有病吗……

我把灶台上的锅和碗弄得声音大大的，我不知道要怎么跟小宝说清楚，我一直都羡慕有钱人，甚至会嫉妒小麦养的那只猫的命运，我觉得有钱人有很大的房子，有车子，有花不完的钱，一点儿都不用担心将来会不会没有馒头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可以去买，不高兴了就送人，然后再去买。杜先生家有大大的房子，里头有好多个房间，洗手间明晃晃的让我都不舍得使用，杜先生家的厨房，什么样的锅都有，我都不会用，只敢用没有什么功能的锅，可是这些就是传说中的幸福吗？不用为没有馒头吃而担心，是不是就真的是一种幸福？

杜太太幸福吗？应该会感觉到幸福吧，那么多的金银首饰，那么多的名贵服装，那么多高档的化妆品，那么多高档的应酬和晚宴等着她去参加；小宝幸福吗？他爸爸开着最豪华的顶级车子，他妈妈如此的优雅和漂亮，在家里什么活都不用干，保姆围着团团转，所以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幸福的啊？

可是为什么，我偏偏就看不到他们的身上有流淌的幸福呢？

我给小宝做了个荷包蛋，煎得还有些煳了，但是小宝吃得那叫一个香啊，估计是饿的，这就像当初朱元璋说翡翠白玉汤好喝，应该也是饿的。小宝吃着吃着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转身跑进他自己的房间，我不知道小宝干什么，我担心小宝是不是又犯了什么毛病。一会儿，小宝抱着一个大大的兔娃娃的罐子又走了出来，我以为那个兔娃娃是个新买的玩具，小宝把兔娃娃罐子放到桌子上，推给我，我奇怪地看着小宝。

小宝咬着嘴唇不说话，我用手摸着兔娃娃笑：小宝，这个是什么？

小宝嗯了好一会儿，说：老师，这个给你。

我接着笑：这个是什么？

小宝咬着手指头：这个是我的存钱罐，我爸爸以前说我所有的压岁钱，还有零钱都存在这里了，说是等我长大了考大学用。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4)

我点头：那是好事儿啊，你留着上大学的时候用……

小宝眨巴着眼睛看着我：老师，我妈妈不给你钱，我给你啊，这些都给你，老师，要是不够，你就等等，等我爸爸回来了，我再要。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毫无预警地流了下来，我把存钱罐推给小宝，我说：小宝，这些钱你谁都不要给，就留给你自己，知道吗?

小宝疑惑地看着我：老师，可是我妈妈没有给你钱。

我开始撒谎：你妈妈没有给，但你爸爸已经给我了，他是去学校给我的……

小宝将信将疑地看着我：真的吗?

我点头：真的啊？你爸爸还说你要是想他了就给他打电话……

小宝站了起来：真的?

我开始后悔自己多说了这么一句，小宝抓起客厅的电话就开始拨打，我心里忐忑不安的，我怕杜先生说出不好听的话，小宝的表情有些激动，好像电话通了，小宝的嘴唇动了几下，没有发出声音，话筒中的声音大了一下：……说话！

小宝突然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对着话筒嚷着：爸爸，我想你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不知道杜先生在电话里怎么说的，我听见小宝模糊地重复着：你不骗人吧？真回来吗?

然后小宝哭着挂了电话，委屈地看着我：老师，我爸爸说他一会儿回来。

我长长地松了口气，幸亏没搞砸，不然要是杜先生对小宝说出不好听的，我等于害了小宝一样。我把小宝的存钱罐抱回他房间里，又帮着把乱七八糟的东西稍微收拾了一下，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听见钥匙开门的声音，小宝冲向门口，我抬头，看见杜先生疲惫的脸，小宝

扑向杜先生，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杜先生抱起了小宝，一个劲地安慰着小宝别哭别哭，小宝的脸上，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杜先生抱着小宝回房间的时候，我悄悄离开了，关门的一瞬间，我想到了一句话：血浓于水。毕竟是血浓于水。

我回学校的时候，被小淫逮个正着，小淫盯着我的眼睛：你怎么了?

我没好气地瞪着小淫：我闲着发慌，洗洗眼睛不行啊?

小淫叹息：十八，你是不是又是因为我?

我顺坡下驴：知道就好，自从和你相处以后，我流了多少眼泪?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

小淫自责似的站着，一声不吭，两个人傻站着的时候，小淫的呼机响了，小淫慌忙拿出来按住，瞄了一眼，迅速装到口袋中，我盯着小淫：谁呼的你?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5)

小淫摇头：没，没谁，天气预报。

我恼火地看着小淫：大下午的发天气预报？哪家寻呼台这么有病？

小淫开始不吭声，我朝小淫伸出手：给我看看。

小淫犹豫了一会儿，才慢慢腾腾地把呼机拿出来放到我手里，我按开刚才的那条信息，上面写着：……小哥，圣诞节你能来我这儿吗？我们学校有好多活动，我想你陪着我过圣诞节，我还要和你一起过今年的最后一天，我想你了……

我一声不吭地把呼机放回小淫的手里，小淫着急地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十八，圣诞节我不会去的，我就在北京，在学校里……

我冷笑：也好啊，你让她过来，你过去陪着她和她过来陪着你都是一样的，真是，你俩这不挺光明正大的吗？你干吗没事儿找我？是不是太寂寞了？

我转身就走，小淫的手握着我的手臂握得紧紧的，我的火气爆发了，抓起小淫的手臂，大力气地咬了一下，小淫没反应地站着，我气哼哼地甩开小淫的手臂：无聊。

小淫忧伤地看着我：十八，圣诞节我，我想和你过，好不好？

我盯着小淫：小淫，你说实话，我和她到底哪个是第三者？

小淫咬着嘴唇不说话，我走出好远，听见小淫在我身后喊：十八，这是我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了！

我转身看着小淫的方向，叉着腰恶毒地看着小淫：你爱找谁找谁，我早说过了，我就不把青春献给你！

小淫在我的身后说：十八，我就想在毕业之前好好地陪着你，不行吗？

学校的篮球比赛马上要开赛了，我们班级的篮球水平被左手训练得至少不会一开场就抱着篮球跑，四步上篮的情况也少了，不过两步

半上篮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开始脚底拌蒜，大有把自己绊倒的架势，我投篮的水平没有什么特别进展，投十个球能扔进去三四个吧，方小刀说我投篮的感觉不像是扔篮球，像是扔石头。左手头疼得好几次都想甩手不再教我们班级的女生了，左手说他弹了那么多年的吉他，玩了那么多年的篮球，怎么都没有办法想到女生可以笨成那个样子。

方小刀突然问我：十八，阿瑟他们班级和我们班比赛，你希望哪个赢?

我没好气地看着方小刀：谁有本事谁赢啊?

方小刀嘿嘿笑：听说有小淫上场，不过那小子什么球都不行，上去也是凑数的，哎，什么人什么命，人家球不行，但谈恋爱是高手，我们左爷倒是什么球都行了，谈恋爱就不行，那个笨啊，跟你也差不多。

我皱了皱眉头，方小刀滴溜着眼睛看我：十八，你以后别跟别人说你喜欢我，我以后还找不找女朋友了？玩笑不是这么开的……

方小刀的这个话刺激了我，我恼火地扔了篮球就去追方小刀，方小刀猛地把旁边站着抽烟的左手推向我，我撞上左手石头一样硬邦邦的身体，差点儿被弹了出去，左手一把拉住我，转头就朝方小刀吼：死胖子，你给我过来！

我捂着酸酸的鼻子蹲到地上，左手弯下腰看着我：你没事儿吧?

我摇摇头，感觉有种要流眼泪的冲动，左手淡淡地看着我：你也是，干吗这么冲动啊?

左手身上有一股淡淡的力士香皂的味道，混合着浓烈的如雪茄一样的烟草味。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6)

C

阿瑟他们班级对左手他们班级的篮球赛，拉开了冬季篮球赛的开始，可能是因为那时的学生实在是没有太多的活动，所以大家都热热闹闹地聚在操场上看球。我去的时候，小麦和小米已经占了最好的位置，小麦朝我招手。

我走过去，小麦嘿嘿笑：十八，一会儿啊，让你看看我们班级的实力，我打赌，我们班准赢。

小米瞪着小麦：你们班级你上场吗？你要是上场就肯定赢不了。

小麦嗤笑：我们班级用得着我上场吗？我是谁？我是他们的麦哥，统领全场的……

我看见左手换了一身黑白相间的运动衫，在萧瑟的冬天里，非常的抢眼，正在往手腕上带护腕，看见我看他，朝我点了下头。方小刀太胖了，胖得身上的运动衫都不合体，好像稍微使点儿劲，运动衫都要爆开了似的。我有些想笑。我转头的时候，看见小淫咬着嘴唇，抄着口袋呆呆地看着我，我一阵心慌，别开眼神，看见阿瑟正在原地上下蹦着，好像挺兴奋的样子。

我刚坐好，就听见有人兴奋地喊着小淫的名字，扭头，看见之前的那个女孩兴奋地朝小淫挥着手，另一只手还拎着两瓶可乐，小米疑惑地碰碰我：十八，她是我们系的，但不是一个班级，叫万小玫，她怎么认识小淫的？

我现在才知道那个女孩叫万小玫，我不想跟小米说实话，我含糊地笑：小淫长得那么招人，全校的女生都认识他也不奇怪。

我看见小淫装着没看见万小玫似的转身朝向阿瑟的方向，万小玫咬着嘴唇有些尴尬，磨磨蹭蹭地坐在旁边的栏杆上。万森是这次比赛的裁判，正在试着哨子，方小刀嘿嘿笑地朝我的方向走了过来。

我瞪着方小刀：哎，都要开始了，你怎么还下来了？

方小刀摇头：我就是个替补，还不定能不能用得上呢？十八，左手帅吧？这套运动衣还是我建议他买的呢，精神吧。

万森吹了一下哨子，双方准备开始，先是挑场地。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小淫防守的竟然是左手？开场还没有几分钟，小淫就挑衅地推了左手一下，我听见万森吹了一下哨子，左手握了握拳头，朝小淫的方向走了过去，我有些不知所措。这时，阿瑟推开小淫，笑嘻嘻地拦住左手，不知道说了句什么，然后比赛又开始进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场篮球比赛几乎就是左手的个人表演赛，我一直都知道左手篮球玩得好，但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左手打过比赛。阿瑟篮球打得也不错，但跟左手比起来，就像一个刚会打篮球的人，跟一个职业选手一起打比赛一样。阿瑟和小淫他们班级，篮球实力远远不及左手他们班级，左手他们班级除了左手，还有两个男生跟左手打配合打得不错，上半场还没结束，左手的运动衫就汗湿了，看来篮球真的是耗费体力的运动。

每当左手来一个漂亮的投球，我就会抢先拍着巴掌大声喊着：好啊，好啊，左手，加油！

有时候左手就会朝我的方向点点头，每当阿瑟投中一个球的时候，我也抢先拍着巴掌大声喊：好啊，好啊，阿瑟，厉害，加油。

然后，小麦不干了，啪啪啪地拍了我脑袋几下：十八，你这个叛徒，你到底是向着哪边的？

小米也指着我嚷：好啊，你是墙头草，两边倒！不怪小麦说你。

我摸着脑袋，推了小麦一下：怎么了，谁打得好，就说谁好啊？

场上左手一个相当漂亮的三分球，我旁边的方小刀开始吹口哨：好啊，左手！

我也跟着拍巴掌，小麦瞪着我：你还拍手？还拍？

中场休息，阿瑟抹着一头的汗水，喝着小麦买来的矿泉水，赞赏地看向左手：臭小子，你还真有两把刷子，我们班级四五个男生还看

不住你一个。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7)

方小刀非常殷勤地给坐在栏杆上的左手按摩着肩膀，嘿嘿笑：那是，我们左爷是谁啊？

左手的额头汗淋淋的，脖子上全是汗水，运动衫后背的部分湿透了，左手转头看我看他，冷淡地朝我哼：就知道瞎看，你们也学着点儿，上场比赛的时候千万别说是我教你们的，你们班那个小诺，少根筋还是怎么着？领着你们抱球跑，不是两步半上篮就是四步上篮的，就没见过你们班级这么差劲的，NBA都学不会你们那些套路……

方小刀一边给左手按摩肩膀一边不停地点头说着：就是，就没看见你们那么差劲的，好好学着点儿，我们左爷教别人都是按照小时算的，真是没良心的……

左手仰头看了一眼方小刀：你少说两句。

我看见小淫慢慢走到万小玫的身边，万小玫兴奋地把手里的饮料递给小淫，小淫往后退了一下，没有接饮料，好像对万小玫说了什么，万小玫慢慢低下头没有动，小淫转头看向我和阿瑟的方向，我装着没有看见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子。

我听见佐佐木说：阿瑟，小淫又过去干什么？

阿瑟嗤笑：不知道，那小子就是磨叽，光知道跟人家说什么我们不合适不行啊之类的，人家女孩要是说不合适我们可以试着处处啊，小淫就不知道说什么了。其实很简单啊，只要说我有喜欢的人了，我女朋友就是谁谁谁，哪个女孩脸皮会厚到还纠缠的地步？

下半场开始了，这场篮球赛一点儿胜负的悬念都没有，左手他们班级非常漂亮非常潇洒地赢了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让我重新认识了左手，那个篮球打得超级漂亮的家伙，漂亮得让我不相信场上的打球的就是左手。

比赛结束后，阿瑟搂着左手的肩膀笑：哎，你歌唱得挺好，篮球也玩这么溜？你行啊你。

左手淡淡地推开阿瑟：行了，大男人拉拉扯扯的，像是什么？

左手转向我：十八，你现在也没什么事儿，去篮球场上练一会儿投篮吧？

我看着左手手里的篮球有些头皮发麻，阿瑟感兴趣地看着左手：哎，晚上一起吃饭吧，你赢了我们，总得请我吃饭吧？

还没等左手说话，方小刀立马说：好啊好啊，啤酒烤串……

左手的眼神转向我：要不，晚上一起？

小淫咬着嘴唇皱着眉头看着我，我笨拙地拍着篮球：好啊，我没意见，先说好了，我不付账的。

阿瑟指指小麦小米还有佐佐木和小淫，笑：左手，你也大方一回啊，就眼前这些人了，赢了球总得让我们舒服一点儿吧，晚上我们吃定你了，就啤酒烤串了！

小米兴奋地拍拍我：哦，好耶，有烤串吃了！

左手朝小淫的方向皱了皱眉头，小淫转身就走：我不去，你们去吧！

阿瑟一把拽住小淫：你小子给我站住，要是你敢不去，我立马让十八跟你绝交，真是的，多大个事儿，就你心眼小！

小淫低头站着没有动，阿瑟开始坏笑：就这么定了，大爷今晚白吃白喝了。

晚上，我们这些人去了烤鸡排店，从小裴挨揍那个事儿之后，我还没有再来过烤鸡排店，所以烤鸡排店老板看见我带着这么多人来了之后，也吓了一跳，有些不知所措地站着：你们这是？我们这……

阿瑟奇怪地看着烧烤店老板：什么跟什么啊？我们来这儿吃饭，难道没事儿跑这儿逛商场吗？

老板赶紧把我们往里让：吃饭好，进来坐。

我刚挨着阿瑟坐下，小淫就挨着我坐下，还转脸盯着我看，我有些尴尬地看着小淫，放低声音：你，你干吗这么看着我？

我对他说：不把青春献给你(8)

小淫抿了下嘴唇，盯着我：我想看我愿意看，我就看！

对面的小米扑哧一下笑出声，左手和方小刀也坐在对面，小米捂着嘴看着我和小淫：十八，你和小淫真像是幼儿园的小孩子，尤其是小淫赌气的样子和语气……

左手嘟囔了一句：神经。

小淫猛地转头看着左手：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阿瑟隔着我，推了小淫一下：小淫，你干什么你？别没事儿找事儿，小麦小米，你俩点啊？

坐在小淫另一侧的佐佐木也是小声跟小淫说了句什么，还拍了拍小淫，我可怜兮兮地看着左手，我特害怕这位爷火起来，左手的脾气和杀伤力我最清楚。左手冷淡地看了我一眼，没有再说话。

先上来的是啤酒，还有一些凉拌菜，烤鸡排和肉串在烤着，我们能闻到一阵又一阵的孜然味，很香。我们桌子后面，坐着两个男人，正在喝酒，我们进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喝了有一会儿了，所以表情看着醉醺醺的，说话的声音挺高，阿瑟喝酒的时候皱着眉头看了两个男人一眼，没有说话，然后我们就听到了那两个男人的说话。

……

一个男人说：哥们儿，我给你出个主意，保证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另一个男人说：真的？

一个男人嘿嘿笑：当然是真的，我跟你说，这女人都是面子上硬，心里想的都是反着来的，办法多的是。我先教你一个方法，你啊，拉她喝酒，灌她酒，一定把她灌得迷迷糊糊了，然后你就把她弄回家，然后关上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保证她服服帖帖的……

另一个男人惊讶的声音：这样不好吧？

一个男人：怎么不好了？这就是酒后乱性，她自己也不好说你什么，是她自己喝多了的，赖着你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先搞到手再说啊。

另一个男人说：这，这不好吧，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一个男人接着说：有，怎么没有？

那个男人稍微压低了点儿声音，估计喝得不少了，所以虽然压低了声音，我们还能听得清楚。那个男人说：这个法子更好，哥们儿我啊，不把你当外人才跟你说的，我那儿有好东西，还是国外的朋友回来带的，超级的管用，你想法子约她出来，把这个东西放在她的茶水里，或者饭菜里，过不了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她比你还主动，你就把她弄回家，然后关上门，还是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保证她能让你服服帖帖的，真的，哥哥不把你当外人才跟你说这个话……

另一个男人疑惑的声音：可是，要是她生气了不想跟我结婚怎么办？

一个男人说：我说兄弟，你胆也太小了，你还是不懂女人，这个女人啊，只要身体跟了谁，这辈子就是谁的人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就听哥哥的，把她弄回家，关了门，大凡你是个男人，就知道干啥……

……

我尴尬地低着头，心想怎么还有这种差劲的男人？估计和4暮是亲戚，绝对是打一壶烧酒喝的人。我眼角处，看见小淫皱了皱眉头，左手腾地站起来，冷冰冰地朝那两个男人喊：哎，说你俩呢，少在那儿说没用的屁话，不想吃饭滚蛋！别影响别人！

两个男人同时转向我们这边，出猥琐主意的男人斜着眼睛：×，小王八蛋你，我，嗝，我混的时候你，你还不知道在……

左手凶狠地朝着那两个家伙走了过来，我吓了一跳，方小刀拉住左手，左手挣脱方小刀，对着刚才说猥琐话的男人就是一拳：你他妈的瞎嚷嚷什么啊？你还是个男人吗？

那个男人好像有点儿蒙，没有反应地看着左手，另外那个男人火大地站起来，推了左手一下，左手转手就是一个耳光，在烧烤店里听得非常清晰，左手指着那两个男人的鼻子：以后别让我看见你们俩，滚！

阿瑟和佐佐木也跟着站了起来，这下那两个男人有点儿傻眼，可能没想到这边一下子起来这么多人。我特害怕左手跟人动手，小淫不动声色地转脸看着我，声音低低的：你担心他？

我冷淡地看着左手：你什么意思？

小淫直直地盯着我：不是吗？你现在什么时候担心过我？我整天整天地睡不好，整天整天地想着你，你什么时候担心过我啊？我不该说吗？

我打断小淫：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小淫哼了一声，低头盯着眼前的啤酒杯，不再说话。乱轰轰的时候，那两个男人非常识趣地招呼店家结账，然后匆匆走人，方小刀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左手按到座位上。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1)

A

我因为心情郁闷，闷闷地喝了不少啤酒，方小刀又变着法灌了我好几次，我也没少喝酒，我就知道小米和小麦吃了不少的烤鸡排。

我听见左手对阿瑟说：找实习单位了吗?

阿瑟说：还不着急，等毕业设计差不多了再找，反正都是混，我到宁肯哪儿都不去，在学校里实习呢——每年实习的时候，学校不是有校办企业，专门给找不到实习单位的学生安排实习工作吗？我就赖在学校了，小淫，你也在学校实习吧，正好咱们一起啊……

小淫淡淡的声音：阿瑟，你行我不行，你衣食无忧，但实习对我来说就是找工作，而且要找个差不多的工作，毕业以后要靠这份工作吃饭的，不然这几年大学就白念了。

我晕晕乎乎地转着眼前的啤酒杯，来回地晃着脑袋，小淫用手按住我面前的啤酒杯：十八，别喝了，你喝得不少了。

我眨巴着眼睛看着小淫修长的手指，按着我前面的啤酒杯，我突然一把抓住小淫的手咬了一口，抬头朝小米笑：烤鸡排哦，嘿嘿……

佐佐木笑出声：十八，你真的醉了，那不是烤鸡排，是小淫的手。

我看见小淫的手背上，留下了一串清晰的牙印，我的牙齿长得不怎么样，有的地方还没有印上。我转头瞪着小淫，小淫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我的手，温柔地看着我：傻瓜，烤鸡排在你前面呢，喝糊涂了吧?

我郁闷地扔了小淫的手，抬头看见左手有些发愣地看着我，我开始朝左手龇牙：哎，说你呢？下次啊，请我吃好吃的，好吃的知道吗？真是的，还有啊，我的饭卡啊，什么还给我啊，你就知道往里充钱，有钱就非要充那么多吗?

左手挑了下嘴角，冷淡地瞪着我：知道了，真是麻烦，都说女的麻烦，你还真够麻烦的，啰啰唆唆的嚷嚷什么啊?

阿瑟碰了碰我，笑：哎，十八，你今天怎么这么快就醉了？你平时不是最能喝的吗?

我拍着自己的胸口，斜着眼睛看着小淫嚷：我心情不好，我心情真的不好！都是因为他，我好烦啊！

阿瑟往我身边凑了凑，接着笑：十八，你烦什么？你告诉我，我替你摆平。

我哼：我就是烦小淫啊，我烦他老是呆呆地看着我，他一看我，我心里就慌慌的，可是他竟然还笑，还朝我笑，这不烦人吗？阿瑟啊，你替我管管他啊，他朝我笑，我真的心里好烦啊，还会难过，真是讨厌。

左手站起身，身下的凳子划出尖锐的声音，方小刀问左手：干什么去?

左手冷冰冰的声音：出去抽支烟。

小淫的身体往我身边靠了靠，我模模糊糊地听见小淫说：十八，你也会心里慌慌的吗？你真的讨厌我对着你笑吗?

阿瑟嘿嘿笑：十八，既然那么讨厌小淫，你打他啊?

佐佐木的声音：阿瑟，你说什么呢?

我避开小淫的眼神，转头，看见烧烤店陈旧的玻璃窗外面，左手背对着烧烤店，吸着烟，低垂的手臂，手中的烟在初冬的夜里，点点的火星，一闪一灭的。

吃完饭，大家往学校的方向走着，阿瑟和佐佐木说着什么，我觉得自己真的魔怔了，我只是知道自己真的喝得迷迷糊糊了，我竟然绕着小淫、左手、小麦和方小刀跑圈，一圈又一圈地跑着，跑得我晕晕乎乎的。

小麦嘿嘿笑：十八，你干什么？大半夜的你跑什么S型啊?

我推开小麦，接着慢慢腾腾地绕着，绕到左手身边的时候，左手淡淡地抬头看着我：十八，你小心点儿，别绊倒了，别跑了。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2)

我不乐意地嘟囔着：别管我，我烦我愿意跑。

我仰着脸看着清冷的夜晚，天空那轮不知道是月初还是月底的月光，闪着寒意的光，阿瑟看着我摇摇头：小淫啊，你看看十八，都憋屈成什么样子了。

走到阿瑟租住的房子楼下，小淫拽住我：十八，你晚上别回去了，和小米都在阿瑟这儿吧，有地方。

我推开小淫，模糊地摇头：不行，不叠星星我睡不着的。

小淫疑惑地看着我：叠、星星？什么意思？

小米抢着说：十八不高兴就叠星星，带荧光的那种，夜里可好看了，还有一个漂亮的玻璃瓶子，里都已经有几百颗了……

我皱着眉头打断小米：瞎说，我高兴的时候也叠好不好？

阿瑟点了支烟，笑：十八，你真的叠星星，你那手指头硬得跟钢筋似的，也叠星星？

我点头：嗯，刚开始也疼啊，指甲也会劈开的，时间长了就好了，我现在每天晚上要是不叠，就会睡不着，我好想叠一千个星星，小米，一千个星星是不是很多？

小米可爱地笑：嗯，你那个大大的玻璃瓶子会被装满的，会很好看的。

左手看着阿瑟：我们回学校了，你们回去吗？

阿瑟摇头：我们不回去，你帮着把十八送回去吧，注意点儿，她今晚没少喝，看着糊里糊涂的。

左手嗯了一声，小淫低着头，好一会儿，才抬头看着我：十八，回学校慢点儿，路上别乱跑。

我呆呆地看了一眼小淫，方小刀轻轻推了我一下：走了，过一会儿熄灯了。

回学校的路上，我跟在左手的后面，方小刀不知道跟小米说了什么，小米竟然抓起地上的一块石头，开始追方小刀，方小刀跑得比兔子还快，我听得见小米气急败坏的声音：胖子，你给我站住！我拿石头扔你了！真的扔了？

左手低着头，踢着脚下的小石子，我能听见小石子撞击到路边的建筑物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左手站住，转脸看着我：十八，你叠一千个星星，想送给谁，是小淫吗？

我含糊地摇头：不知道。

左手盯着我，我有些尴尬，嘿嘿笑：要不卖了吧？会不会有人花钱买一千个星星呢？会卖到多少钱？

左手抿了下嘴唇，冷笑：如果你肯卖的话，我买！我宁肯你卖了，都比送给小淫强，他不值那些星星的价钱。

我避开左手的眼神，摇头：没，没有打算给谁，只是想给我自己，真的。

左手淡淡的声音：知道你舍不得，可是小淫没多少时间就要毕业了，你好好想想吧。

三天后，是我们班级对建筑专业九段她们班级的篮球赛，看篮球比赛的人乌泱乌泱的，因为是工科学校，女生本来就是珍稀动物，而且还是女生之间举行篮球比赛，这把全校男生的好奇心都吊了起来。阿瑟直接就说看女生打篮球就是给自己找个乐子，估计抓咬啃挠这样的看家本事统统都用了上来。

所以，等我和小诺去篮球场的时候，我竟然看见黑糊糊的一堆人，而且全都是男生。我脑子嗡了一声，许小坏买了可乐，递给我的时候，我的手都有些抖，小诺把我按到栏杆上，给我压着肩膀，小诺说：十八，咱们班级就你一个个儿大的，身体还壮，你可得表现好点儿，我给你松松筋骨。

我心慌地看着周围黑糊糊的人群：哎，怎么这么多男生啊？

左手突然从旁边转过了过来：十八，你准备得怎么样？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3)

我差点儿呛着，紧张地看着左手：怎么，怎么突然这么多人？不是说女生打篮球比赛没什么人看吗？

方小刀开始坏笑：是没什么人看，你也知道咱们学校那么多男生，女生才几个啊？这不都闲得找热闹看吗？你不会真的以为是来看你们这些二五眼打篮球吧，听说去年比赛的时候建筑系的姑娘是用挠的，还有咬的，嘿嘿，我就是看看今年她们怎么打。

我心有余悸地看着左手：真的用咬的？不会真的挠脸吧？

左手瞪了方小刀一眼：你别听他瞎说，反正你们班级肯定赢不了，凑合着算是练手吧。你们班女生总共才几个啊，就小丘那种一运球都顺拐的人都得上，能赢谁啊，你要是能投中一个球，就算我没白教你们了。

我心里凉了半截，许小坏朝我伸出她瘦得跟麻杆似的手腕，妩媚地笑：加油哦。

我把可乐塞给许小坏：哎，输了别让我赔可乐，听见没有？

小诺正在做热身运动，可能想弯腰去够自己的脚尖，够了老半天，竟然没有够到，方小刀在小诺后背上一用劲，小诺腿一软，直接趴到地上了，引得周围一阵哄堂大笑。小诺跳起来，转头看见方小刀彪悍的体型，只是威胁地用手指头做了威胁的动作。

进入场地的时候，我看见九段眯着眼睛，拍了拍她自己的屁股，挑着嘴角朝我看，看得我有些毛骨悚然。我感觉身体有些发抖，我听见阿瑟喊：十八，你记得可劲儿跑，谁挡你你就撞谁，把她们撞飞了，你就赢了……

周围开始有人跟着笑，我恨不得拿个木塞塞住阿瑟那张嘴巴。争场地的时候，九段突然从我身后对着我的耳朵吹气，小声说：亲爱的，我防着你，成不？

我像是被开水烫到了似的跳开，用手摸着自己的耳朵，九段抱着篮球，痞痞地打了下口哨，转了一下篮球，朝她们专业的女生喊了句：兄弟们，冲啊！

然后，九段专业的女生跟狼似的进攻，左手教会了我们班女生勉强的运球和上篮的动作，但是关于防守真的没怎么教我们。关键是我们班的女生除了我之外，体格都跟林黛玉似的，所以场上就是我们班女生像是拦住洪水似的，个个视死如归的表情，差不多都是手拉手的动作，等着对方冲过来。我估计NBA都没有我们这么专业，人家是动态防守，我们是傻呆呆地静态防守，那架势基本就等于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站好了自己的地盘，你们来吧。

只有我和小诺还跟着往篮板的方向走了几步，那根本不行，九段非常潇洒地就进了一个两分球，小丘还被撞倒在地上，龇牙咧嘴的。我听见周围场地男生的哄笑声，然后左手好像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万森皱着眉头说：什么意思啊，哪有一开场的就叫暂停的？真是怕了你们了。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4)

然后万森吹了一下口哨，说是暂停一分钟，左手有些火大地看着我们：哎，你们都死人啊，防守，防守，懂不懂？怎么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往你们的地方灌篮啊？真够笨的。

小丘揉着屁股，小声嘟囔着：可是，可是我们也看不住她们啊？

左手冷着脸：看不住也得看，小偷跑你家偷东西，看不住是不是把东西送给人家啊？

万森吹了一下口哨，暂停结束，这次是我们发球，我把篮球刚传给小诺，九段班级的一个女生指着小诺高声喊：裁判，她抱球跑！

万森皱着眉头吹了哨子，球权又变成人家的了，小诺走到我身边嘟囔着：他大爷的，她哪只眼睛看见我抱球跑了？

这次换了对方另外一个女生发球，在传给九段的时候球没传好，竟然传到小诺手里了，我赶紧往对方球场跑，示意小诺把球给我，小诺不知道是傻了还是蒙了，竟然一个标准的三步上篮，直接把篮球投到我们自己的篮筐里！我惊呆了，小诺训练了那么长时间都没实现一个标准的三步上篮！人家小诺投篮完了还给我做了一个单臂弯曲的动作，朝我说了一句：十八，噢耶！

然后小丘还开始拍手，说着：好啊，好啊。

我好半天才把嘴巴闭上，看热闹的男生爆发出从未有过的大笑声，我看见左手低着头，看都不看我们这边，易名也是低着头。

九段拍拍小诺的肩膀：哎，谢了。

我走过去，拽着小诺：哎，你，你怎么投我们自己的篮筐，你知不知道这样算是人家的分啊？

小诺愣住了：不是各投各的篮筐吗？

上半场结束的时候，被九段专业打了个10比0，左手看着我们叹气：小诺啊小诺，你说我都教了你们多少天运球和三步上篮了，你这会儿知道三步上篮了？还搞得那么标准？

阿瑟拍了拍了我的肩膀，笑：兄弟，哥们儿同情你，什么都不说了，想哭的时候就哭，千万别憋着。

小淫咬着嘴唇，在阿瑟身边站着，也是憋不住笑的表情，我瞪了小淫一眼：笑什么笑，你的篮球也是超级的烂。

小淫不停地点头：是烂。

下半场开始的时候，九段高高地举着篮球高傲地大声喊：这场比赛开始，我们允许对方抱球跑，几步上篮都可以。

小诺叉着腰：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啊？瞧我们不起是不是？

小丘拽了一下小诺，小声说：你别叫了，有本事你别那样做就行啊。

小诺哑了声音，下半场开场后，左手和方小刀已经偷偷走了，估计已经是放弃我们班级了。整场几乎是我们的练习赛，抱球跑、四步上篮、两步半上篮，而且九段她们甚至都不怎么防守我们了，我们竟然没有扔进去球，周围的男生已经笑得实在不成样子了。剩下几分钟的时候，九段她们专业基本上是坐在篮球场地上，看着我们这边在篮筐下面一遍又一遍地投篮，小丘还真的投中了一个，小诺投中了一个，我都没好意思投，万森呆呆地站在篮球场边上，一副百无聊赖的表情，不停地看着手表，到最后全场结束，万森如释重负地吹了下口哨，喊出：建筑专业对经管，17:0，比赛结束。

小丘小声地问我：十八，刚刚我们投了两个进去啊？

我苦笑：就那分给你了，你好意思要吗？

九段带着她们专业的女生扔了篮球，朝场外走去，我听见万森跟学生会主席说：下次女生的裁判我不做，你换个人。

九段斜着眼神看我，笑：哎，你们班级的女的怎么那么不顶事儿啊？

我也笑：哎，别人说你们班级的女生还用挠的咬的呢？

九段扁扁嘴：就你们班这种水平的，谁还忍心用咬的挠的啊？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5)

B

我们班级的女生全体一致通过，想要弃权整个篮球比赛。找左手说，左手冷笑：亏我还高看你们了，连打完整个比赛过程的勇气都没有？输了又能怎么了？

跟学生会说这个事儿，文体部不干了，因为整个学校就没有多少女生，有的专业连一个篮球队都凑不上来，我们班级要是弃权了，等于少了好几场。据说女生篮球比赛不用淘汰赛，就是轮着打，每个专业和每个专业都打一遍就行，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找个活动动弹动弹。文体部说了，如果我们班级弃权，那么我们班级就需要天天早上起床跑到操场上，以跑步的代价作为参加体育活动，我们班这些女生经过反反复复的研究，终于决定还是参加篮球赛，因为谁也不想在寒冷的早晨跑到操场上去打卡。

我拿到下一轮比赛的通知单，是小米他们英语专业的，万小玫的班级，小诺轻松地说：一群小孩，这次绝对好糊弄。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碰见了佐佐木和小淫，佐佐木看见我就笑：十八，听说你们班级的女生很生猛啊？

我不乐意地看着佐佐木：想笑就笑好了，我们总共才7个女生，能怎么样啊？

小淫低头忍着笑，我往嘴里送了一大口饭，瞪着小淫：笑，笑，就知道笑！

佐佐木站起身：你俩先笑，我去买饮料。

我腾地站起身，想坐到别的地方，小淫一把拽住我，忍着笑：十八，别走，不笑了，我没笑你，真的。

我没好气地坐下，小淫往我身边靠了靠，看着我：十八，你，那个饭卡怎么会在左手那里？

我哼了一声：之前我丢过饭卡啊，后来才知道被左手捡到了，还给我的时候拿错了，把他的还给我了，所以一直没来得及换，他充了好多钱。

我冷冷地盯着小淫：你又想说什么？我告诉你小淫，我现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一什么就中伤我。

小淫轻声说：十八，我知道，我什么都不想，就想在毕业前好好陪着你，我的心思你难道不懂吗？

我发不出脾气地看着小淫：小淫，我不用你好好陪着我，你对我太好了，我要是，要是再也离不开你了，而你也毕业了，我该怎么办？是不是比现在要更难过，你想不到这个吗？

小淫咬着小勺子没有说话，佐佐木端着饮料走了过来，佐佐木笑：十八，我刚才排队的时候都听见有人说你们班应该被评为这个学期篮球赛的最特别班级。

左手找到我们专业的女生，非常冷漠地说：比赛是一种竞争的权利，不能轻易放弃，放弃了会被人鄙视，这是人活着的一种本能，哪怕知道终归要输一样，你们那么想放弃，是不是想告诉别人，你们是天生的失败者？

我们谁都不吭声，小丘嘟囔着：可是，本来就打不过人家啊？上场真丢人，现在每次出门都想顶个脸盆，女生楼的都笑话我们，易名也说我不行……

小丘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声音低低的，左手提高了声音：那有什么啊？输了就输了，输了跟放弃是两回事儿。

小诺咬着嘴唇很大爷地哼了一声：我豁出去了，宁肯丢脸也不去跑操，打！

我失望地看着左手：我们班级是不是真的很差？这么丢人。

左手笑了笑：九段他们专业的女生算是学校里最强的一个班级了，别的班不会那么强了，再说了，既然最丢人的比赛都参加了，之后的比赛肯定不会比现在更丢人的，我保证。

我半信半疑地看着左手：真的?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6)

左手点头：嗯。

一天后，是我们班级对万小玫班级的篮球比赛，那天天气还挺好的，冬天的太阳从来没有那么温暖过，让我们的心情都好了好多。对于比赛的结果，我们谁都不会想什么了，就像左手说的那样，既然最丢人的比赛都参加了，还有什么比赛不能参加的，何况谁都不想在寒冷的大早晨跑去操场上跑操打卡。

我在场上做准备运动的时候，听见小淫喊我，转头看见小淫站起身，兴奋地喊：十八，加油啊。

小麦和小米朝我挥舞手臂，一副看热闹的表情，我装着没听见，接着做全身运动。转身，看见万小玫咬着嘴唇恨恨地盯着我，看我看她，她开始和她们队的几个人一起小声说着什么。距离开场还有一两分钟的时候，我听见九段喊我，我回身，感觉九段朝我扔了什么东西，接过来一看，是一对红色的护腕，九段嘿嘿笑：亲爱的，戴上这个，不然磕碰得厉害。

我刚想把护腕还给九段，九段闪身去旁边了，万森吹响了口哨，我匆忙套上护腕，准备比赛。

万小玫他们班级的篮球水平真的不如九段他们班级厉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水平低的原因，在我带球跑的时候总是时不时有人绊我，等我快要到对方场地的时候，一个小姑娘突然绊了我一下，我手里的球跑了，还差点儿摔倒，然后我听见九段冷冷地喊：裁判干什么吃的？这么明显的绊人都看不出来吗？

然后万森吹了哨子，说了几句警告的话，球赛接着开始，这回没有人绊我了，但是回传球防守的时候，开始有人推我，非常大力地推我，我差点儿坐到地上，等我回身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推的我。估计是一堆人在一起防守，万森也没有看出来有没有推我，最关键的是

万森对女生篮球赛根本就不上心，我非常恼火，看见万小玫得意地笑，我知道估计跟她有关。

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小诺竟然非常神地抢到了一个球，我率先跑到对面，等着小诺给我传球，小丘也呼哧呼哧地跟了过来，我一边看着篮筐一边回头看着小诺，就在我聚精会神看向篮筐的时候，突然，我的脑袋后面被重重地一击，我感觉自己的意识嗡了一下，冬日里温暖的阳光，在我的眼睛里慢慢地旋转，我觉得天空像是一个很大的地球仪，我模模糊糊地听见篮球在地上弹跳的声音，我看见小丘的嘴形在动，我听见九段愤怒的带着回响的声音：你他妈的想死啊，找抽是不是?

然后我好像抓到了谁的手，那只手真的很有力量，紧紧地拽住我下滑的身体，把我往回带着，在我失去意识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了左手焦急而模糊的脸，我听见左手用很大的声音喊我：十八！

然后，我的世界，在一瞬间陷入黑暗的无意识之中。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7)

恢复意识的那一刹那，我开始下意识用手去摸自己的后脑，但是感觉自己的手被人拉住。我睁开眼睛，周围一片白色，医院消毒水的味道刺激着我的鼻子，我感觉到后脑一阵一阵地抽痛，就好像是被谁用棍子打了一样闷闷地难受，我看见小诺拽着我的手，紧张地看着我：十八，医生不让你摸。

穿着白色大褂的医生在单子上写着什么，看见我醒了，一边写东西一边问我：以前脑部受过撞击吧?

我嗯了一声：嗯，以前出过一次车祸。

医生点了头：需要做个CT查下脑组织有没有什么创伤，要是疼得厉害可以加消炎药。

我忍着疼，火大地看着小诺：哎，是哪个孙子拿石头砸我?

医生看了我一眼，一边在手上的本子上写着什么，一边转身出了病房。

小诺哼着：屁话，什么石头啊，是篮球！那个叫万小玫的，直接就把那篮球砸你后脑上了，那篮球本来就沉，再加上重力和速度，能好才怪……

许小坏眯着眼睛看着我：十八，你跟那小姑娘到底多大的仇恨啊？怎么人家处处针对你？不是绊你就是推你的，我们在场外都能看出来，还下那么大的黑手?

我冷漠地看着天花板，嗤笑：能有多大仇恨？人家是小淫的相好，已经把全部青春献给小淫了，小淫不想负责，人家当然看着我不顺眼了，要不就是恨我不把青春献给小淫吧。

许小坏释然地点头：难怪，我也感觉像是因为小淫，那小姑娘看小淫的眼神挺特别的。

我皱着眉头不说话，小诺开始给我剥水果：十八，那九段还真是够朋友，当场揪住那个万小玫左右开弓，把她的脸打得也够戗，肿起

来估计也跟猪头似的，打得那叫一个狠。

许小坏炫耀似的看着我：十八啊，你这次幸亏了左手，你朝后倒的时候，我们都吓傻了，谁也没想到应该怎么办，就左手反应过来了，他拽住你了，不然啊，你的后脑袋准得砰地一下撞到篮球场的水泥地上。哼，我就看不上小淫，光知道在那儿傻呆呆地看着，什么都做不了，还不如阿瑟和小麦、小米他们的反应呢，至少他们知道帮着把你送到医院，所以说啊，找男人还得找我们家左手这样的，多男人啊……

我皱了下眉头，感觉到后脑木木的，被牵扯得有点儿疼，我小声问小诺：小诺，那个什么CT，是不是很贵？

小诺啪地拍了一下我的手：你忘了？我们是统招生，医疗和保险都是免费的，傻瓜，都这时候你还惦记钱？你不被那个篮球打傻了就是万幸了，不过，营养费嘛？肯定要找万小玫要！

我刚想说话，护士从门口探出头：哎，你们谁来拿下报告，还有啊，顺便拿下药。

小诺和许小坏跟着护士出去了，小小的单人间里弥漫着浓重的消毒药水的味道，什么都是白色的，但我不喜欢医院的白色，那是一种提示着生命脆弱的颜色。我呆呆地看着医院的窗户外面，天空灰蒙蒙的，我感觉自己即便是转转脑袋，都有一种肿胀的疼痛，我有些担心这次被这么撞击一下，自己会不会变傻了。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8)

C

我愣神的时候，听见有轻轻的敲门声，转头，看见九段双手抱胸，倚在门口看着我，见我看她，九段歪了下脑袋，吊儿郎当地笑：哎，缓过来了？我还当这次你就这么交待了呢？还行，命还挺硬的。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九段走到我身边把我按回去：哎，你就别起来了，就当一回死鱼能怎么样啊？待着吧。

九段摸出烟，自顾自点了一支，我恼火地看着她：哎，医院不让抽烟好不好？

九段朝我轻轻地吐了一口烟，眯着眼睛笑：得了吧，这个规定那个规定的，都是狗屁，人啊，这一辈子要是不能放任自己的想法做点儿事情，死了都得重新从棺材里爬出来，太他妈的不甘心了。

我扇乎了几下烟，九段挑着嘴角看着我：哎，要不要来一支？

我迟疑了一下，接过九段递给我的烟，九段用打火机帮我点上，我已经好久都没有吸烟了，想到这个的时候，我想到了小淫，好久不吸烟也可能是因为小淫和我已经不在一起了，所以我连吸烟都失去了理由。

九段弹了下烟灰，我犹豫地看着九段：你，动手打她了？

九段哼了一声：那又怎么样？

我有点儿担心：打得不厉害吧？

九段盯着我：没你现在的状态厉害，打人不打脸，不过对不要脸的人，我向来只打脸。

我听见门口有人喊我，转头看见左手和方小刀走了进来，左手皱着眉头看着九段：你疯了是不是？她这样子，你还让她抽烟？

九段冷冷地看着左手：抽支烟能死啊？嚷嚷什么？

左手冷冰冰地从我手里拿走烟：医生让你抽烟了吗？

九段冷笑了一下，把手里的烟扔到地上，碾灭，转身出了病房，方小刀不解地看着我：十八，怎么你认识的人都这么横啊?

我小声地解释：我没吸多少……

左手凶巴巴地打断我：那也不行。

左手缓和了下语气：好点儿没有?

我皱着眉头：好什么好啊，抽烟不是缓解点儿疼痛吗?

左手淡淡地表情盯着我：你也是，怎么那么死心眼啊，就不会回头看看啊，那么大一个篮球整个都砸到你脑袋上，你这家伙竟然一点儿感觉都没有……

方小刀嘿嘿笑：你也不能怪十八，那叫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再说了，女人心海底针，天下最毒妇人心，十八这种石头心眼的人，你别指望她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她能看见前面不撞墙就不错了……

我没法伸手揍方小刀，方小刀幸灾乐祸地朝我笑，左手从水果篮里拿出一个橙子，笨拙地剥着，手指头被染得黄黄的，我默默地看着低头剥橙子的左手：谢谢你了。

左手有些心不在焉：谢什么谢，真是啰唆。

方小刀啪地拍了左手的肩膀一下：就是，我们左爷做事还图别人说句谢吗?

左手瞪了方小刀一眼：你滚!

方小刀嘿嘿笑着出了病房，我指指小柜子上的水果刀：左手，橙子不是剥的，是直接用刀切的。

左手哦了一声，看着自己染得黄黄的手指头，忽然笑了一下：真是笨，算了，都剥了，你凑合着整个吃吧，多吃点儿，说不定能好快一点儿。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9)

我接过被左手剥得有些面目全非的橙子，有些感动地看着左手：左手，能有你这样的朋友，真的是我的幸运。

左手扁了一下嘴，胡乱地摸了摸他的手臂，冷淡地看我：现在知道我的好处了吧，别说了，真是的，我身上鸡皮疙瘩都要掉一地了，对了……

左手把他身后的一个小纸袋子拿过来递给我：你不是说你晚上不叠星星睡不着吗？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的荧光管，都是随便买的，医生说你这几天都要留院观察，你无聊的时候，就叠着玩，不然病房太闷了。

左手从小纸袋子里拿出一把荧光塑料管，基本都是天蓝色和黄色的，我感伤地看着这些东西，忽然之间就有些难过，本来就遥遥远远的那些莫名的寄托，在某些瞬间过后，就变得更加的遥遥远远，甚至是遥不可及，像是隔了好几个世纪一样松散。原来，爱情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也好，都是可以这样慢慢地变得遥不可及，陌生得就像做了一场梦，可能还不如做一场梦，至少做梦不会疼。

阿瑟、小麦还有小米、佐佐木他们来看我的时候，我的脑部CT被安排在三天后，因为CT室的工作人员临时有事儿。

小麦说：十八，你闷吗？你要是闷的话我把小乖给你抱来。

小米对着小麦劈头就是一顿骂：抱小乖？这是医院，知不知道？不是宠物乐园，真不知道你的智商是多少，被小乖踢了还是咬了？

我看着小米一本正经的样子，挺想笑的，阿瑟拽着凳子往我身边坐了坐，小声说：十八，小淫想来看你，但他怕你生气，觉得没脸来见你，小淫觉得是他没有把事情处理好。

我苦笑，小淫什么时候把事情处理好了？什么时候能把事情处理好呢？不对，除了他的高等数学还有计算机。

佐佐木小心地看着我：十八，你让小淫来看你吧，他有不少话想跟你说，真的，就算你心里不痛快，至少也可以罚他啊……

小麦点头：对，罚小淫给你端尿壶……

我恼火地拿桌子上的水果砸向小麦：你给我闭嘴！我还没到下不来床的地步。

阿瑟看着我：十八，要不见见他吧，这两天他憋得也够难受的，什么事儿也不能做，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你，你要是气不过，就骂他几句出出气。

我用手揉揉有些发胀的额头：阿瑟，别让小淫过来了，你也说过，我们之间断了就断了吧，拖来拖去的，对谁有好处?

阿瑟笑笑：你也忍心，小淫本来就觉得自己没脸来，你连个台阶都不给？算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他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了……

我没有说话，我又要怎样面对小淫，是号啕大哭？还是揍他一顿？还是不理不睬?

住院观察这几天，我是天天盼着出院，就算是医药费是学校办的医疗和保险，可是吃饭钱总得我自己拿吧，我心里那个疼，医生还一个劲跟我说要加强营养，说是脑袋受伤，一定要调养。医院的食堂饭菜都够贵的，我买的最多的是鸡蛋、咸鸡蛋还有咸鸭蛋，医院食堂的鸡还真是给面子，蛋比学校大多了，吃多了我感觉都难以下咽了，有时候赶上别人来看我的时候，我憋不住就会打个嗝，然后人家就会善意地说：哟，吃鸡蛋了吧？吃鸡蛋好啊，营养。

小诺说得更缺德，小诺说：你少吃点儿鸡蛋，打嗝一股鸡屎味道。

学生会老师和4暮竟然带着不少东西来看我了，这多少让我有些意外，当时刚好医生也在场，询问我的状况，4暮貌似非常亲切地一把抓住我的手，感慨地看着我：十八啊，受苦了，我们代表学校代表学生

会过来看看你，丁小飞在准备辩论大赛，我没让他过来，十八你瘦了，好点儿了没有?

篮球比赛：他的她下了黑手(10)

4暮那个神情，简直恶心到家了，抓住我的手不说，还用另外一只手不停地抚摸着，因为医生和学生会老师都在，我不好当众发作，使劲抽着手，但是被4暮握得死死的。学生会老师皱着眉头看了看4暮，4暮嘿嘿笑了两声，捏了我的手几下，放开了，我厌恶地在床单上反复地擦着手心手背，医生跟学生会老师说着我的状况。

4暮往我身边靠近了一下，小声笑：十八，你手挺硬的，像男人的手。

我没答理4暮，恶狠狠地瞪了4暮一眼，4暮接着笑：哎，万小玫的事儿，有好多人都说她是恶意伤人，学校准备给她处分，重点嘛是严重警告，轻点嘛是全校通报，等你这次检查结果出来了，如果严重的话，说不定万小玫还要负民事责任呢，你觉得怎么样？能出口气吧？你也别气了，九段跟你什么关系啊？把人家万小玫那么漂亮的脸打得肿的跟猪头似的，我都不忍心了，按理说这罪魁祸首是小淫，怎么就没人收拾他呢？不公道啊……

4暮晃着脑袋阴阳怪气地哼叽着，我没有说话，想起万小玫嚣张的表情，她在篮球场上那么恶意的行为，看明白的人太多了，不需要我多说，即便真的是被学校警告了，被派出所传讯了，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她活该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我竟然就觉得她那么可怜呢？跟我一样的可怜，像个傻瓜。

因为我的后脑肿得厉害，我睡觉的时候都不能仰面躺着，所以我选取最多的躺着的方式就是趴着，这样的睡眠方式让我的眼睛每天都是肿肿的，而且我的胸部被我压得厉害，小诺每次看见我都想笑，那个死丫头胸部比我还小得可怜，还好意思笑我？

医生建议我每天起床去走廊或者医院里到处走走，因为越是躺着就越是会感觉郁闷，所以我每天都要顶着个跟铅球差不多的脑袋出去

遛遛，时不时还得用手扶着脑袋一下，我怕自己真的头重脚轻，摔了。

还有一天要做CT检查，我从医院的外面走到病房拐角的时候，我听见有小淫的声音，还有九段和江若雨的声音。

小淫有些恼怒的声音：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江若雨说：笑话，我们凭什么让你进去？你还有什么资格进去啊?

九段冷冷的声音：不是我们不让你进去，是十八已经不想再见你了，十八在房间里，你可以叫她啊，她要是答应了，说让你们进去，我们干吗拦着你?

小淫的声音有些发颤：十八，十八，你让我进去跟你解释好不好?

我偷偷地把头探出楼道的拐角，看见九段像个流氓似的叼着烟，江若雨凶凶地叉着腰，小淫拎着一袋水果，背对着我，正对着病房里喊着：十八啊，你给我解释的机会好不好？你别气了，我知道我错了……

九段阴阳怪气地打断小淫：你没错啊，男欢女爱，正常，太他妈的正常了，要我没事儿长你那么一个玩意儿，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正常得飘到天上去……

然后有护士好像喊：你们嚷嚷什么啊？这是病房，不是菜市场，你们影响到别人了，都走，都走。

小淫小声说：那你们把这袋水果带进去给十八，我不进去了……

江若雨尖刻地推了小淫一下：用不着，十八不是三岁小孩子，打个巴掌给个甜枣吃就哄好了，你那点儿破水果，爱给谁吃给谁吃，十八不缺这个。

小淫手里的水果袋子掉到了地上，里面滚出两个苹果，小淫寥落地低着头把苹果捡起来，慢慢地朝出口走去。我背靠着墙壁，心里酸酸的，我们之间到底因为了什么，才走到这个绝路上?

江若雨好像说：十八不在房间你敢这么蒙他?

九段嗤笑：蒙他算是便宜他了。

江若雨小心地问九段：十八要是知道了会不会恨我们啊?

九段冷笑：她要是早这样了，会有今天吗？男人不过男人而已，不要也罢。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1)

A

我做CT检查的时候身体一直在发抖，我听别人说过做这种检查很伤脑细胞的，我担心我会不会变傻，医生奇怪地看着我的反应：你怎么那么紧张?

我克制着牙齿打颤的冲动，小心地看着医生：医生，我，我做，做了这个检查，会不会，变，变傻了啊?

医生愣了一下，然后扑哧一笑：我可以给你一个保证，你做了CT检查肯定不会比你现在的状况再傻了。

我放心地哦了一下，进到CT的那个机器中，忽然想着医生说不会比现在再傻了，又开始想笑，难道我现在已经傻了吗?

回到病房，小诺、许小坏还有丁小飞都在，丁小飞最近忙着准备和师大的辩论赛，精神看着有些疲惫，他把削好的水果递给我：怎么样，医生说什么了?

我还不敢晃头：明天会出结果，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小诺突然问丁小飞：对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丁小飞思索了一下：民事诉讼相对宽松，也是一些平常生活中的小事儿小纠纷什么的，比如谁把谁家玻璃打碎了，不小心把谁的脑袋打破了，都属于无意识的行为，最关键的是，民事诉讼属于民不举官不究的类型，对方要是告了法院或者相关部门才会受理，说白了就是可以私下和解的那种。

小诺盯着丁小飞：那刑事诉讼呢?

丁小飞解释：刑事诉讼很复杂，比如某些恶意的打架还有伤害行为，这么说吧，刑事诉讼的当事人私下是没有权利和解谈判的，法律责任始终存在，你就是逃亡十年之后抓到你，当初的法律责任你一样要承担。

小诺眨巴着眼睛：万小玫和十八这种类型的，能够上刑事诉讼吗？

丁小飞迟疑了一下，看着我：就算对方是恶意的，但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你们都会各说各的理，关键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学校，十八的报告出来了，要是非常的严重，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诉讼，如果不是很严重，最多就定性到民事诉讼了。你们可以说那姑娘是恶意的，但是那个姑娘的好多同学什么的也可以说她不是故意的，十八的伤是界定的关键。

小诺利落地拍拍手：就民事诉讼了，丁小飞，到时候跟万小玫谈的时候你可得跟着我，把这些关系啪啪啪地给那个死丫头说明白了，让她赔钱，耽误了那么多事儿，她还有理了？

许小坏嘿嘿笑：嗯，多要点儿，十八好这口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到时候跟你们一起去。

我去医生那儿拿检测报告，刚好阿瑟来看我，就和我一起去了，医生翻来覆去地拿着我的CT片子看着，看得我心里有些发慌，阿瑟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声说：没事儿，别紧张。

医生放下片子，看着我：你这个，是旧患。

我忐忑不安地看着医生：那严重吗？

医生没有看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治疗？

我开始紧张：是不是很严重啊？

医生摇摇头：算你走运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炎症和后遗症还是会有些，比如阴天下雨的时候，后脑会跟着酸胀疼痛，年龄大点儿可能会有些偏头疼的现象吧，要好好调养，营养要跟上去，还有休息，你这辈子还能有几个脑袋啊？

我捂着怦怦跳的心，终于松了口气，医生把手里写着的东西递给我：嗯，这些药都是你们报销的，你回去记得吃，还有啊，药最多就是止痛缓解不适的症状，后续的调养你一定得注意，年轻的时候还好点儿，老了什么毛病都会找上你的。

去开药的时候，阿瑟疑惑地看着我：什么旧患啊？你脑袋以前被人打过？

我苦笑：没有，出过一场车祸……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2)

阿瑟打断我：那为什么不治疗？

我摇头：阿瑟，你别问了。

拐过楼梯角，我看见万小玫还有一个女生，两个人低着头蹲在我的病房前，好像还在聊着什么，病房门开着，我站住了，有些奇怪，不知道万小玫来找我什么事儿。阿瑟也看见她们了，皱了皱眉头没有说话。

万小玫叹气：哎，你说我的命啊，我妈早就跟我说过，说是算命书上说得一清二楚，我从小长大，都应验了。

旁边的女生不相信的口气：不会吧，这回的事儿也应验了？

万小玫说：嗯，应验了，你别不信，我说的是真的。

旁边的女生摇头：我没算过。

万小玫煞有介事地说：我跟你说个秘密，这个事儿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我跟你说了，你也别跟别人说，行吗？不然说出去会天下大乱的，我在心里憋了好久了。

旁边的女生说：嗯，我不跟别人说，你说吧。

万小玫神神秘秘地说：嗯，我妈老早就给我算过命，你知道去年黄河发大水的事儿吧？

旁边的女生嗯：知道啊，我们高中还大家一起捐款了呢。

万小玫转头看着那个女生：我跟你说，去年那场大水就是因为我，我妈说我是娘娘命，天上有个女娲娘娘啊，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娘娘啊，所以女娲娘娘嫉妒我，发怒了，然后就让黄河发大水了，看着那么多人被我拖累，我心里也真是不忍心，可是天意如此，我也没办法。你看我喜欢小淫，却有那么多女的纠缠他，我不是娘娘命吗？哪个皇上除了娘娘就没有几个妃子？我真是想不开……

旁边那个女生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万小玫，阿瑟扑哧笑出声，放低声音：哟，十八，闹了半天你就是个偏房的烧火丫头，人家是正宫

呢?

我刚要说话，许小坏和小诺从楼梯上来，拍了我一下，小诺看见万小玫，怒气冲冲地就走了过去：哎，哎，说你呢？你来这儿干什么？你俩给我起来。

阿瑟饶有兴趣地看着万小玫：哎，小姑娘，去年黄河发大水的事儿，真的是因为你吗?

许小坏也跟着小诺走了过去，万小玫和那个女生胆怯地站了起来，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我。阿瑟推着我：走走，十八，你回病房，没听见医生说让你多休息啊，你长几个脑袋了?

万小玫喊了我一下：十八，我有事儿找你……

小诺打断她：有事儿你找我，十八现在病得够戗，没办法跟你说。

阿瑟带上房间门，朝我笑：你就让她们折腾吧，你跟她们说不明白。

我听见小诺嚷着：你找十八干什么？是不是还想打一篮球?

万小玫说：我，我是来找十八道歉的，我……

阿瑟点了支烟：十八，小淫昨天回去跟我说，你不见他，真有那么大的仇恨吗？他现在的心情不会比你轻松，你就让他过来看看你吧，气不过就抽他几下，反正他皮糙肉厚的。

小诺在门外提高了声音：我还跟你说，这事儿没完，十八的营养费还有这段时间住院花销的费用都得你承担，十八要是心情不爽了，还要告你故意伤害！

许小坏的声音：对，你要是不赔偿，好，以后十八就整天跟着你，反正十八也被你打得有点儿傻了，你去哪儿十八就跟到哪儿，跟着你吃跟着你喝，你要是不怕别人说有个傻子整天跟着你，你就管十八一辈子……

阿瑟看向门上的玻璃窗，扑哧一笑，我皱了皱眉头，我这还没傻呢，许小坏怎么这么说话呢？我拽着房门就想出去，阿瑟啪地打开我

的手，坏笑：你老实待着你的，真是的，要不是许小坏和小诺这俩家伙，指望你自己啊，你一分钱都要不回来，待着！

万小玫可怜兮兮的声音：那能不能少要点儿……

小诺凶巴巴的声音：我们得根据十八这边医院的结算单子再找你，你以为我们是土匪吗？还没跟你说要多少呢，你就开始说少要点儿，我拿铁棍跟在你后面把你打傻了，然后再跟你商量，少给你点儿赔偿，你愿意吗？

好像是另外一个女生的声音：那能不能商量一下，不让学校给她警告处分啊？我们都是有档案的，要是档案中有了处分，以后不好找工作的，她知道错了……

许小坏尖刻的声音：现在才知道错了？在篮球场上你不是挺拽的吗？真是反了你了，新生就敢这么横？

阿瑟咳嗽了一下：十八，见见小淫吧，我真没向着小淫说话，只是觉得，觉得他挺可怜的，也不容易，做什么事儿都为难，为难得他自己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好了，你现在就算是拿板砖砸他都比不见他?。

我绞着医院的病号服叹气：阿瑟啊，我是真的不应该喜欢小淫，当初真的不该没事儿找抽，我和小淫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我们之间最多的空间就是兄弟而已，没想到多走出一步，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阿瑟长长地吐了一口烟，看着我：十八，你别这么说，不管你和小淫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但是感情是真的，这个谁也否认不了。你付出的是真的，谁都看得见，小淫付出的也是真的，我们也都看得见。我跟小淫说过，如果你想拒绝一个女孩的时候，你不要跟人家说我们不合适啊之类的话，你要说我已经有女朋友，并且直接告诉对方女朋友是谁，但他就是说不出口，小淫天生就不是一个会拒绝人的人，尤其是女孩。他之前最会用的方法就是沉默，沉默到双方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为止，我们要他改掉这个方法，需要给他时间。小淫跟我说过，说他寒假的时候回家跟他家里人商量之前那个女朋友的事儿，可

是我们也都知道，那件事儿已经不是关键，关键在元风结婚那天晚上小淫和万小玫做的糊涂事儿上，这件事儿如果你十八始终过不去，小淫回家里说不说都没什么意义。

我感觉有些头疼，我摇头：阿瑟，算了吧，有些事情真的过不去那个坎，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卡得死死的。

阿瑟点头：可是你总得见见小淫吧，对也好错也好，难道真的一辈子老死不相往来了？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3)

B

在我要出院的前一天，杜先生带着小宝竟然来看我了，这让我太意外了。当时我正在无聊地叠着星星，左手坐在我身边心不在焉地翻看足球报纸，我每叠完一个星星，左手都要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然后非常不相信似的看着我还有我的手，好像我的手只能捡砖头似的，然后杜先生带着小宝推开了病房的门，把我还吓了一跳。

杜先生思索地看着我说：小宝的家教你都有两次没去了，到你宿舍问起的时候才知道你在医院了，所以带小宝过来看看。

我这才想起这中间还有小宝的家教，不过我已经放弃家教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收到钱，我还没圣洁到做无用功的份上。我笑着解释：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脑袋被撞了一下。

小宝用他好奇的眼神看着我：老师，你哪儿疼啊?

我指指自己的后脑袋，小宝竟然真的用手指头戳我的后脑袋，还说着：这样疼吗?

我慌忙避开小宝的手指头，杜先生从身上掏出一个信封放到我的床边：这个，是之前的家教费用，等你好了，还是坚持给小宝上课吧，小宝说他喜欢你给他讲课，这个费用拖得这么久才给你，真是不好意思……

我心里那个兴奋啊，差不多是乐开了花的状态，我赶紧摆个高姿态：没事儿，我又不急，先放着吧。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虚伪，我多急啊，我竟然能这么说? 还没事儿先放着? 再放下去我真的疯了。杜先生看看手表，笑：那你多休息，有需要帮忙的话尽管开口，小宝，跟老师说再见，让老师多休息。

小宝朝我挥挥手，然后被杜先生领了出去，我兴奋地拿起信封，那个迫不及待的心情啊，左手看着我笑：呀，你看看你，简直就是守财奴，至于吗你?

我迅速地用蓝色的荧光管叠了一个星星，笑着递给左手：当然高兴了，哎，这个星星送给你，今天真是高兴，失而复得啊，你都不知道这个钱要得有多辛苦……

左手小心地接过星星，对着窗口看了好一会，转头看我：十八，你就多送我几个吧，送一个多单调啊，要不你也教我叠吧。

我诧异地看着左手：你一个大男生叠这个干什么？送女朋友？

左手瞪着我：是啊，想送啊，但总得学会叠吧。

我凑近了左手，开始教左手怎样去叠星星，左手的手动作很笨拙，皮肤也不细腻，不像小淫的手那么纤细，左手的肤色要黑一些，手上指关节的位置还有些疤痕，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打架的时候留下的，指甲也有些长。

我不满地用手指头戳着左手的指甲：哎，指甲是最脏的地方，以后别留指甲，不好看，你又不染指甲，记得要剪短啊，干干净净的多好看……

左手放慢了叠星星的速度，抬头看我的时候，脸竟然涨得红红的，我奇怪地盯着左手看：你怎么了？叠星星有这么难吗？

左手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慌忙接听，好像是方小刀说有什么事儿，左手挂了电话后说要回学校一下，我闭着眼睛无聊地趴到床上不吭声，看来又得让我再无聊地待上最后一天了。

我闭着眼睛迷迷糊糊地趴了一会儿，听见有人轻轻地敲门，我没好气地说：进来吧，真是的，是不是又把什么东西丢在这了？

没有人说话，我估计是送医疗记录的护士，照例过来测体温。我乖乖地把胳膊抬起来，等着护士把凉凉的体温计放到我的腋下。我没有感觉到体温计，但是感觉到自己的手被人轻轻握住了，很温暖的感觉，我慢慢地睁开眼睛，看见小淫不知所措的眼神，小淫的手甚至还有些发抖。

我往回抽了抽手，小淫握得更紧了一些，我没有抽回来，小淫慢慢地坐到我的床边，低声说：十八，你的手怎么这么凉？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4)

我避开小淫的眼神：我冬天体温低。

小淫用他温暖的手心搓着我的手，有些喃喃自语：以前听我奶奶说，手凉脚凉的孩子没人疼……

我含糊地嗯了一下：是啊，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没人疼，还真是灵验。

小淫低着头：我疼你啊，我可以疼你啊……

我的心悸动了一下，我掰开小淫的手，苦笑：别，我还是想清净些，不然以后朝我扔过来的说不定就是菜刀了，篮球都是幸运的。

小淫慢慢地抬头看着我：十八，对不起。

我装着不明所以地看着小淫：对不起？你没有对不起我啊，你还跑来看我，挺对得起我了，为什么这样说啊？

小淫咬着嘴唇：十八，你别这么说，你越是这么说我心里就越是……

我自顾自拿出杜先生给我结算的家教费，一遍又一遍地在手里摸着数着那些钱，那些钱还很新，新得就像刚印出来的一样，感觉真好。

小淫小声问我：还疼吗？

我摇头：死不了。

小淫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我还没有消肿的脑袋后：是这儿吗？

我一把打开小淫的手：你别管了，你来看我，我挺高兴的，别的什么事儿，我什么都不想跟你说……

小淫碰碰我：十八，你别数钱了。

我躲开小淫：我就数！钱都比你实在。

小淫固执地按住我的手，重新用手抚摸我的后脑袋，有些自语：有些热，肯定是有炎症的，你都记得吃药了吗？

我恼火地瞪着小淫：都说了不用你管！

小淫好像没有听见我说话似的点着头：记得吃药就好，别忘了啊，你总是丢三落四的，别这么大声说话，会震到脑部的，一样会疼。

我火大地要拿开小淫按着我双手的手：都说了！我没事儿，你别管这管那了，真是烦！小淫，你能不能正常点儿？我是你的什么人啊……

小淫打断我：可是我喜欢你啊。

我恼怒地推开小淫：你就会拿你喜欢我来压我是不是？你不喜欢谁啊？柳菲菲你不喜欢，还是万小玫你不喜欢？你都喜欢，你怎么跟《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似的，你就天天在女生堆里混着吧。

小淫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地看着我，我从床上下来，哼：你敢说你不喜欢柳菲菲吗？不喜欢万小玫吗？你说啊，你喜不喜欢？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5)

小淫嘟着嘴，小声嘟囔着：那，那不是一回事儿的，不是你想的……

我点头：对啊，当然不是一回事儿了，我没她们漂亮没她们开放没她们那么明事理，对啊小淫，你说要是我跟她们一样跟你胡来，你是不是就不惦记我什么了？是不是？！

小淫表情难堪到了极点：十八，你不要这样，不是这样的，我对你不是那样的……

我接着点头：明白了，你只对她们那样，对我就是另外一个样呗，也就是说让我别管你对别的女生什么样，我明白了，我不管你，你随便吧，做什么都跟我没有关系……

小淫激动地看着我：十八，我错了，我之前都做错了，我真的都错了，你别这样好不好？

我绕开小淫：你走，别来烦我，我看见你脑袋就大得厉害。

小淫拦住我，小声说：十八，你别让我走，你要是不高兴你就打我几下吧，你别这样闷着我。

我撞到小淫身上，往后退了几步：我才懒得打你，你走。

小淫复杂地看着我：那十八，我以后都天天跟着你，这样行了吧？

我正经地看着小淫：小淫，你除了会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除了会想出这样的办法，你还会做什么？你还会做些什么？

小淫低着头，好一会儿才抬头看着我：十八，你给我时间，好不好？我，我和你相处以后的生活跟之前都不一样了，我要学着去适应，去改啊？

我盯着小淫：现在还有要改的必要吗？你也不必要为难，就像你以前那样生活也挺好的，这样我们都不为难。小淫，你不是非我不可，我也一样，在我的生活中，吃饭和活着都远远要比你更重要的。

小淫沙哑着声音：十八，可是我想改，我真的想改的，我真的想和你一起的……

我狠下心不看小淫：你回去吧。

小淫提高了声音：十八，你怎么都不想想我心里会有多难过，这几天你在医院，你怎么都不见我，我只好一个人偷偷来，看着你和阿瑟说话，看着你和小诺她们说话，甚至看着你和左手那么亲密无间地说笑，看着你和左手一起叠着星星，怎么我就连靠近你的权利都没有呢？你有想过我心里多难受吗？

我恶狠狠地盯着小淫：你是不是觉得我就非常的开心，开心得都要飞上天了？我被人这么折腾，是拜谁所赐啊？你随便风流快活，我来买单吗？我和别人笑得起来，那是因为别人对我是无害的，没有什么人在我背后等着用篮球砸我！

小淫避开我的眼神：这件事儿也是我的错……

我打断小淫：好，你说的是你的错，那你打算怎么解决吧？小淫，你也做件让我看得起的事情好不好？

小淫的喉结动了一下：十八，这件事儿怨我，你打我骂我都可以，都算在我身上吧。

我冷冷地看着小淫：那我在医院的这些花销呢？那我心里的这口恶气呢？你心疼万小玫了？

小淫着急地看着我：十八，我没有……

我看着小淫，失望地摇头：小淫，爱的不爱的，你到底对得起哪个了？你是不是以为柳菲菲和万小玫给了你的，就单纯是一个女孩的身体？她们都在用心的，你问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对她们用心过？

小淫咬着嘴唇一声不吭。

左手兴冲冲地推开房门：十八，我会叠星……

左手看见小淫愣了一下，恢复了冷淡的表情，带上房门没有说话，小淫低下头，转身快步走出了房间，房门在小淫的背后发出砰的一声。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6)

C

左手看着小淫走的方向：他来干什么?

我心不在焉地正面跌倒在床上：说发生了这些都是他的错，来承担责任了。

左手嗤笑的声音：他还知道什么叫责任？别逗了。

我歪着脑袋看左手：左手，你说当初我为什么会喜欢上小淫?

左手冷冰冰地哼：因为你脑袋被驴踢了……

我叹气，左手缓和了下语气：感情的事儿，说不清楚，反正我不喜欢他这种叽叽歪歪，黏糊得跟棉花糖一样的男人，他比阿瑟和平K都差远了去了，我以前一直瞧不上佐佐木，佐佐木都比他强。

这个病房真小，不会比我们狭小的宿舍大，我呆呆地看着窗户外面，开始自言自语：真想回到大学刚开始的时候，虽然那时没有谁喜欢我，好容易有个春天，还被老天爷给劈了，可是什么烦恼都没有啊，真是无爱一身轻，现在也跟着别人起哄架秧子，抓着狗屁的恋爱尾巴不放，生活被搞得乱七八糟，其实暗恋也没什么不好啊，虽然易名不……

我忽然想到左手还在这个房间，我慌忙爬起来，左手靠着墙坐着，自顾自地看着手里的星星，我小心地问左手：你听见我刚才说什么了吗?

左手淡淡地看了我一眼：谁知道你自己刚才嘀嘀咕咕的嘟囔什么了？你又犯什么神经?

我松了口气，左手忽然转头看着我笑：十八，我学会叠星星了。

左手笑得很突然，我从来没有看见左手这么灿烂地笑过，我有些发愣，左手不解地看着我：你看什么?

我慌忙摇头：没，没什么，我只是突然很想喝酒。

我出院回学校遇到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万小玫来找我。

万小玫可怜兮兮地说：十八，我错了，当时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才做出那么不理智的事来，你跟学校说说，别给我记过和通报了，你在医院的花销还有营养费我都给你赔偿，要是通报和记过是要封入档案的，将来我找工作接收单位会不要我的。

许小坏优雅地用不锈钢的勺子搅拌着什么女士蜂蜜：哟，现在你知道着急了？你应该去找小淫啊？小淫多伟大啊？

万小玫委屈地看着我：十八，我求求你了，你是学生会的，你说话管用，只要不通报我，我愿意给你钱……

小诺翻了翻眼睛：那你准备给多少？

万小玫怯生生地看着小诺：大姐，我愿意给五百块……

小诺掰着手指头嘟囔着：住院期间的伙食费，加上营养费还有不在医疗保险范围内的药费，要是十八说通了不给你记过，你得再给十八五百块，咱们可说好了。

万小玫不停地点头：嗯嗯，我都答应。

我皱着眉头看着小诺，放低声音：这我说了不算的，学生会老师那个脾气你不知道啊？

小诺推了我一把：试试啊，试试又不吃亏。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7)

许小坏也点头：就是啊，丁小飞都说了，民不举官不究的，小姑娘，就这么办了，你自己说的话可别到时候打你自己的脸，我们可没你想的那么好欺负，听见没有?

万小玫唯唯诺诺地点头答应着。

如果说我不想让万小玫受到惩罚，那是我虚伪，如果说我不想把学校给万小玫的记过和通报换成钱留给自己，那是我更虚伪，我不想说我自己虚伪，所以我宁可承认自己懦弱。

要想让学生会老师改变主意，就等于要去找4暮说这个事情，我有时候会产生错觉，我甚至怀疑整个学校的学生会组织好像就是4暮在操控着，4暮懂得太多人的心里，包括学生会老师自己可能都不知道4暮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只是知道4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他懂得制衡，虽然他挨揍，虽然他口碑不好，但是4暮的心思就没有什么人知道，我能看到的就是学生会老师和4暮像是亲兄弟一样的亲，两个人不怎么分开。

我找4暮说关于万小玫记过通报的事儿，4暮邪邪地笑：十八，我早知道你会找我的。

我警惕地看着4暮：就是这样一个事儿，要是能行，你就去说，要是不行就拉倒。

4暮开始嘿嘿笑：你自己不去说，是不是担心你说话的技巧不够力度? 哎，让我去说，是有条件的。

我盯着4暮：你什么意思?

4暮眯着眼睛看着我：十八，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嗯，不过我可以双面捞的，我本来也是可以直接去找万小玫，让万小玫来求我，那样我不就可以空手套白狼了吗? 不过我现在对那姑娘没什么兴趣了，小淫碰过的我也不要。

我鄙夷地看着4暮：你真够恶心的，这事儿算我没说。

我转身就走，4暮一把拽住我的手臂，说：十八。

我回头，看见4暮有些正经到不行的表情，我有些不适应地看着4暮：你，你你干什么？

4暮正经地看着我：十八，我就想和你做个朋友，行吗？

我甩开4暮，鄙夷地摇头：不行。

4暮盯着我：为什么？

我不屑地看着4暮，生硬地说：因为你很脏，你人脏，你的心更脏，就这么简单。

4暮轻轻地笑了一下：你是不是觉得小淫和阿瑟就真的比我干净？小淫比我如何？我至少不虚伪，我敢说我想说的话，敢做我想做的事儿，至少不会像小淫那样做那些自以为是的事儿，小淫比我更龌龊！

我有些底气不足地怒斥着4暮：你不要说别人不好，你才龌龊呢，我不跟你说。

4暮扁扁嘴，摇头：十八，你是我见过的最缺心眼的一个女生，所以小淫真的会吃定你，他永远都知道你没有办法决绝地彻底拒绝他，你和小淫之间，如果真的有赢有输，那么输的那个就一定是你。我把话撂在这儿，以后你慢慢看就知道，你啊，真是傻得让人没有脾气。

他来看我：他对得起哪个了(8)

我被抢白得不行，凶狠地瞪了一眼4暮，转身就走。

我发现头部被撞击之后的一个最不好的现像就是上课开始嗜睡，不知不觉就想趴在桌子上睡觉，昏昏沉沉的那种睡觉方法，通常我都会怀疑我是不是被人打昏了。我发现我跟方小刀有一拼，我俩基本上课时间都在呼呼大睡。上公共写作课的时候，左手担心地碰碰我：十八，你怎么搞的，怎么睡得那么厉害？两堂课，你睡了能有一堂半，你脑子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要不要看看医生？

我也非常的恼火：不知道，后遗症吧，医生说没那么快调整过来的。

许小坏拍拍我：哎，是不是你营养不良啊，医生不是说需要营养调整吗？你不会真的把医院的药物当成营养品来吃了吧，你最近可是天天泡面鸡蛋的，让你买个肉菜跟杀了你似的。

我瞪了许小坏一眼：你别瞎说，我吃得挺好的。

左手碰碰我，压低声音叫我：十八。

我疑惑地看着左手，左手避开我的眼神，小声说：你能不能对你自己好点儿？

我开始叹气：我就是担心啊，担心我这个脑袋，真的会变笨，左手，我平时都很笨了，要是以后真的变笨了，怎么办啊？

左手把脸转向窗外，低声说：十八，你不笨，就算你真的变笨了，我、们也不会不管你的。

小诺哼了一声：得了吧，你还笨？你做梦都把钱捂得死死的，就你还笨？

下午，我一个人在宿舍呼呼大睡，电话把我吵醒了，我接电话才听出来是阿瑟，阿瑟说他在楼下等我，让我下去一下。我困倦地揉揉眼睛，才发现自己又睡了好几个小时，我开始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真的

脑子有问题，因为平时我很少这么多觉的，我对自己的状态真的有些失望。

等我下了楼，楼外的冷风让我结结实实地打了个冷战，冬天的风真的很刺骨，我迷迷瞪瞪地听见阿瑟喊我的声音，我朝阿瑟走了两步，就看到小淫也站在阿瑟身边，呆呆地看着我。我犹豫地放慢了脚步，小淫穿着一件很暖和的白色的大衣，在夜里显得尤为的刺眼。

我直接看向阿瑟：什么事儿啊？这么冷的天。

阿瑟打了个哆嗦：你现在越来越目无尊长了，出院了也不说一声，害得我们白白跑去了一趟医院。走了，去我那儿，真是看我们要毕业了，连你都越来越不待见我们了。

我摇头：天都这么冷，不去了，我这几天都好困，就想睡觉，快要考试，我落下不少课程呢。

阿瑟不买账地瞪着我：什么啊？你以前根本都不想睡觉的人，小麦、佐佐木、平K和小乖还在那儿眼巴巴等着你呢，走了走了，真是的，现在变得扭扭捏捏的。

阿瑟拖着我往小淫的方向甩了一下，小淫伸手扶了我一下，握住我的手伸到他大衣的口袋，小声说：真是，出来都不知道带个手套，这天多冷啊？

我不乐意地看着小淫：我自己有口袋，你放手。

小淫装着没听见似的，我拽了好几下，阿瑟在我身边笑：哎，十八，你们专业有没有什么闲得发慌的女生，我最近也闲得发慌，你帮着介绍下呗？

我不满地看着阿瑟：你想得倒美，你自己找去啊？

小淫温热的手心暖暖地握着我凉凉的手，我转头，看见小淫抿着嘴唇温柔地看着我。我瞪了小淫一眼：看什么看？你就会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告诉你，我是从小就浑的人，我最知道谁是谁了，别老是在我面前这么装着无辜，我不买账的……

阿瑟扑哧笑出声，我使劲甩开小淫的手，把手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1)

A

阿瑟那儿房子里也变得乱乱的，用阿瑟的话说就是小淫现在什么也不管，小淫自己的房间也不会比客厅乱糟糟的程度差。佐佐木和平K在打游戏，小麦满房间逗着小乖跑，我看见小麦手里拿着一根火腿肠，小乖急得团团转，小麦一边跑一边往自己嘴里塞着火腿肠，还一个劲朝小乖嚷着：小样，有本事你来吃啊？你来吃啊？

小淫仗着身高的优势，从小麦手里夺过火腿肠，掰开，蹲下去喂小乖，小麦哼哼了两声没有说话，佐佐木放下游戏手柄，转脸关切地看着我：十八，你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我笑：这不挺好的吗？

平K凑过来：哎，要不晚上喝点儿酒呗……

小淫转过身瞪着平K：你有病啊？十八才出院几天哪？

平K不屑地看着小淫，小声嘟囔着：你这会儿知道心疼了？早干什么了？

佐佐木用肩膀撞了一下平K，平K哼了一声，没有再说话。阿瑟从厨房里出来，抱了一堆东西，我看见有吃的有喝的，都是现成的零食或者袋装食品。阿瑟用脚踢了一下喂小乖的小淫：靠，你小子现在最不务正业了，以前还知道给我们做饭吃，现在整天都不知道想什么，还得我们想着找东西喂你吃，你倒好，就知道整天忙活那么一只破猫，魔怔了你，早晚把小乖送去蛇肉店，当老虎肉给炖了吃了，看你还忙乎什么？

小淫不吭声抚摸着小乖，阿瑟把一堆吃的东西堆放到茶几上，开始跟我抱怨：现在人家小淫是少爷，我们几个谁都不会做饭，只好天天买这些垃圾食品吃，有个狗屁营养啊？

阿瑟吃了几口薯片，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看着我：对啊，医生不是说你要加强营养吗？没事儿让小淫给你炖个王八吃吧，那个东西大

补，绝对能给你补得头顶冒烟，脚底冒火……

我差点儿被可乐呛到，笑：阿瑟，你说的那是人吗?

小麦咔嚓着薯片，点点头：嗯，那是铁臂阿童木。

聊着还没有多会儿，我就又困了，而且困得不行，阿瑟狐疑地看着我：十八，不对啊，你以前最夜猫子了，现在怎么困得这么厉害，你不是睡了一下午了吗?

我困倦地打着哈欠：不知道，上午上课的时候还睡了一个多小时，最近就是困……

阿瑟皱着眉头：你不会真的被篮球打坏了吧? 医生可是说你那个是旧患，哎，小淫，你可得对十八负责，要是十八真的有什么事儿，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这事儿跟你脱不开干系的，你小子可别想一走了之……

小淫一声不吭低着头，我连着打了好几个哈欠：啊，不行了，你们聊，我得去睡会儿了，真困，小麦，借你的床用下。

小麦嘿嘿笑：好啊，记得不准尿床。

我晃晃悠悠地进了小麦的房间，也没开灯，随手关了下门，直接扑到床上就闭上眼睛。昏昏沉沉的困意向我袭来，我模糊地看见房门还开着一条缝隙，实在懒得动弹，我隐隐约约地听见阿瑟他们的说话声。

佐佐木说：阿瑟，还别说，我以前很少听十八说困，最近她怎么这么困啊?

平K说：哎，不会是脑子真的被打坏了吧?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2)

阿瑟说：不知道，医生说是旧患，之前好像被撞过。

佐佐木说：这要是以后真的有后遗症怎么办?

阿瑟有些不耐烦的声音：小淫，你说句话啊？平时就知道嚷嚷这么喜欢十八，那么喜欢十八的，关键时候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你小子真够面的，难怪十八看不上你。

小淫的声音：我还能说什么？我还有什么资格说这说那的，能说的都给你们说完了。

佐佐木的声音：小淫，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小淫的声音：以后再说吧，我现在说什么管用吗?

阿瑟的声音：怎么不管用，至少要让十八知道你是个能扛事儿的男人啊，关键时候你老掉链子，你说你什么时候能顶事儿啊，你和万小玫那姑娘厮混春宵的时候你怎么那么大的勇气啊，靠，全都脱光光了，那叫的，就怕我们这些在房间里的人不知道你俩搞那个了。

平K：就是啊，你那会儿喝了什么了？怎么那么大的冲劲，你做那样的事儿跟谁商量了？就知道马后炮。没法收场了，就找我们帮忙啊，找十八啊，阿瑟，我看左手那小子不错，要我是十八，我就跟了他，做什么都不拖泥带水，小淫还老说人家是混混，混混怎么了?

小淫愤怒的声音：你们别说了！说这些有用吗?

我翻了个身，听见小乖献媚似的叫了一声，沉沉睡去。

那些没有办法更改的青春，我喜欢的人，没有对得起他喜欢的人，如果他是真的喜欢我的话；也没有对得起喜欢他的人，如果那些女孩真的喜欢过他的话。如果真的回头选择，我会怎么去选择呢？如果我真的出现在他情动的那个最初，那么他喜欢的就一定是我吗？如果他出现在我情动的那个最初，那么我喜欢的，是不是就一定是他?

想来想去，还是那句话经典：“万丈红尘，没有如果，只有可是。”

所以很多时候，最最心悸最最疼痛的，都是那些被岁月懵懵懂懂翻开的那些年纪，还有那些青涩的不知所措的经历。因为最初我们只是学会了去尝试，但是我们谁都没有成长起来，成长是在尝试的经历之后的，如果，曾经年少的我们，还愿意去执著等待的话。

我感觉自己好像在做梦，我梦见小淫握着我的手在流泪，在跟我说对不起，在梦里我甚至能感受到小淫泪水的热度，那种热热的感觉，从我的手指间滑落，我在梦里不知该如何面对小淫的失落。

在梦里，小淫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十八，我到底要怎么办?

这个梦实在太真切了，真切得我以为我根本就没有睡着过，我愣愣地睁开眼，清冷的月光透过窗户，打在灰暗的房间里，照射着小麦的床亮亮的。我地手被小淫的手温暖地握着，小淫的嘴唇贴在我的手背上，我听得见小淫吸溜鼻子的声音，在夜里，一切都那么真切，小淫的眼角。

我咳嗽了一下，小淫用手抹了几下脸，转头看着我，我试着坐起来，手一直被小淫那么柔软地握着，我小心地看着小淫：你怎么了?你没去睡吗?

小淫的声音哽咽着：十八，我睡不着。

我拽了拽手：去睡吧。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3)

小淫握紧了我的手：十八，你没事儿吧？你千万不能有什么事儿，不然我……

小淫有些说不下去，我想笑一下：没事儿，我不挺好的吗？我的命属花岗岩的，我跟你说，我当初出车祸的地方是我们那个城市里出车祸最多的地方，听别人说，在那儿出车祸的，还什么事儿没有活得好好的就我一个，我真的没事儿……

小淫嗓音嘶哑地打断我：十八你别说了。

我感觉有热热的东西滴在我的手背上，小淫别过头压低声音：十八，我不会不管你的，真的，我真的就是喜欢你，我知道我做了好多错事儿，你恨我也对，我就在你身边让你恨我好不好？

我抽回手，摇头：不好，那样我们谁都不会快乐。小淫，就像你当初在综合楼顶层跟我说的那样，我们算了吧，这样谁都不会去恨谁，慢慢地也就都过去了。

小淫叹气：算了就会都快乐吗？结果还不是一样？

我双手抱着膝盖，看着洒在床上的月光叹息，好多东西都被我算了，然后就都失去了，包括当初那么喜欢的小意，那个像汉白玉一样优秀像天使一样干净透明的小意，还不是一样算了吗？就是不算了，我又能快乐到什么程度？

一念之间，我们放过了多少事情？一念之间，我们做对了多少事情？还是一念之间，我们做错了多少事情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掌控对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魔性一直都是人性的初始，道只能是提醒我们要克制随时爆发的魔性而已，又怎么可能消除人性初始的魔性呢？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这个就是道，各人都有各人的道！

我往小淫身边靠了靠，鼓起勇气伸出手，轻轻地抹了几下小淫的眼角，就像小淫当初那么对我一样，小淫的眼角湿湿的，小淫的脸很

柔软。

我笑：干什么呢？小淫，你看看你自己有多好啊，那么多的女孩喜欢你，你应该高高兴兴的啊？干什么没事儿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我有什么好，我小气、脾气不好，样子也不好，我把钱看得比谁都重。我说心里话，要真是到了吃不上饭的时候，说不定我真的就是连兄弟都能出卖的人，不会像柳菲菲那样给你买那么多好吃的，也不会像万小玫那样给你买好吃的，你哪只眼睛看我好了？你应该好好生活，像元风那样，找一个和你般配的女孩，好好相处，不要像我这么敏感，我们之间只会吵，吵得跟仇人似的，那样不好，都累，对不对？就这样算了吧，你快要毕业，好好去找工作，好不好？

小淫嘶哑着声音：十八，怎么可能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要是能停下来不去喜欢你，我早就停下了，怎么可能会搞成这个样子？

我低着头不说话，小淫颤着声音：十八，你真的，真的要放弃我吗，嗯？

我感觉有东西在眼睛里打转，小淫摇晃着我：十八，你是不是真的想放弃我了？

我拽住小淫摇晃我的手臂，低声说：不是，我只是想让我们都更自在，你也自由。

小淫哽咽着声音：就是！你就是想放弃我，你就是！我没有自由可言，十八，你对我，把什么都放弃了，我还要自由有什么用，嗯？你告诉我，我还要自由有什么用？当初大家还说是兄弟呢，现在，你们所有的人都在放弃我了，对不对？

我的眼睛再也看不清窗户里投射进来的月光，我别过脸：小淫，正因为是兄弟，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兄弟都大于爱情，我先给兄弟这个词让回路，你要好好的，不管是在学校，还是你以后走出我们这个共同生活过的学校工作了，你都要记得，一定要好好的，不然，你真的对不起我，因为是我，先给你让了路。

小淫双手捂着脸，我再也忍不住了，下床转身出了房间，推开门的时候，看见佐佐木和阿瑟背靠在墙壁上，阿瑟叼着烟仰脸看着天花板，佐佐木拦住我：十八，你别放弃小淫，你都不知道你对小淫有多重要。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4)

B

也不知道是不是4暮的原因，学院竟然真的没有给万小玫下通报和记过，只是把万小玫叫到学校保卫处，学生会老师狠狠批评了万小玫一通，学生会老师说：你一个小姑娘，心肠还真是够狠的？这是学校，不是你的小社会，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是不是？你必须树立好态度，写深刻的检查，要给当事人道歉，我们会看你之后的表现。

万小玫不停地点着头，4暮在学生会老师后面抠着自己的手指头，挑着嘴角轻轻笑了一下，不知道在想什么。我和万小玫走出学校保卫处的时候，万小玫一直低着头，我也没什么话说。

快要出了办公楼的时候，万小玫抬头看着我：谢谢你。

我冷淡地别开眼神：有什么好谢的。

万小玫低下头：至少你没起诉我，也没让学校给我记过，不然我的这辈子算是毁了，不良记录封入档案，要带一辈子的。

我嗤笑：你给了我钱，我算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了。

万小玫咬着好看的嘴唇，欲言又止，我叹了口气：爱情和人生相比，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重要？

万小玫嗯了一声：有吧，谁不希望自己的爱情轰轰烈烈啊，小说中都是那样写的啊，我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为了跟别人争男朋友，都动刀子了……

我盯着万小玫：所以你就就用篮球砸我是吗？

万小玫低下头不吭声，我听见学生会老师喊我名字，万小玫一个人走了。

我往回走，学生会老师背着手看着走廊外面：你现在恢复得也差不多了，没事儿该活动就活动活动，你住院这段期间，宣传部的事儿都是丁小飞一个人在顶着，他还要忙着辩论大赛，你也一起准备吧，其他的事情，让4暮跟你说一下，年纪轻轻的，别没事儿就想着恋爱啊

处对象啊，你们这么大的人了，应该有点儿更高的思想追求，知道吗?

学生会老师走远了，我心情复杂地看着4暮：是你跟学生会老师说的?

4暮舔了下被风吹干的嘴唇，嗤笑：怎么就一定是我说的？学生会老师也是人，他发慈悲不行啊？你如愿以偿了?

我不解地看着4暮：你什么意思?

4暮弓着身体，邪邪地笑：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万小玫和你的交易，你肯那么好心让学校不给她记过，她是要给你钱的，对不对?

我有些心虚地盯着4暮：万小玫跟你说的?

4暮眯着眼睛哼：怎么？不行啊，你是不是觉得我非得帮你不可啊？我为什么要帮你？我是在帮万小玫，我早说过那姑娘的脸蛋漂亮，我把她睡了，我帮她行不行？你瞧不起我，这世上有的是人瞧得起我，不行吗?

我冷笑：没什么不行的，你4暮什么龌龊的事儿干不出来?

4暮突然往我前面快走了两步，恶狠狠地盯着我：哼，你别得意，我早晚找机会把你也给睡了……

我愤怒地瞪着4暮：你浑蛋！早晚有人宰了你！

4暮幸灾乐祸地笑：那我也够本了，我乐意。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5)

丁小飞最近忙得够戗，主要精力都放在和师大的辩论大赛上，我不在的这些天，宣传部的其他事情也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听丁小飞说的意思，准备得差不多了。在辩论大赛前夕，学生会把参赛的选手，还有赛后文艺汇演的所有人都集中在一起开了个会，说是我们虽然是和文科学校碰到一起搞这样的活动，不管结果，一定不能在士气上输掉。

万森小声嘟囔着：肯定输，人家是师范大学好不好？女生乌泱乌泱的，女生的专长是什么？就是辩论啊和吵架啊，咱们学校女生少得跟葱心绿似的，咱们怎么可能赢过人家？还有文艺汇演，光是几个男生跑到台上唱首歌，就苏亚一个人会跳点儿舞，真是没什么可看的，就等着丢人吧。

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学生会主席发表着这次辩论大赛和文艺汇演的鼓励词，左手碰碰我，我转头，左手把一个叠着的信封递给我，我疑惑地看着左手：什么啊？

左手轻轻地咳嗽了一下，压低声音：没什么，我和方小刀的一点儿心意，你上次住院花了不少钱吧，算是江湖救急了，你先拿着用，不够再说……

我推开左手递过来的信封，我说：左手，这个不能要。

左手皱了皱眉头，低声说：为什么啊？这钱很干净的，都是我在酒吧唱歌赚的，十八，我……

我心里一阵感动，往左手身边靠了靠，压低声音：左手，你也说了是江湖救急，生活上的事情我都要靠我自己去做，救急救不了穷，这话谁都知道，我不能让我养成一点儿依赖的想法，你和小刀的心思我领了，钱你拿回去。

左手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慢慢地把信封装到口袋里，自语：就知道你看不上我们……

我着急地握住左手的手：左手，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哎，等我真的吃不上饭的时候，我就找你和小刀混去，这样行了吧?

左手转脸一本正经地看着我：真的?

我点头：真的。

左手用力握了一下我的手：好，一言为定。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转过头，看见坐在前面的小淫咬着嘴唇，死死地盯着我和左手的方向。我避开小淫的眼神，转脸看着学生会老师和主席团的方向。

全体散会后，学生会又把全体学生会成员给聚集到一起，开了个集中会议，说是为了配合好辩论大赛还有文艺汇演的气氛，要尽量在学校里挑选性格开朗的学生，到时候学校组织车队，好去师大给我们学校的选手和演出的同学鼓劲。到了师大人家一亩三分地上，我们学校再不找点儿啦啦队，肯定会在气势上输给人家，用学生会老师的话，就是一定要找那种没事儿起哄驾秧子的人，关键时候喊上那么一两嗓子，带动带动气氛，这样别人也就跟着热闹起来了。学生会老师这么说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是阿瑟和小麦，还有小米，起哄的本事，谁也没有阿瑟高。

从学生会办公室出来，外面的风还挺大的，走到大门口，我看见小淫背对着我，蜷缩在白色的大衣里，小淫不时搓着手，对着手吹着热气，肩膀一动一动的。小淫的头发被风吹得飘起来，我站住，不知道该跟小淫说什么好。万森和谢童还有学生会秘书长，看我笑了笑，相继出了大门。小淫转脸看了看走过去的万森谢童，下意识回头看，我碰上小淫热切的眼神，小淫忽然笑了一下，转过身朝我走过来：十八。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6)

冬天的风迎面朝我吹过来，我闻到啤酒的味道，我侧过身：你喝酒了？

小淫吃吃笑：喝了啊？中午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喝的，还是凉凉的啤酒呢。

说着小淫朝我哈了一口气，接着笑：闻到我喝酒的味道了吗，嗯？

小淫唇间留有着浓浓的啤酒味道，还有香烟的味道，我往后躲闪了一下：你喝多了。

我看见学生会办公室门口，学生会老师和学生会主席还有4暮一起走了出来，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和小淫，我拽着小淫走出楼门口：小淫，我们先出去。

小淫被我拽着走，只是看着我不停地笑：十八，我们一起去喝酒好不好？我还没喝够呢，真的，今天中午阿瑟不让我喝，真没意思……

我觉得小淫有些喝多了，走过陈旧的一教门口，小淫突然拽住我进了一教的楼，楼道里暗暗的，因为是学期末了，上课的班级越来越少，小淫开始笑：我没喝多，我真的没喝多，我都能看清楚你摸左手的手，我要是喝多了我怎么可能看得清楚？

我想起开会的时候小淫回头看着我和左手，我没说话。从大门口吹进来的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小淫歪着脑袋看着我笑：十八，你头发乱了……

小淫的手伸向我的鬓角，我下意识伸手挡开小淫的手：你喝多了。

小淫贴着我的身边站着，嘻嘻笑：我没喝多，真的，就是没喝过瘾。

我被小淫挤得往后退了两步，后背撞到走廊的墙壁，凉凉的，小淫的手拄在我肩膀处的墙壁上，小淫用另一只手不停地拢着头发，很烦躁地喘着粗气，小淫低下头看着我：十八。

我皱着眉头看着小淫：你喝多了，别闹了。

小淫也皱着眉头看着我：我没喝多，我都说过了，我没喝多！

我有些恼火地想推开小淫，小淫挡住我，我抬头盯着小淫：你又怎么了？就不能成熟一点儿吗？为什么不能干脆一点儿？

小淫粗重的呼吸让我感觉到了不舒服，小淫盯着我：十八，为什么你总要牺牲我？为什么每一次让你做选择的时候，你第一个放弃的就是我？你每一回选择的就是要放弃我？

我咬着嘴唇不说话，小淫靠近我的脸，直直地盯着我：你说啊？为什么每一次你都要放弃我？你那算是喜欢我吗，嗯？十八，你说实话，你喜欢过我吗？

我抬头，小淫的脸是那么近地靠近我的脸，近得我都能看见小淫抖动的睫毛。我艰难地抿抿嘴唇，叹息：小淫，我拥有的，我还能用来放弃的，就只有你，你以为我除了你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用来放弃的？

小淫低低的声音，气息拂在我的嘴唇和鼻子之间：十八，我们距离得好近，真近……

我转过头，小淫的嘴唇滑过我的鼻尖，那一抹细细的触动，在阴暗的楼道里像是闪耀过的流星一样，满眼的温暖和悸动。只是我再也承受不起这种温暖背后的不温暖，冷热交替的那些青春的日子，有谁能告诉我该原谅什么，不该原谅什么呢？

小淫轻轻地抱住我，我感觉到小淫的下巴触在我的肩膀上，我听见小淫的叹息。我用力推开小淫，看见小淫醉意蒙眬的眼神，酸楚地看着我，我转身朝楼门口走去。

小淫喊我的名字，我站住，回头盯着小淫：小淫，该说的我都有说过了，如果你再这样，我会躲着不见你的。

小淫的喉结动了一下，哀伤地看向我。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7)

C

辩论大赛前夕，我们专业的辅导主任找到我，我自认为最近没有做错什么过分的事情，所以想不到辅导主任找我有什么事情，当辅导主任说明之后我心里凉了半截。原来我住院期间，我们班级男生参加学校的篮球赛，新任班长好心给男生买了几瓶矿泉水，但是小裴他们不买账，说是我们女生打比赛的时候喝的为什么是可口可乐？男生打比赛就是矿泉水？新任班长气得够戗，因为我们班级的班费早就因为小裴他们嚷嚷，返给个人了，就是那几瓶矿泉水还是新任班长好心自己掏钱买给小裴他们的，至于我们女生比赛时候喝的可乐其实是许小坏人家自己掏腰包买给我们喝的，跟班费没有关系。所以新任班长不干了，说什么也不干这个班长，直接就跟辅导主任辞职，说是自己干不了，辅导主任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也直接找到我，说让我接着干班长。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靠，我他妈的怎么就那么不值钱？翻来覆去地被人家踢下台，再翻来覆去地捡这个破烂摊子呢？

辅导主任咳嗽了一下：十八，这个班长还是你来干吧，反正你也顺手了。

我也假模假式捡推脱：老师，我真的有很多缺点的，还是顺着班级里学生的意思吧，我们可以再选举一次啊，其实好多同学的潜质都挺不错，小裴就不错啊。

辅导主任点点头：其实我也知道小裴这孩子好啊，我从来不会看错人的，但是小裴之前闹了不好的事情，学校对他不满意，学校也是，谁能不犯个错什么的？

我就坡下驴：那就再给小裴一次机会吧，我们大家其实都很看好他的。

辅导主任摇头：还是别跟学校较劲了，就你先干着吧，等小裴表现好点了，到时候我们再考虑换不换吧。

听听，合着我就是一脚踏板，随便怎么踩我都得受着？我试探性地看着辅导主任：老师我真的不合适，最近的事儿太忙了，你也知道我前段时间还住院了，身体也跟着不怎么好，所以……

辅导主任打断我：又不是让你长期当，你临时顶上带带大家怎么了？一点儿觉悟都没有吗？我就看不上你们这些文绉绉的学生，让你们干点儿什么事儿，就会拿个架势推脱来推脱去的，虽然说你干过班长，你没事儿也跟小裴学学，做人就需要一股踏实的劲。

想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个人综合考评中还要有辅导主任的一笔，我把火气一点儿一点儿咽到自己的肚子里。

回到宿舍我火大地踢着床的铁栏杆，把小诺吓了一跳。我气呼呼地坐在床边，让我跟小裴学？我跟小裴学什么？学小裴带着一堆人去城区贴小广告吗？

小诺摇着头：十八，小裴也挺可怜的，你没看见小裴的手，被人家城管抓去清理小广告，手指甲都劈了好多，听说还有人把手指头都冻坏了的。

许小坏哼：那是他们活该，学什么不好？没事儿去贴刻章办证的小广告？去餐厅刷盘子怎么了？人家去国外读书的人哪个学历不比咱们高啊？研究生博士的，哪个不是在没事儿的时候去餐厅刷盘子赚学费？就他高贵得不舍得用手去刷盘子吗？

宿舍电话响了起来，我心不在焉地抓起电话：喂？

电话中传来小淫粗重的呼吸，小淫对着电话嚷嚷：十八吗？你，是不是十八？

我把话筒拿开，皱了皱了眉头：我是，你又怎么了你？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8)

我听见阿瑟的声音，阿瑟好像说：小淫，你别再闹了，你越是这样闹十八就越是要躲开你的，你能不能安静地待会儿?

小淫恼怒的声音：我就说，凭什么，凭什么我就，就不能说啊?十八，十八你给我听着，你给我听清楚了！

我有些反感：你没事儿犯什么疯啊?

小淫不知道用了多大的分贝：十八，大不了你一毕业就给我当媳妇好了，我养着你行不行？你不就是担心吃不上饭吗？你是个浑蛋，就因为怕吃不上饭，就因为怕活不下去，你就想要放弃我吗？你就是个坏蛋你……

电话的声音太大了，许小坏扑哧笑出声，小诺腾地坐起来：哟，十八，你男人快要被你逼疯了。

我试探性地对着话筒说：小淫，你醉了……

小淫蛮横地打断我：什么叫我醉了？我清醒得很，你啊，一毕业就跟我结，结婚！我看你还敢不敢再跟我说你不要我！

简直就是疯子，我不知所措地啪地挂了电话，许小坏已经笑得不行，许小坏忍着笑坐起来：十八，你行啊？这么早就定了终身了，小淫这不挺干脆的吗?

小诺哼：得了吧，就是痛快痛快嘴，男人喝了酒之后说的那个话就绝对不能相信，结婚？小淫想什么呢？他家里的那个怎么办？不会是想一下子娶两个吧?

我有些茫然，小淫说出这样的话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我是因为怕自己活不下去，怕自己吃不上饭才要放弃吗?

电话再次响起，我不再接，许小坏笑着抓过电话，我听见电话里传出很大的声音：十八，我刚才说的你有没有在听啊?

许小坏看着我，对着话筒奸诈地笑：我有在听啊，可是断线了，你能再说一遍吗?

小淫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十八，我说，我说我喜欢你，我想跟你结……

我走过去按住电话，拔了电话的线，许小坏推了我一下：哎，人家是酒后吐真言，你怎么这么没有情趣啊你?

我摇头：算了吧。

许小坏盯着我：这次，你真的想断了这事儿?

我跪在床上翻着教科书：马上要考试了，你们都不复习？小心这个学期要挂科。

那个晚上，九段也喝得醉醺醺的来找我，拖着我在走廊的尽头站了好久，我看着窗户外面清冷的月光，沉默了好久都没说话。

九段斜睨着我冷笑：你，你啊，爱来爱去的，还没有折腾够吗?有没有?

九段的手臂轻轻地放在我的肩膀上，我感觉九段的手有些发抖，可能是夜里太冷了，九段又喝了不少的酒，夜寒酒冷，当然人就会发抖。

我叹息：折腾？是我想要那么折腾吗？真像是一场梦。

九段拍拍我的肩膀：知道是梦就好，生活永远都是这个德行，这个世界上不一定非要有男人才能活得快乐，没有男人也一样的，我向你保证，真的。

我扭头看九段：真的?

我先让路：我先给兄弟让路(9)

九段避开我的眼神，嗤笑：靠，我骗你干什么，你给我钱吗?

和师大的辩论赛前一天，我在图书馆门口遇到了英语听力老师，我想起自从上次听力老师搬家之后好像还没有什么人去过她家看她，我主动开口说圣诞节带人去她家给她暖房，听力老师有些兴奋。

听力老师露出小虎牙笑：真的？那，那叫你男朋友来吧，我买些菜让他做好了，他做得挺好的。

我讪讪地笑：哦，他挺忙的，不见得有时间去，我会找好多人去的，我们自己也能做。

听力老师有些失望：是吗？毕业生能有多忙啊？我要是遇见他我问问，怎么连陪着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呢?

第二天，去师大，学校组织了三辆车子，大部分的学生会成员，还有参加文艺会演的，还有充当啦啦队的学生。小淫和苏亚还有左手跟我在一个车子上，阿瑟和小麦、小米、小诺还有许小坏都在另外的车子上，阿瑟一直叫着让我和他们一个车子。我和丁小飞清点了所有的人数，以免错漏，我看见小米一个劲朝我招着手，示意我过去，小麦一把摘下小米头上的发带戴在脑袋上，一副流氓的样子，小米劈头就给了小麦几下，我忍住笑，丁小飞也差点儿笑出声。

清点人数之后，每个车子都差不多了，我跟学生会老师说想到后面的车子上，学生会老师想了想，同意了，说是让我帮着纪检部的维持下秩序，别出什么娄子就好。我看见左手抱着吉他朝我的方向看着，表情淡淡的，我朝左手点了下头，下了第一辆车子，上了阿瑟他们的车子。在车门就要关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人啪啪地拍着车门，然后车门开了，我看见小淫气喘吁吁的脸，小淫迅速地上了车子，四处张望着，阿瑟朝小淫的方向打了个口哨，小淫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我皱了皱眉，坐到角落的最里面，我拽着小米坐到我身边，我把头转向车窗外面，感觉车子开动了。

小米小声笑：嘿嘿，十八，小淫是狗皮膏药，你躲不掉的，十八，小淫挺好的。

我看着车窗外面，嗤笑：你小小年纪懂什么？你怎么知道小淫挺好的？那小子才不是东西呢……

小淫温柔的声音：十八，我怎么不是东西了？

我一惊，转脸看见小淫和小米换了座位，小米朝我吐着舌头：十八，我好吧？

我冷冷地瞪了小淫一眼：你过来干什么？

小淫往我身边挤了一下，笑：我为什么不能过来啊？你在这儿我就要过来。

前面有学生回头看我和小淫，阿瑟朝前面挥挥手：去去去，有什么好看的，没看过搞对象啊？

我没好气地看着阿瑟：阿瑟，你瞎说什么啊？

小淫转脸盯着我，压低声音：十八，你老实跟我说，那天你干吗挂我电话？

我哼了一声：你喝多了吧，谁挂你电话了？

小淫又往我身边挤了一下，小声说：哪有你这样的，我跟你说真心话，你就挂我电话。

小诺从前座扭回头，干笑：就是，我做证，十八那天就是挂你电话了，而且后来还把电话线拔了呢？哎，你到底想跟十八说什么……

许小坏生生把小诺拽了座位上，小淫咬着嘴唇看着我：十八，我知道我那天喝了好多酒，但我真的没醉，真的。

我推开小淫靠近的身体，冷淡地看着小淫：你别犯疯了，我没时间跟你扯这些，你过去，换小米过来坐。

小淫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皱着眉头，有些自言自语：哎，你是不是看我就要毕业了，所以对我不是鼻子不是眼睛的，你对左手怎么不是这样的？还主动去握人家的手，你怎么都不握我的手？我还没毕业好不好？

我恼火地盯着小淫：你又想说什么不好听的？我现在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小淫小声打断我：十八，我毕业了你不毕业也没关系啊，我可以等你毕业啊？

我不说话扭头看着车窗外面，小淫不停地碰我：十八，我跟你说话呢？你有没有在听啊？

我转过头看着小淫：小淫，我和你之间的问题，你到底明不明白是因为什么？你真的不明白吗？

小淫低下头，掰着手指头，低低的声音：我知道，我知道你嫌我……

我打断小淫：别想那么多了，你好好准备毕业设计，还有啊，过了这个寒假，听说好多企业会到学校来招聘什么的，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企业，要记得先把你的简历准备好，最好是中英文的，计算机企业好像都是挺牌大的，挺注意看简历的……

小淫直直地看着我：十八，我不想跟你说这些。

我自顾自地说着：听说你们这届还有国家分配的名额，要是国有企业也不错啊，像肖扬那样，一辈子都可以高枕无忧，只要不犯什么错误，就是铁饭碗了。你一定要好好表现，读书四年，为的就是有个好点儿的工作，等你工作两年后，都稳定了，你也好好成个家，你爸妈也就放心了……

小淫生硬地打断我：十八，我不想跟你说这些！你听见没有？

小淫的声音大了些，热闹闹的车子里说着话的学生都停止了说话，转头看向我和小淫这边，眯着眼睛打瞌睡的阿瑟咳嗽了一下，转头看了我和小淫一眼，没有说话。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1)

A

到了师大，我算是开了眼界，这的女生果然是工科学校不能比的，随处可见，反而是男生不那么容易见到，阿瑟下了车看着满学校走来走去的女生发出由衷的感叹：哇噢……

阿瑟一边搂着小淫，一边拍着我的肩膀：兄弟，看见没，这才是人生，这才是真正的学校，咱们学校的女生就那么几个，有的选择吗？对我而言，还有的选择吗？太不公平了。

小麦砸吧着嘴：就是，咱们学校看见的女生都是怪物……

小米推了小麦一下：得了吧，你自己看看你小土豆的样子，你都没长开，还敢说别人。

许小坏哼了一下，非常优雅地朝前面走了几步，回头哼着：有什么啊？

我看见左手背着吉他从前面的车子上下来，冷淡地看着我和阿瑟的方向，阿瑟朝左手挥挥手，左手当没看见似的的转过身，阿瑟嗤笑：臭小子，竟然不答理我！

我朝左手的方向走过去，学生会的成员都在那儿，我听见小淫喊我的名字，我回头，小淫咬着嘴唇：十八，活动结束了，我，我和阿瑟等你一起回学校吧？

我刚想说什么，阿瑟皱着眉头看着我：哎，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记得跟我们一起走，你俩啊，就这么拉锯吧，早晚我得被你俩给锯断了，去吧去吧。

我没说话，朝着学生会成员的方向走了过去，我看见师大里有好些人朝我们的方向走了过来，学生会老师也笑容满面地朝他们走了过去，我估计也是学生会的。

左手拿出烟，4暮严肃的声音：不准抽烟！

左手瞪着4暮，4暮往旁边跳开了一个安全的距离，我也看着左手：别抽烟了，到了别人的一亩三分地上，就算给学校长长脸吧。

左手慢慢地把烟放到牛仔裤口袋里，低着头看着地面，我有些尴尬：那个索多多怎么没来?

左手哦了一声：他不爱参加这些无聊的事儿，其实我也不愿意参加……

许小坏喊着左手：左手，要加油哦！

左手冷淡地看了一眼许小坏的方向，我朝许小坏挥挥手，转脸瞪着左手：许小坏特地来给加油的，你怎么什么反应都没有?

左手嗤笑：你又知道?

学生会老师开始给大家介绍师大的学生会成员，大家一一握手互相认识。

辩论大赛在当天下午两点准时举行，对方辩手三女一男，我们这边清一色都是男壮丁。丁小飞气宇轩昂，看样子准备得不错，那天辩论大赛的题目是：大学生应该全面发展，还是专业发展。这个辩论思维有些接近高中时代为了准备高考时候出过的一个作文题目：一屋不扫何以天下？或者说：大丈夫安邦定国志在四方，何须扫一屋呢?

我兴致勃勃地在下面看着丁小飞文采飞扬发表着慷慨激昂的辩词，我见过优秀的女生，也听闻过优秀的女人，但这个世界上，优秀者依然还是以男人为主，所以在理性的思维上，大部分的女生输于大部分的男生，少数女性佼佼者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上多数男性佼佼者的事实。虽然丁小飞是我们学校的，但是说到精彩的地方，台下还是一片又一片的掌声。

学生会老师小声对4暮说：看来这个丁小飞还真是个人才，不错，让他进宣传部还真是对了。

4暮笑嘻嘻的声音：那是，丁小飞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可是北大的法律系，因为差了几分，报考档案上填了个服从分配，所以才让咱们

学校捡了个便宜，人家是干货，不像咱们学生会里的某些人，是水货，挤吧挤吧就没有什么东西了。

学生会秘书长的脸难堪了到了极点，学生会老师看了我一眼：十八，宣传部这面你尽量让丁小飞多参与一些活动，等你毕业了，就让丁小飞负责整个宣传部的事儿。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2)

我点头，心想，人家丁小飞现在出彩了，你才知道人家重要，忘了当初让丁小飞进学生会的时候你们一个个谁都不乐意的表情了？

我转头，看见左手正低着头看着手心里的什么，我慢慢地朝左手身边凑了过去，看见左手手心里好多个小星星，好多颜色的，我趁着左手不注意，从左手手心里拿出一颗蓝色的星星，小声笑：你哪来这么多星星，你自己叠的？

左手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合上手心：不是你住院的时候叠的吗？你出院后我和小刀去找你，我在床头发现的，觉得挺好玩的，就留下了，这些塑料管挺有意思的，晚上真的能发光……

我把蓝色星星放在掌心，透明的感觉，我床头的玻璃瓶子里已经叠了好多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看见的光越来越多了，我不自觉地笑：其实叠星星挺枯燥的，哪有你说的那么有意思？

左手哼了一下：至少比听这个什么辩论赛有意思，你们真是无聊，为一个无聊问题辩来辩去的，累不累啊？

我转脸看着左手：那你说什么有意思？

左手嘟囔着：睡觉啊，听听音乐啊什么的，哪个不比这种吵架式的争吵有意思。

左手从我手心里拿走星星：哎，反正你也不要了，我拿走了，我还要留着送人呢。

我刚要和左手说什么，左手嗤笑：哎，你们家那位在后面直勾勾地看着你呢。

我不解地回头，看见小淫拄着前面的椅子背，托着下巴，看着我的方向，看我回头，小淫坐直了身体，朝我安静地笑了一下。我心里悸动了一下，茫然地转回头，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丁小飞神采飞扬地发表着辩词，像个战场上的英雄。

左手冷淡的口气：你和小淫到底是什么关系？不清不楚的，看着都闹心。

我小声叹息：左手，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左手低着头：你别问别人，这种事情别人给不了意见，你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免得将来后悔。

我听见阿瑟喊了一声：好啊！

然后周围的人都跟着热烈鼓掌，我也机械地拍着巴掌，看见丁小飞非常绅士地坐下了，估计是刚才的辩词赢得了满堂彩，就连4暮都在拍手。

我听见左手的声音：十八，小淫要是真喜欢你，你是不是好好考虑一下？

我疑惑地看着左手，左手没有什么表情地看着前面：男生喜欢玩是一回事儿，但是真正喜欢的还是正儿八经的女生，谁会去找喜欢玩的女生啊？那叫有病。

我火大地嘟囔着：凭什么啊？他想玩就玩，他想改邪归正就改邪归正？合着舒服的都是他？

左手转脸盯着我：你不会是吃醋了吧？

我瞪着左手：吃醋？鬼才吃醋，男生都不是好东西，我就看不上花蝴蝶那样的男生，真是让我恶心，想起他跟别的女生厮混在一起我就恶心，脏死了。

左手不可思议地看着我：你，你什么毛病啊？

又开始有人鼓掌，我狠狠地瞪了左手一眼：鼓掌！让你鼓掌啊！

左手机械地跟着我一起鼓掌，我看见学生会老师不满的目光，转脸看台上，才发现是对方辩手在发言，我停止鼓掌，左手也停止了拍巴掌，怪异看着我：十八，你是不是心理有问题啊？

我点头：我是有毛病，许浩颜说这叫情感洁癖，我只要想过小淫跟别的女生亲密过我就很想宰了他。

左手小声嘟囔着：情感、洁癖？

整个辩论大赛丁小飞都极其的出彩，丁小飞像一颗闪闪亮的星星，让人感觉到他不容忽视的能力和色彩，我听见师大的学生会负责人跟我们学校的学生会老师夸奖丁小飞非常优秀。学生会老师装出非常不在意的表情说：一般一般，这孩子还是个新生，还需要锻造和磨炼，让你们见笑了。

4暮扁着嘴角，好像笑了一下，不知道又在想什么龌龊的事儿。辩论大赛结束后，师大的辩论队输得心服口服，和丁小飞他们共同握手谢幕，丁小飞带着大家优雅地鞠躬谢幕，走向后台。

距离晚上的文艺会演还有一段时间，学生会老师建议大家四处参观一下师大的学校环境，到晚上吃饭的时间在师大的餐厅前统一集合，但是我和丁小飞要好好核对一下晚上演出的节目以保万无一失。

阿瑟带着小麦、小米还有小诺和许小坏去游览师大的校园，我和丁小飞忙着核对演出节目，丁小飞明显还没有从之前的那种辩论的亢奋中消退出来，表情也非常的激动。

我看着丁小飞笑：祝贺你，刚才的辩论真的非常精彩。

丁小飞嘿嘿笑：谢谢，刚才我还怕?己一激动出错呢，有些紧张的。

4暮过来拍了下丁小飞的肩膀：行啊，这次算是你的个人表演了，祝贺你。

丁小飞拿开4暮的手，语气非常冷淡：谢谢。

4暮往我身边凑了一下：哟，十八，你们宣传部好像跟我一直都过不去，之前是元风，现在是你，现在又来了丁小飞，你们到底对我有什么意见啊？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我厌恶地看着4暮的嬉皮笑脸：因为你不是人。

4暮站直身体，奇怪地看着丁小飞：不对啊，你们看看，我哪点地方不是人了?

我恶毒地嗤笑：你长得比较像人而已，道不同不相为谋。

丁小飞冷冷地看了一眼4暮：殊途不同归，你好自为之。

4暮皱了皱眉头：哎，你俩说话还真够狠的，我可是没少帮过你们吧？做个朋友有那么难吗？

丁小飞把晚上演出的节目单子递给4暮：这个是晚上的节目单，我们核对过了，给你，十八，我们走。

我和丁小飞走出大礼堂，快要走出门口的时候，我转头看了一眼4暮，4暮握着手里的单子，看着窗户外面，表情有些落寞。

丁小飞小说：十八，他活该，这个世界有一种人就像4暮那样，他们出卖了真诚和本性，收获了心机和操纵别人的快感，他们可能有一种玩计谋于股掌之间，但是他们永远不会有朋友，他们一旦没有了算计，就会活不下去，所以他们活该！

丁小飞的一席话让我有悲凉的感觉，4暮，其实他是个比我年龄还小的人，他要怎么过他以后的日子呢，那些永远都没有真诚和本性，又没有朋友的日子呢？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3)

B

我满校园地找阿瑟，在一座旧旧的教学楼门口看见了小淫坐在门口楼梯上的背影，小淫的前面站着两个不停地笑着的女生。

我听见其中一个女生说：你不是我们学校的吧，我刚才在大礼堂看见你和参加辩论大赛的那些人坐在一起。

小淫说：嗯，我们是×大的。

另一个女生说：你也是辩手吗?

小淫说：我不是，我是来参加晚上演出的。

先说话的那个女生兴奋的表情：哇，好啊好啊，我们晚上去看你演出，我们想认识你，你能给我们留下联系方式吗？以后我们可以搞专业联谊啊?

小淫迟疑了一下：哦，好吧，你们有笔纸吗，我没带。

有女生从随身的笔袋中拿出纸笔，递给小淫，小淫弯着腰好像在写着。

后说话的女生笑嘻嘻地问小淫：你有女朋友吗?

小淫好像抬了一下头：你问这个干什么?

女生接着笑：你要是没有的话，我可以帮着你介绍啊？我们学校好多女生的。

小淫不说话接着低头写着，然后把手里的纸和笔递给先前的女生：这个号码是我们宿舍的，后面是我的呼机号码……

我往教学楼里慢慢地退着，有些想笑，但又笑不出来，想起之前阿瑟跟我说的那些话，也许小淫天生就不懂得说“不”，他也不懂得怎么拒绝别人，难道说好脾气也要怪他吗？其实要怪就要怪自己太不争气，明明知道小淫是一个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的男生，我为什么还要余情未了地去喜欢他呢？难道真的像4暮说的那样恶毒？小淫真的吃定我，知道我怎么都没有办法彻底拒绝他吗?

我从教学楼的另一个门出去，我看见许小坏拽着左手的胳膊不停地说着什么，左手甩了几次许小坏的胳膊，皱着眉头看着许小坏，许小坏中间还跺了几次脚，然后我看见左手不停地摇头，还往后退了几步。许小坏失望地嘟着嘴，往左手的身边凑着，左手好像对许小坏说了什么，然后背着吉他转身往另外的方向走，许小坏表情沮丧地立在原地，呆呆地看着左手走开的方向。

我忽然觉得许小坏像我一样可怜，许小坏喜欢左手，但是左手总是冷冰冰的，一副很大爷的模样，我知道自己也喜欢小淫，可是我怎么可能放心地去喜欢小淫，小淫不是我的，是所有喜欢小淫的女孩的，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幸运?

我怕许小坏看见我感觉尴尬，我挠着头发，又退回教学楼里，师大的教学楼真的比我们学校新好多，我靠着教学楼冰冷的墙壁，看着玻璃门外的冬天的太阳发呆，我觉得人生多数时候像个大大的玩笑，开过头了，就变成了笑话。

我感觉自己的脖子痒痒的，我用手摸了一下，感觉暖暖的空气流动，转头，看见小淫在我旁边的墙壁上倚着，温和地笑着，朝我的衣领里吹气。我冷淡地往旁边挪了一下位置，没好气地看着小淫：你跑来干什么?

小淫笑：我还想问你躲在这儿干什么呢? 没看见阿瑟吗?

我转过头看着墙上的公告栏，不理小淫，小淫往我身边又凑了一下，笑：十八，想不想知道我晚上唱什么歌? 你想听什么歌? 你说名字，我唱给你听。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4)

我冷冷地看着小淫：不听，你要是真的闲得嗓子痒痒了，你去外面吼去。

小淫皱着眉头：我就想唱给你听……

我打断小淫：不用，你还不如直接给我钱，更让我舒服一点儿。

走廊那天传来女生的笑声，一会儿，刚才让小淫留下联系方式的两个女生转了过来，看见小淫愣了一下：咦？你还没有走啊？我们还以为你走了呢？

我转过身，接着看公告栏，小淫嗯了一声：没呢。

女生说：要不，晚上一起吃饭吧，我们宿舍请你吃饭吧，我介绍她们给你认识？

小淫说：不了，晚上我们学校组织统一吃饭。

女生说：跟学校一起吃饭有什么意思啊？跟我们一起吃吧，这个是你朋友？一起来吧，我们宿舍的女生都可开朗了，一起吃饭不闷。

小淫支吾着：算了，不方便的，以后再说吧。

女生笑嘻嘻地说：你紧张什么啊？你女朋友又没在身边，一起吃个饭有什么啊……

我的呼机响了起来，我拿出来，看见上面显示的是左手的手机号码，我翻了翻口袋，掏出IC卡，转身问说话的女生：附近有IC卡电话吗？

女生热情地朝教学楼外面指指：绕过那个拐角就是了……

我看都没看小淫一眼，推开教学楼的门，走了出去，顺着女生指的方向，找IC电话。

我给左手打过去的时候，左手说他在超市附近，刚买了烟，说没看见阿瑟他们，闷得很，问我在哪儿，我说我这就过去。放下电话，我朝左手说的方向走去，教学楼门口，小淫一边朝我的方向张望，一边不停地跟两个女生说着什么，两个女生只是不停地笑。

晚上的文艺会演，师大的女生们出尽了风头，那曼妙的舞姿还有身段，那花花绿绿的颜色，搞得我身边坐着的阿瑟一个劲想站起来，还时不时伸着手喊那么一两下：好啊！好！小麦也时不时跟着阿瑟一样比画着手势，嚷着：不赖，真不赖啊！

学生会老师皱着眉头看了阿瑟好几眼，然后小米和小诺开始噼里啪啦打小麦，小米用手点着小麦的脑袋：你嚷嚷什么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学校叫好？你这个叛徒！

小麦揉着脑袋委屈地看着小米：咱们学校不是还没上场吗？演出又不是比赛？

我碰了一下阿瑟：你注意点儿，我拉你来不是让你为师大的女生喊好的，学生会老师都在看你了……

阿瑟兴奋地看着我：哎，我可绝对是冲着师大这么多的女生才来好不好？他爱看就让他看着，真是的，谁没年轻过啊。十八，看见没？你说当初我怎么就没来这样的学校呢？我真该来这样的学校，这么漂亮的姑娘儿们，天哪，我白活了我……

我都能看见苏亚看阿瑟的眼神能喷出火来，估计苏亚和阿瑟交往的时候也没有看见阿瑟这么激动吧。女人好像最嫉妒的就是这个，每个女人都会想着，不管你男人爱过多少个人，但我一定是最特别的一个。

学生会老师一直把苏亚的独舞当成压轴的招牌节目，可惜在女生如林的师大根本算不上招牌，那还真是应了那句话：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苏亚跳得再起劲，毕竟只是一个人，架不住人家师大的女生花样繁多，所以苏亚高雅的舞蹈变成了出力不讨好的鸡肋。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5)

等苏亚悻悻退场之后，左手上来，左手一上来就是一阵强劲的欢呼声。

阿瑟在我身边开始叹气：看见没有？这些女孩真是帅呆了，男生没见到几个，我强烈要求和师大搞联谊……

左手这次来背的是普通的吉他，唱的是几首舒缓的校园歌曲，《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滚滚红尘》、《同桌的你》，左手的表情酷酷的，始终那么低着头，闷闷地弹着吉他，轻轻地唱着歌曲，跟之前唱的重金属歌曲完全不同，然后我就听见下面的女生不停地欢呼着，跟苏亚演出的反响截然不同。

许小坏在我后面嘟囔着：真讨厌，干吗总那么冷冰冰的样子，我欠你的吗？

我发呆地看着台上唱歌的左手，阿瑟眯着眼睛看着我：哎，为什么小淫总是说你喜欢左手，你真的喜欢左手了吗？

我嗤笑地瞪了阿瑟一眼：你还真是敢想，你以为我是谁？是许小坏吗？小淫说什么你都信？

阿瑟点头：也是，我还真是没敢想你是那种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类型，所以说恋爱中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白痴，小淫现在啊，但凡看见你跟个男人在一起，就怀疑你背着他跟着别人跑了……

台上的左手唱完了歌，正在往后台走，台下有个女生气喘吁吁地拿着花跑上去，我听见有人喊：快点儿！快点儿！

左手淡淡地看了一眼拿着花跑上台的女生，转身进了后台，那个拿着花的女生失望地停住转身下了台。然后就是小淫上场，也开始有女生热烈鼓掌。小淫几乎成了师大最受欢迎的人了，我也不知道小淫到底哪来那么大的魅力，从唱第一首歌开始，就开始有女生喊叫，小淫一共准备三首，张学友的《我等到花也谢了》、《想和你一起吹吹风》、《一路上有你》，台下的女生不停地叫着：再来一首！再来一

首！喊得那个热烈。然后开始有不同的女生跑上台给小淫献花，还有女生在台下鼓动：抱他！抱他！亲他！亲他……

小淫怀里的花都要掉下来了，有胆大的女生就会抱小淫一下，小淫有些不知所措地在台上，像个木头人一样被献花的女生拽着抱着。

我站起身，阿瑟扁着嘴角看我：你去哪儿？

我转身向后：我去后台看看有没有能帮上忙的。

阿瑟盯着我：十八，小淫他就是这样的人，你别讲究那么多了……

我听见小淫有些急切的声音：我，我还想唱一首歌……

台下的女生喊：唱啊唱啊。

小淫激动的声音：就是那首周华健的《孤枕难眠》。

然后台下开始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好啊好啊……

我低着头绕过阿瑟，从礼堂小门进了后台，我听见大大的墨绿色的布帘后面有女生怯怯的声音：我，我能认识你吗？我很喜欢听你唱歌……

然后是左手冷淡地声音：我有女朋友了，我女朋友心眼小。

女生失望的声音：哦。

有女生从后台墨绿色的长长的布帘后面低着头走出来，我朝里探头，左手斜靠着吉他，坐在椅子上，腿伸得长长的，闷闷地吸着烟。我也不知道哪来的二百五的想法，我轻手轻脚走过去，刚想伸手弹左手的脑袋一下，我感觉脚底下被什么东西缠住了，我的身体朝前倒去，扑向左手的后背，然后我感觉不知道什么东西从我的背后落了下来，黑糊糊的，盖住了我的视线，然后我就和左手被黑糊糊的东西盖住了，我听见左手冷冰冰的声音：他妈的谁那么欠揍啊……

我紧张地说了一句：左手，是我。

然后我和左手开始在黑糊糊的东西里挣扎，我感觉到有什么柔软温暖的东西触到了我的脖子还有脸颊，左手的手臂好像把我往别的地

方推，一会儿我看见了一丝亮光，透过亮光，我看见了左手表情模糊的脸，左手喘息着推开我：你发什么神经?

我好容易才从黑糊糊的东西里出来，眼前一亮，我这才看清，黑糊糊的东西就是那个墨绿色的长长的拖地的布帘，我刚才无声无息走向左手的时候，脚下绊倒了那个布帘。左手也慢慢地从布帘里出来，扔了手里的烟，刚才的布帘里的光线就是左手用烟头烫出来的。

左手瞪了我一眼，抬头看着被我用脚踩脱了的布帘，又转头看着我：你，你怎么搞的你，要是我手里的烟烫到你，烫到你和我怎么办？你眼睛长到脚后跟了?

我有些尴尬：我，我就是想吓你一下。

左手冷冷地打断我：你多大了你?

我从来没有见过左手这么一副冷冰冰的表情，师大的学生会负责人跑了过来：出了什么事儿?

左手冷淡地看着那个负责人：我的吉他挂?了布帘，这个被我拽下来了……

师大的学生会负责人不好意思地笑：对不起，早就让人把这个帘剪短了，你没事儿吧?

左手摇摇头，学生会负责人歉意地抱着布帘走了，左手皱着眉头看着地面的烟头，我听见前台传来小淫高亢的声音：……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

我无措地朝左手摊开手：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只是……

左手像是没有听见似的摸着他的嘴角，呆呆地看着他脚下的一个方向。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6)

C

学校对丁小飞在辩论大赛的表现非常满意，回到学校之后，还特意给丁小飞颁发了一个最佳辩手的奖，学生会老师还特意提醒我一定要多多给丁小飞在宣传部的发展机会，甚至直接就跟我说宣传部的事情最好都让丁小飞来负责。秘书长把我单独叫到走廊，她的脸色阴沉得像是下了好多天的雨和雪，非常不满意地瞪着我说，说是如果当初我要是拒绝让丁小飞进宣传部，那么丁小飞就不会有那么多出彩的机会，那么宣传部的我就不会被架空，那么丁小飞就更加威胁不到身在主席团里的她，所以现在学生会里的局势都是我造成的。

秘书长说完，噔噔噔哼着走了，我看着走廊窗外光秃秃的树木发呆，虽然早就想到丁小飞的锋芒早晚是要透出来的，但是一旦真的如想象中的那样发生了，我和所有的人都一样，也开始有落差感，一种技不如人的自卑感也跟着在心里翻腾着，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也后悔让丁小飞进学生会了。

我感觉有人碰我，转脸，看见4暮复杂的眼神，4暮盯着我：被人架空了，是不是不好受？你还没傻到家，我不信你会不知道有今天的结果。

我像是看怪人一样看着4暮：4暮，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4暮歪了下脑袋，沉思了一会儿，摇头：不知道，反正呢，我看不惯比我幸福的人，看不惯比我更聪明的人，看不惯在我面前耍心眼的人，更看不惯像你这样所谓的清高的女人。

4暮停顿了一下：不过你缺心眼缺得还真算是一种经典，别人要是不跟着埋汰你几下都会觉得对不起你……

我转身就走，用双手上下摩擦着我感觉生涩的脸部皮肤，我真的开始后悔我当初答应了元风，也许，学生会真的不适合我。

下了英语听力课的时候，听力老师神秘兮兮地跟我说：十八，我要送你一件圣诞礼物。

我有些受宠若惊地看着听力老师：老师，不用这么客气吧?

听力老师可爱地笑：不行，上次你帮忙搬家，我都还没感谢你呢，圣诞节记得去哦，你答应了我的。

我愣愣地点着头，不知道说什么好。

回到宿舍，小丘跟我说万小玫来找过了，还留了东西在我的枕头下面，我拿开枕头，看见一个信封，打开，是万小玫把我住院期间的费用，还有协调好的营养费还有免除她不受通告的费用，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你没有报复我！

我有些难以名状的感觉，我一直都以为钱对我而言，是最重要的，难道我的一辈子真的都要为着钱活着吗？我看着透明的玻璃瓶子里那些五颜六色的星星发呆，其实这个世界比钱还重要的东西有很多，不是我愿意去放弃，其实是我要不起。

小诺笑嘻嘻地和许小坏一起推门进来，手里端着脸盆还有一些洗澡的东西，估计是去洗澡了。看见我，小诺来了精神，放下手里的脸盆，站在我眼前：十八，我给你表演脱衣舞好不好?

我迷惑地看着小诺：哎，我是女的好不好?

许小坏开始坏笑：十八，我们知道你是女的，小诺除了会跳脱衣舞，还有非常非常牛的创意……

小诺展示出一副眯着眼睛妩媚的表情，开始在我面前不停地伸展着手臂，不时伸出舌头绕着她自己的嘴唇来回舔着，舔到最后的时候还用牙咬住在外面晃荡的舌头，许小坏一个劲地说：不对不对，是咬着舌尖，斜着一点儿，小诺你咬着半拉舌头不叫性感，像吊死鬼……

因为小诺是眯着眼睛的，不知道是不是转晕了，竟然砰地一下撞到旁边的床架子上，我听见小诺妈呀了一声，小诺皱着眉头瞪着许小坏：哎，你想害死我啊？眯着眼睛咬着舌头？我根本看不见方向，刚才撞的那个寸劲差点儿把半拉子舌头咬掉了……。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7)

小丘扑哧一口水喷了出来，我也忍不住了，看着小诺笑：你没病吧你?

小诺恨恨地哼了一声，摆出一个立正稍息的姿势，然后噼里啪啦用非常快的速度开始从她自己身上往下脱衣服，一边脱一边还嚷嚷：我靠，我就不信，脱衣舞非得慢慢地脱，非得一点儿一点儿脱吗？大爷我就立正稍息脱，我就这么脱……

许小坏和小丘笑得不成样子，我看得有点儿傻了，小诺的牛仔裤飞到了床上，袜子飞到了小丘的床上，外衣飞到了我的床上，羊毛衫飞到了许小坏的身上。

我傻呆呆地看着小诺：哎，我说你，你……

然后小诺突然一个挺身翘臀的站定，眯着眼睛，还不时眨巴几下眼睛看着我，懒洋洋地说：十八，我性感吗，嗯?

我的下巴差点儿掉到地上了，小诺的胸衣和内裤竟然穿在保暖内衣的外面！我上上下下打量着小诺：你你，你怎么这样穿，你没病吧?

许小坏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十八，洗，洗澡之后，我俩，换，换衣服，穿完了这家伙才发现忘了穿内裤和胸衣，又不想脱了重新穿，所以，所以就这么穿回来了，哈哈哈……

我再也没忍住笑，小诺还在努着嘴噙着舌尖向我们所有人展示她的性感，我笑到肚子疼，我用手捂着肚子，指着小诺怎么都说不出话来。

开始进入期末复习，我连着看了几天的书，12月24日，下了一天的雪，窸窸窣窣下得人的心里跟着莫名的惆怅。我扔了书本，急匆匆地跑下女生楼，看着外面一尘不染的银色世界发呆，伸手接天空落下的雪花，落在手心就瞬间不见。我绕着女生楼一步一个脚印地踩着，踩完了还会回头看着那些慢慢被落下的雪覆盖的脚印。我闭着眼睛，

仰着脸，感受着天空中直直落下的雪花，安静地凉凉地打在我的脸上，我的心里充满着激动，一年了，我在自己黑色的人生中终于又过了一年，是幸运吗?

我的呼机在静籁空旷的校园中，响着陌生的声音。

我去回呼，是阿瑟，阿瑟说元风今天难得路过学校附近，他们现在在学校外面的餐厅，让我过去。

我跑到阿瑟说的餐厅，一进门就看见阿瑟和元风靠着窗户坐着，两个人正对着窗户外面白皑皑的世界说着什么，阿瑟转头看见我，朝我打了个响指。我跑过去，元风收回看向窗户外面的眼神，朝我点头笑笑：十八，好久不见了。

我呆了一下：哦，都挺忙的，楠楠呢?

元风朝搓着的手心里哈气，接着笑：冬天了，楠楠怕冷，这两天在家不是说瞌睡就是说饿，像个冬眠的动物，光是事假都请了好几回了，真是冬天了，我从来没发现楠楠那么能吃……

阿瑟弹了下烟灰，喝了一大口啤酒，嗤笑：怎么？结婚有压力了？兄弟，我跟你说，女人就是用来养的。

元风笑笑：你瞎说什么啊？楠楠之前没吃那么多我才奇怪啊，而且最近一直特别爱睡觉，早晨怎么叫都不愿意醒，平时都是她叫我的……

阿瑟给我倒了杯啤酒：哎，你最近瞎忙什么啊？真是看我们要毕业了，说不甩我们就不甩我们了?

我恼火地看着阿瑟：马上要期末考试了，不得复习啊?

阿瑟点头：也是，这次我准备把考试的小抄打到内裤上啊袜子上啊，就算监考老师知道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有本事就脱我内裤好了，要不我把袜子留给他们做纪念，还是NIKE的呢……

我推了阿瑟一下：你得了吧你。

阿瑟拿酒杯跟我碰了一下：来，喝酒。

平安夜里：有风有雪的日子(8)

冬天的啤酒凉凉的，我奇怪地看着阿瑟：小麦呢？

阿瑟咂吧了一下嘴：啤酒就应该是这个味道，小麦啊，跟小淫在家抢小乖的归属权呢，小淫最近真的不正常，一步都离不开小乖，不过是一只猫而已，用得着吗？我还真是担心那小子被你刺激傻了，以后不喜欢女的，改喜欢猫了，十八，那你罪过就大了，好好的一个正常的男人，被你刺激傻了，国外大片是人鬼情未了，小淫那是人猫恋……

元风优雅地转了一下手里的茶水杯子，看了我一眼：我听万森说，新生中有个叫丁小飞的，好像这次出尽了风头，丁小飞是你同意进的宣传部？

我尴尬地笑笑：嗯，挺出色的。

元风看着我：他现在过河拆桥了？

我不自在地看着元风：不至于吧？只是他确实比我优秀，当初就算我不让他进宣传部，也没什么能掩住他的锋芒的……

元风抿了下嘴唇，露出好看的小虎牙，轻轻地摇了摇头：这个世界上，有些桥是一定要拆的，不拆自己就不能彻底过桥，自己过不了桥，那么很可能就会有别人要过桥。我没见过丁小飞，但是从万森和谢童那里，至少我知道一点，不管他拆不拆你这座桥，毕竟，你是他的桥，他过去了，你现在留在了他的后面。

我小心地看着元风：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

元风笑笑：你没做错什么，只能说你太没心机了。

阿瑟重重地拍拍我的肩膀，嗤笑：有什么啊？一个破学生会，十八，甩了那玩意儿，往后跟我混，社会的门门道道，我懂，亏不了你……

元风皱着眉头打断阿瑟：阿瑟，十八是她一个人的，她总要长大，我们谁都不可能跟着她一辈子的，她需要自己长大，你能罩着她

一辈子吗?

阿瑟不屑地看着元风：你啊，多虑了，谁都得摔打着长大，不吃亏怎么可能，十八，来，喝酒！就算被人过河拆桥又能怎么了？我啊，我天生就是一座伟岸的桥，多少个女生从我身上踩踏过去了？我有抱怨过吗？我什么都不抱怨，我是任劳任怨，那些女生啊，都是拆了我这座桥才变得成熟起来的……

我差点儿被啤酒呛到，阿瑟果然是神人，元风转头看着我：真的考虑清楚了吗?

我忍着笑：什么考虑清楚了?

元风盯着我：和小淫。

我收起笑容，转着啤酒杯子，点头：嗯，这样挺好的，就像现在我和你们一样，看看雪，随便聊聊，爱情跟兄弟比起来，渺小得还不如一片雪花带来的那种冰凉的感觉，能做兄弟就足够。

阿瑟皱着眉头点了支烟：就这样吧，慢慢地也就变淡了，就做兄弟，来，喝酒。

踩踏着厚厚的雪回到宿舍，已经是晚上了，许小坏正对着小镜子化妆，看见我推门进来，嘟囔着：十八，今天是平安夜，晚上学校有舞会，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我揉搓着有些冰凉的手：不去了，我又不会跳舞。

小诺眨巴着眼睛：你给点儿面子行不行？什么活动都不参加，就算你不去，也得把我和许小坏带进去啊？不然还得花四块钱的门票呢。

我揉着有些僵硬的下巴想笑，原来是为了省钱，许小坏开始对着小镜子夹着睫毛：哎，你俩看看我这样行不行？我今天晚上约了左手和方小刀，我可是跟他们说你们都去来着。

小诺开始给许小坏捣乱：好了好了，你已经够漂亮了，再化妆下去，你就是狐狸精。

许小坏放下小镜，妩媚地笑：哼，我就是要漂亮，我就是要勾引左手。

许小坏突然转向我：十八。

我心不在焉地看着许小坏：什么事儿?

许小坏诡异地看着我：十八，你说我要是跟左手发生了关系，他那样的男人会不会对我负责任?

我吃惊地看着许小坏：你，你不好好复习准备期末考试，你都想些什么啊?

小诺腾地冲过来，瞪着许小坏：你不会是想对左手用强的吧?

许小坏哼了一声：有什么不行啊？我就是喜欢他，嫁给他也无所谓啊？让复习考试见鬼去吧，我啊，只要保证自己挂科不超过三门就OK，书中自有颜如玉，屁话，那是专门说给找不到媳妇的男人听的，文人就酸去吧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1)

A

许小坏和小诺就为了省进活动中心舞厅的四块钱，竟然惨无人道生生把我拖着去了舞厅。许小坏还威胁我说，如果我再敢叽叽歪歪地说不去，她就要把她全套化妆的东西都用到我身上。这个威胁果然奏效，我真的不敢再多说什么了，竟然乖乖地带着小诺和许小坏进了歌舞厅。因为外面是白皑皑的雪，所以歌舞厅里的光线虽然明暗交替，但还是被外面银色的雪花映衬出一种说不出的光亮，许小坏和小诺在舞厅里没费什么事儿就找到了左手和方小刀。方小刀飞跃跃欲试想跟着就近的一个女生一起蹦迪，左手依靠在活动中心的柱子上面，闷闷地抽着烟，明暗交替的灯光打在左手淡漠的脸上，左手像尊雕像一样。

许小坏朝左手走了过去，我听见许小坏说：哎，跳舞吗?

左手闷闷地说：没心情。

许小坏不乐意的声音：可是我想跟你跳舞啊?

左手冷冰冰的声音：我不想跟你一起跳，别烦我。

小诺跟在方小刀身边，两个人像哼哈二将一样随着节奏晃悠着身体，小诺说：哎，胖子，看不出来你身体协调性还不错哈。

方小刀说：那是，想当年我还是我们那第一批玩霹雳舞的呢。

小诺哼：你就吹吧，就你这种的还玩霹雳舞？劈啪舞还差不多吧！

方小刀不服气的声音：骗你我是孙子，我就是后来运动少了才胖的。

小诺接着哼：得了吧，你是你奶奶的孙子，就算骗了我，你还是你奶奶的孙子，你是肿的吧你?

我忍着笑，舞厅中间跳舞的人群中有小裴的影子，小裴旁若无人地围着一个女生的背影跳着舞，陶醉得好像舞厅中间只有他一个人似

的，我摇摇头，转身往外走，觉得有些吵闹。

这时，音乐戛然而止，灯光也亮了，然后我听见万森的声音：今天是平安夜，大家要快快乐乐地跳舞唱歌，我们尽情地去快乐，等我们快乐完了，圣诞节老人就会用他的破袜子，给我们偷偷地送礼物了，可是为什么我看见还有很多男生都在周围站着不动呢？是不是不好意思啊？现在给大家一个机会，我们会把活动中心的大灯关闭40秒，想跳舞的男生一定要有勇气找自己喜欢的女生跳舞哦，勇敢的男生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哦，来，听我口令，1、2、3，关灯！

活动中心明晃晃的大灯啪地被关灭了，我笑着接着往外走，刚走了两步我就感觉有人抓着我的手臂飞快地往舞厅外面跑去，然后我听见方小刀的声音：哎，是谁啊？是谁没事儿亲我啊？

然后是许小坏气急败坏的声音：死胖子，你敢占我便宜，你滚！

活动中心的大门被推开，凉凉的雪花打在我的脸上，我和拉着我跑的人都站住，我喘息着看见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左手！左手也抬头看着还在飘落的雪花，我不解地看着左手：哎，你没事儿拽着我跑什么？

左手冷淡地看了我一眼：我还不想被人没事儿抱着亲，许小坏是不是真的疯了？怎么那么疯啊？

我开始点头笑：嗯，她是喜欢你喜欢得疯了。

左手瞪着我：你还笑？

我忍着笑：有人喜欢你，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2)

左手点了一支烟，闷闷地吐了一口烟，转脸看着我：十八。

我蹲在雪地上，用力团了一团雪，感觉手里凉凉的，我在手里晃悠着雪球，抬头看着左手：怎么了？

左手淡漠地看着我：如果我喜欢你，但你不喜欢我，你还会觉得被人喜欢是一件多好的事儿吗？

我一愣，左手从我手里拿走雪球，往远处使劲一扔：我只是打个比方，哎，这算不算也是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整天唠叨的那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

左手扔出去的雪球砸在远处的一棵树干上，碎裂成无数的雪花四溅着，我有些茫然，不知道怎么回答左手。

晚上回到宿舍，小诺说许小坏本来想趁着舞厅灯灭的时候狠狠亲一通左手，但是左手把方小刀推给了许小坏，搞得许小坏还以为左手突然变得主动了，毫不客气地亲了方小刀好几下，事后那个后悔啊，差点把方小刀的脸都给打肿了，晚上回到宿舍一个劲地跑去水房刷牙，估计牙龈都该刷肿了，这会儿又跑去水房刷牙了。

我嗤笑，谁说只有我一个人有情感洁癖，许小坏不是一样的吗？碰不到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做什么都是一样的，做什么也都是不一样的，只是自己不自觉而已，每个人都可以说出全天下最为宽容最为哲理的话。小丘说小淫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让我回来回个电话，我茫然地坐在床上，披着学校发的单薄的被子，抱着装星星的瓶子发呆，毫无来由的，我突然想问自己一句话：这个瓶子，在小淫毕业之前，能装满吗？能装满吗？

许小坏拿着牙刷推开宿舍门的一刹那，熄灯了，我听见许小坏恨恨的声音：就没见过这样无趣的男人，连占便宜都不会！

圣诞节当天，朱檀给我电话，说是想跟我一起过圣诞节，我想起之前约好的要带着许小坏和小诺小米去听力老师家暖房的事儿，就跟

朱檀说了，朱檀咯咯笑：好啊，我也一起去好了，怎么说我和你们的听力老师也算是同门师姐妹，我也应该去看看她了，就去她家找乐子好了。

许小坏和小诺跟着我去听力老师家的心思很小算盘，小诺翻着眼睛说：十八，要是我跟听力老师混了个脸熟，那样期末考试的时候，会不会多给我点分数啊？哪怕多给我点平时的分数就好，不行，我得把我买的东西标注上名字，这样听力老师就知道那东西是我送的了……

朱檀在教师楼区的大门口等着我们，我看见朱檀手里拿着一束用精美的包装纸包着的花，在冬天的季节中显得尤为的鲜艳，让人心情大好。朱檀看见我们不停地笑着招手，那感觉真的不像是一个比我大十二岁的女人，反而像个快乐的孩子，我一度以为我看见的感觉是一种错觉。

一堆人唧唧喳喳地来到听力老师家，听力老师开门的一瞬间，愣住了，她应该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而且还有朱檀。

朱檀非常热情地拥抱着听力老师，咯咯笑：小师妹，大家都是一个学校的，你也不晓得找我玩，搞得大家多寂寞啊？真是的。

听力老师笑的也好开心：我，我只是怕你忙，我是新分配过来的……

朱檀弹了一下听力老师的额头：瞎说，你又不是不认识，你第一天报到的时候我还帮着你拎东西呢，这么快就忘了？今天罚你喝酒。

听力老师笑了：好啊，我认罚，对了十八。

听力老师转向我：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在厨房，你去拿吧。

我来了兴趣，咧着最傻笑：真的？还是好吃的？哇噻，我真幸福……

我兴冲冲地就奔向厨房，心想听力老师真够哥们儿义气，才跟我相处几天就知道我好吃？我一把推开厨房的门，愣住，小淫正在案板

上认真地切着什么，听见门响，小淫转头，看见我，慢慢直起身体，抿着嘴唇，温柔地看着我笑：十八，你来了？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3)

我愣了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有些尴尬：那个，那个听力老师说给我准备了吃的，让我过来厨房找，你忙你的……

我开始到处在厨房里乱找，冰箱、橱柜还有能装东西的各种容器，小淫轻轻地咳嗽了一下，往我身边走了几步，小声说：十八，你别找了。

我疑惑地看着小淫：是不是被你吃了？

小淫安静地笑了一下：其实没有礼物，听力老师埋怨我圣诞节不陪你，所以让我过来跟你们一起聚餐，所以，所以我只好来了……

我皱着眉头：你的意思是，你就是听力老师准备的圣诞礼物？

小淫笑吟吟地看着我点头：嗯。

我绕过小淫就往厨房外面走，小淫一把拉住我的手臂，小声说：十八，你都不知道现在想见你一面有多难，过几天考完试就寒假了，我得一个假期见不到你……

我冷淡地看着小淫：好好准备毕业吧。

小淫咬着嘴唇：十八，你是不是就想我很快毕业？你以为我们之间毕了业就真的什么都结束了吗？怎么可能的事儿？

听力老师坏坏地从厨房外面伸进来脑袋，嘿嘿笑：十八，我给你准备的礼物你还满意吗？不满意也不可退货的，今天圣诞节老人实在太忙了。

我哭笑不得地看着听力老师：老师，你明明说的意思是吃的啊？可是……

听力老师朝我狡诈地摆着手：别解释了，越说越黑的，都年轻过，我很理解哦。

啪的一声，听力老师关上了厨房的门，小淫把案板上切了一半的黄瓜递给我，笑：十八，你看着我做菜吧，这个给你。

我茫然地接过黄瓜，小淫开始认真地切着案板上的蔬菜，我慢慢走到厨房的窗户前面，透过窗户看着教师楼区，整个小区都被昨天的一场大雪给覆盖了，显得那么安宁。小淫窸窸窣窣切东西的声音响在我的背后。

我嚼着黄瓜：小淫。

小淫停止了切东西：嗯?

我叹息：时间真的很快，你和阿瑟还有小麦都要毕业了，你想过将来吗？就是那种长大了，像成年人一样的未来?

小淫放慢了切东西的速度：想过啊，我想好好地工作，想赚很多的钱，也想，好好地成家……

小淫最后一句话淹没在切东西的声音里，小淫接着说：十八，你喜欢小乖吗?

我嗯了一声，小淫嘿嘿笑：我也喜欢，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那只猫，每天都懒洋洋的，还总是把我的东西给搞乱了，我的衬衫都给抓破了，可每次看见小乖，我总是会心软，总想给它好多东西吃，等毕业了，我想把小乖带走，不管走到哪儿，我都想带着它……

我听见客厅里朱檀笑得那个开心啊，好像还一直笑个不停，我咬着黄瓜转过身，小淫正在认真地做着菜。我呆呆地看着小淫忙碌的身影，小淫看我看他，温和的朝我笑笑，我像是做梦一样地眨巴着自己的眼睛，曾经我以为这种温暖和安静距离我是多么的近，可是现在为什么我偏偏就一直有那么一种怎么都抓不到的感觉呢?

我揉着眼睛，叹气：小淫，为什么我就是觉得你距离我那么远呢?

小淫转脸忧伤地看着我：我知道，可是十八，如果我努力去靠近你，还是不行吗?

小淫停顿了一下：十八，你站在原来的位置等着我，我努力往回走，好不好?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4)

B

听力老师和朱檀总算不枉一场同门，两个人闹得都要天翻地覆了，朱檀是个天生灌酒筛子，总能找到让人喝酒的理由，朱檀不会行酒令，但是她会石头剪刀布，把听力老师灌得迷迷糊糊的，竟然抱着陈醋的瓶子愣说是红酒。小诺和许小坏竟然拿着筷子不停地敲着碗和杯子的沿，一个劲地嚷着：喝！喝！喝！

小淫就那么安静地坐在我的身边，看着我们闹，我抢着把听力老师抱着的陈醋瓶子夺下来，我听见朱檀咯咯笑着对小淫说：小朋友，你怎么又觉得我们十八好了？我跟你说，十八一点儿也不好，你啊，赶快趁着还没有被她赖上的时候转头跑掉算了。

小淫抿着嘴唇笑：老师，我不跑。

朱檀笑得好开心：你为什么不跑?

小淫看了我一眼，小声说：我怕我跑了，再也找不到她了……

我装着没听见，小诺跟许小坏扁着嘴形做出肉麻的样子，小淫笑吟吟地低着头看着他自己的啤酒杯。

朱檀眨巴着眼睛看着我：那你是准备赖上我们十八了？那十八为什么还缠着我给介绍男朋友啊？我还真当着事儿办了，我之前教过的学生中还真是有不少条件不错的学生呢。

小诺打着酒嗝，眯着眼睛打量着小淫：老师，你别听小淫那么说，小淫对哪个女生都那么说的，男生嘴甜就是有好处，要不怎么每个女生都跟蜜蜂看见了苍蝇似的……

朱檀扑哧一笑：什么叫蜜蜂看见苍蝇啊?

小淫皱着眉头看着小诺：我怎么招你了？说这么狠的话?

小诺指着小淫的鼻子：哎，你小子跟哪个女的说话不是黏黏糊糊的，你啊，一点儿干脆的水平都没有，嗝，十八，你别信他，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再信他你就是一二百五，嗝……

听力老师首先是兴奋了，其次是喝多了，硬要从我手里抢走陈醋的瓶子，还嚷着：师姐，我还要跟你喝，喝……

朱檀咯咯笑：看见没，不喝酒的女人是小猫，喝了酒的女人都是小猫的祖宗，呵呵。

我不解地看着朱檀：什么小猫的祖宗?

朱檀开心地笑：就是老虎哦，小朋友，我们十八也是小猫的祖宗，你得小心了。

小淫抿着嘴唇笑笑，没有说话。

从教师楼区回学校的路上，小诺和许小坏跟疯了似的，不停从雪地上抓起雪拼命塞到对方的衣领子里，然后两个人就会发出高分贝的尖叫。我和小淫在后面慢慢地走着，踩在白白的雪地上，我能听见生涩的脚步声，寂静得让人感觉遥远，我呼出去的热气在冷空气里瞬间就不见。

小诺尖叫着跑向我，冲着我嘿嘿傻笑：十八，我喝了好多酒哦，真的，你闻，口气好清新，还有茶鸡蛋的味道，我不收你钱……

然后小诺冲着我就张开大大的嘴巴开始哈气，我屏住呼吸，把头转向另一边，这丫头疯了，然后我就感觉到脖子冰凉冰凉的，转头看见小诺奸诈地跑开了，这丫头竟然趁着我转头的时候把一个大大的雪球塞进了我的脖子。我开始缩着脖子前倾着身体往外倒着雪，我听见小淫的声音：十八，你别动。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5)

小淫带着温暖的手伸到我的后背还有脖子处，往外面打着散乱的雪，有的雪还是化了，有着刺骨的凉意。我慢慢直起身体，小淫的手停在我的发丝上，轻轻地往下掸着细碎的雪末，我慢慢地推开小淫的手，小淫咬着嘴唇不吭声地看着我。

小诺在我前面晃晃悠悠地走着猫步：十八，你来追我啊，你来打我啊，你有本事来咬我啊……

小淫急急地从身上拿出面巾纸：十八，你脖子上还有脸上有水，擦擦吧，小心着凉。

我接过面巾纸没有什么感觉地擦着发丝还有脖子上的凉凉的水，我把眼神转向别处：小淫，昨天下雪的时候，我去和阿瑟还有元风喝酒了。

小淫哦了一声：我给你们宿舍打过电话，她们说你不在。

我看着远处白茫茫的一片：小淫，我们昨天喝酒时候的感觉真的很特别。

小淫好像笑了一下：有什么特别的?

我低下头：就是那种很兄弟的感觉，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喝着冰凉的啤酒，一起吹吹牛，放肆地聊天，阿瑟还说到了他的名牌内裤和袜子，还有他交往过的那些女生，那时我就在想，如果你在场也好，大家就是兄弟而已，你也可以和阿瑟一样，说你的内裤和袜子，还有你交往过的女生，我可以喝着啤酒，肆无忌惮地听你们随便说……

小淫失望的声音：你，就这样想吗?

我嗯了一声，抬头看着小淫：小淫，我就站在原来的位置等着你，你努力往后走，走到我们还是兄弟的那个地方，我们都停住，就在那一起会合好不好？我也很想就是和你一起喝着冰凉的啤酒，看着

窗外的飞雪，听着你和阿瑟说着不着边际的话，那样我们都没有压力，不过是让一切恢复原状……

小淫抿了抿嘴唇，艰难地看着我：十八，你觉得我还能停下来吗？

我直直地盯着小淫：为什么不能？我们都能，都去做就好了……

小淫摇着头打断我：十八，不可能的，我是讨厌过你，因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让你去做选择，你都是第一个选择放弃我，但我真的停不下来，如果真的可以停止，我怎么可能会做出那么多荒唐的事儿？所以我不可能要求你什么，我也要毕业了，我……

小淫的呼机响了起来，小淫皱了皱眉头，呼机依然刺耳响亮地响着，小淫的喉结动了一下，突然一把从口袋里拿出呼机，用力往雪地上摔，呼机里的电池飞了出来，声音戛然而止。我看小淫一眼，弯腰把呼机还有掉落的电池都捡了起来，小淫一把打落我捡起来的呼机和电池，喘着粗气看我：别捡了，你不就是讨厌这个东西吗？我更讨厌，我不要了，也不用了……

我蹲到雪地上，小心地拼着呼机：小淫，要是阿瑟呼的你呢？要是你家里人呼的你呢？

小淫蛮横地嚷着：我不管！

圣诞节之后，学生会内部几乎是商量好了似的，差不多所有的部长都把矛头对准了丁小飞，理由是丁小飞目中无人，丁小飞带着很多认识的朋友和学生去学校的录像厅还有活动中心的舞厅不买票，造成很坏的影响，让学生感觉学生会就是特权阶级；丁小飞负责宣传部和广播站的事务以来，广播站的点歌费用账目不明。

学生会办公室几乎成了讨伐会，我不解地看着眼前的这些人，丁小飞和其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杀妻夺子之仇，也没有抢馒头之恨，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把矛头对准丁小飞呢？就因为他太过优秀？就因为丁小飞不是通过竞选进的学生会？还是因为丁小飞展现自己的速度太快了？让所有的人感觉到了危机？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6)

4暮懒散地晃了晃脑袋，懒洋洋地看着我小声说：看见没有？这就叫做锋芒太露，十八你是不是有出气的感觉？这丁小飞受重视以来还没有单独跟你聊过吧？真是不懂规矩，要在过去，踏着别人的肩膀过去一段桥，怎么都要有个江湖拜帖，至少也要尊重一下对方吧，这是规矩，丁小飞有今天，就是因为他不懂规矩。

我冷漠地看了一眼4暮：这些都是你搞出来的？

4暮冷笑：笑话？我还不至于这么侮辱自己的智商吧？就丁小飞这只菜鸟也配让我产生危机感？我不掺合这件事儿就是他的万幸了，哎，最初的时候可是我最先欣赏的丁小飞，但那小子不争气就怨不得我了。

学生会老师咳嗽了一下：大家都说说具体的意见吧。

4暮流氓地笑着，小声说：十八，你也是菜鸟，还是雏鸟的那种……

秘书长突然站了起来：老师，十八管理宣传部的时候，我就没有听说广播站点歌费用账目不明，怎么到了丁小飞负责广播站，点歌的费用就什么都不清楚了呢？

学生会老师盯着我：十八，你也说说，这段时间都是丁小飞在管宣传部的事儿，你是老学生会了，怎么能说放手给新人就放手了呢？真不负责任。

秘书长幸灾乐祸地看着我，我心里非常不痛快，因为当初让我放手宣传部给丁小飞的也是学生会老师，我觉得我真的是太搞不懂这个小团体的游戏规则了。我赌气地站起来，想都没想：广播站的事儿一直都由左小婷负责的，之前宣传部也不具体负责广播站的事儿，我从来都没经手过广播站的点歌费，之前的账目也不是我负责，我也一直都不清楚广播站点歌的账目。

学生会老师皱着眉头看着我：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些人都在撒谎了？

然后我就听见坐着的那些文体部生活部学习部外联部的正副部长们开始唧唧喳喳议论着，听不清楚具体说的是什么，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没有说实话，偏袒了丁小飞。

学生会老师提高了声音：你既然不清楚账目的事儿，那么丁小飞带着朋友同学去舞厅和录像厅不买门票的事儿你肯定也不知道了？

我听见秘书长说：十八肯定知道，她装糊涂不说……

我的拧巴劲上来了，大不了退出学生会，真是没意思，我转脸盯着秘书长：这个事情，大家先不要都揪着丁小飞不放，在座的每个人都拍拍自己的良心问问，哪个人私下没有带朋友和同学进过录像厅还有舞厅？谁敢说自己没带过？

吵吵的学生会成员都不吭声了，学生会老师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4暮拽拽我的衣角，低声说：你是傻子啊你？一下子得罪了那么多人。

我甩开4暮，接着说：大家都带过人不买票进录像厅和舞厅，要是都这么认真地对待，就要大家搁在一起算好了……

学生会老师阴沉着脸：你们都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都要期末考试了，你们还没事儿在这瞎掐，是不是都给你们闲的？十八留下，散会！

等大家都走空了，我以为学生会老师会狠狠地批评我，因为我几乎说了所有的人，学生会老师皱着眉头看着我：十八，你也不小了，说话办事儿以后注意点儿，你这种砰地一棒子把大家都给兜在里了，以后还怎么跟大家搞好关系？宣传部的活动并不是靠你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你这样以后谁还会帮着你宣传部？丁小飞那么快就遭到这么多学生会成员的反对，只能说明他太不合群，不懂得群体合作，一个不懂得群体合作的人，基本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我低着头不说话，学生会老师咳嗽了一下：至于大家都带过人不买票进录像厅和舞厅的事儿，差不多就过去了，谁也不可能没有几个熟的朋友，谁都别揪着这个事儿，今天我也不多说你什么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中文也不差，应该懂“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吧，好了，回去吧。

我耷拉着脑袋从学生会办公室里出来，我说了真话，但是却被所有的人都记恨了，学生会老师也不满意我的表现，到底应该遵从什么样的游戏规则才能让自己活着不累，也让别人活着不累呢?

我听见4暮的声音：哎，雏鸟。

我恼怒地瞪着4暮：你有病啊你？你才是鸟呢?

4暮流氓地笑笑：我不是鸟，不过我倒是长鸟。

我绕开4暮，4暮幸灾乐祸地笑：都说不让你说那么多了，丁小飞是“木秀于林”，别人想掰断他，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我冷冷地盯着4暮：我知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我还知道“人有一念之善，天必佑之”，你们都那么黑心，丁小飞怎么着你们了?

4暮收起笑容：你不是真的相信老天会保佑你，才活了这么多年吧?

我鄙夷地盯着4暮：我只相信“与人为善”。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7)

C

元旦前，所有的专业都停课了，全力以赴准备期末考试，学校里也变得冷清了，大部分的学生不是整天待在自习室就是整天待在宿舍里看书。阿瑟给我打电话说，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一起度过，就是守岁的意思，守岁一定要热闹才行，不然新的一年也会跟着冷清，阿瑟还特意强调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恋歌房唱歌，那才叫热闹。

小诺逼着我带她去见许浩颜，说是要亲手把自己织的毛巾还有带荧光粉的星星送给许浩颜，还要亲自对着许浩颜表白。我苦苦劝了小诺差不多一个晚上，小诺死活不听，说是无论如何都要说一次，就算要死也要死个明白。许小坏跟我说再让小诺死一回吧，不然她不会死心的，任何人在感情的前面，要是心不死，情怎么都死不了。

我带着小诺去小旋家，小旋开的门，许浩颜懒散地在客厅的沙发上翻着一本时尚的杂志，小旋诧异地看着我们：十八姐，你们这是……

小诺不安地看了我和小旋好几眼，小心地看着小旋：小旋，你和十八能不能回避下，我，我有话跟你表哥说下。

小旋嘿嘿笑：你不会是真的看上我表哥了吧?

小诺的脸第一次红得那么厉害，这丫头在我们面前跳脱衣舞，光着身子在宿舍里走来走去的，我们也没见她脸红过，小旋只是简单地问了他一句是不是看上她表哥了，小诺的脸红得就开始不像话。

许浩颜甩过来一句话：小旋，你不让十八进来，在门口站着干什么?

小旋坏笑：表哥，今年真的是你的桃花年呢，十八姐，我和你单独在走廊待会儿，小诺姐，你进来吧。

然后小旋古灵精怪地把小诺推进去，还贴着门小心地听了听里的动静，然后看着我笑：十八姐，你都不知道我表哥是多闷的一个人，真是难得还有人看上他，小诺姐为什么会喜欢我表哥啊?

我打断小旋：先说你自己，你说你没事儿不好好学习，干吗跑去打闲工？每个小时才赚几块钱，都不够你爸妈给我支付的家教钱……

小旋兴奋地看着我：十八姐，你不知道，那种自己赚钱的感觉很不赖，我单独买了一个存钱罐，那里都是我靠自己的努力赚来的钱，本来还想请你和表哥吃好吃的，但是那些钱一旦到手了，我怎么都舍不得去花，我就是觉得哪怕是看着都够快乐的了，我觉得啊，只有自己认真去赚的钱，就是一分钱都宝贝得跟自己的命似的，心疼啊……

然后，房间里传出什么摔碎的声音，很刺耳，小旋迅速趴到门上仔细地听着里的动静，好一会儿没有动静，我也开始担心。

小旋愣愣地看着我：十八姐，我表哥很斯文的，小诺姐不会对我表哥动手吧?

门突然被拉开，小诺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眼睛红红的，我吓了一跳：小诺，你，你怎么了?

小诺穿好鞋，哽咽着声音：他是个浑蛋！他就是个浑蛋！

小诺的身后，许浩颜漫不经心地仰靠在沙发上，一页一页地翻着手里的杂志，好像刚才的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小诺的星星瓶子碎裂在客厅的地板上，五颜六色的星星洒得到处都是，小诺辛辛苦苦织起来的那条长长的围巾被扔在许浩颜身边的床上。我看看小诺又看看许浩颜，小诺满脸泪水地推开我，还吼了一句：都给我滚！然后小诺就转身往楼下跑去，我愣了好一会儿，不知道是去追小诺还是问许浩颜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刚要去追小诺，许浩颜懒洋洋地叫了一下我的名字：十八，你过来。

小旋拖着我进去，小声说：十八姐，进来啊，听听我表哥说什么……

我蹲到地上，开始小心地捡着那些星星，我知道那些星星都是小诺辛辛苦苦叠起来的，我一边捡着一边说：小诺是个没有长性的人，但为了叠这些星星，她每天睡觉前都必须叠，最开始叠的时候，手指头因为太用力，酸疼了好几天……

许浩颜淡漠的声音：小旋，你去拿垃圾桶来，把这些东西都丢到里面扔掉，我多一眼都不想看到。

我抬头看向许浩颜，许浩颜也眼神凛冽地看着我：十八，你是小旋的家教老师，我也把你当朋友，但不表示你是我的朋友你就可以乱七八糟地搞这么多无聊的事儿，你管得太宽了！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8)

我尴尬的站着，许浩颜扔了手里的杂志，冷冷地看着我：对于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不忍心最要不得，我的不忍心，只能让她幻想太多，还不如就此让她断了念想，对谁都好，当断不断的苦头你吃得还少吗?

我不吭声，小旋竟然真的不客气地把碎裂的瓶子还有长长的围巾真的都装到垃圾桶里，许浩颜看了我一眼：十八，如果，你之前的男朋友能果断一点儿，你们绝对不可能这样，就因为他不忍心这个不忍心那个，你看看你们之间都混成了什么样子?

晚上，小诺跟发了疯似的，叫上许小坏和我，还有左手和方小刀，到烧烤店喝酒，因为期末了，这时大家口袋里剩下的钱都不多了，还有就是大部分的人把精力放到了复习上，所以烧烤店冷冷清清的。

许小坏看左手的眼神恨恨的，看方小刀的眼神是杀人的，方小刀拎着酒瓶子悄悄坐到我身边，非常委屈地小声说：十八，你可得给我做主，那天真不是我主动让许小坏亲我的，你说要是传出去我被许小坏亲了，我还怎么做人啊……

我皱着眉头看方小刀：哎，你别得了便宜卖乖，人家许小坏怎么都是美女。

方小刀扁着嘴巴：美女怎么了？谁说美女就必须得高人一等？我，我还珍惜我的初吻呢？谁让左手是我的兄弟了？我只好代他牺牲一下了……

小诺重重地往桌子上掼了一下子啤酒瓶子：男人，男人啊，男人全都不是好东西，有一个是一个，都是王八蛋！靠，还不如王八蛋呢……

左手皱了皱眉头没有说话，方小刀不服气地看着小诺：别把话说得那么绝好不好?

小诺冲着方小刀一瞪眼：你不服气是吧，好啊，我给你从头捋。小淫王八蛋吧，只要是个女的，小淫都磨磨叽叽黏黏糊糊的；左手也够王八蛋吧，许小坏也亲了，话也说了，左手还不是每天牛了吧叽跟个爷似的；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许浩颜更是浑蛋，连人话都不会说，我喜欢他怎么了？把我说得那么不值钱，我是大爷！

许小坏主动跟小诺碰了下杯子，斜睨地看了左手一眼：就是，就是王八蛋。

方小刀嘿嘿笑：得了，我们左爷不跟你们一般见识，女人最大，喝多了的女人就更大，你们随便说好了。

小诺眯着眼睛看我：十八啊，我真是后悔没听你的话，从今天开始，我要发愤图强，努力学习，天天向上，我要把我的人生和青春奉献给我们伟大的学校。

方小刀小声嘟囔着：真他大爷的会发誓，学期都要结束了，努力个屁啊。

左手突然转脸看着我：十八，这学期的结业论文就要靠你帮我写了，不过别写得太好，看着能六十分就行。

我奇怪地看着左手，笑：为什么啊？

左手黑着脸：我平时都是每学期都挂好几门专业课的人，结业论文写得太好了，老师一下子就知道不是我写的了，说不定我还混不过去，你往差了写，稍微让人看得过去就行了。

我忍着笑，想不到还有这样的要求？

左手喝了一口啤酒，停顿了一下看我：十八，元旦有时间吗，要不大家一起聚聚，去朱檀那儿也成，反正学校放假，闲着也是闲着，就算复习考试也不差那几天，要不我带你们去我唱歌的酒吧，元旦那天是通宵，很热闹的。

我为难地看着左手：阿瑟昨天就约了我，我……

左手淡漠地点了支烟：我知道，你和阿瑟是兄弟。

方小刀不乐意地推了我一下：哎，十八，你不够意思啊你，你和阿瑟是兄弟，我们左爷对你向来不赖的，凭什么你就和阿瑟是兄弟啊？

圣诞礼物：他是圣诞礼物吗(9)

我小心地看着左手：我不是那个意思，主要是阿瑟先约了我，要不，要不大家一起，我找阿瑟说去……

左手冷淡地打断我：算了，有小淫的地方我没心情，看见他我心里就犯堵。

晚上小诺耍酒疯，怎么都不回学校，等到她喝得差不多了，也过了学校锁门的时间了，左手说反正人也多不回学校就不回学校吧，都去他那儿，正好索多多也不在，地方够凑合一晚上了。

许小坏也喝得不少，妩媚地朝左手嘟着嘴：左手，我要和你一起睡！

我吓了一跳，许小坏这丫头怎么什么话都敢说啊，左手皱着眉头推了许小坏一下：哎，你正经点儿，那么大的姑娘了，怎么随随便便的。

许小坏的脸颊红得像桃花，对着左手吃吃笑：我要把你当成我的洋娃娃那样搂着……

方小刀一口酒就喷了出来，朝左手笑：哎，听见没，你长得再酷，都是人家女孩的洋娃娃。

左手冷淡地朝烧烤店外面走：走了，一群疯子。

到了左手在校外租的房子，房间里那个乱，左手的电吉他就随便地扔在沙发上，茶几上竟然还扔着一只白色的袜子，不知道那个袜子是不是被人当了抹布，上面蹭得黑糊糊的，沙发上还随便扔着一条内裤，也不知道是穿过的还是没穿过。左手超级的神速，拿起茶几上的袜子和沙发上的内裤，直接丢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小诺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对左手的那把电吉他产生了兴趣，直接就挂到脖子上，就像现在网上流行的那个流氓兔的动画图标一样，一边上下摇晃着脑袋一边用脚打着拍子，还不停地用手扒拉着电吉他的弦，用她那个破嗓子唱出非常高的分贝还有不着调：今天，明天，

还有后天，今天我失恋，失恋！明天我要努力学习，天天那个向上，向上！后天，后天我还是要向上，不停地向上……床上明月光，地上全是霜……

许小坏笑得用手捂着肚子，指着小诺：哎，哎，你唱的那是什么啊？

左手也忍不住扑哧一笑，走过去把小诺身上的电吉他取下来：哎，行了，你别糟蹋我的吉他，大半夜的，别号了。

小诺依旧保持着刚才弹吉他的姿势，不停地上下摇晃着脑袋，还在陶醉地嚷嚷着：向上，向上！我失恋我向上！爱情啊爱情啊，我是你大爷……

我把小诺按到沙发上：小诺，别晃了，再晃头就晕了。

左手指指他的房间：十八，你带这俩疯子到我房间，我和小刀睡索多多的房间，早点儿睡吧，都后半夜了。

许小坏痴呆呆地对着左手说醉话：左手，要是我半夜想你了怎么办？

左手冷冰冰地沉下脸：老老实实睡你的觉，要是睡不着出去跑十圈再回来！纯是吃饱饭闲的你。

许小坏委屈地扁扁嘴，小声说：可是人家喜欢你啊。

我费劲地拖着小诺和许小坏进了左手的房间，许小坏甩开我，第一个扑到床上，翻了个身看着我：噢，这是左手的床，我可以睡左手的床了，就像左手在我身边一样……

小诺像只昏睡的小猪一样，倒在床上就开始呼呼了，许小坏眯着眼睛在床上不停地翻着身体，还把床上的枕头抱在怀里，贴着脸，这才闭上眼睛不和我说话，我叫了许小坏好几声，许小坏都不应声，估计是真的睡着了。左手的床本来就不大，小诺和许小坏各自画圈占地，我连贴着边睡的地方都没有，我苦笑，果然天大地大，喝酒的女人最大。我想起客厅的沙发，顺手拿了小诺和许小坏的大衣，轻轻推开门。客厅的灯已经熄灭了，我借着窗户外面透进来的月光，小心地

整理了下沙发，把小诺的大羽绒服盖住下半身，许小坏的大衣盖住上身，随着困意的袭来，我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1)

A

我感觉到有脚步声，然后慢慢睁开眼睛，客厅依然还是黑暗一片，但是我身上的羽绒服不见了，是厚厚的被子，我看见有人走向索多多房间的方向，我小声说了一句：谁?

身影停住，转身，我看见了左手在黑夜里模糊的表情，左手朝我走了两步：是我，你怎么跑出来睡了?

我靠着沙发的扶手坐起来：那俩家伙喝多了，都把床占住了，左手，哪来的被子?

左手点了支烟，坐到我对面的茶几上：我刚才起床喝水，看见你窝在沙发上，我和小刀本来睡觉就不用什么被子，你盖好了，客厅冷，小心感冒。

清冷的月光从窗户外面洒进来，打在左手深色的衬衫上面，客厅有些暗淡，左手手指间的烟头一明一暗的。我背倚着沙发，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左手，我甚至不晓得应该说些什么话。心里有些怪怪的感觉，好像有些不对劲，但又说不出来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左手长长地吐了一口烟，看我：十八，跟我和方小刀这样的人相处，是不是有压力?

我小心地看着左手：左手，你为什么要这样说?

左手淡淡地笑了一下：不是我要这样说，是事实如此啊，我们不喜欢学习，每天都在混着，也不会去想将来，混日子呗，还能有什么出息，我都不知道大学的这几年我学到了什么，我的好多专业课的书都是新的。十八，我跟你说实话，最后考试的时候就算让我拿着我的教科书去抄，我都找不到地方，要是真的能及格才怪了。

我抱着被子坐了起来，笑：左手，你那么不爱学习吗?

左手嗯了一声，长长地叹了口气：小时候就不喜欢学习，整天吵着我妈妈给我买吉他，除了唱歌我什么都不喜欢，我以前的磁带还有

录音机被我爸摔了多少回我都不知道，我妈疼我，每次都偷偷给我买，我爸想我好好读书，他不喜欢我这么迷恋音乐，说我没出息，看见我穿的衣服，不管是什么衣服，反正他看我什么都不顺眼，说将来就算是把家里的房子车子给了南边路上走着的要饭的，也不会给我……

左手低着头，重新点了一支烟，打火机闪亮的一瞬间，左手的脸部轮廓闪现在打火机的光亮中，我没看见左手的表情。

打火机灭了，左手仰着头吐了一口烟，嗤笑：小时候都是按照学习成绩划分的好学生坏学生，我就是不喜欢学习，所以我一直都在坏学生的队列中，所以我就想，反正也这么坏了，我又何必去做好人，我也做不来好人。十八，考大学真的不在我的人生规划中，真的是误打误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上的大学，我从来也没有学好过，不过现在看，上大学的感觉也算不赖，除了每个学期都要补考几门课程之外……

左手轻轻笑了一下，我往被子里缩了缩身体，也笑：你有你自己的兴趣也挺好的啊，再说了好学生坏学生根本不是你那么分的，谁是好学生？4暮成绩倒好了，4暮的英语成绩最棒了，每个学期都是一等奖学金，什么成绩也都都是最好的，那能说4暮就是好学生了吗？我觉得4暮连方小刀都不如呢？对了，你不是说你们宿舍有个叫欧阳的，英语成绩超级的好，那为什么没有出名啊？上次4暮得了个什么英语演讲一等奖的，把他给得色的。

左手淡淡地看着我：欧阳的成绩只比4暮好，不会比4暮差，只不过有的人生来不会炫耀自己，有的人生来就是故意显摆自己的。欧阳就是那种非常低调的人，他什么都好，但他自己从来都不说，还特别爱帮助别人。我上大学以来，最崇拜的好学生就是欧阳了，所以跟欧阳做朋友，我一点儿压力都没有，他不像有些好学生那样，眼睛长到后脑勺，尾巴翘得比脑袋都高，没劲。

我笑出声：左手，你这不挺幽默的吗？

左手好像也笑了：我幽默吗?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2)

我点头：是啊，所以你别一什么就说我是好学生什么的，我也不是，我学习最多就是为了赚点儿奖学金而已，没那么多崇高的想法，你一这么说我就不舒服。

左手往我身边欠了下身体：真的?

我嗯了一声，我看见沙发旁边放着左手的电吉他，有些好奇地拽了过来，电吉他很沉，我抱在怀里，想着小诺之前抱着这个东西上下晃着脑袋唱着不成调的歌曲，我很想笑，抱着吉他有些不知所措。左手从吉他旁边好像拿了一个什么小东西，往我身边凑了两下，轻轻地拨了几下吉他的弦。

左手把他手里的那个小东西塞给我，把我的手指头按在电吉他的弦上，握着我的手指头轻轻地拨弄着吉他的弦。因为电吉他没有插电，拨出来的声音不大，我抬头，看见左手专注的样子，左手看我看他，笑了一下：有什么好看的?

我尴尬地讪笑着：没啊，只是觉得这个挺难的。

左手把我身上的吉他拿过去，笑：挺简单的。

左手轻轻地调了下音阶，随着吉他轻柔的声音，小声哼唱着粤语歌曲：

寂寞也挥发着余香
原来情动正是这样
曾忘掉这种遐想
这么超乎我想象
但愿我可以没成长
完全凭直觉觅对象
模糊地迷恋你一场
就当风雨下潮涨
……

左手唱歌的时候，表情真的很专注，专注得像一尊雕像一样神圣，我正听得入神，左手停了下来，我疑惑地看向左手：怎么不唱了？

左手避开我的眼神：哦，后面的声音有点儿高，我可不想像小诺那样，大半夜跟个疯子似的。

我笑：这是什么歌啊，是粤语的吧，没怎么听清歌词。

左手坐在茶几上抱着吉他，点了支烟：张国荣的，《有心人》，没指望你能听清粤语。

我来了兴趣：那唱后面呗，反正我也听不懂，我真的觉得曲调好听。

左手犹豫了一下：后面的有点儿高，这是后半夜好不好？

我依旧不放弃劝说：那你把音压低点儿呗，唱歌的都会这么做啊，左手，你唱歌的时候真的很迷人，像一个发光体……

左手被烟呛了一下，咳嗽了两下：发，发光体？什么发光体？你埋汰我吧？

我举起手臂：我发誓，我真的没有埋汰你，要是我埋汰你了，出门就让我看见毛毛虫……

左手笑了一下：行了行了，怕了你了，我试试，要是唱不起来就不唱了。

左手轻了轻嗓子，试了好几次声音，然后用非常小的声音接着之前地唱：

……

如果真的太好如错看了都好

不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

是无力或有心像谜像戏

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

从眉梢中感觉到

从眼角看不到

彷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
是无力但有心暗来明往
谁说这算是情愫
……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3)

在安静的夜里，月光洒在左手的身上还有吉他上，左手的声音像一块巨大的磁铁，让我听得入了神。虽然，我根本就听不懂粤语版的歌词。

小诺果然没有食言，自从那次醉酒之后，真的开始努力学习了，每天都跟我一样，熬夜到后半夜，背着要考试的专业课、名词解释还有英文单词。我们都觉得小诺有些不正常，用许小坏的话说，小诺是个从来都不爱翻书的人，现在见了专业课竟然像见了亲人一样，这也太不正常了？小诺的同学打来电话说元旦让小诺去他们学校玩，小诺都对着电话说：不行啊，快要期末考试了，我在忙着复习呢？等寒假再说吧。

我们隐隐约约都能听见小诺同学在电话那边嚷着：你丫还会用心学习？会个屁，你老老实实到我学校来，小心我们真的揍你……

小诺啪地挂了电话，叉着腰：老子就是要好好学习，十八，晚上熬夜的时候记得叫我，这次我就要和你一同进步，我要把青春献给教科书！

这一年最后一天的晚上，我应约去了阿瑟那儿，差不多该在的人都在了，阿瑟说要好好聚一次，年头岁尾了，一定要热热闹闹地守岁。

小麦坐到我身边说：十八，我们家和阿瑟他们家飞机票都买好了，放了寒假我们就走，春节肯定要在欧洲过了，小乖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啊，那可是老天给我的一只金猫。

我扁着嘴：流浪猫变成金猫了？你不放心小乖跟着我，可以给小淫啊？他不是把小乖当成金金猫吗？宠得都要飞上天了。

小麦摇头：十八，本来是想要给小淫照顾的，可是小淫今年春节要回家过，这估计就又剩下你了，只好交给你了。冰箱里我和小淫都买好了给小乖吃的东西，你只要照时间给它吃就行了。

我赌气地看着小麦：哼，我都给吃了，饿死小乖。

阿瑟凑过来拍着我的肩膀，笑：行，你狠，只要你能狠下心来，随便是你活着还是猫活着，都行，只要我从欧洲回来，能看见个活物就行。

小淫坐在我的对面，和佐佐木说着什么，小淫不时地看着我的方向。小麦讨好似的碰碰我：十八，只要你把小乖照顾好了，我和阿瑟从欧洲回来，肯定给你带好吃的，好不好?

我威胁似的看着小麦：真的?

小麦瞪大眼睛：绝对是真的，要是骗你，你当着我的面掐死小乖，我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扑哧一笑，小淫凑过来：你们说什么啊，这么热闹?

小淫不知道喝了多少啤酒，我闻到小淫呼吸中的啤酒味道，小淫转脸看着我笑：十八，我晚上唱歌给你听好不好?

我避开小淫的眼神，没吭声，小淫突然在我后面的脖子上咬了一口，我感觉到一丝疼痛，回头，看见小淫吃吃地笑：十八，我咬你了……

我恼火地皱着眉头，把衬衫的领子往上提了提，正想说话，小淫突然拽着阿瑟的胳膊嚷着：阿瑟，你听好了，十八是我媳妇，真的。

阿瑟恼火地推开小淫：你又喝多了你，十八，上次是不是你把小淫的呼机摔了?

我腾地站起来，刚想辩解，佐佐木一把拉住我：十八，小淫喝多了，你别和他较劲，你越跟他说，他就越起劲，没人答理他，他一会儿就消停了。

我皱着眉头，摸着被小淫咬的地方，心里感觉怪怪的，佐佐木给我倒了一杯果汁：消消气，小淫中午就和我喝了不少，刚才你还没来，我们又喝了不少的啤酒，肯定多了。

我也有些语无伦次：真是，没事儿咬什么人啊? 泼妇才会这招……

佐佐木笑了一下：十八，那是小淫想跟你亲近，泼妇咬人都是往狠了咬，小淫不是也没真咬疼你吗，他就是想跟你闹，你们都僵持这么长时间了，他想你了。

我盯着佐佐木：老佐，我知道你跟小淫关系好，你没事儿也劝劝他，都要毕业了，好好忙活毕业就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再想了，大家就当什么事儿没有发生过吧，回头太难。

佐佐木低下头：十八，我知道你记恨小淫，小淫确实也没做对，换了我是你也一样。我以前都是怪你，觉得你没事儿就折腾小淫，我是心疼小淫，我把小淫当我的哥哥一样的，现在我真的没有怪你，阿瑟说得对，一碗水得端平了看，小淫现在也没想太多，他就是想在毕业前好好陪着你，你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我摇头：不用了，当断不断的，对谁都不好。

佐佐木急切地打断我：十八，小淫有打算的……

我也打断佐佐木：老佐，有打算就好，应该的。

小淫揽住我的肩膀，歪着脑袋看着我呵呵笑：十八，你喜欢过我吗？今天是今年的?后一天了，你说句实话呗，你喜欢过我吗?

我拿开小淫的手：别闹了，你喝多了。

小淫执著地坐到我身边：十八，你就说句实话吧，我等着听呢?

阿瑟把手里的小乖扔给我，笑：来，十八，把这猫塞到小淫嘴里，保证他老老实实的。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4)

B

那会儿还没有什么KTV，也没有什么时髦的量贩式，唱歌的地方一色的老土，要么在墙上画上音乐的字符表示是卡拉OK，要么就全都写上：恋歌房。反正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吃完饭，阿瑟带着大家去了一家恋歌房，房间挺大的。我坐在舒服的沙发上下晃悠着，小麦被阿瑟追得满房间的跑，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最后小麦跑到我身边，气喘吁吁地拽着我的胳膊：十八，十八，救命，阿瑟他欺负我。

我奇怪地看着阿瑟：又怎么了？阿瑟，怎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几乎天天都看见你欺负小麦?

阿瑟坐到小麦身边，嗤笑：十八，你是不知道，这小子借了我的钱，到年底了也不还，大爷我最近钱紧，我也不是非要他还钱，小麦，今晚你还非得卖唱还债不可了，卖一首抵债五百块，你痛快还完了事儿。

小麦扁着嘴看着我：十八，我不会唱歌啊？阿瑟非逼着我唱，不就借了他一千块吗？这么往死了逼我……

阿瑟坏笑地看着我：小麦，要不你和十八合唱一首也行，我算你卖一首抵一千块，这样够实惠的吧?

小麦直勾勾地盯着我：十八，一首抵一千块！我们男女对唱吧，我再分你五百块。

我腾地从小麦身边跳开：免谈！我宁肯倒找五百块我也不唱。

佐佐木搀着喝得晃晃悠悠的小淫进了包房，小淫迷蒙着眼神四处张望了好几下，像一只喝醉酒的加菲猫，才迈着晃悠的猫步朝我的方向走了过来，我想笑，但没笑出来。

小淫拽着我的手臂直接坐倒在我前面的沙发，我费劲地掰着小淫的手臂，小淫仰靠着舒服的沙发，看着我的手在掰他的手，小淫微闭

着眼睛，笑：嗯，这下找到你了，这下放心了，十八，你老实点儿，在我身边坐会儿。

小麦被阿瑟逼得不行，商量着：那，那我就唱一首行了吧，分期付款。

阿瑟翻着眼睛：好，另外一首晚上咱俩在被窝里，你再唱给我听，我够给你面子了吧？不让别人听见，就唱给我听就行。

小麦将信将疑：真的卖唱抵债？一千块你不会反悔吧？

阿瑟嗤笑：反悔我是你孙子。

小麦瓮声瓮气地说：我才不要你这么大的孙子呢，我还没结婚呢？我爷爷也不干。

阿瑟最后重复了一句：记得啊，晚上你还得单独给我唱一首，你要是反悔了，得给我两千块。

佐佐木拿了杯水走过来，开始摇晃小淫：小淫，你起来先喝点儿水。

小淫只是眯着眼睛不吭声，佐佐木又摇晃了小淫两下，小淫一甩手，佐佐木手里的水杯洒了，洒了小淫和佐佐木一身，佐佐木皱了皱眉头，站起身，拿着水杯走了。我摇晃着小淫，小淫没有反应地躺着，衬衫上水洇湿了很大一块地方，小淫的手还是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臂不放。

佐佐木拿着一包面巾纸走回来，开始擦小淫衬衫湿着的地方，小淫的手劲好像松了一些，我使劲掰小淫的手，小淫忽然使劲往他身体的方向一带，我猝不及防倒在小淫的侧面身体上，我能很清晰地看见小淫的喉结、下巴的轮廓，还有有些胡子碴儿的嘴角。

小淫眯着眼睛挑衅地斜睨了我一下，低声说：十八，你亲我一下我就松手，嗯？

佐佐木装着没听见似的低着头一个劲给小淫擦着湿漉漉的衬衫，我有些恼火地瞪着小淫：你有病啊……

然后身后传来小麦被麦克风放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的唱歌声：……小么小儿郎啊，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刮……

而且这个声音还没有音乐伴奏，然后，我听见平K和大雄笑得不成样子的声音，佐佐木也是扑哧一笑，我听见阿瑟火大的声音：哎，哎，谁让你唱这歌了？

小麦委屈的声音：我就会唱这个啊？

阿瑟嚷着：你，你至少也得给我唱个郎呀郎什么的吧，你就拿这种歌来卖唱！你糊弄洋鬼子啊你？我的钱怎么也不值这个破歌吧？你给我换歌！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5)

小淫仰着头，沙哑着声音：十八，你最近都忙什么？我都找不到你，你真够狠心的你。

我皱着眉头：期末了，我忙着复习考试……

小淫吃吃笑着打断我：你这个可恶的丫头真是过河拆桥，这学期不用我补习了？

我掰了小淫的手两下：这学期没有你帮得上的科目啊，你放手了，手腕都要被你掐青了。

小淫不满地瞪着我：计算机不是我会的科目吗？

小淫摇晃了一下我的手腕，压低声音：那你亲我一下，我就松手，我还唱歌给你听……

佐佐木扔了面巾纸，瞪了小淫一眼：受不了你了，你自己擦吧。

阿瑟腾地坐到我身边：十八，左手手机号多少，真是的，大过年的找个唱歌的都找不到，小麦的唱法真是够残忍的，让左手来！

我脱口而出：左手不会来的……

阿瑟和小淫几乎同时回问我：你怎么知道左手不来？

小淫眯着眼睛朝我吹了一口气：你怎么知道他不来？你跟他很熟吗？我就看不上那小子，阴阳怪气的，有什么可牛的？

阿瑟朝小淫打了个响指：嘿，哥们儿，我还就喜欢那小子的寸劲，够爷们儿，十八，说左手的手机号，我给他打，他要是敢不来，下次见到我就亲他，看他怕不怕？

我说了左手的手机号，阿瑟一边拨，一边坐到小淫的另一侧，色迷迷的表情看着小淫：小淫，你就别磨叽十八了，你不就是想别人亲你吗？十八不亲我亲啊，来，让我亲一个。

说着阿瑟竟然真的俯身冲着小淫的嘴唇就奔了过去，小淫推着阿瑟的上身：滚！你别烦我！

好像电话接通了，阿瑟一边朝小淫努着嘴唇一边笑嘻嘻地说：哎，左手啊，我是阿瑟，一起过来唱歌呗？得了，你别跟我扯东扯西的了，大过年的，我们这连个能把歌唱成正常调的人都没有，我能不想到你吗？过来吧，我还等着跟你一起喝酒呢？

小淫厌恶地嚷了一句：不过来拉倒！装什么灯啊？

阿瑟瞪了一下眼，用手指头弹了小淫的脑门一下：哦，你这么爱摆谱，我们这边当然有人说你了，你要是不服气过来刷刷刷唱他几首歌，还有谁敢说你啊？过来吧！

小淫黏黏糊糊地看着我，竟然是那种撒娇的语气：十八，你就亲我一下了，我给你唱歌好不好？咱俩相处那么久了，你就那么心狠？

阿瑟对着电话咯咯笑：春天到了，有人要发春了，哎，左手，今晚的酒水钱算你的哦。

阿瑟挂了电话，踢了小淫的腿一下，看着我笑：十八，不用亲他，你就用舌头舔小淫，用口水舔死他，小淫，不是我说你，看你那点小心眼吧你……

我转脸盯着小淫：你干吗喝那么多酒？喝了酒就发疯。

小淫直愣愣地看着我：你说呢？我心里闷啊，闷得厉害。

我没好气地转过脸：我怎么知道？都跟你说了，要你好好准备毕业，你每天都胡思乱想的……

小淫打断我：我是可以准备毕业啊？可是我毕业了，你怎么办？

我不解地看着小淫：你毕业了，我还要接着读书啊？有什么怎么办的……

左手带着深冬的寒意，推门走了进来，我下意识想站起身去跟左手说句话，小淫一把拉住我：你老实地待着，他是你什么人啊？你这么积极，对我你怎么没这么积极过。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6)

左手冷淡地看了我一眼，阿瑟搂着他的肩膀邪邪地笑：来啊，兄弟，亲一下。

左手一把推开阿瑟：你什么毛病啊你?

阿瑟嘿嘿笑：大过年的，这不亲顺嘴了吗？你总算来了，我们这就没几个能唱歌的，小麦刚才那么吼了一嗓子，你知道吼的是啥不，人家唱的是小么小儿郎，哇靠，没把我吓死……

小淫邪气地盯着我：十八，要是咱俩一起毕业就好了，我就算拿绳子捆着你也得把你捆走了，你那么气我，我非让你给我当填房的丫头不可，我们老家就兴这个。

我冷冷地盯着小淫：你想得到美，你那填房的丫头，家里早给你准备好了，你是准备娶柳菲菲还是万小玫？要不把之前的江美琪也算上?

小淫一把拉住我，我的脸和小淫的脸相距得很近，我都能感觉到小淫呼吸的声音，小淫咬着嘴唇盯着我：十八，你别刺激我，阿瑟说我不会当男人，那是放屁，谁不会当男人啊，不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说拒绝吗？捏了我的短处就不放是不是，你放心，我学得会！

小淫一把推开我，站起身开始嚷嚷着：麦克风呢？我要唱歌！

小淫成了那天晚上的麦霸，不让任何人唱歌，就他一个人在哪唱歌，开始翻来覆去地唱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我等到花也谢了》，后来是刘德华的《缠绵》和《来生缘》，扯着脖子来回地唱。中间平K想唱一首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小淫死活不让麦克，小麦举着可乐，佐佐木拎着啤酒瓶子，小淫每唱完一首，两个人就像看足球赛似的站起身拍着手说：好！好啊！

佐佐木问小麦：哎，比你那个小么小儿郎唱得好吧?

小麦点头：那是，可是小郎那个歌是我爷爷教我的啊，教我唱了多少年了都。

左手坐在阿瑟身边，阿瑟给左手和自己都儿了一支烟：哎，我老看见你背着吉他，晚上还回来挺晚的，干什么去了？

左手吐着烟：闲待着无聊，去酒吧唱歌了，也算给自己混碗饭吃。

阿瑟嗤笑：得了吧，说得你自己惨兮兮的，我还不知道你？哎，我有几个哥们儿在后海那儿开了酒吧，有时间你去帮着捧捧场吧，他们总说找不到好的歌手，不是长得太那个就是唱得不行，要不就是穿得太土了，那总有不少小姑娘，都不满意之前唱歌的歌手。

左手皱着眉头：哎，我是卖唱不卖笑，你哥们儿那什么酒吧，怎么都是小姑娘？

阿瑟坏坏地笑：行了，知道你就卖唱，熊样吧，到时候酒吧的小姑娘肯定是迷恋得主动对着你卖笑，你得多幸福啊？

左手冷笑：你以为我是小淫？笑话！

我也点头：就是，左手才不跟小淫似的。

阿瑟看着我呵呵笑：你也知道？小淫这人吧，就是磨叽了点儿，人是好人，心也是好心，所以人家是大众情人，你是孤家寡人啊，笨！小淫啊，做不了柳下惠的……

还一直唱歌的小淫突然停了下来，我们都是一愣，顺着小淫的方向看了过去，小淫冷着脸拎着麦克风奔着我就走了过来，我愣愣的，不知道小淫什么意思，小淫拽着我的手臂就往他刚才唱歌的地方走去，我被小淫拖得一个踉跄，我听见阿瑟说：得，又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疯了。

我恼火地掰着小淫的手：你发什么神经啊？

小淫恨恨地看着我：我在那儿唱歌给你听，你倒是有闲心，跟左手聊得那个热乎，不行！过来听我唱歌，我给你唱我最喜欢的歌，你要认认真真地听着，我要是毕业了，谁闲着没事儿给你唱歌听？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8)

我听见包房里传出小麦干号的声音：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的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

然后是阿瑟很爷们儿的声音：我靠，你唱成这个样子，还想卖唱还债？美得你，你得倒给我找钱，我被你刺激了……

包房的门似乎响了一下，然后我感觉有人慢慢地走到身边，站在我的身后，我叹息：小淫。

没有人说话，我长长地叹了口气：都说年轻时候的爱情是用来夭折的，夭折得习惯了，就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爱情的存在，大家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我们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身后的人咳嗽了一下：十八。

我回头，看见左手淡漠的表情，我有些尴尬，左手点了一支烟：小淫好像累了，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指指包房：你怎么不去唱歌，阿瑟就想着听你唱歌。

左手转头看了一眼包房：现在还轮不到我，这会儿都在兴头上，等他们唱累了再说吧。

我有些兴奋：好啊，对了，你那天晚上唱的那首粤语歌曲就很好听，今天晚上不用压着高音唱，你唱呗，省着阿瑟就觉得你只能唱摇滚似的……

阿瑟拿着手机从包房里出来，大着声音喊着：什么？你说什么啊？元风，你再大声一点儿说，你要过来？靠，都几点了，什么？你乐得？你太高兴了？喂！喂！喂！

阿瑟莫名其妙地看着手机，又抬头看着我：哎，十八，你说元风这不有病吗？大半夜说他乐得实在睡不着了，非要过来跟我们一起闹腾，这小子放着温柔乡不老老实实待着，大冷天的还要赶过来，真是奇怪了，难道是新年第一天大家的心情都波动？

阿瑟用手机挠着脑袋，迷惑不解地看着我和左手：你俩怎么跑这儿待着了？左手你不唱歌了？

左手弹了下烟灰：现在轮不到我吧？小麦那《两只老虎》才刚刚唱了个头。

我和左手还有阿瑟待在走廊里闲聊，小淫打着哈欠推开包房的门，刚伸了伸懒腰，我就看见元风兴冲冲地从走廊那边跑了过来，元风的表情在我看来就像是中了一千万大奖之后的那种兴奋。元风看见阿瑟，竟然一把抱住阿瑟，抱了这边又抱那边，阿瑟惊呆了，愣愣地看着元风：哎，哎，元风，你怎么了你？你魔怔了吧？

元风抱着阿瑟用力地摇晃了好几下才放开，放开阿瑟之后，元风看都没看我，就一把抱住我，我感受到元风急速的心跳，我怀疑元风都不知道自己抱的是谁。左手咳嗽了一下：元风，你怎么了？

元风这才愣愣地看着我好一会儿，迅速松开我，扭向阿瑟和小淫的方向：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阿瑟小心地点着烟：到底什么事儿啊？你激动成这样？在学校里要抱你一下，都得求着你，你今天疯了？

元风把手按在胸口，好一会儿才重重地喘了一大口气，看着阿瑟还有我：阿瑟，十八，我啊，我要当爸爸了！

阿瑟睁大了眼睛，嘴里的烟掉了下来：你，你是说楠楠生了？

元风扑哧一笑：瞎说什么啊？哪有那么快的，是今天刚确诊的，楠楠怀孕了，预产期是新的一年的九月末十月初，我高兴啊。

阿瑟拉着元风的手：那是得高兴，高兴，走走走，进去跟哥儿几个说一声去，唱歌去，左手，左手，走啊，喝酒，这样的事实在是太高兴了。

阿瑟一手拉着元风，一手拽着左手进了包房，我呆呆地立在原地，元风刚才的心跳感染了我，我感觉到自己的心那么无端地心慌着，就像一种久违了的心悸一样，让我没有办法集中自己的精神。我转身看向走廊窗户的外面，用双手拄着窗台的沿，呼吸着清冷的空

气。当我第三次开始深呼吸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双手被温暖的东西盖住，我转头，看见小淫淡淡的表情，小淫的头探出我的肩头，也一样看着窗户外面，小淫温暖的双手握住我拄着窗台的双手，我感觉得到小淫的呼吸。

新年守夜：他说我能给得了(9)

小淫轻声说：十八，就要过十二点了，新的一年就要到了，你会许什么愿望?

我嗤笑：我会有什么愿望？最好让我发财，不然我死不瞑目。

小淫的发丝触在我的脸颊，小淫叹息：如果还有愿望可以实现，我就只有一个愿望，给我一个重新走近你的机会，真的，就只有这么一个机会就好。

我的心怦怦地跳着，我冷淡着声音：你应该希望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吃饭更重要，你还是饿得轻了。

小淫停顿了一下：不需要，生存和工作本来就是男人的生命，除此之外，我就是希望再给我一次靠近你的机会，好吗十八?

小淫的下巴靠着我的肩头，小淫的发丝垂在我的脸颊和颈部上，小淫的呼吸弥漫在我的耳边，我感觉到自己的耳朵后面被什么柔软的东西触碰了一下，我的心莫名悸动了一下，我打着冷颤摇头：给……不了了。

小淫沙哑着低低的声音：十八，你给得了，只要你想。

小淫停顿了一下：十八，我就等给我一句话，只要你说，我就回来，我不会再像之前那样磨磨叽叽了，我的问题，我自己去解决，好不好?

不知道是不是冷的原因，我感觉自己的牙齿都在打颤：小淫，每当我看见万小玫，我就……

小淫小声打断我：我知道，我知道的，我让你永远记着这笔账。

我摇头：小淫，不可能的……

包房的门砰地被撞开，小麦被推了出来，我听见阿瑟嚷着：你丫给我滚远点儿，你唱的都是一些什么破玩意儿啊？给我滚！

小麦手舞足蹈地扭着，开始嘎嘎地笑：小样，还让我卖唱？让我还钱？我唱不死你，我给你唱啊，两只老虎，两只老鼠，两只兔子，

两只狗熊，哦耶，哦耶！

元风竟然变成这个晚上喝得最畅快的人，我进了包房，元风开始招呼我：十八，过来过来。

我坐到元风身边，元风给我倒了满满一杯啤酒，笑：来，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惊喜惊喜啊，来，喝酒。

元风自己毫不犹豫地喝完了一杯满满的啤酒，我迟疑了一下，也跟着喝了一杯，元风飞快地又给他和我的杯子满上酒，元风的脸红得不像话：十八，我高兴啊，太高兴了，你都不知道，我竟然，竟然就可以当爸爸了，我竟然，竟然真的快要有小孩子了……

元风的眼泪流了下来，我吓了一跳，元风抹了几下眼角，看着我笑：没事儿，没事儿，我高兴的，真的是高兴的……

阿瑟凑过来，坏笑：哟，兄弟，你怎么激动成这个样子了，赶明儿我也回家问问我爹，当初我妈有我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哭了？

元风给了阿瑟一拳：你气我，你……

阿瑟挨着元风坐下，搂着元风的肩膀笑：好了好了，知道你今高兴，能当爹是好事儿，能当个像你这样的爹，就更是好事儿，来，喝酒。

我喝完第二杯啤酒的时候，听到左手唱着那天晚上唱的那首粤语歌曲，张国荣的《有心人》：

寂寞也挥发着余香
原来情动正是这样
曾忘掉这种遐想
这么超乎我想象
但愿我可以没成长
完全凭直觉觅对象
模糊地迷恋你一场
就当风雨下潮涨
如果真的太好如错看了都好

不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
是无力或有心像谜像戏
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
从眉梢中感觉到
从眼角看不到
彷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
是无力但有心暗来明往
谁说这算是情愫
……

阿瑟晃着脑袋：左手这小子，歌唱得真有味道，人也有味道。

平K伸着脖子问：人有什么味道?

阿瑟翻着眼睛：运动鞋的味道呗，男人谁身上像小淫似的，臭袜子球鞋的味道一点儿都没有?

期末考试：阿瑟小麦欧洲游(1)

A

元旦后，在期末考试之前，我给小宝家教，在小宝家的门口，我看见杜太太顺着防盗门往里张望着，手里还拎着装着不少好吃的东西的袋子。我奇怪地看着杜太太的背影，我怀疑她是不是忘了带开门的钥匙，我咳嗽了一下，杜太太像是受到惊吓似的回身，手里的塑料袋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我疑惑地看着杜太太：杜太太你，是不是没带钥匙?

杜太太迟疑了一下：哦，是是是，我忘了带来着。

我看看手表：那小宝不在家吗？我们约好了这个时间家教的……

杜太太有些尴尬地看着我，不吭声，我试探性地按着门铃，好一会儿，里传来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谁啊?

我小心地说：哦，我是小宝的家教老师……

门锁发出咔哒一声，门开了，杜太太像是疯了一样抢在我前面，迅速钻进房间，然后我听见苍老的声音嚷着：你这个狐媚子，你不是跑风去了吗？你还回来干什么？你给我走，我孙子都是你害的……

我诧异地跟着进去，看见杜太太进了房间就开始到处喊着小宝，门边立着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正气呼呼地指着杜太太骂，看见我进来，不乐意地嘟着嘴：小宝老师，你下次来的时候，要是这个女人在外面，我不会给你开门的……

小宝从房间里出来，杜太太把手里的吃的塞给小宝：小宝，想不想妈妈？想不想妈妈？这些都是给你的，给你……

老太太颤颤悠悠地走到电话旁边，指着杜太太：你到底走不走?你要是不走，我这就打电话……

杜太太身体抖了一下，双手摇晃着小宝的双臂：小宝，你一定要记得跟你爸爸说哦，你要告诉你爸爸，你离不开妈妈，你要让妈妈回来，你一定要让妈妈回来才行，好不好?

老太太呸了一下：我呸！你还想着回来，你做梦吧你！家都被你糟践成什么样子了，你跑风去啊？你回来干什么？你不是不跑风就活不下去吗？

小宝呆呆地看着杜太太，杜太太把手里的东西塞给小宝，一遍又一遍地叮嘱着小宝：小宝，你记得要跟你爸爸说，你就说你想妈妈了，是你要妈妈回来的，好不好？

老太太抓起电话，杜太太灰溜溜地跑出房子，老太太砰地关上了防盗门，小宝咬着手指头呆呆地看着我。

给小宝家教的时候，小宝有些心不在焉，我小声问小宝：小宝，你妈妈为什么不在家啊？

小宝嘟着嘴：嗯，我爸爸说我妈妈跟我们家的保姆一样，跑走了，以后也不回来了。

小宝咬着手指头：老师，我要有小弟弟了。

我愣愣地看着小宝：你怎么知道？

小宝点着头：我爸爸说的，我爸爸说我一个人太孤单了，所以他想给我找个弟弟，这样我就有人做伴了。

我心酸地看着小宝：你爸爸，对你好吗？

小宝点头：嗯，我喜欢爸爸。

我小心地试探着：那妈妈呢？

小宝想都不想地摇头：不喜欢，她以前就老打我，她跑了才好，别人家的小孩子都说后妈不好，可是老师，我就可想有个后妈，我觉得我的亲妈像后妈……

期末考试：阿瑟小麦欧洲游(2)

我轻轻地摸着小宝的头，有些说不出话来，谁说的有钱人家的生活像是幸福的天堂?

小诺跟着我像个土拨鼠一样灰头土脸地加入期末考试的复习大潮，失恋把小诺打击得像个斗士，小诺这次真的是用了心，不说别的，光是大学英语的单词，选修章节的单词小诺都快要倒背如流，把我惊讶得一愣一愣的——这丫头行啊？真是不鸣则已一鸣就惊人，就连上食堂打饭，小诺都是一边咬着馒头一边背着专业课的考试内容，有次不小心碰到了方小刀，方小刀说小诺的眼神像是传说中剑齿虎一样充满着对肉食动物的渴望。

许小坏被小诺发愤图强的斗志惹毛了，嫉妒得发疯，许小坏说：小诺，你不是人，十八玩命学习考试为了拿奖学金吃饭，你没事儿干吗那么用心学习，你就应该跟我一起看齐，考过就万岁。

小诺直勾勾地看着许小坏说：因为我失恋了。

许小坏说：你失恋了可以吃东西啊，喝酒啊，放声大哭啊，和我逛街啊，为什么非要学十八，那么努力学习呢?

小诺说：因为想知道没有男人，是不是真的活不下去？十八能活下去，我也能。

随之而来的考试周，让所有的学生都开始手忙脚乱，自习室被占满了，每天晚上，走廊昏暗的灯光下，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披着厚衣服背考试内容。宿舍里也开始有很多人点着充电灯挑灯夜战了，那种高中时代的读书气氛在期末的时候，又被重复了一遍。学校的食堂、图书馆、水房，到处都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大家见面的口头禅都是：哎，你复习得怎么样了?

对方说：咳，瞎看吧，临阵磨枪吧，光不光就看运气了，老师也不会太为难吧，这又不是高考。

另一个人会说：哎，别想得那么美，我们那个专业的老师绰号是60砍，就是你要是勉强过了60分，那肯定砍你一下，基本都是59分挂了你。

有人说：我们的社会学专业老师看着温文尔雅，听说还特别会拉小提琴的主儿，那挂起人来，绝对是市场卖猪肉的主儿，一刀下去，不偏不倚，挂的就是你。听说有一年挂的学生都够串成串回家过年了，有一被挂的学生气得跟社会学老师说：老师，过年你还用买猪肉吗，这社会学还是一选修的课呢……

学校的所有教学楼都变成了考场，教务处把考试的时间和考试的地点统统发给各个班级，我还特意把那张带有考试地点和内容的通知单复制了好几份，每个宿舍都发了一份，特意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走错了考试的教室，不然来回折腾，绝对得不偿失。

我和小诺串考场的时候，看见左手耷拉着脑袋，估计也是串考场，我问左手准备得怎么样，左手摇摇头：要是挂三门就算是幸运的了。

我笑着拍拍左手的肩膀：哎，我还想着跟你一起毕业呢？挂四门你就留级了，要不等我们毕业了回学校找你？

左手笑了一下：不会的，我也想着跟你一起毕业，我努力了。

我和小诺走过左手身边，左手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叫我：十八，听阿瑟说，他真的有把答案写在他的袜子上，不知道管不管用？

小诺鄙夷地哼：没有出息。

考试开始后，学校里到处都是乱糟糟的感觉，不是你说考砸了这学期肯定得挂科，就是他说完了完了这次不知道得挂多少门了。考场就更是乱，大家习惯性按照学号坐位置考试，于是就有学生不停地把考试可能涉及到的东西写到自己的桌子上，写得密密麻麻的，监考老师来了，再用一些白纸和笔遮盖住。监考老师一声令下：现在开始重新排座位，学号是单号的同学坐一排，双号的坐一排。往桌子上写答案的学生整个就是机关算尽，恋恋不舍地一边看着自己写好的答案一

边换地方，得了便宜的学生会笑得那么美啊，倒霉蛋就只好说一句：靠，那些答案就当便宜了我的孙子吧。

等到再考试的时候，大家也开始按照单双号坐了，也准备了作弊的考试内容，监考老师又要求大家恢复学号的位置，考试的学生这个怨声载道啊，又白白给别人准备了。开始考试的第二天，我到综合教室的时间很早，我非常奇怪地看见一位老兄孜孜不倦地在中间的位置不停地往课桌上写着什么，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明显不是我们专业的学生。都要到考试时间了，那位老兄还在不停地往课桌上写着什么，我好心提醒他是不是走错教室了，那老兄头不抬眼不睁接着狂写，非常不耐烦地说：你别吵，没看见我在忙吗?

考试的预备铃声响了，我们专业的人都来得差不多了，那位仁兄才茫然地抬头看着我们：哎，你们是哪个专业的?

许小坏嘿嘿笑：经管呗。

那位仁兄一惊：糟了，走错考场了。

然后可笑的事情发生了，那位仁兄开始疯狂?拽着写满考试内容的课桌：不行，我得把这个搬走，我就靠这些东西考试了。

课桌被他拽得哗啦哗啦的响，许小坏笑嘻嘻的：你别拽了。

人家还火了：那不行，我就靠这个及格了。

许小坏示意他看脚下：这个桌子是用铸铁和水泥地面焊接在一起的，你搬得走吗?

那位仁兄才如梦方醒，恋恋不舍地最后看了一眼写得满满的地课桌，抓起课本疯狂地跑出综合教室，我们专业的人都忍不住笑了。

考试的最后一天，在综合楼遇见阿瑟和小麦，小麦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我知道小麦不怎么学习，但是他也永远不愁考试，这就是天才和普通学生的区别。阿瑟一副很不爽的样子，我奇怪地看着阿瑟：你怎么了?

阿瑟扁着嘴：能怎么啊？该死的考试。

我笑：你不是已经写到袜子上了吗?

阿瑟有点儿恼火：是啊，所以我不停地低头看着袜子，监考老师把我的课桌什么都搜了个遍，差点儿让我脱光了当众检查，哪有这样的，不过是大学的期末考试。

我忍住笑：那你到底偷到没有？

阿瑟嗤笑：就凭我还会抄不到吗？就是一个劲低头伸手摸袜子，我现在的手上，还一股袜子味呢，不信你闻闻？

阿瑟竟然冲着我的鼻子就伸出他的手，我吓得往后跳了一下：哎，哎，阿瑟，你什么毛病啊你？

期末考试：阿瑟小麦欧洲游(3)

B

期末考试一结束，小诺就反常地把所有的教科书统统收拾到一起，非常利索地卖给了收废品的大爷，这让许小坏非常吃惊，许小坏睁大了眼睛看着小诺：哎，你不留着补考了?

小诺哼：笑话，大爷我这次绝对不会补考，至少也得吃个传说中的奖学金什么的。

许小坏瞪着小诺：我嫉妒你！

小诺拍着巴掌：好啊好啊，你来嫉妒我啊，十八，这次我要和你一起吃奖学金。

我苦笑：我不敢说什么，这次的计算机我考得不怎么样。

许小坏幸灾乐祸地笑：嘿嘿，看看，看看，没有小淫帮你补习就是不行吧……

我没有说话，转头看着床头那个装了一半以上星星的玻璃瓶子，小诺好像打了许小坏一下：你干吗提小淫。

学生会下通知，说是全体学生会成员也兢兢业业忙活了一整年，所以放假前大家要聚餐一次，既是对学生会工作的总结，另外大家也互相交流一下，促进一下感情。

阿瑟和小麦忙活着收拾行装，我去到阿瑟那儿的时候，房间里乱得一塌糊涂，考完试的教科书扔得到处都是，阿瑟把内衣裤打成卷往旅行包里塞着，小麦茫然地不知道该装那些东西，问阿瑟：哎，欧洲现在是什么季节啊？用得着拿那么多东西吗?

阿瑟皱着眉头踢了小麦屁股一下：都是北半球的国家，以为你去过夏天吗？快收拾！

小乖满地乱转，小麦转脸看着我：十八，你去冰箱里搞点儿东西喂小乖吧，昨天晚上忘了喂了，我得忙着收拾，我和阿瑟是明天的机票……

我犹豫了一下：小淫呢?

阿瑟嗤笑：这小子最不地道了，昨天晚上的火车就跑了，跟谁都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还是今天佐佐木跟我说的。到底是家里预备个媳妇好，考完试心里惦记得厉害，不往家跑往哪儿跑啊？我妈早就说过在家里给我找个媳妇呢，说是能拴住我的心，我妈也是的，我是靠女人就能拴住心思的人吗，她太不了解她儿子了……

小麦朝小乖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滚，找你十八姨妈去！

我抱着小乖进了厨房，拉开冰箱，冰箱里塞得满满的，都是一些火腿还有零食，火腿肠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我拿出来，上面写着：十八，这个假期，小乖就拜托你了，冰箱里的吃的都是你和小乖的，记得要好好吃饭。没有落款，但是知道字迹是小淫的，我掰了一块火腿蹲在地上喂小乖，小乖真是饿傻了，吃东西的时候竟然发出老虎抢食的那种声音，还摆出一副凶悍的架势。

阿瑟在客厅里嚷：十八，本来以为小淫晚点儿走，还能帮忙照顾几天小乖，这小子跑得太快了，你帮忙照顾小乖吧，还有客厅地上的这些破烂书，你抽个时间给卖了。房子钥匙你有，电脑桌的抽屉里有VCD，学校的图书馆寒假不休息，那儿可以租到不少VCD，还有一些武侠的书，你要是愿意看就去租，我的图书证就在我房间的床头柜上，我已经交了一年的租金，你随便看，不然浪费了——还有啊，小麦，你帮我想想还有什么?

小麦瓮声瓮气地说：你神州行号的手机，欧洲打不了。

阿瑟接过话：对对，十八，过年我不带电话了，那个破号欧洲用不了，我老爹也是，我就算透支电话费能透支多少啊，连个全球通的号都不舍得给我用。十八，我枕头下面还有现金，你要是有急用，直接拿就好了，还有，楼下干洗店有我和小淫前天干洗的衣服，你记得帮着取回来……

我靠着厨房的门，看着阿瑟和小麦忙乱地收拾着，阿瑟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对了十八，元风之前给我打过电话，说是你寒假没事儿就

去他家蹭饭吃，楠楠怀孕了，是他们的一级保护动物，伙食大大的好，咱们学校的食堂伙食寒假就更差了，你别不好意思，大家都是哥们儿，吃他顿饭那是给他面子，你啊，和元风老是生分……

小麦拿了一条白色的内裤问阿瑟：这个是你的还是我的?

阿瑟想都不想就说：你闻闻就知道了，有味的肯定是我的，没味的就是你的，我才懒得洗……

小麦皱着眉头捏着鼻子：可是，可是上面怎么有小乖的味啊?

阿瑟不假思索地说：那肯定是小淫的，小乖是个色猫，连内裤都贪！

我忍不住笑出声，阿瑟把旅行袋的拉锁一拉，站直身体，拍了两下巴掌：OK了，小麦，准备出发了，我这个寒假准备去泡欧洲的漂亮妹妹，听说欧洲的姑娘儿们，身高都在一米七八左右呢，那跟我简直太登对了，天，这房间还真是够乱的。

阿瑟点了支烟，走到我身边，坏笑：十八，要是寒假你愿意往这儿带男人，我也不反对哦。

我给了阿瑟一拳，阿瑟躲开，正儿八经地看着我：开心一点儿，别每天都跟奔命似的，人生还长着呢，要不说你怎么看着都过于成熟理智了，太理智了不好，累。人活着啊，没有失落感，不失去点儿什么，有时候也挺没意思的，我说真的，人在年轻的时候，总得失去点儿什么，过了年龄你想失去，都不见得能有那种感觉了……

我敏感地盯着阿瑟：你什么意思?

阿瑟挑着嘴角一笑：算了，你这种脑子，说多了反而转不过弯了，不说了，我和小麦撤了，你好好过寒假过春节，从欧洲回来我再跟你喝酒，来，抱一下！

阿瑟抱住我，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十八，好好过年，要是想谁了就对着窗户大喊，就打电话告诉他，没人会笑话你，别把你自己憋坏了，不多说了。

小麦扔了手里的旅行袋：十八，我也要抱一下。

小麦装模作样抱了我一下：记得要乖哦，我会从欧洲给你带好吃的……

我给了小麦一拳，小麦咯咯笑着跑开了，阿瑟带着小麦，拎着旅行袋走出了房门，门锁发出咔哒的声音。整个房间里就剩下我，还有小乖慵懒的叫声，还有客厅扔得乱七八糟的书本、报纸和杂志，安静得让我都怀疑，刚才是不是小麦和阿瑟在这里那么热闹地折腾过。

等我回到宿舍，易名已经把小丘送走了，小诺也是上午的火车走的，许小坏去北京她叔叔家。整个女生楼都是乱乱的，因为学校之前答应了新生，要在寒假粉刷他们的宿舍，来年就是春秋两季招生，所以毕业生专业的学生也不留校，粉刷了他们的宿舍，新生来了就不用再粉刷了。不毕业的专业本来女生就不多，除了楼道阿姨和集中到一起的等着考研的女生之外，整个女生楼基本都空了，绝大部分的宿舍都在进行着粉刷。